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九尾龟

[四]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九尾龟

（清）张春帆 著

卷四



中国戏剧出版社



第一百四十五回

走章台良宵开夜宴
入花丛蓦地遇无盐

上集书中说到章秋谷到了天津，金观察同他到侯家后去，在宝华班金兰那里和他摆酒接风。席散之后，金观察又同着秋谷到东天保去打茶围。刚刚坐下，早见七长八短的拥出十余个倌人来。秋谷约略看了一回，只见不论妍媸、大小，都扎着一双裤腿，缠着一双金莲。那一双金莲虽然一个个都缠得不盈四寸，却都是趾圆背厚，臃肿非常，那里像什么两瓣香莲，那里像什么一钩新月！比起那驿路旁边的马足、磨坊里面的驴蹄来，倒觉得有些相像。

看官请想，好好一对增娇助媚的三寸金莲，像了那最龌龊、最不雅观的驴蹄、马足，可想而知，还有什么好看！更兼北边女人的习惯，走起路来都挺着胸脯仰着个脸，雄赳赳、气昂昂的，全没有一些儿袅娜温柔，只觉得满面上都带着一团怒气。

秋谷见了皱着眉头，向金观察打着乡谈道："这太难了，拣不出一个好的，便怎么样呢？"金观察看了一看，也把双

眉一皱道："没奈何，将就些儿选一个就是了。"秋谷道："就是矮子里头选将军，也选不出来，这有什么法儿?"金观察听了，摇头不答。

正在这个时候，门外又走进一个倌人来，黑面长身，腰圆背厚，浓眉大眼，阔口方腮，挺着个肚子摇摇摆摆的走进来。章秋谷见了，不觉吃了一惊，向金观察道："这样的奇形怪状，吓也被他吓死了！就是上海的花烟间娼妓，也要比他好些。"章秋谷的意思，只道天津人不懂苏州话，所以这几句话儿也是打着苏白讲的。那里知道这个最后进来的丑鬼，听了秋谷这两句说话，不觉脸上变色，一张漆黑的脸泛出一阵红云，大声说道："你们两位老爷，怎么跑上门来骂人？什么叫作不如上海的花烟间?"秋谷出其不意，忽然听得这位宝贝说起话来声音洪亮，就如破锣败鼓一般，倒被他吓了一跳，一时间倒回答不出来，只得勉强和他支吾道："你不要听错了我们的话儿，听到隔壁去了。我们讲的是上海的事情，说上海花烟间娼妓，一样也有好的，并不是说你们，那里有上门骂人的道理?"那倌人见秋谷向他分剖，明晓得是秋谷说谎，不便再说，只把秋谷瞪了一眼。

秋谷不觉毛骨悚然，有些坐不住，便向金观察道："我们究竟怎么样?"金观察无可如何，只得随意指着自己身旁一个倌人，问他叫什么名字。那倌人便答应道："我叫福喜，你们两位老爷到我房间里头去坐罢。"秋谷听了连忙立起身来，同着金观察跟着他就走，直走到福喜房内坐下。登时觉得如释重负，心上松爽非常。金观察见了，忍不住对着秋谷微微一笑。秋谷自家也觉得好笑起来，一面笑着，一面抬起头来看时，只见房间里头倒收拾得十分干净，湘帘棐几，锦

帐银钩，花气融融，芸香拂拂。秋谷看了不觉暗暗称奇，暗想不料北边的窑子里面，竟有这样的地方！可惜这班人物，一个个都是奇形怪状、牛鬼蛇神，未免辜负了这般精室。心上想着，再看那福喜时，只见他黑漆漆的一头头发，水汪汪的一对眼睛，虽然姿貌平平，却还没有什么怪相。

当下金观察同着章秋谷坐了一回，又听福喜唱了一个天津小调。秋谷催着金观察要走，金观察也就立起身来，在身上掏出两块钱放在烟盘里面，便同着秋谷出了大门。

金观察便和他取笑道："你向来自负是个嫖界中的高手，怎么今天也这样的耳红面赤，话都说不出来？"秋谷自己也笑道："小侄只说他是不懂苏州话的，无意中说了这几句，那知他竟认真起来。一时间不好回答，只好扯一个谎的了。小侄在上海地方，歌场酒阵整整的混了六年，从来没有吃过一些儿亏，今天恰恰的遇着了这个妖魔，却是第一次碰这样的大钉子！"金观察听了不觉大笑起来。

两个人一面笑着，早又走进一家南班子的寓所，叫做五凤班。这个班子一古脑儿只有五个倌人，那四个都是扬州人。只有一个叫月芳的是苏州人，倒也生得骨格娉婷，腰肢婀娜。只是年纪大了些儿，看上去已经有三十内外的模样。梨涡熨贴，未褪娇红；眉黛温存，犹余浅绿。虽是秋娘半老，却还狠有些徘徊顾影的丰神。

月芳见了秋谷，不觉心中一动。又听得金观察说，秋谷是从上海来的，更觉得十分巴结，百倍殷勤，对着秋谷飞个眼风道："章老爷来浪上海白相惯仔，天津地方格两个倌人，章老爷陆里看得上？只好将就点哝哝格哉。"秋谷微笑道："你们这里只几个人，老实说我都看不中，刚刚的只看中了

你一个。你的房间在那里？我们过去坐一会儿。”月芳听了道：“阿是真格呀?”秋谷道：“自然是真的。”月芳一笑道：“倪搭别人家做媒人，倒做到仔自家身浪来哉!”说着便握着秋谷的手，走到自家房里。金观察也同着过来。月芳敬过瓜子，提起全付的精神应酬一番。

原来月芳在上海做生意的时候，叫做陆月卿，十年之前狠有些儿名气，枇杷花下，车马常盈。过了几年，不知怎么的忽然门前冷落起来。上海立不住，就到天津来做。在天津做了几年生意，也不见得怎样热闹。月芳回忆当日的繁华，想着如今的落寞，对着那花朝月夕，未免有许多的旧恨新愁。如今见了章秋谷，虽然是初次见面，却把秋谷当作个旧时恩客一般，把自己的遭逢身世约约略略的和秋谷说了一番。金观察和章秋谷听了，都叹息不已。

秋谷见月芳虽然将近中年，芳时已过，却是语言伶俐，丰格清华，心上便觉得有些属意。略略的坐了一坐，便向金观察道：“时候已经不早，差不多将近五更，我们还是回去罢。”金观察点一点头，便同着坐轿回去。

秋谷因晚间困倦，又路上辛苦，直睡到十点钟方才起身。金观察已经上了衙门回来，和秋谷商议，要请他当洋务局的总文案。秋谷想了一想，也便答应。秋谷本来有个候选同知的功名，就是安中堂办顺直捐的时候，秋谷太夫人听得人说，这一次开捐以后就要永远停捐，那顺直捐的折扣又实在来得便宜，就出了七百多两银子，和秋谷捐了个候选同知。秋谷心上不愿用捐班出身，这个头衔从来没有用过。如今金观察要请秋谷当洋务局总文案，官场里头的规矩，没有功名的人是不能当差的，这个洋务局总文案又是个紧要的差

使，不能不搬出这个功名来装一装场面。

金观察因秋谷素日性情高傲，一定不肯受他的委札，便把委札改了个照会，用上关防，自己亲手送交秋谷。秋谷接过来看时，见不是札子，方才道谢一声，收了下来。又向金观察说道："小侄蒙老表伯的垂爱，本应立刻到差。但是千里长途，未免有些劳顿，要在老表伯这里告假三天，小侄也好借此休息。"金观察听了自然一口答应。

到了晚间，金观察又在双福班请秋谷吃了一台酒。秋谷又看中了一个十三岁的清倌人，名叫月香，邀同众人到月香房间里头去打了一个茶围。

一连闹了几天，秋谷假期已满，金观察同着秋谷到洋务局去到差视事。又引着他见了会办宋观察、帮办徐观察、提调召太守。秋谷见了宋观察、徐观察、召太守等，并不请安，也不行礼，只打了一个拱。那知这位宋观察和徐观察，是最有官场习气，最爱闹牌子的，见了秋谷这样的礼数疏狂，语言直率，心上大大的不以为然；只碍着金观察的面子，不好说出什么来。只有提调召太守，是个举人出身，少年时也是个有名的狂士，见了章秋谷这样的丰裁俊爽，举止从容，知道不是寻常人物，便有心要结识这个人。两个人常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我佩服你的意气，你羡慕我的才华，倒成了披肝沥胆的朋友。

秋谷自到洋务局以后，金观察每逢有了疑难的交涉，便和秋谷商量。秋谷感激金观察推诚相待，也是推心置腹的和他尽心策画，竭力扶持，宾主之间十分相得。有时遇着事情棘手的地方，秋谷又援照各国的条约，和外国人反复辩论，外国人也无可如何。

这一天，秋谷正在洋务局里头和召太守讲论那中外约章的失败。讲论了一回，又提起近来交涉的困难来，秋谷便向召太守道："我们中国到了如今的这般时候，再要和洋人办交涉，自然是困难非常。但是这个原因，不在于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员，却在于当初那些定条约的饭桶。为什么呢？这个条约原是国际里头一件最紧要、最重大的东西。另外有这样的一家学问，深文钩义，和别的文法大不相同，不是局外的人可以弄得来的。所以他们泰西各国订定条约，另有条约专家，一字一句细细的斟酌，就是一个半个字儿也不是轻易用的。那里像我们中国一般，把这样紧要的事情一古脑儿都交给那一班不谙交涉、不懂条约的大员，自然闹出许多笑话、种种失败来了。更兼这个商订条约的这一种学问，里头的道理甚是精微，你就是放着几个博古通今的名士，熔经铸史的大儒，在这里要是叫他和外国人订起条约来，也未见得一定就会妥当。总之，这个学问别是一种工夫，另有一家门路。就和我们中国的公文案牍一般，尽有那一班下笔千言的才子，你叫他办个照例的公牍，他倒提不起笔来。那些州县衙门里头的书吏，平时写个条子都写不上来的，办起公事来倒办得清清楚楚，没有一些儿不通的地方。商订条约，办理交涉，也就是这个样儿，一丝一毫都错不得的。比如你当个办交涉的人员，和洋人订一个条约，那条约里头的话儿看上去都是平平常常，并没有什么紧要的地方；那里知道，到了日后洋人忽然来和你交涉起来，认定了条约里头的一句说话，当作个和你交涉的凭据，只说约章里面早已订明，叫你无从回驳。其实你当初和他立约，条约里面虽然有这样的一句话儿，却不是这般解决的。禁不起洋人忽然翻过脸皮，把

好好的一句说话颠倒了一个过儿，硬要这般解决起来。到了那个时候，你反悔又反悔不来，磋磨又磋磨不下，方才知道这个条约不是靠着政府里头的一二大员冒冒失失、糊糊涂涂就可以乱定得的。你想，我们中国那几个最初订定条约的人，那一个是明白外交的？那一个是熟谙条约的？那些损失国权、关系体统之处说也说不尽许多！虽然是那班人不中用的饭桶办理不善，却也不能全怪他们，政府里头的人也有些儿不是。他们那些人自少至老只晓得吃饭拿钱，请安叩首，何曾知道这‘条约’两个字儿是个什么东西？平空的叫他们去和外国人订起什么条约来，好像抓着了个北郭的农夫定要叫他持筹握算，捉住了个南山的石匠定要叫他镂玉雕金。闹到后来，终久还是个一物不成、一事不就！究竟还是农夫、石匠的不是呢，还是指使的人不是呢？”正是：

大好河山，寂寞新亭之涕；可怜明月，凄凉庾亮之楼。

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交代。

第一百四十六回

论交涉清言讥俗吏
纵微辞谈笑说官场

只说召太守听了章秋谷的话儿，连连的点头称是道："你的话儿实在讲得透澈。如今的那班办交涉的宝贝，一个个都是坐了这个毛病。当初订定条约的时候，糊里糊涂就是这样的一来，那里懂得什么条约的学问？比不得他们外国派出来商订条约的人，一定是长于外交、熟谙例约，办起交涉来自然不至茫无把握。我们中国这班人那里是他的对手！据我想起来，这些商订约章、办理交涉的事情，另有一种专门的学问，不是那些门外汉可以率尔操刀、鲁莽从事得的。更兼商订条约，关系非常，一个不小心就要损失许多的权利。就是一个无关轻重的字儿，一句绝无系属的说话，也一定要再三审慎，没有一些儿疏忽的地方，方才保得将来不另生枝节。你若是一时忽略，不去细细的推敲，只说这句话儿、这个字儿是不关紧要的，随随便便的就答应了；那里知道，将来就在这个不关紧要的地方平空生出许多枝节，闹出绝大的交涉来！这样的事情，我在这里见了也不止一次。我以前也

曾上过一个条陈，请在总理衙门里头设一个外交馆，专门培植那些办理交涉的人才。无奈人微言轻，大家非但不以为然，倒反一个个都说我无故多事。这些话儿，我以前也和金观察说过，金观察倒深以为然。无奈金观察也没有什么大权力，在上的人置之不理，说来也是枉然。方才你说的一席话儿，真是一句一字都打到我心坎里去，没有一句不是我心上要说的话儿，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是那班庸庸碌碌的人可以妄参末议的。”

章秋谷听了笑道：“极承推许，惭愧非常。但是我的心上还有一个意见：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

秋谷正说到这里，只见金观察在外面走了进来，章秋谷和召太守连忙立起。金观察忙道：“请坐，请坐。我们都是自己人，何必要讲这些过节。”说着金观察自己便也坐了下来，章秋谷和召太守也就一同坐下。金观察道：“你们谈论得正在十分热闹，被我进来打断了你们的话儿。如今你们只顾谈你们的，待我来做个旁听的人何如？”秋谷笑道：“小侄和召太尊方才讲的，就是我们中国交涉失败的原因。”说着，便把方才一番议论约略述了一遍。金观察也不住的点头称是。

秋谷又道：“据小侄的意见看起来，如今我们中国的交涉失败还有一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条约失败，方才已经讲过，不必再去提他。第二种原因，却都是给那班办理交涉的官员闹坏的。他们那班饭桶，好容易花了无数的银钱，走了许多的门路，方才谋得一个功名，钻得一个差使，兢兢业业的捧着脑袋过日子，一个树叶子下来也怕压破了头。平时见了上司，一味的只晓得掇臀放屁，捧卵呵脬，这样的人要叫

他去办交涉，你想可中用不中用？只要一见了外国人的影儿，不等他开口说话，早已吓得魂飞魄散，骨软筋融，一味的唯唯诺诺，凭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里敢驳他一个字的回！在他自己心上想起来，得罪了上司还好请个旁人解释解释，或者行些贿赂也就罢了；要是得罪了外国人，就是上司和他十分合式，也是偏袒不来的。所以办起交涉来，凭着那外国人怎样的要求、那般的强硬，也不敢说半个不字、放一个屁儿。他那里知道，外国人的办交涉也是专用诡谲手段的。他自己明晓得这件事情不合条约，有妨公法，未见得办得到，他却故意装个糊涂，姑且向我们中国要求一下。若是我们中国的外交官据着条约公法和他抗辩，他也就不来提起，只当没有这件事儿一般。在他原没有一些儿损失，不过费他一个照会就是了。万一个那班办理交涉的人不明条约、不谙公法，竟是轻轻易易的答应了下来，他就得步进步，要求无已；并且从此以后还要把这件事儿当作旧例，节节挟制，事事诛求。他们那班饭桶只说外国人的事情不是顽的，遇着有什么交涉的事件免不得将就些儿，敷衍一下，叫他心上喜欢，以后或者可以省些困难。那里知道，如今这般的竞争世界，只有进步，没有退步的。就是一件至微极细的事情也一定要和他据理力争，退让不得。若是遇事退让，处处将就，今天退让来，明天将就去，一天一天的让来让去，我们中国缩退一步，他们外国人便占进一步，得寸进寸，得尺进尺，到了后来一定要弄得无可退让，无从将就。那其间退让不得，将就不来，势必至于彼此决裂，酿成重要的交涉。与其遇事将顺，到后来依然还是收拾不来，不如在交涉之初，就正正堂堂的和他磋磨辩驳，据约争持，到后来还不至于这

样的溃败决裂，不可挽回。在他们外国人的一方面看起来，却也怪不得他们痛恨，以前的种种要求，没有一件不肯，没有一事不允，到了如今忽然两下龃龉起来，自然是恨入骨髓的了。就是如今各省的民变、闹教的案件，那一件不是地方官激出来的？要是那些地方官能够放大了胆，逢着民教交哄的事情，一秉至公的按律办理，不要袒护教士，凌虐百姓，也何至于闹出这样的事情来！总而言之，做官的人要是存了个患得患失的心，就断断不能办事。小侄狂瞽之论，老表伯以为何如？”

金观察拍手道：“你的话儿一些不错，正和我的意见相同。如今那班办交涉的人要是个个都能依着你的话办事，我们中国的利权何至这般丧失！我们中国的百姓何至这样受欺！”说着三个人不免嗟叹一番。金观察道：“如今官场中人的卑鄙龌龊，比那前十年的情形更是不同，就是说也说不尽许多。别的都还不必说他，最可笑的就是我们这班候补道，你只看全国行省里头那些最重要的差使，什么银元局、铜元局、铁路、矿务、军政、警军，那一处的总办、会办不是候补道当的？好像世上的人只要是个候补道，就无所不通，无所不晓，不论什么事情都是内家，不管什么要差都是熟手。好像不是候补道就不胜其任的一般。你想，那些候补道里头大半都是些有钱的纨袴子弟，仗着家里头的有几个钱，捐个功名出来顽顽，那里会办什么事情？虽然候补道里头也未尝没有几个精明强干、有才有识的人，却是十个里头找不出这样的一个。把国家的大事，一古脑儿的都交给这一起酒囊饭袋的庸才，我们中国的前途那里还有什么希望！”说着不觉长叹一声。

秋谷道："老表伯这番说话委实不差。如今那班候补道里头，像老表伯一般的人不要说十个里头找不出一个，就是全国的候补道一古脑儿合拢起来，只怕也拣不出几个！"金观察笑道："这句话儿你是违心之论了。像我这般的人，在候补道里头虽不是什么酒囊饭袋，却也算不得什么奇材异能。不过抚心自问，还不是那班尸位素餐的人物罢了。你的说话未免称誉得过当些儿。"

召太守接着说道："秋谷兄的话儿却也不是过赞，委实如今直隶通省里头和大人一般热心办事、才识兼优的，却是寥寥无几。"金观察哈哈的笑道："今天什么道理，你们两个人忽然这样的谬赞起来。"章秋谷道："小侄的为人，老表伯是向来知道的，从不肯胁肩谄笑，当面阿谀。就是召太尊，也不是这般卑鄙的人物。"章秋谷正说到这里，忽然外面有人来拜会金观察。当差的传了进来，金观察连忙起身出去。临走的时候对着秋谷道："今天余太守请你在上林春晚饭，你去不去？"秋谷道："如若老表伯去，小侄一定奉陪。"金观察点一点头，匆匆的走了出去。

当下章秋谷又和召太守谈了一回，又办了些日行的公事，看看日色西斜，便回到卢家胡同金观察的公馆里头来。只见余太守已经来了，在金观察书房里头谈天，见了秋谷连忙拱手道："我只怕秋谷先生不肯赏光，所以特地自己过来奉请。"秋谷道："岂敢岂敢！多承赐饭，深扰郇厨，那有不到的道理！"余太守道："好说，好说。秋谷先生为什么要这般客套？"金观察便取笑他们道："我看你们两个不是在这里讲什么话，大约是你们两个结了新亲，今天在我这里会亲，所以一个这般客气，一个又是那样谦恭，不然为什么要这般

拘束呢?”说得秋谷和余太守两个都笑起来。

余太守坐了一会，便向秋谷道:“如今差不多有六下钟，我们就去好不好?”金观察便对秋谷道:“今天我听说天仙戏馆里头，来了个上海新到的女伶冯月娥，花旦戏串得甚好，我们何妨早些吃了晚饭赏鉴他一下子?”余太守听了先自高兴，口中说道:“狠好，狠好。我们吃过了立刻就去。想不到我今天这个东道主人做得竟不折本!”

金观察和章秋谷听了都微微一笑。章秋谷不说什么，金观察却对着余太守道:“你的算计既然这样精工，何不索性连今天的一顿晚饭都不要请，岂不更占便宜?”余太守听了，跳起来对着金观察打了一拱道:“既然如此，今天对不起，一客不烦二主，爽性我奉托了你老哥和我代作了今天的主人，何如?”金观察大笑道:“好得狠，好得狠。你既然舍不得花钱，我今天非但不要你出一个大钱，爽性再送五块钱给你用用好不好?”

章秋谷听到这里，忍不住“格”的一笑。余太守也笑道:“不好，不好。给你占了便宜去了。”金观察道:“你自己情情愿愿、伏伏贴贴的叫我来占你的便宜，我不好意思推却，自然只好领你的情的了。”余太守笑着，“呸”了一口道:“小孩子没有规矩，满嘴里乱讲的是些什么话儿!”金观察拈着自己的胡须，对着秋谷道:“你听听他，倒叫我是小孩子! 你想可笑不可笑?”

三个人一面说笑，大家都坐上轿子到日本租界的上林春番菜馆来，拣了楼上的一间房间坐了。余太守便写了几张催请客人的条子交给细崽，叫他立刻送去。请的客人就是言主政和杨司马两个，宾主只有五个人。正是:

胭脂照夜，楼台歌管之春；粉墨登场，傀儡衣冠之恨。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百四十七回

演活剧刻意绘春情
儆淫风当场飞黑索

且说余太守在上林春请客，金观察和章秋谷是和余太守一同去的，还有言主政和杨司马两个人一会儿也都来了。金观察便和众人写起叫局的条子来。原来京津一带，不说叫局，只说是叫条子。当下金观察叫了宝华班的金兰，余太守叫五凤班的桂红，杨司马叫东天保的贵喜，言主政叫富贵班的银珠，章秋谷自然是叫宝华班的云兰不用说了。

条子发了出去，余太守便请众人点菜，写好菜单交给细崽拿了出去。不多一刻，细崽端上汤来，叫的姑娘也都来了，一个个坐在客人后面。金兰和桂红，秋谷本来认得；贵喜和银珠，秋谷虽然也在金观察席间见过一次，却看得不甚清楚，又仔仔细细的打量一番：虽然比不上金兰和云兰两个，却也还五官端正，身段玲珑，并不十分惹厌。

那桂红见了秋谷，忽然想起招呼月芳的客人，连忙问道："章老爷，你不是招呼月芳的么？为什么不去叫他？"秋谷微笑，摇一摇头。云兰却瞪了桂红一眼。金观察便道：

"月芳和你狠要好的，你就多叫一个也没有什么。"秋谷道："我们今天要去听戏，一会儿就要走的，改天再叫罢。"金观察听了，也就不说什么。

云兰却拉着秋谷的手，附着耳朵悄悄的说道："耐勿要去做啥格石灰布袋，阿晓得？今朝看过仔戏，阿到倪搭去呀？"秋谷略一沉吟道："等一会再说，不来也说不定。"云兰又低声说道："倪勿要。晏歇点定规要耐去格！"秋谷听了，便也附着云兰的耳朵说了几句，云兰面上一红道："倪是勿晓得格。"

金观察见他们两个附耳说话，便喝一声采道："你们两个人不用这般鬼鬼祟祟的样儿，今天我来和你们做个媒人何如？"章秋谷微微一笑，也不言语。云兰接口说道："格末蛮好，就请耐金大人搭倪做个媒人，勿得知倪阿有格号福气？"说着自觉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回头一笑，恰恰和章秋谷打了一个照面。秋谷便握着他的纤手，定睛细看时，只见他宝靥微红，梨涡欲笑；柳挹双眉之翠，花飞一面之春；头上带着两条茉莉花条，一阵茉莉花香直送到章秋谷鼻孔中来。

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心中一动，两只眼睛一瞬不转只是静静的看。云兰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不觉"嗤"的笑道："耐格人啥实梗呀！"秋谷微微一笑，一言不发，只细细的领略那静中香色、个里温柔。云兰见他看得诧异，不由得脸上竟红起来，推开了秋谷的手，口中低低说道："耐勿要实梗哩，拨别人家看仔，阿要难为情！"说着便立起身来走到那边，对着壁上的着衣镜理了一理鬓发，又取出一个小小的牙梳来把前刘海梳了一梳。回过头来对着章秋谷嫣然展笑。秋谷也对着他微微的飞个眼风。

余太守见了便嚷道："你们两个人有什么话儿只顾当着我们讲就是了，何必要挤眉弄眼的做出这个样儿来!"秋谷听了还没有开口，言主政便也笑道："秋谷兄既然这样的赏识云兰，明天何不就在他那里吃一台酒，也好等我们做个现成媒人。"

正说着，忽然听得笛声嘹亮，金兰低低的唱起昆曲来，大家要听曲子，便打断了话头。秋谷原是个惯家，听他唱的是《八阳》，便按着节拍一句一句的听下去，觉得一字一转，音节缠绵，便不由得喝一声采。接着云兰唱了一段《二进宫》，却也唱得平平稳稳的，没有什么舛误，大家也不免得赞了一声。桂红是不会唱的。贵喜、银珠都唱了一支天津小调。

五道菜已经陆续上完，桂红和贵喜先自去了。金兰尚有别处转局，便也匆匆走了。只有云兰和银珠要同着众人一起去听戏，秋谷和言主政自然答应。一会儿细崽送上帐来，余太守签过了字，大家谢过主人，出了上林春，竟到东门外天仙戏园来。

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八点多钟。金观察是预定的包厢，大家一哄上楼，各自坐下。举目看时，已经挤得个人山人海，连包厢都挤得满满的了。原来天津、京城的戏园规则和上海不同，上海是不论包厢正桌，一样都是上等人的座位，只有同着女客的方才去坐那包厢。平常的人大半都坐正桌，看得清楚些儿，听也听得明白些儿。京城和天津的戏园，上等人出来听戏大家都坐包厢。那池子里头的正桌，都是些下流社会的人物，上等人一个都没有的，表过不提。

只说金观察邀着大家坐下，先拿过戏目来看时，只见戏

目上排着男伶高福安的《金钱豹》、青菊花的《珍珠衫》、小陈长庚的《奇冤报》，又是女伶尹鸿兰的《空城计》、小菊英的《烧骨记》、冯月娥的《卖胭脂》。原来天津戏馆都是男女合演的，所以生意十分发达，地方官也不去禁他。

这个时候，台上正在那里演《金钱豹》。这个高福安本来也是个著名的武生，台容既好，武工也狠不差。这出《金钱豹》更是他的拿手好戏。到那飞叉的一场，高福安卖弄精神，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真叉飞得穿梭一般的，没有一些儿渗漏。那个做配角接叉的开口跳刘燕云，也接得十分神捷，伶俐非常。大家都称赏不已。

《金钱豹》演毕，就是青菊花《珍珠衫》上场。那青菊花穿着一身艳服，婷婷袅袅的走到当场，恰生得骨肉停匀，丰神妍丽。比临风之玉树，粉面凝脂；同出水之芙渠，纤腰约素。好似那一朵彩云，慢慢的飞到台前的一般。那态度神情，也不像什么男扮女妆，竟是逼真的一个大家闺秀！出得场来，流波四盼，狠有些娇羞腼腆的神情。

秋谷见了，先叫一声“好”，对着金观察等道：“这个青菊花狠不错。据我看起来，比那上海的什么高彩云、周凤林还要胜些。”一面说，一面看，看着那青菊花的做工也觉得甚是到家。直到小陈长庚唱完了《奇冤报》，方才是女伶出场，尹鸿兰起着孔明出来。秋谷仔细看时，见他短短的一个身材，台容也不见得十分出色，唱工倒还没有什么，就是喉音低些。秋谷便有些不高兴看，回过头来低低的和云兰握手谈心，也不去看那戏台上做些什么。

一会儿的工夫，小菊英《烧骨记》唱过，就是冯月娥的《卖胭脂》。刚刚出得戏房，就听得楼上楼下的人齐齐的喝一

声采，轰然震耳，倒把个章秋谷吓了一惊。章秋谷在上海的时候也看过冯月娥的戏，觉得平平常常的，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地方。如今见了冯月娥，又细细的打量了一番，觉得还是和从前差不多。面貌本出平常，唱工又不见得大好。只有那一对秋波生得水汪汪的，横波一顾，剪水双清，着实有些勾魂摄魄的魔力。章秋谷看了暗想："虽然一双眼睛生得好些，却究竟不是全材，唱工、做工也都狠是平常，为什么天津地方的人要这般的赏识他？"想着，又留意看他的做工，觉得似乎比以前做得老到些儿。那里知道这个冯月娥做到"买脂调戏"的一场，竟当真和那小生捻手捻脚，两个人滚作一团，更兼眉目之间隐隐的做出许多荡态，只听得楼上楼下一片声喝起采来。

秋谷本来最不喜欢看的就是这些淫戏，如今见冯月娥做出这般模样，不觉浑身的鸡皮疙瘩都直竖起来，别过了头不去看他，口中只说："该死！该死！怎么竟做出这个样儿来，真是一些儿廉耻都不顾的了！"金观察等看了也说形容得太过了些，未免败坏风俗。只把一个云兰看得满面通红，低着个头，抬都抬不起来，拉着章秋谷的手，口中说道："格号浪形，勿知区俚那哼做得出格！看仔阿要勿色头。"章秋谷附耳和他说道："你不要说他浪形，等回儿我们两个人也去串一下子给众人看看，何如？"云兰打了秋谷一下道："倪是勿懂格，请耐一干仔去串罢。"说着忍不住一笑，面上更红起来。

秋谷正和云兰说笑，忽然又听得那些座客齐齐的喝起采来。秋谷连忙看时，只见冯月娥索性把上身的一件纱衫卸了下来，胸前只扎着一个粉霞色西纱抹胸，衬着高高的两个鸡

头，嫩嫩的一双玉臂。口中咬着一方手帕，歪着个头，斜着个身体，软软的和身倚在那小生的肩上，好似没有一丝气力的一般。鬓发惺忪，髻鬟斜亸，两只星眼半开半合的，那一种的淫情荡态，就是画都画不出来。

这个时候，不要说引得那班听戏的人人人心动，个个神摇，就是章秋谷这样的一个曾经沧海的人，也不因不由的心上有些跳动起来。云兰坐在秋谷背后，也有些杏眼微饧，香津频咽。耳中只听得一片喝采的声音，好似那八面春雷，三千画角，直震得人头昏脑痛，两耳欲聋。

正在闹得沸反盈天之际，猛然见外面走进几个人，分开众人，一直挤到台前。头上都戴着缨帽，脚下都穿着黑布快靴，好像衙门里头的差役一般。众人见了，大家摸不着头路，不知道是来做什么的，大家都眼睁睁的看着。

不想这几个人到了台前，抬起头来向台上看了一看，竟大家登着台前的桌子跳上台来。台上的人见了十分诧异，正要开口问时，说时迟，那时快，有一个为首的人抢上一步，抢到冯月娥身旁，"豁啷"的一声，袖管里头掏出一根铁练，呼的就向冯月娥头上套去。冯月娥正在卖弄精神的时候，不提防竟有这样的事情，一时间大惊失色。想要开口问时，张口结舌的一时那里问得出来。

台下那班听戏的人见了这个样儿，大家都七张八嘴的嚷个不住。早见那几个人取出一张访牌，向着台下众人扬了一扬，大声说道："我们是天津县沈大老爷手下的衙役。沈大老爷奉了天津府林大人的访牌，要立拘这个冯月娥到府听讯。我们是奉上差遣，概不由己，列位不要见怪。"说着便牵着冯月娥向戏房里走了进去。正是：

桃花轻薄，荒凉洞口之春；柳絮颠狂，辜负东风之意。

不知后事如何，请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四十八回

印深情软语留春
谐好事平康选梦

只说金观察和章秋谷等见冯月娥被天津县差役拿去，虽然吃了一惊，大家心上却甚是畅快。秋谷只说："拿得好，拿得好！若是凭着他一味的这般混闹，不去问他，将来各处戏馆都大家效尤起来，地方上的人心风俗还可问么！"金观察等听了，大家都点头称是。只有一个云兰倒大大的吃了一吓，吓得个目瞪口呆，紧紧的拉着章秋谷的衣服几乎要哭出来。秋谷见他这般胆小，觉得甚是好笑，连忙安慰他道："你不用害怕。他们拿的是冯月娥，与你什么相干?"云兰道："倪只怕俚也要来捉起倪来末，那哼弄法呢?"秋谷笑道："你好好的没有犯法，断没有什么人来捉你的；你只顾放心就是了。"云兰听了方才觉得放心，却还拉着秋谷不放。

这一出戏本来是排在结末的，如今这样的一来，一霎时止鼓停锣，收场罢演。那一班听戏的人也大家扫兴而归，就如潮水一般的拥出门外。金观察见挤得利害，便招呼众人索性停一回儿，等人少些再慢慢的走，大家依言坐下。云兰趁

势低低的和秋谷说，要秋谷送他回去。秋谷沉吟道："今天时候不早，差不多已经十二点钟。我明天还有要办的公事，一准明天晚上来罢。"云兰拿着秋谷的手放在自己胸间道："耐摸摸看，倪格心跳得来掏掏，吓得倪来要死。耐末再要实梗勿肯送倪转去。"秋谷听了，果然把手去摸他胸膛时，真个一个心拔拔的跳个不住。

这个时候，正是五月底的天气，倌人们着的都是绝薄的纱衣。秋谷轻轻一摸，早觉得双峰腻玉，触手如酥，由不得心旌摇荡。更兼云兰对着他俊眼微饧，眉尖斜蹙，看着他的脸，要说什么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好似央告他的一般，便也只好点头答应。却又故意问他道："你叫我送你回去做什么事情?"云兰把眼一瞟，佯嗔道："勿要瞎三话四哉，烦得来!"秋谷道："你既然这般说法，我也不必送你回去，省得你心上厌烦。我请个代庖的人送你回去，何如?"云兰低低笑道："阿育，阿是算扳倪格差头呀!"

金观察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两个人的样儿，觉得目送眉迎，若离若合，别有一种缠绵款曲的神情，暗想：他们两个人认得没有多少时候，怎么就要好到这个样儿？真是奇怪。正在呆呆的看，被余太守肩上拍了一拍道："他们两个人头里是有些浑的了，难道你的头里也浑了么？人都差不多散尽了，你们不走，等在这里做什么?"金观察和章秋谷连忙看时，只那些人果然都已经散得干干净净，便连忙都立起身来。

余太守看着云兰笑道："你们有什么秘密的话儿，等一会儿到床上去说不好？何必要这般性急，在戏馆里头做出这个样儿来?"云兰听了，红着脸口中咕噜道："狗嘴里阿会生

得出象牙！耐格只嘴，总归呒拨啥好闲话说格!”余太守虽然是江苏人，却从小儿生长在天津地方，不大懂得苏州话，听了云兰在那里咕噜，虽然听不明白，却知道一定是骂他的，对着云兰把头颈缩了一缩道：“你不要发急，我从此再不开口，何如?”云兰听了一笑，也不理会。

依着章秋谷的意思，要请金观察、余太守等一同到宝华班去，余太守等都说夜深不便，各自别去。言主政也和银珠一同回去。只有金观察一个人，同着秋谷到了侯家后宝华班。

金观察便拉着秋谷先到金兰房间里头去稍坐，秋谷依言，一同走进金兰房内。金兰立在门口，含笑相迎，亲自和金观察卸下长衫，云兰也照样把秋谷身上着的那件淡湖色金阊纱长衫卸了下来。

坐了一回，云兰要请秋谷到自己房间去坐，秋谷故意道：“等一回儿我就要回去，就在这里坐一下罢。”云兰斜着眼睛瞪了秋谷一眼，似笑非笑的道：“耐今朝阿敢转去!”秋谷笑道：“有什么不敢回去，你又不是我的太太，我为什么要怕你?”云兰不等说毕，举起扇子把秋谷头上“拍”的打了一下道：“耐勿要来浪搭倪调皮!”秋谷道：“我规规矩矩的并不调皮，所以要今天回去。若是当真的和你调皮，今天那里还要回去?”云兰坐在秋谷膝上撒娇道：“倪勿来格，耐自家心浪阿意得过?”说着，直把一个脸儿紧紧的偎着秋谷的脸，附耳低声道：“耐勿作兴实梗样式格。今朝勿要去哉呀!”

秋谷见他说得这般委婉可怜，早已心中默许，却故意沉吟一会，口中一言不发。云兰见他始终还是一个不开口，便

挽着他的手道："耐啥格一声勿响介，阿是变仔哑子哉？"说着又回过头来对金观察道："金大人，耐说搭倪做媒人格呀，帮仔倪留留二少哩！"金观察笑道："他是有心在你面前装腔做势，你不要去信他。包在我的身上，今天还你一个章二少。如若走了，我赔也赔你一个。"云兰听了，不觉低鬟一笑，立起身来道："倪是不过实梗哉，耐阿好推扳点。"秋谷听了，不由得也笑起来，拉着云兰对金观察道："老表伯的严命，小侄不敢不遵。明天再请老表伯吃酒。"又对云兰道："我们两个不要在这里惹厌。我们走了，好等金大人放马登场；我们也去办我们的公事罢！"说罢拉着云兰往外就走。云兰面上一红，软软的跟着章秋谷走了过来。

到了那边房内相将坐下，一个娘姨端上茶来。秋谷抬头看时，只见这个娘姨穿着一身玄色铁线纱衫，玄色铁线纱裤，里面衬着一身粉霞色洋纱衣裤。脚下一双玄缎弓鞋，只有三寸多些。玉笋凌波，金莲贴地，比云兰的觉得还要小了好些。头上挽着个懒妆髻，插着两朵白兰花。丰态轻盈，腰肢婀娜。虽然差不多年过三旬，却还狠有些动人的姿态：盈盈凤目，淡淡蛾眉。腮凝新荔，未褪娇红；颊晕梨涡，犹余妩媚。看着秋谷，只是微微的笑。

秋谷见了倒不觉吃了一惊，立起身来，拉着他的手道："你叫什么名字？怎么我前两天没有看见你这样的一个人？想不到天津地方的娘姨，也有你这般的漂亮人物！"那娘姨见秋谷恭维他的漂亮，心上甚是得意，对着秋谷一笑道："倪是勿好格，耐勿要来浪瞎三话四。"秋谷道："像你这样的人再要说不好，世界上的人也没有好的了。"那娘姨把秋谷推了一推道："耐就是实梗仔罢，阿好请耐少说两声！"秋

谷一笑道："你到底叫什么名字？为什么前两天没有见你？"那娘姨道："倪叫老二，刚刚来浪上海来，今朝七点钟到格搭格。"秋谷听了道："怪不得，我说这里天津地方那里有你这样电气灯一般的人！原来果然是上海来的。"说着不由分说，猛然把他搂在膝上，脸贴脸的偎了一偎。

云兰见了，瞪了秋谷一眼，别转头去，口中说道："耐勿要实梗哩！格个是倪格娘呀！"那老二也微微笑道："耐勿要来浪实梗瞎俏。俚是倪格囡仵，耐就是倪格女婿；阿有啥女婿搭丈母吊起膀子来格？晏歇点倪囡仵小姐吃起醋来，耐吃勿消格嘘！"云兰听了，把身躯一扭道："呒姆末总归实梗，啥格吃醋勿吃醋介！"说着不因不由的两边颊上泛起两朵红云。

秋谷听了他们的说话，起先还不相信，只说是讲的笑话，连忙问道："难道你当真是他的亲生娘不成？"老二笑道："勿是真格，倒是假格？的的刮刮，俚是倪亲生囡仵。耐勿相信，自家问俚末哉！"秋谷听了便放了老二，立起身来，对着他深深的打一个拱道："我实在不知道你就是我的丈母太太，多多得罪。如今只好在丈母太太面前陪个礼儿，休怪方才放肆。"说着又打一拱。老二扭转脸去，只是"格格"的笑。云兰道："唔笃看看俚阿要厚皮，一塌刮仔才做得出格。"秋谷回过身来，对着云兰，也打一拱道："我已经在这里打拱服礼，你还吃这般的冷醋做什么？"云兰啐了秋谷一口道："耐说说末就是歪嘴吹喇叭，难勿搭耐说啥哉。"

秋谷听了，也不去理会他说的什么，只招手把老二叫了过来，问他以前在上海做过生意没有。老二回说："十年前在上海的时候，叫姑苏林寓。"秋谷虽然以前在上海没有见

过他，却知道有个姑苏林寓，善唱青衫，也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便和他讲些花丛兴废的原因，并上海近来生意的难做。老二拍手道："二少格闲话蛮准，故歇上海格生意格末叫难做。倪吃仔格碗把势饭，真正叫呒说法。"两个人长篇大套的谈论了一回，讲的都是堂子里头的事实，讲的人手指口划，讲得个娓娓忘疲，听的人也心领神会，听得个津津有味。直讲到差不多两点多钟。

云兰坐在一旁呆呆的听，没有一些儿倦意。还是秋谷觉得时候不早，掏出表来用手轻轻一按，只听得铮铮的打了两下，又打一下，秋谷道："我们只顾在这里讲话，不知不觉的已经两点一刻了。"老二也立起身来，懒洋洋的打了一个呵欠，笑道："倪要困觉去哉。唔笃两家头也早点困罢。"说着便叫房间里的人端上稀米饭。秋谷随意吃些，云兰也吃了半碗，相携就寝。金堂夜永，宝幄香温，绣枕暗推，流苏悄颤；檀口之脂香微度，酥胸之春意初融；艳语轻轻，重帏悄悄，钗堕绿云之髻，汗凝红玉之肤；水泛横塘，云飞巫峡；冰簟银床之夜，花香月满之宵。一夜无话。

到了明朝，章秋谷直睡到十点钟还没有起来，好梦初回，双睛乍启，只见云兰枕着自己的手臂，还在那里朦胧酣睡。额上微微的沁出几点汗珠，剩粉未消，残脂犹腻，一缕漆黑的头发拖在枕边。秋谷看着这个样儿，觉得一个心在腔子里头不由的怦怦自动，想要再睡一回，却又睡不着，一个手臂却被云兰枕得有些麻木起来。见他睡得正浓，却又不忍唤醒他。

正在这个当儿，忽见老二蓬着个头，悄悄的在外面走进来，蹑着脚步走到床前，轻轻的把帐子揭开，探头一望，见

秋谷已经睡醒，便低低笑道："辰光早来浪，困歇起来末哉。"正是：

> 徐娘半老，犹多婉婳之姿；杜牧重来，尽有烟花之恨。

不知以后如何，请看下回便知分解。

第一百四十九回

遇秋娘一箭贯双雕
卖丰姿春风描倩影

且说章秋谷听了老二叫他再睡一回，便也低低答道：“我睡醒多时，就要起来了。”这两句话儿虽然低低的说，却已经把云兰惊醒，朦朦眬眬的睁开眼来看时，只见他母亲正一手拉着帐子，在那里和章秋谷说话。这个时候云兰身上只穿着一身汗衫睡裤，一个头又枕在秋谷臂上，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一谷碌坐起身来，挽了一挽头发，便跨下床去。秋谷也便起身盥洗。

吃过点心正待要走，老二见秋谷的辫子有些蓬蓬松松的，便拉住他道：“耐来浪倪搭坐歇，倪搭耐打条辫子阿好？”秋谷正觉得头上的发辫有些累赘，便也点一点头，只说：“你是丈母太太，怎么要你打起辫子来，这是不敢当的。”老二笑道：“勿要客气哩。打条辫子末也用勿着实梗客气啘？”说着便取了一个牙梳、一个竹篦，对秋谷笑道：“倪到对过亭子间里向去风凉点。”秋谷不懂他什么意思，自然应允。老二拉着秋谷的手往外就走。云兰见了，轻轻的咳嗽

一声。秋谷听了也不介意，同着老二径到对面房间来。

老二一面和秋谷梳发，一面夹七夹八的和秋谷讲话。秋谷的头发本来不多，一霎时已经打就。秋谷握着他的手，随口谢了一声。不想这个老二，趁着秋谷和他握手，把身体轻轻的一侧，直侧入秋谷怀中，看着秋谷微微的笑道："昨日夜里向阿曾辛苦?"秋谷见老二忽然做出这般模样来，心上十分明白，只得也向他笑道："我是没有什么辛苦，倒是你昨天晚上，恐怕不见得睡得着罢?"老二道："倪困勿着末，总是耐勿好啘!"

秋谷见他话风逼得甚紧，只得用别话岔开去道："你和云兰两个人，说是母女，我看起来总有些儿不像，差不多倒有些像姊妹的样儿。你的面上还是十分娇嫩，掐得出水来的一般，那里像什么三十多岁的人?"说着想要立起身来，却被老二把一个身体紧紧的贴着他，一时立不起来。只听得老二低低的说道："倪是老太婆哉，就是心浪想要巴结耐二少末，也巴结勿上格哉。二少陆里要倪格号人嗄，二少阿对?"说着竟是纤腰紧贴，雀舌全舒，和秋谷亲热起来，春上眉梢，波横眼角，隐隐的露出几分荡意。

这一番情事好像天外飞来的一般，竟把个章秋谷弄得个解脱不开，推辞不得，没奈何，只得略略应酬。晓日当窗，薰风拂面，鸳鸯选梦，蛱蝶栖云。香销汉殿之屏，春入秋娘之梦。一会儿，秋谷笑道："今天这件事儿，真是出于意外的。"老二道："堂子里向，有啥格交代。老实说，吃仔格碗把势饭，陆里讲究得尽实梗几几花花。"说着两个人依旧手搀手的走过来。

云兰见秋谷和他母亲走了过去，一些声息都听不见，早

已心中明白了，心上也未免有些发起酸来。见了秋谷走进来，一言不发，只对着他把嘴披了一披。秋谷倒不由的面上红了一红，有些不好意思。倒是老二坐在那里，好像没有这件事儿的一般。秋谷搭讪着走近云兰身旁，轻轻的和他讲了几句不知什么。云兰“格”的一笑，把头摇了一摇；又趁着老二回过头去的时候，把一个指头对着秋谷，在自己脸上划了几划，做个羞他的样儿。

秋谷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胡卢一笑，便问金观察起来没有。老二道：“金大人七点钟就起来，老早转去格哉。”秋谷听了，便连忙立起身来，穿了衣服，在衣袋里头拣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交给云兰。云兰看了一看道：“勿要实梗几化碗。”秋谷挥手道：“多的就算了下脚。”老二接着道：“间搭天津呒拨下脚格呀。”秋谷道：“这几个钱，何必还去计较他。”云兰把两张钞票里头检了一张，仍旧塞在章秋谷衣袋里头，口中说道：“晓得耐勿在乎格几块洋钿，不过倪间搭呒拨实梗格规矩末，去多拨俚笃做啥？多拨仔也是白白里格嘎，啥犯着呀。耐倒是今朝到倪搭来吃一台酒，搭倪绷绷场面罢。”秋谷见云兰这般说法，只得依他，把钞票收了起来道：“今天的酒是横竖一定要来吃的，你们何必要替我省这几个钱。”云兰笑道：“耐格铜钿忒嫌俚多，送点拨倪用用末哉，去送拨俚笃格号人做啥？”秋谷听了微微一笑，便也坐着轿子回去。到了晚间，秋谷在云兰那里吃了一台酒，又碰了一场和，便一连在云兰那里住了三天。

这几天的工夫，秋谷觉得酒食征逐，有些厌烦起来，便打着主意要静静的休息几天。那知刚刚吃过晚饭坐在房内，余太守忽然跑了进来，谈了一回，金观察也来了，讲些闲

话，不觉又讲到嫖经上去，讲论起天津地方的那些倌人来，毕竟比不上上海的那班人物。金观察偶然讲起五凤班的月芳，说："虽然年纪大些，倒还着实有些风韵。"余太守听了，便要大家同着去五凤班打个茶围，要认认月芳究竟是怎么的一个样儿。秋谷心上不愿意出去，只说这几天身体有些疲乏，想要好好的休息几天。无奈余太守不由分说，一定拉着要去，秋谷被他拉得不好意思，只得勉强应允，和金观察一同出门，一路望五凤班来。

到了五凤班，月芳见了十分欢喜，一把拉着秋谷的手道："二少，耐啥洛一径勿来介？倪牵记得来。说二少格两日到仔洛里去哉，长恐耐相好做得多仔，倪搭勿想着格哉！阿对？"说着满面春风的回过身来，先问了余太守的姓，又应酬了金观察和余太守一番。

余太守见他见了秋谷十分巴结，只说是和秋谷有交情的，便对金观察道："怎么他来得不多两天，已经有了两处相好？你看这个样儿真是十分、二十分的要好，怪不得上海的那班人，一个个都叫他是嫖学大家，果然名不虚传。"金观察听了还没有开口，月芳早对他笑道："余大人耐弄错哉。倪搭二少客客气气，呒拨啥格相好格。像倪实梗格人末，阿有实梗福气？二少洛里会看中倪介！就是要巴结末，也巴结勿上啘！"说着，又对着章秋谷笑道："倪格日仔一看见耐，就晓得耐是老牌子，标致搭仔年轻格相好，勿知几化来浪，洛里会挨得着倪呀！"说罢，把那一双俊眼微微的飞了一个眼风，檀口微开，樱唇略动，对着秋谷把头侧了一侧，嫣然一笑。在秋谷面前打了一个转身，轻轻坐下，翘起金莲搁在自家膝上，细细的结束了一回，札缚得瘦若纤锥，峭如菱

角。一面在那里结束，一面时时的斜转秋波，留心看着章秋谷的举动。

章秋谷本来原是狠赏识他的，如今又见他这般的卖弄风情，徘徊顾影。那方才的一个转身，几步路儿，转得甚是娉婷，走得十分圆转，好似那夭桃荡影，杨柳当风；更兼眼波澄澄，只向着秋谷身上转个不住。虽然年纪大些，比不上云兰的那般娇娜；那一种婉转随人的情态，倒觉得比云兰还要胜些。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不知不觉的脱口叫一声："好！"

月芳斜了秋谷一眼道："啥格好呀？天津人格功架，才是另有一工格。所以洛格排天津人看仔倪，像煞总归勿对，倪来浪间搭生意也清煞。区得今朝碰着仔耐二少，只好请耐二少包涵点倪格哉。"秋谷听了微微的笑道："我倒并不是在这里拍你的马屁，委实你的一身功架实在不差。不要说天津地方像你这样身段的狠少，就是上海地方，像你这般身段的一古脑儿也不多几个。"

月芳听得秋谷赞他，心上自是欢喜。趁着这个当儿，袅袅婷婷的立起身来，走到秋谷身旁，一手扶着秋谷的肩头，一手整理自己的鬓发。秋谷便把自己坐的椅子让出半张来，挽着他并肩坐下。月芳便道："勿瞒耐二少说，倪格功架自然勿见得那哼大好。不过比起格排天津人来，老实说，随便那哼总要比俚好点。再讲起格排本地客人来，格末叫来得讨气！勿说俚自家曲辫子，倒说倪苏州人身架勿局。只有耐二少末，真真老牌子哉！晓得格里向格道理，别人洛里明白呀！"秋谷听了，也便点头称是。

余太守不懂这个"功架"是什么东西，便拉着秋谷要

问。秋谷道："这个'功架'的两个字儿，也没有什么一定的道理在里头。据我心上想起来，这个功就是功夫的功，这个架就是架子的架。那像那骑马的人和拉弓的人，一定要摆着个四平八稳的架子，方才是个惯家。但是这个架子，也不是个个人都可以学得来的，一定要好好的用些功夫上去，方才摆得出这个架子来，这就是'功架'两个字的命意了。"正是：

云英有意，春融玉杵之霜；公子多情，月照西楼之梦。

不知以后如何，请看下文交代。

第一百五十回

矢从良缠绵倾肺腑
悲身世老大感年华

且说余太守不懂什么叫做“功架”，秋谷便和他讲道：“这个‘功架’就是北边人的身段。上海地方最讲究的就是这个‘功架’。当倌人的只要功架是好的，就是面貌生得将就些儿，还不要紧；若是没有功架，那就老老实实没有一个人来请教的了。”余太守听了，方才明白。

坐了一回，大家起身要走，月芳早已把秋谷的那件金阊纱长衫捉个空儿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去了。秋谷虽然看见，却有意装个糊涂，不去理会。到了这个时候，金观察和余太守穿上长衫要走，见秋谷坐在那里不动。金观察一眼看去，不见了章秋谷的长衫，心上自然明白，便对章秋谷笑道：“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们还要到别处去走走，明天再来和你道贺罢。”说着回身要走。

秋谷一把拉住道：“这个时候还早，我们何不就在这里碰一场和？老表伯的贵相知，只顾把他叫到这里来就是了。”金观察道：“我们只有三个人，还缺一个，再去请那一个

呢?”秋谷道:“何用再去请人?我一个人坐了两分,叫月芳代碰就是了。”金观察便问余太守道:“你有什么事情没有?”余太守本来是最爱碰和的,连忙应道:“我没有事情,我们碰起来就是了。就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只要有人和我打牌,我也是一定来的。”

月芳听得秋谷叫替他碰和,心中大喜,连忙叫了男班子进来,搭开桌子,配好筹码,大家扳庄坐下。月芳却对着秋谷笑道:“谢谢耐,总算耐二少照应倪格。”秋谷点一点头,也不言语,大家掳起牌来。

秋谷的麻雀经本来是绝精的,月芳也是个惯家。金观察还不过略略差些,和他们两个人也差得不多。只有这个余太守,和他们差了八九个底子,如何是他们的对手?八圈碰完,余太守输了七十多块,五十块钱一底,差不多输了底半。金观察只输了七八块钱,不算什么。章秋谷也不过赢了二十几块钱。月芳一个人大赢,赢了六十多块钱。

一会儿的工夫收过牌筹,开上稀饭。金观察和余太守略略吃些,辞了先去。章秋谷明知今天是一定走不掉的了,只得随随便便的住下。银缸背影,璧月流光,一晌缠绵,三生缱绻。和那老二的事情一般,都是章秋谷做梦也想不到的。

月芳在枕上对着秋谷叙述自家的遭遇,如何的父母双亡,如何的叔父把他卖入烟花;如何的做了几年,自己竭力赎身,却欠了一身的债;如何的在上海生意不好,没奈何只得到天津地方来。哝哝唧唧的直讲到半夜。讲到那堕溷飘茵之恨,不由得酸酸的流下泪来。秋谷不免款款的安慰一番。月芳说如今年纪大了,只求有个人和他还清债项,把他拔出火坑。秋谷问他身上有多少债,月芳说数目有限,差不多只

要一千块钱。月芳见秋谷问他债项多少，只道秋谷有意要娶他，便盟山誓海的十分熨贴，百倍缠绵，定要秋谷娶他回去。

秋谷听他的话儿说得甚是诚切，知道他不是谎话，便也把自己的家事和他说了一遍。只说如今已经有了一个姨太太，太夫人家教方严，断不许再娶第二个的。“只恨我没有艳福，消受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人。只好答应了你，和你留心找一个好好的客人，娶你回去。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也是无可如何。”月芳听了，呆了半晌道：“勿是耐吪拨福气，总归是倪自家格命苦，吪啥说头，一径碰勿着对景格客人。刚刚碰着仔耐二少，倪末倒快活煞，洛里晓得原是一个勿成功！耐阿好照应点倪，搭倪想想法子呀？”说着，由不得两行珠泪直挂下来。

章秋谷见他这般模样，也觉得有些替他心酸，只得好好的劝他道：“你们吃把势饭的，只有赶快拣个合意的客人嫁了他去，方才可以图一个好好的收成。那班不肯嫁人的倌人，年轻的时候客人情愿娶他，他自己倒反不愿。到得后来有了几岁年纪，就是急急的赶着要嫁人，都已经迟了，还有那一个肯来要他？像你这样的人，如今自然不要紧。若再是过了几年，颜色衰零，年华老大，那就真个的要门前冷落，车马稀疏，要想做一个商妇都不可得了。所以我劝你趁着这个时候，放出眼力好好的拣选一个靠得住的客人，嫁了他去，图一个下半世的收场。你想我这几句话儿可是不是？”

月芳听了章秋谷劝他的这一番说话，心上感激非常。感激到极处，又不由得鼻涕、眼泪都滚出来，把一个头紧紧的钻在秋谷怀中，玉体轻偎，云环低熨。那流的眼泪，把秋谷

身上的一件汗衫都湿了好些。

秋谷见他听了自己的说话狠有感动的意思，便索性再激他一激道："据你说起来，做了几年生意不但没有剩钱，而且还做下许多亏空。你想，一个人拼着父母生下来的身体这般糟蹋，无非是为的一个'钱'字。如今你做了这些亏空，一个大钱不得到手，又何苦要吃这碗把势饭呢？咳！可怜，可怜！你也是个好人家的儿女，一般的也爱体面，一般的也有廉耻。丢掉了体面和廉耻，来吃这碗把势饭，索性多几个钱也还罢了，如今还拖下许多债项，究竟你贪图的是些什么？难道你就不是个人，不是父母生出来的么？"秋谷说到这个地方，不因不由的自己也觉得酸鼻起来，说话的声音已经岔了，眼中也流出两点泪来。

月芳听了秋谷劝他的话儿说得这般沉痛，更觉得一阵心酸，从肚子底下一直透到心窝里来，看着这烟花的苦趣，想着那身世的飘零，止不住泪滚珍珠，鲛绡尽湿，呜呜咽咽的几乎要哭出来。秋谷见了，暗赞他天良未昧，廉耻犹存，将来有人把他拔出风尘，一定不像那林黛玉、张书玉的样儿嫁人复出，重落平康，倒可以保得不出什么乱子。章秋谷这般想着，心上便存了一个要把他拔出火炕的念头。无奈自己已经有了陈文仙，太夫人断断不肯让他再娶第二个。更兼月芳的年纪倒反比自己大着七八岁，也觉得有些不合。只得拿定主意不答应他，只应允替他留意，寻个好好靠得住的客人。月芳见他回得这般决绝，明知道就再说也是枉然，委委屈屈的泪流不止。秋谷免不得温存婉款的慰劝一番。

自此以后，秋谷也常常的在月芳那里走动，月芳便和他说下个月要调头到宝华班去。秋谷诧异道："这个时候，既

不是年，又不是节，你掉的是什么头？”月芳道：“间搭天津地方勿比上海，堂子里向格帐才是一个月一算格，实梗洛调头也是一个月一调。”

秋谷听了暗想：“宝华班里头，自己有个相好在那里，不要等会儿他们两个人大家吃起醋来。”想着，便对月芳道：“宝华班里头，我有一个相熟的在那里，叫做云兰，想来你总认识的。”月芳道：“实梗说起来，定规是耐格恩相好哉啘。倪搭俚一径来浪台面浪碰头格，有啥勿认得？”秋谷笑道：“我的恩相好，只有一个五凤班的月芳，和我是狠要好的。那里还有第二个恩相好？”月芳把眼睛瞟了一瞟道：“像耐实梗格二少，倪洛里巴结得上，搭耐要好？耐要好格人勿知几化来浪，挨着倪不过是应酬应酬罢哉。二少，倪格闲话阿对？”说着不觉低头微叹。秋谷听了，觉得自己的待他，真个有些对他不起的地方，不免心上有些惭愧，连忙把别的话儿岔了开去。依着月芳的意思，调头的那一天要秋谷去吃一台酒，碰一场和。秋谷想了一想，也便点头应允。

那知到了月芳调头的那几天，秋谷忽然发起痧来。叫了一个剃头的人来，在身上打了几针；又请医生服了几帖药。虽然没有什么大病，却差不多一礼拜不能出门。直到一礼拜之后，方才同着金观察等到宝华班去看月芳。

月芳见秋谷面上瘦了些儿，便问道：“耐一径勿来，面孔浪像煞瘦仔点哉，身体浪阿好呀？”秋谷道：“这几天忽然平空的发起痧来，一连七八天，大门都没有出。”月芳道：“倪晓得耐格日仔勿到倪搭来，定规有个道理来浪里向。格两日阿好点呀？”说着便走过来，把秋谷的头上按了一按，对着他说道：“出门人样式样要当心点格哩，生仔病有啥人

来搭耐当心呀?”秋谷听了不觉心中一动，只点一点头，也不开口。略略的坐了一坐，秋谷要到云兰那边去坐。刚刚老二拿着茶碗走了过来，月芳也和他敷衍两句。看着老二对着秋谷那般亲热，心上也有七八分明白，不觉对着秋谷鼻子里轻轻的哼了一声。秋谷只作不知，别过头去。

一会儿，老二拉了秋谷的手，同到那边房内。云兰接着，淡淡的笑了一笑道：“倪搭小地方，今朝勿晓得洛里格一阵好风拿耐格位章二少吹仔过来?耐到搭倪讲讲看，前格两日来浪五凤班里向那哼格窝心，今朝咦那哼肯放耐过来?倪看耐格两日面孔浪瘦仔几几化化，拍马屁末也勿是实梗拍法格啘!拿仔自家格身体去拍别人格马屁，耐格人阿有啥淘成!”秋谷笑道：“真是冤枉，我在金大人公馆里病了几天，那里有这些事情?你不信，只问金大人就是了。”

云兰听了，起先还不相信，抬起头来把秋谷细细的打量一下，见果然有些病容，方才信了。停了一回，又对着秋谷冷冷的说道：“二少，耐格恩相好时髦得来，间搭宝华班里才是别脚倌人，洛里比俚得上?”秋谷不觉一笑道：“你不用这般酸溜溜的样儿，劝你将就些罢。我的做他，也不过应酬应酬罢了，那里有什么恩相好不恩相好?你只要自己心上想一下子，我的待他怎么样，待你怎么样，就知道我的话儿不是假的了。”云兰听了，想了一想果然觉得不差，便也不说什么，只问秋谷前几天生的是什么病。秋谷和他说了，云兰道：“耐既然勿舒齐，为仔啥事体再要跑出来?阿是出来看看格位新相好?几日天勿碰头，牵记得势，阿好?”秋谷听了，立起身来朝着云兰打了一拱。正是：

春风好去，吹残杨柳之枝；红泪阑干，落尽桃花之色。

不知后来怎样，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两调头翡翠共移巢
三鼎足鸳鸯齐比翼

且说章秋谷立起身来对云兰打了一拱道："我有了你这样的相好，不来看你，还要去看什么人？你口口声声的只说他是我的恩相好，你的醋劲也未免来得过度些儿。如今就算我的不是，向你陪个礼儿，以后不要提起这件事儿，如何？"云兰听了把头一扭道："啥格吃醋勿吃醋呀，倪是勿懂格。耐到说拨倪听听看！"秋谷笑道："你这个样儿，不是吃醋，难道是吃酱油不成？"云兰走过来，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倪是勿会吃啥酱油格，倒是当心别人家来浪吃醋！耐豪燥点去罢，晏歇点吃起生活来是勿关倪事格嘘。"说着，便推着秋谷的背，想要推他出去。秋谷趁势拉着云兰到榻床上去坐下，不免陪个小心，抚慰一番，云兰方才欢喜。

停了一回，云兰忽然正容说道："二少，倪听见别人家说，耐要开海货行，到底阿有介事？"秋谷诧异道："你听见那一个讲的？没有这件事儿。"云兰道："常恐是真格嘘。"秋谷道："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不知道，难道你倒比我知道不

成?”云兰忍着笑道：“既然耐勿开海货行末，为啥老蟹腌蟹，一塌刮仔才要收格介?”秋谷起先没有留心，只道他说的真话，如今听了他这两句话儿，不觉哈哈的笑起来，一面说道：“今天我上了你的当了。我说平空的那里有这件事情。”云兰也把手巾掩着嘴，“格格”的笑个不住。老二听了，心上大大的不舒服，着实瞪了云兰一眼，把身躯一扭，立起来往外便走。秋谷看得十分清楚，却只作没有理会的一般。

老二刚刚出去，早见两三个十二三岁的清倌人，手挽手儿的走进来。见了秋谷，有一个清倌人叫道：“咦，章二少喥!”秋谷听得有人叫他，连忙举目看时，只见一个穿着男装的清倌人，眉目清澄，肌肤白腻，长条身材，瓜子脸儿，别有一种旖旎动人的姿态。原来不是别人，就是那双福班的月香，便对他笑道：“你是几时调过来的?我竟一些儿都不知道。”月香道：“倪是初一调过来格呀，耐啥洛一径勿见介。”

秋谷嘴里在那里和他讲话，心上在那里暗想：天下竟有这样奇巧的事情!刚刚我在天津地方做了三个倌人，刚刚的这三个人都调在一个班子里头来。好在月香是个清倌人，没有什么要紧。只要云兰和月芳这两个人面前想个调停的法儿就是了。想着，和云兰混了一回，又到月香那里去坐了一坐。云兰又在秋谷耳边咕咕哝哝的埋怨他，只说他是石灰布袋、垃圾马车。秋谷道：“我在天津地方一古脑儿只做了你们这三个人。不料事有凑巧，偏偏的把你们三个拢到一处来。真是奇事!”云兰那里肯信，只说：“耐格号闲话只好去骗骗三岁小干仵。耐一塌刮仔做仔倪三家头，刚刚三家头才

来浪一个班子里向，也呒拨实梗凑巧哓！”秋谷听他说得有理，料想辩白不来，只说道：“你不信，慢慢的看就是了，这个时候我也不来和你分辨。”云兰听了，方才不说什么。秋谷坐了一回，便同着金观察一同回去。

一连隔了几天。这一天，秋谷自己在上林春番菜馆请客。请的客人是刑部郎中陈小梅，恰是秋谷的父执，就请金观察和言主政两个人作陪。这位陈部郎恰是个端方古执、拘谨非常的人，所以秋谷不去再请别人，恐怕和他说不到一处。

到了上林春，不多一刻，陈部郎已经来了，金观察便问陈部郎叫那一个的条子。陈部郎正色道：“我是向来不破这个例的，你们诸位只顾叫就是了。”秋谷道：“今天我们大家谈谈，就不叫也好。”陈部郎道：“你不要为着我一个人，败了你们大家的清兴。逢场作戏，这又何妨？”金观察听了，便写了一个条子去叫金兰，言主政仍叫银珠。秋谷心上暗想：“若是叫了云兰和月芳来，有过相好的，神气之间未免总有些看得出来，不如叫了月香罢。月香是个清倌人，给这个老头儿看了觉得干净些儿。”主意已定，便和金观察说了，写了月香。

一会儿银珠先到，金兰和月香还没有到。等不多时，忽听得门外“咭咭咯咯”一阵的弓鞋声响，一时间走进三个人来。章秋谷见了这三个人，不由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看官，你道这三个人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章秋谷见了他们要诧异到这般田地？原来这三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章秋谷的两个相好，一个云兰，一个月芳，还有一个就是方才去叫的月香。三个人齐齐的走进门来：云兰满面凄凉，一言不发；月

芳也低眸俯首，神彩黯然；只有月香喜孜孜的叫了一声“二少”。三个人齐齐的在秋谷背后坐下。那位陈部郎见秋谷一叫就来了三个人，心上大不耐烦，微微冷笑。金观察和言主政见了他们三个人一起同来，心上也觉得十分诧怪。章秋谷更是呆呆的看着他们，摸不着头路，不知道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时竟说不出什么话来。

云兰见他只是呆呆的看，冷洋洋的说道：“看啥呀，阿是勿认得倪呀？”秋谷听了，方才开口问道：“怎么你们三个人一起来了？只怕你们弄错了罢。”云兰冷笑道：“就是弄错仔末，倪来也来格哉！耐阿有本事，赶仔倪出去。格个末就叫‘人有千算，天有一算’。耐想勿叫倪两家头，倪自然有包打听来浪外势。耐勿叫末，倪两家头自家跑得来，看耐阿有啥法子！”秋谷听了这两句话儿，心上更加不明白起来，又不好问他：你们两个人来做什么？更兼本来原为着陈部郎性情古板，所以有意叫个清倌人的。如今他们两个人不由分说大家都跑了进来，糊里糊涂的不知道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霎时间，把一个足智多谋的章秋谷弄得左右为难起来。还是月香含笑和他说道：“天津地方格规矩，一径是实梗格呀。一个客人来浪一个班子里向做仔两个倌人，叫起条子来就要一叫两个，吃起酒来就是一吃两台。耐就是条子浪只写一干子格名字，来起来总归是两家头一淘来。间搭地方大家才是实梗样式，耐想阿要诧异。”秋谷听了，方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连金观察在天津候补多年，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规矩。

当下章秋谷看着云兰和月芳两个，都是懒懒的没精打彩，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暗想今天的这件事情，在面子上

看起来果然有些说不过去。正要和他们说明原委，忽然回过头来把陈部郎看了一看。只见他只顾举着一杯薄荷酒在那里细细的自斟自酌，正眼儿也不看他们一看，知道今天的事情弄巧成拙。若是早知道天津地方有这般的规矩，也就想个法儿，到别处去叫一个了。如今他们三个人既然来了，便也只得由他。等这位陈部郎走了，再去安慰他们也还不迟。

章秋谷心上这般想着，面上却不得不殷殷勤勤的应酬这位陈部郎。一会儿番菜吃完，算过了帐，叫来的条子也都走了，陈部郎急急告辞。章秋谷免不得邀着金观察和言主政到宝华班去，不知费尽了许多口舌，陪尽了无数小心，方才骗得云兰和月芳心中欢喜。又当真和云兰、月芳、月香三个人，一个人吃了一台酒。

流光如驶，不觉又过了几天。章秋谷虽然也常到宝华班去走走，却比以前不便了好些。打个茶围，一打就是三处，叫个条子，一叫就是三个，觉得十分累赘。想要到别处去另做一个，却一时没有个看得上眼的人。

这一天秋谷在云兰房里坐阒，讲起这件事情的不便来，云兰道："耐自家勿好碗。啥人叫耐去做石灰布袋，东揩一的的、西揩一的的格呀？倪搭耐讲格闲话，耐总归一句才勿肯听，格末叫讨气。"秋谷听了，一时倒也回答不出什么话来，只说道："你们这个规矩究竟不好，难道有个客人在你们这里住夜，也是三个一连牵滚作一堆不成。"云兰道："格是规矩犯就碗，三家头一连牵滚来浪一堆是勿见得格，不过应酬仔格面，再应酬归面末哉。"秋谷听了，不觉笑道："既然如此，我今天倒要住在这里，看看你们到底怎样的一个布置。"云兰也笑道："倪倒从来嫐碰着歇今朝实梗事体，倪也

勿晓得该应那哼。要末叫仔本家进来问问俚，看俚那哼说法。”说着，果然出去叫了宝华班的女本家来。

秋谷便问他道：“你们这里的云兰和月芳，都是和我有交情的。如今我今天想要在这里落厢，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规矩？”本家回道：“那是听老爷吩咐的。老爷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秋谷忍着笑道：“譬如我要叫他们两个人并作一个房间，可办得到办不到？”那本家想了一想道：“要是老爷喜欢这么样，也没有什么办不到。只要请老爷分付一声，叫那位姑娘并过那位姑娘的房间就是了。”

秋谷听了，止不住大笑起来。云兰连忙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格人真真呒拨仔淘成哉！客人淘里末并并房间罢哉，阿有啥格件事体也好并啥格房间格？倪是勿来格。请耐去照应仔别人罢。”秋谷道：“你不要发急，我不过说说罢了，那里并什么房间？我自然有我的道理。”便对着那本家说道：“我住在这里，包你两个厢的钱就是了，别的你不用管。月香是清倌人，不在里头的。”那女本家答应一声，退了出去。

云兰撅着个嘴，狠不高兴。秋谷少不得又要好好的温存一会，又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张五十块钱的钞票来，放在云兰手内道：“我本来想和你买些衣服，但是我不知道你爱穿的是些什么颜色，什么样儿。如今这几个钱，给你自己去买两件衣服罢。”云兰瞅了秋谷一眼，把钞票仍旧放在秋谷手中，口中说道：“耐今朝啥格闸生里想着仔拨起洋钿倪来哉呀？倪也勿要买啥衣服，勿要用啥洋钿。放来浪耐搭仔再说，等倪要用格辰光，再问耐拿末哉。”正是：

春风良夜，双姝开并蒂之花；拥月猥云，鼎足

入巫山之梦。

不知章秋谷说些什么，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一百五十二回

循旧例双美拥檀郎
闹相公新知结幽愫

且说章秋谷见云兰不肯拿他的钱，只说他还是有意吃醋，便道："这一笔钱，我本来早就想要给你的，前几天不知怎样的，心上竟忘了这件事儿，所以直到今天方才给你。你不要，难道是嫌少么？做客人的和倌人有了相好，这一下子竹杠迟早都是逃不掉的，你又何必和我客气？"云兰听了，皱着眉头，把金莲一顿道："耐格闲话，倒诧异勒海唲，阿是倪来敲仔耐格竹杠哉！耐自家想想，倪阿曾敲过歇耐一块两块洋钿格竹杠？老实说，故歇倪呒啥用场，耐拨倪自然勿要。等到倪真正要用起来，倪自家会得问耐讨格。耐拿倪当仔别人一样，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人，格末耐看豁仔边哉。"秋谷听了，看着他的样儿约莫着也不是什么假话，不好再去勉强他，便只得收了回来。这一夜秋谷睡在云兰房内，没有回去。

到了一点多钟的时候，秋谷走到月芳房间里头，只见月芳穿着一件湖色汗衫，卸了头上的钗环，乌云乱挽，坐在灯

下，一手托着香腮，一手拿着一个茉莉花球在那里翻来覆去的。看见了秋谷进来，动也不动，只说："辛辛苦苦，再要跑到倪搭来作啥呀?"秋谷走到月芳面前，低低的笑道："对不起，累你等了半夜，如今特来陪你。"月芳道："耐自家身体要紧，轧实勿要过来哉呀。倪是勿搭别人家吃醋格，横竖耐二少自家心浪蛮明白来浪。只要耐照应照应倪好哉，吃仔格碗把势饭真正作孽，再去搭别人家吃啥格醋呀!"

秋谷听了月芳的一番说话，觉得他另有一种口角，说得悱恻可怜，不由得心上也有些替他凄惋，便也拿出一张五十块钱的钞票来送给他。月芳那里肯受，推了半天，月芳始终不肯。秋谷恳恳切切的和他说道："在你心上的意思，不肯无缘无故要我花钱，我心上也狠明白。但是你欠了一身亏空，可想而知不是有钱的人，手里头也狠是拮据。我和你就是没有相好，平常的时候总算甚是投机，就送你几十块钱帮帮你的忙，也不算什么事情。何况我虽然不是什么巨富，这几个钱也还不在心上。你若一定要和我客气，那就是瞧我不起了。"

月芳听了，推却不得，只得谢了一声收了下来。却又平空的一阵心酸，泪珠欲落，连忙别转了头，把手巾拭了泪痕，转身对章秋谷道："倪十四岁落仔堂子，做生意做到仔故歇，客人碰着仔几几化化，勿是靠勿住格滑头末，就是踱头踱脑格曲辫子。直到仔故歇，刚刚碰着仔格耐末，样式才对景。说格闲话，赛过就是倪肚皮里向挖出来格。碰着仔耐实梗格人，倪咦阨拨格号福气。"说到这里，眼圈儿不觉又红起来。秋谷又婉婉转转的安慰了他一番。

自此以后，章秋谷到宝华班去住夜，总是这般的左右逢

源，前偎后拥。至于这个里头怎样的一箭双雕，怎样的双管齐下，那却要去问云兰和月芳的房间里人方才知道。在下做书的没有和他们打过梆子，却就不得而知的了。

闲话休提。只说这位金观察，本来原是个举人出身，笔底下狠来得，而且洞明时务，博览群书。这个时候正是皇上家开经济特科的时候。吏部尚书王凤山王冢宰，素来极佩服金观察的学问，就专摺奏保了金观察的经济特科。到了六月中旬，已经到了考试的时候。金观察便禀请方制军，派了津海关道李伯溪李观察，来兼理洋务局总办的事情。金观察匆匆忙忙的交卸了一切公事，便带了两个差官，两个家人，克日进京。

临走的时候，和章秋谷商量，想要请秋谷同他进京，两个人住在一起，觉得大家谈谈有兴些儿。恰恰章秋谷也为着金观察进京去了，那几位会办大人和帮办大人大家都和他不合。本来章秋谷的当这个洋务局总文案原是看着金观察的交情，自己原不是一定怎样。如今见金观察去了，那里肯留在洋务局里头当这个没意思的差使。早就和金观察说过要想辞差，所以金观察趁着这个当儿请他一同进京，章秋谷一口答应。金观察大喜，却不肯叫他辞差，只叫他告了一个月的假。找了一个人和他代理文案上的事情，便同着秋谷上了火车。

天津到京只有二百多里路，不到半天已经到了。金观察本来是常州府阳湖县人，就同着秋谷住在青厂武阳会馆里头。金观察自去料理应考的事情。秋谷没有什么事儿，便出去拜了几天客。就有那班同乡的亲戚朋友，大家都来拜望，也有请他吃饭的，也有请他听戏的，秋谷倒忙了好几天。

这一天秋谷在会馆里头刚刚起来，见当差的传进一个名片来，说姚大人来拜望。秋谷接过名片来看时，只见名片上写着“姚潇”的两个大字，秋谷便叫快请进来。原来这个姓姚的名潇，号子湘，也是个直隶候补道，现当京津铁路的督办，和秋谷既是同乡，又是亲戚，向来狠要好的。性情豪宕，学问精纯。以前在常熟的时候，和秋谷也是朝夕过从，契合非常。如今听得秋谷来了，昨日又去拜了他一趟，这位姚观察便连忙起个大早，到武阳会馆来看秋谷。秋谷见了名片，连忙叫请。

当差的出去不多时，早见一个三十多岁年纪的人，大踏步在外面走进来，气概轩昂，英姿飒爽，目光如电，华彩凌云。见了秋谷还在那里洗脸，便笑道：“我只怕来得迟了，你要出去，怎么这个时候你才在这里洗脸？”秋谷道：“这个时候不过八点多钟。若是我们在上海的时节，这个时候正在大槐国里看招亲呢。”姚观察坐下来谈了一回，便对秋谷道：“我们几年不见，今天要好好的和你畅叙一天。这个时候，你就同着我一同回到公馆去，就在我公馆里头吃过了饭，请你到中和园去听小叫天的戏。听过了戏，就请你到升平班小兰那里去吃饭，我们畅畅快快的叙一天，你看怎么样？”

秋谷听了大喜，连忙对着姚观察打了一拱道：“你请我别处吃饭，我不谢你。你请我吃相公饭，我却感激得狠。我自从那一年出京之后，想着相公饭的滋味，别处地方，凭你怎么样总吃不到这样的好东西，正在这里求之不得。你忽然要请我吃起相公饭来，真叫作天从人愿了。”姚观察见秋谷向他打拱，便哈哈的笑道：“你这一个拱，好像是下了定钱的一般，我就要倒扳桨也不中用了。”

正在说笑，金观察也从自己房内走了进来，姚观察便请他同去。金观察想着这几天刚刚没有什么事情。便也答应。姚观察便立起来对着秋谷同金观察道："你们既然没有什么事情，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趣味，还是早些到我那里去谈谈罢。"金观察道："你们两位请先去，我还要去拜一个客，一会儿就到你府上来。"

姚观察听了点一点头，便同着章秋谷一同坐了骡车，直到绳匠胡同姚观察公馆里来。进了大门，姚观察让着秋谷到一间小小的书室里头坐下。秋谷举目看时，只见这间书室收拾得十分精致：一帘花影，四壁图书。案头摆着的，都是些夏鼎商彝，斑烂绝俗。架上放着的，都是些金签玉管，名贵非常。两面都挂着斑竹帘儿，不透一些日色。地上也铺着织花地席。帘外更摆着几盆珠兰茉莉，微风一动，便有一阵阵的花香从帘隙中间直透出来。

秋谷到了这个地方，一霎时觉得头目爽然，尘襟尽扫，好似服了一服清凉散的一般，便对姚观察道："到了你这个地方，直可扑去俗尘三斗。不意京城里头这样人海烦嚣之地，居然也有这等地方！"坐了一回，金观察也来了，走进书房四面看了一看，啧啧叹赏道："好地方，好地方！看了这样的书室，就可见主人胸襟之雅。"姚观察听了，不免也随口谦让几句，不多一时，又来几个客人：一个就是刑部郎中金星精，是金观察的族侄，本来和秋谷极知己的；一个是浙江道御史郑兰任；一个是军机章京翰林院编修陆云峰。

大家塞暄了一回，姚观察便拱请众人入席。郑侍御便要姚观察去叫小兰，姚观察便问众人怎样，陆太史也点头说好。只有章秋谷没有相识的人，姚观察便荐了一个小兰的师

弟小菊给他。一会儿，小兰同着小菊一起到来。秋谷举目看时，只见他们两个人一色的都穿着蝉翼纱衫，手中拿着雕翎扇，脚下踏着薄底靴。小兰是长长的一个鹅蛋脸儿，长眉俊目，白面朱唇，狠有些顾影翩翩的姿态。小菊却是一个圆圆的脸儿，骨格娇柔，风情流动，狠有些天然憨媚的样儿。

小菊一走进来，便问姚观察那一位是章老爷，姚观察和他说了。小菊看了秋谷一眼，走过来就对秋谷请了一个安。秋谷一把拉住，细细的看了一看。小菊笑了一笑，回过身来招呼了席上众人，方才坐下。接着，众人叫的也都来了。秋谷一个一个的打量一番，觉和虽然也有好的在里头，却都不及小兰的身段玲珑，丰神婀娜。就是小菊，也比小兰差些。秋谷看着，都放在心上，也不言语。大家吃了几杯酒，家人们送上菜来，是姚观察自己公馆里头的厨子做的，做得甚是精美。

席间大家谈起北京人的闹相公来，秋谷便问姚观察道："我听人说，以前的时候那班京城里头的大老，每逢宴会一定要叫几个相公陪酒，方才高兴。那班窑子里头的妓女却从没有人去叫他陪酒的。偶而有个人叫了妓女陪酒，大家就都要笑他是个下流社会里头的人。自从庚子那一年联军进京以后，京城里头却改了一个样儿，叫相公的狠少，叫妓女的却渐渐的多起来。究竟是怎么一个道理？我记得前几年在京城里头的时候，闹相公的人还狠多，为什么如今丢掉了旱路，忽然又去走起水路来呢？"姚观察听了，叠着指头说出一席话来，正是：

繁华如昨，春城罗绮之天；风月无边，冠盖京

华之路。

不知姚观察说的什么，请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中和园书生听戏
升平班观察开筵

且说姚观察听了秋谷的话，便对他说道："你的话儿却是不错。京城里头自从庚子以后，果然变了一个风气。但是这个里头也有一个道理，你听我慢慢的和你讲究就是了。你可知道以前的时候，他们那班大老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是个什么道理?"

秋谷道："大约是为着那班相公究竟是个男人，应酬狠是圆融，谈吐又狠漂亮，而且猜拳行令，样样事情都来得。既没有一些儿扭捏的神情，又没有一些儿媟狎的姿态，大大方方的陪着吃几杯酒，说说话儿，偎肩携手，促膝联襟，觉得别有一种飞燕依人的情味。不比那些窑子里头的妓女，一味的老着脸皮，丑态百出，大庭广众之地，他也不顾一些儿廉耻。别人讲不出来的话儿，他会讲得出来；别人做不出来的样儿，他会做得出来。若是面貌生得好些，或者身段谈吐漂亮些儿也还罢了，偏偏的一个个都是生得个牛头马面，蠢笨非常，竟没有一个好的，那班大老那里看得

中意？妓女既然是这个样儿，自然是万万叫不得的了。那班大老却又觉得不叫一个陪酒的人席上又十分寂寞，提不起兴趣来，所以每逢宴会一定要叫个相公陪酒。这就是大家都叫相公不叫妓女的原因了。”

姚观察听了道：“你的话儿虽然不错，却还有一层道理在里头。京城里头的妓女自然断断叫不得。就是和上海的倌人一般，百倍娇柔，十分漂亮，这个里头也到底有些窒碍。为什么呢？做妓女的究竟是个女子，比不得当相公的是个男人，凭你叫到席上的时候，怎样的矜持，那般的留意，免不得总有些儿淫情冶态在无心中流露出来。这班当大老的人一个个都是国家的柱石，朝廷的大臣，万一个叫了个妓女陪酒，在席上露了些马脚出来，体统攸关，不是顽的，倒不如叫个相公，大大方方的，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丑态发现出来。你想我的这一席话可是不是？”秋谷拍手道：“是极，是极！你的一番说话正和我心上的意见相同，不过我放在心上，没有讲出来就是了。”

姚观察又道：“庚子以前，京城里头的妓女都是些本地方人，梳着个乾嘉以前的头，穿着一件宋元以后的衣服，扎着个裤腿，挺着个胸脯。我们南边人见了他这个样儿，那一个敢去亲近他？那一个见了不要退避三舍？如今的妓女，却比那庚子以前大大的不同了。那些下等的妓女依旧是本地人，不必去说他。那班上等的妓女却大半都是南边人了。虽然扬州、镇江的人多，苏州、上海的人少，却究竟比本地人高了好些。所以以前不叫妓女的，如今也渐渐叫起妓女来。但是那班大人先生宴会的时候，叫了个妓女在席上拉拉扯扯的，毕竟有些不雅。所以到了如今，叫妓

女的人固然狠多，叫相公的人却也不少。但是像以前那般的实事求是，要想中阿行雨，陆地操舟的，却是绝无仅有的了。”

秋谷听了，低头想了一想道：“据这样的看起来，大约妓女里头是优长的占了胜点，劣陋的居于败点；相公里头却是上流的天演竞存，下流的就渐渐入于天然淘汰之列了。”姚观察听了笑道：“不错，不错。妓女里头虽然给外路人占了胜点，那班本地人究竟还不至于到天然淘汰的地位。那班相公里头的下流，如今却当真没有一个人去请教的了。虽然是社会上风俗的迁移，却究竟逐膻的人多，附臭的人少，这也不是人力可以挽回的。”秋谷道：“既然如此，以前那些专做这个生意，开拓后庭，肉身布施的人，如今又怎么样呢?”

秋谷说到这里，只见那几个相公的脸上都不觉红了一红。小菊却拉了秋谷一把道：“章老爷，这些事情还去提他做什么，我们来猜拳罢。”说着把眼睛微微的向秋谷斜了一斜，伸出一个粉团一般的拳头来，和秋谷猜了五拳，秋谷倒输了三拳。小菊直打了一个通关，也吃了七八杯酒，吃得个两颊生红，星眸斜睇，觉得越添了几分风韵。秋谷趁着他们大家猜拳的时候，细细的打量这几个叫来的相公，觉得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狠有些娟媚动人之处。暗想：怪不得他们那班人一个个都只叫相公，不叫妓女，原来相公也有相公的好处在里头。想着，便不由得回过头来看看小菊一眼。小菊见秋谷看他，便寻些说话出来和秋谷讲论。两个人谈入了港，竟是密密切切的长谈起来。直至姚观察要打通关，方才打断了他们两个人的话。

姚观察见他们两个人谈得津津有味，便哈哈的笑道："你们两个人讲的什么话儿，讲到这般密切。"小菊道："我们讲的都是些京城里头的事情，不是什么体己话。"姚观察大笑道："我不过问了一句，并没有疑心你们讲的是体己话，你何必这样的心虚？"小菊听了一笑，也不言语。秋谷也只是微微的笑，不说什么。姚观察对着众人说道："以前我同着秋谷住在上海的时候，不知怎样的，他做的倌人十个里头倒有九个和他要好的。你们只看今天小菊到来，和他并不相识，就是这般的谈谈说说，熟落非常，好像他身上含着电气的一般，有天然的吸引力，可以吸得动人。这个里头不知是怎么的一个道理？"众人听了，大家都笑起来，都争着要问秋谷究竟有什么秘诀。

秋谷道："讲起这个里头的关节来，一时就讲也讲不尽许多，只好约略讲个大概就是了。"说着，便把那些对付倌人的法儿，略略的说了几句：如何如何的逢场作戏，认不得真，一认了真必定是自家吃苦；如何如何的随机应变，不可拘泥，看着倌人用出那一等的手段来，便是那一等的对付。众人听了一个个都点头称是。小菊暗暗的把秋谷拉了一把。秋谷回过头来，小菊笑容满面的把一个大指对秋谷伸了一伸。秋谷倒觉得有些儿不得劲儿起来，也对着小菊摇一摇头。不提防被对座的金星精金部郎看见，对着姚观察笑道："他们两个人果然有些意思，你的话儿委实不错。"大家听了哄然一笑，大家都目不转睛的望着秋谷和小菊两个人。看得小菊脸上竟红起来，立起身来走到帘下去看花，只作不曾理会。

大家又说笑了一回，吃过了饭，一班相公都要回去唱

戏，便急急的告辞回去。婚观察同着章秋谷等略停一停，便大家同到中和戏园来，拣了一间厢楼，大家坐下。看那戏目时，只见排着水仙花的《翠屏山》，金秀山、朱素云的《飞虎山》，龚处的《目莲救母》，王俊卿的《三岔口》，谭鑫培的《文昭关》。只有这几个人都是狠负时望的，那以前的几出配戏，都是些无名小卒，不必说他。

一连唱过了三出配戏，方才是金秀山、朱素云的《飞虎山》上场。金秀山起李克用，朱素云起李成孝，两个人唱得工力悉敌。那朱素云的喉音高亮非常，声声合拍。不比上海的那班唱小生的唱起《飞虎山》来，不是喉音太高，和老生不相上下，便是腔调太低，像了文小生和花旦。秋谷听了不觉击节道："这才算得是武小生的正宗，果然名不虚传。"龚处的《目莲救母》也唱得淋漓顿挫，沉郁得神。水仙花的《翠屏山》虽然唱工做工都还不差，无奈年纪大了些儿，台容未免差些。王俊卿的《三岔口》也做得翻腾跌扑，色色到家。

临了儿，方才是小叫天的《文昭关》。出场的时候，大家先轰雷一般的喝了一声彩。这个小叫天，是中国伶人里头天字第一号的人物，自然的台步气概比别人来得不同。等得唱到"一轮明月"一段的时候，除了场上胡琴鼓板的声音，那楼上楼下挤得水泄不通的看客，大家都敛息宁神，侧耳细听，偌大的一个戏场竟没有一些儿声息，就是丢掉一根绣花针的声音也听得出来。秋谷也跟着众人侧着耳朵，一字一句的细细听去。只觉得叫天儿的喉音高低上下，圆转如意，他自己要怎么样便是怎么样，声韵圆活，音节沉雄，一字数顿，一顿数转，却又并不依着一定的节拍。有

的地方本来没有摇板的，他随意添上几板；有的地方本来是有摇板的，他却蓦然截住，凭着自己的意思翻来倒去。凭你唱到那极生极涩的地方，他却随随便便的一转便转了过来，不费一些儿气力，真个是清庙明堂之乐、黄钟大吕之音。又好像天马行空，飞行绝迹，凡间的羁勒，那里收得住他？秋谷听了，由不得也跟着众人喝起采来。姚观察等也大家啧啧称赏，多说叫天儿是曲中神品，别人唱起来那里有他这样雍容大雅、裂石穿云？

等到叫天儿的《文昭关》唱完，已经差不多有六点多种。姚观察便邀众人一直到小兰那里去。到了那里，小兰同着小菊都接出来，小兰便请众人到他房里坐下。众人进去看时，只见是一间大大的屋子，隔作一横两竖的三间。靠东首的一间是小兰的卧房，外面两间做了客座。壁上挂着许多条对，都是些大人先生的亲笔。屋中陈列着许多古玩，湘帘窣地，冰簟当风，花气融融，篆香袅袅，别有一种潇洒的样儿。房屋中间放着个大大的玻璃冰桶，冰桶里头浸着许多莲子和菱藕。章秋谷同着姚观察等刚刚从戏园里头出来，虽然北边天气，六月里头不见得十分炎热，那稠人广众的地方未免总有些汗香人气，大家心上都觉得有些烦躁。一到了这个地方，恍如到了清凉世界的一般。更兼小兰和小菊，亲自把冰桶里头剥现成的莲子取了许多出来，放在白磁碟子里头，请众人大家随意吃些，真个是凉溅齿牙，芳回肺腑。秋谷笑道："怪不得如今那些大人先生，成天的爱在相公堂子里头混闹。这般的地方委实是天上琼楼，人间瑶岛。"正是：

珠喉玉貌，云郎之风格何如？雪藕调冰，公子之豪情未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吃大菜安心寻绮梦
走歧途着意访名姝

且说姚观察在小兰那里请客，相公堂子里头的菜本来是京城有名的，那些时鲜菜蔬，都是别处没有的。什么春不老炒冬笋，豌豆苗炒虾仁，都是在新鲜的时候藏在地窖里头的，到了这个时候还像鲜的一般，大家吃了都极口赞叹。这一席酒，差不多直吃到十二点钟方才散席。

到了明天，秋谷要去窑子里头逛逛，便拉着姚观察一同去走了几家班子。虽然也有两家南班，却都是些扬州人，满口的扬州白，一个苏州人都没有，北班更不必说他。秋谷同着姚观察走了半天，没有一个合意的，觉得十分败兴。秋谷便问姚观察道："我听见人说，京城里头的大餐馆有几家简直是男女的台基，并且有外路人去的。他还可以和你拉皮条，甚而至于富贵人家的内眷都会被他们引诱出来。这句话儿不知究竟怎么样？如若当真有这样的事情，我却狠想要来试他一下。这个顽意儿却不知道你顽过没有？"

姚观察笑道："我也听见人说过这条事情，我自己却没

有顽过，不知这里头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大约没有去过的人，须要一个熟人介绍，方才可以成事。如若不然，他摸不着我们是个何等样人，恐怕万一闹出乱子来。所以没有去过的人，没有熟人同去是办不到的。若是你一定要去，我却不能奉陪。我们一班相识的人里头，只有郑兰生在这里头最熟，你就和他同去何如?”

秋谷听了大喜，立逼着姚观察一同到郑侍御公馆里头去拜他。郑侍御恰好在家，出来相见，姚观察便把秋谷的来意说了一遍，郑侍御笑着一口应允。章秋谷见郑侍御一口答应，一刻也等不及的就要逼着郑侍御立刻同去。郑侍御也无可无不可的，套起车来，同着章秋谷一同前去。姚观察要去见识见识，便也同着郑侍御等坐车同去。

到了东交民巷左首的一家番菜馆门首，骡车停了下来，三个人下车走进。看那门外的商标时，只见写着大大的“凤苑春”三个黑字。极大的一座三层高楼，甚是宽敞。三个人直到第三层楼上，拣了一个大房间坐下。那侍者是认得郑侍御的，笑嘻嘻的送上茶来，口中说道：“郑都老爷，今天是不是照顾小店的生意?”郑侍御点一点头，对着他把三个指头伸了一伸。侍者便答应了一声“是”，回过身来就跑了出去。

秋谷问郑侍御：“这是什么暗号?”郑侍御道：“也算不得什么暗号，他来问我们是不是照顾他的生意，就是问我们要叫人不要叫人。若是要叫人的，只要向他点一点头，要叫几个，就伸几个指头。他见了心上自然明白。”秋谷道：“譬如我们一个人叫两个，可行不行?”郑侍御道：“一个人叫两个可不行。一个人只能叫一个，并且是无从挑选的，只好看

各人的运气。叫来的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若是你的运气好些，或者叫得着一个好的也不可知。”秋谷道：“譬如叫来的人我们看不中意，便怎么样呢?”

郑侍御摇手道：“你不要看得这般容易。你要知道，这班出来的宝贝，大半都是达官贵人的姬妾出来找些野食吃的，并不是做生意的妓女。见了男子，先要他自己看中了这个男子，方才肯和他款洽；若是他看不中意，略坐一坐起身便走，休想留得住他。所以这个看得中看不中的问题，男人是没有主权的。你看中了他，他看不中你，依旧还是枉然。你还当作和上海的妓女一个样儿么?”秋谷呆了一呆道：“照如此的说起来，我们这个钱花他做什么，那有出了银钱在外面寻开心的大爷们，倒反要受他们鉴赏的道理?”郑侍御道：“那十两银子是给番菜馆里头的，你当是给那女人的么？这班宝贝也是和我们一般的出来寻个开心，非但一个大钱不要，并且还要格外拿出钱来赏给这些菜馆的人。甚而至于有男子和他合式的，只要老着脸皮卑躬屈节的拍他的马屁，一般也肯整千整万的银子拿出来倒贴男人，也不算什么事情。甚而至于靠着这条门路升官发财的，也不知多少。若是老老实实的说穿了，这个顽意儿就叫做女人倒嫖男子。不过好好的人，虽然做这个顽意儿的狠多，却不肯拿他们的钱，比那做妓女的究竟有些分别就是了。”

秋谷听了想了一回，忽然说道：“不好，不好！万一个运气不好，撞着了个奇形怪状、丑到极处的人，我们看不中他，他倒看中了我们，强要和我们如此如彼起来，这便怎么样呢?”郑侍御狂笑道：“这是我也保不定的。若果然有这样的事情，逃又逃不脱，推又推不掉。最怕的你不肯应酬他，

他却老羞成怒，翻起脸来，只说你调戏他，那可不是顽的。也只得咬着牙齿应酬他一次的了。”

姚观察听了他们两人的话，不由的也笑起来，一面对章秋谷道：“据我看来，大凡这班宝贝，都是些放诞风流的人物，一定都有几分姿色，不过有个高下之分罢了。若果然是丑到极处的人，他自己也一定知道知难而退，那里再出来做这样的事情！”章秋谷笑道：“你的话虽然不错，却也有那些不顾廉耻的男子情愿交结个嫫母、无盐，只要想那女人的财物。如今世上这般的人也狠多。”说着，侍者已经送上来。大家听着，一面谈心，直吃到第四样菜，还没有什么人来，秋谷十分焦躁。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间门帘一起，走进一个少年女子来。走进门内便立定了脚，抬起秋波四围飞了一转，眼波莹莹飞到秋谷身上，不觉钉了秋谷一眼。回转身来，一言不发，走到壁间着衣镜面前照了一照。接着门外弓鞋琐碎的声音，又走进两个少年女子。三个人一色的都穿着闪光纱衫、蝉翼纱裙，脚下都穿着夹纱衬金纸的平底弓鞋，头上都挽着时新苏州式的玲珑云髻。一般的都是长条身材，削肩细腰，华彩飞扬，丰神流丽。看着这三个女子的模样，好似嫡亲姊妹的一般，螓首蛾眉，横波巧笑。只有那先进来的身材略略长些，月挂双眉，霞蒸两靥，觉得比后来的两个还要胜些。那两个女子走进门来，也和那先进来的一般，四围一看，也是一言不发。

这个时候，姚观察等三个人都立起身来，章秋谷便走到那先进来女子的身后，口中只说一声“请坐”，那女子听了，漠然不答，却在镜中微微一笑。秋谷也在镜中和他飞了一个

眼风。那女子不由得回过头来看了秋谷一眼。秋谷趁势伸过手去，握着他的纤手，口中说道："请那边坐罢。"那女子听了也不开口，却软软的被秋谷拉着走了过来，竟和秋谷并肩坐下。姚观察和郑侍御一个人搀了一个，相将坐下。秋谷亲自取过酒瓶，斟了一杯薄荷酒双手送过去。那女子伸出手来，把一杯酒接了过去慢慢的吃了半杯，却仍把这个酒杯放在秋谷面前，也不开口。秋谷会意，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把杯子对面照了一照。那女子似笑非笑的瞅着章秋谷，略略把樱唇动了一动。秋谷眉飞目舞，得意非常，握着那女子的手低低说道："今天我姓章的不料竟有这般的奇福，遇着这样的佳人，也不知是那一世里修得来的。"那女子听了章秋谷这样的恭维他，免不得开颜一笑，脉脉含情，却依旧还是一个不开口。姚观察和郑侍御也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要想那两个女子开口说话。无奈这两个宝贝也是和那先来的一般，只是低头敛手的坐着，默默无言。

秋谷见他们三个凭你怎样的引逗，总是一个无声无臭，好像是个哑子的一般，便对着他们三个人说道："今天你们三位为什么总不肯开口讲话？难道是我们得罪了你们三位么？"那三个人听了，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秋谷又道："你们三位这样的天仙化人，我们三个自然配不上和你们讲话。但是你们三位既然赏光下降，没奈何也只好委屈些儿的了。"那两个女子听了，只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那先来的女子轻轻的推了秋谷一把，低声说道："有话等一回儿再说，这个时候性急什么？"秋谷得了这几句话儿，心中大喜，一连答应了几声"是是是是"。一面说着，两个人的眼睛就如流星闪电的一般，大宽转的飞来飞去，那眼角眉梢之上，大家

都含着无限的深情，一时间说不出来。正是：

为有前宵之梦，明月怀中；未妨昨夜之风，珍珠掌上。

不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访天台三士入桃源
定花榜群芳登上第

且说章秋谷同着姚观察、郑侍御，想要挑逗那三个女子讲话。那知他们三个人都是缄口无言，止有那先进来的女子，开口说了一句话儿。却大家都是眉来眼去的，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几乎大家都看出了神，三对男女，都是默默的一言不发。只见这一个流光眇视，那一个笑靥回春；这一个忽然慢展双眉，那一个又是暗抬俊眼。一个个都是心期缱绻，眉语惺忪。一室之中静悄悄的，没有一些儿声息。那一种幽欢密爱的情形煞是好看。就是赵子昂、仇十洲著名善画的人，也描摹不出这般缠绵熨贴的情形，况在下做书的一支拙笔，那里描写得尽？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和那先进来的女子彼此对看了一回，那女子忽然立起身来，看了秋谷一眼，眼光中间打了一个照会，回身便走。章秋谷紧紧的跟在后边。那女子走到那壁间嵌着一面大着衣镜的地方，蓦地里把纤手在镜旁一按，不知怎样的“呀”的一声，那一面镜子忽然不见，露出一个

小小的门来。那女子推门进去，章秋谷也跟着进去。好一会的工夫，方才双双的携手出来。只见姚观察和郑侍御依然坐在那里，那两个女子正在对着壁间的着衣镜顾影徘徊，眉敛湘烟，脸生春色，衣裳不整，云鬓惺忪。见了那女子出来，由不得大家相视一笑。

三个人略略的整了一整衣裳，掠了一掠鬓发，大家都立起身来有个要走的意思。秋谷连忙走上去，附着他的耳朵说了几句话。只见那女子蛾眉一皱，神色黯然，看着秋谷好像有什么话要说的一般，却又默然不语。停了一停，方才低低的和秋谷说了一句："改天再见。"说着，在手上脱下一个宝石指环来，套在秋谷手上。秋谷也连忙把表链上挂的一个外国金相合解了下来，递在他的手内。那两个女子见了，也照样脱下一个戒指，放在姚观察和郑侍御手中。姚观察解下一个翡翠扇坠，郑侍御随身没有什么东西，只得在衣袋内取出一个金表来。大家交换，总算是个表纪的意思。大家对面相视，都有些依依惜别的情肠。三个女子延挨了一回，只听得门上轻轻弹指的声响，三个人只得回身便走。那先进来的一个走到门口，又回头过来把手举了一举，又把头摇了一摇。秋谷心上明白他的意思，连忙打个手势，点一点头。

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三个走了出去，好似做了一场好梦的一般。姚观察忽然笑道："这三个人倒狠有些意思。"郑侍御道："这三个人真是嫡亲姊妹，可惜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姚观察道："这些人为什么不能问他的姓氏？究竟是个什么道理？"郑侍御道："他们这班人最忌的是有人问他的姓名，好像有心要查考他的根脚一般。也无非讳莫如深，怕人张扬出去的意思。"只有章秋谷只是微微的笑，不说什么。

郑侍御道："今天这个媒人是我和你做的，你该应怎样的谢我?"秋谷笑道："我和你当个侦探，就算是大媒的谢仪，可好不好?"郑侍御诧异道："什么侦探?难道你竟知道了他们的姓名么?"秋谷笑着走过去，附着郑侍御的耳朵说了几句，又转身和姚观察附耳说了几句，两个人都不觉把舌头伸了一伸。姚观察想了一想道："既然是这个话儿，三个人都好好的嫁有夫家，为什么要出来这般胡闹?"秋谷笑道："大约是当差不力的缘故。"姚观察和郑侍御都笑起来。

大家坐了一刻，吃过咖啡，那先前的侍者拿着一纸帐单从外面走了进来，把帐单放在桌上，满面添花的躬身侍立。秋谷和姚观察都取出十两银子的银票来，交给侍者。侍者接过来，谢了一声。郑侍御也付了一张银票。大家出了凤苑春，各自回去。章秋谷回到武阳会馆。

过了几天，金观察殿试已毕，取了个二等第二。陛见谢恩下来，却没有什么好处，只在候补道上加了个军机处存记。一班应试的人都大失所望，金观察倒随随便便的，没有什么。拜过了几个阅卷老师，便收拾行李，同着章秋谷一同出京，回到天津来。

恰恰的金星精金部郎要到天津避暑，便也告了个病假，同着秋谷和金观察一起出京，也住在金观察公馆里头。秋谷同着他出去顽了几天，金部郎看中了一个宝华班里头上海新到的小洪宝宝，又看中了一个富贵班的桂珠。那小洪宝宝生得清丽非常，丰神绝俗，有王夫人林下之风。那桂珠生得丰肩腻体，素口蛮腰，有袁宝儿娇憨之态。金部郎做了这两个人，一连吃了好几台酒，不知不觉的一连就是几天。

这个时候，方制军把金观察委了个北洋大学堂总办，那

洋务局总办的事情，依然还是金观察兼理。依着金观察的意思，要请章秋谷当北洋大学堂的总教习，兼办洋务局文案的事儿。章秋谷再三推却，要想告辞回去。金观察那里肯放，再四挽留。章秋谷只说要回去省亲，又要回南乡试。金观察听他说到省亲、乡试的两层题目，知道挽留不来，心上却十分惆怅，只得再三约他闱后再来，切勿失信。秋谷只得答应，定了七月初十搭招商局安平轮船回去。

算起来，到初十还有四五天，金观察便和金部郎商议，要趁着七月初七这一天牛女渡河的良夜，在宝华班替秋谷饯行。商议定了，金观察和金部郎便走到秋谷房间里头和他说知。两个人刚刚跨进房门，只见秋谷正坐在那里，低着头振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连他们两个人走进都不知道。金观察便笑道："你在这里写些什么，写得这样认真?"秋谷听了，连忙搁了笔，立起身来含笑相迎。金观察走近看时，只见案上铺着一张大大的柳絮笺，写着一纸的草书，写得兔起鹘落，满纸淋漓。金观察和金部郎走过来定睛看时，只见第一行写着"津门南榜"四个大字，下面又注着"扬人不录"的四个字儿。

金观察道："这是你定的花榜么？你倒居然还有这样的心情，来弄这些笔墨。想来是专取那些南班里头的人，所以叫做南榜。但是天津地方本地人也尽有几个好的，不可一概抹煞。就是那些南班子里头的人，扬州人也有几个狠好的在里头，苏州、上海人却不多几个。你既然取名南榜，怎么又不取扬州人呢？况且南班子里头的人，扬州人差不多十居七八，苏州、上海人却不过十之二三。你要专取苏州、上海人，那里找得出许多?"秋谷道："那班北班子里的人，虽然

也有面目清秀些的，却眉目之间总带着一股犷气。南班子里的扬州人，虽然狠有几个面貌不差的，却神色之间总带着一股贱气。那里比得上苏州、上海人，一举一动别有一种温柔软媚的神情。所以小侄拣选花榜人才，非但北人不录，连扬州人也是一个不取。”秋谷说到这里，金部郎拍手道：“你的话儿一些不错，平日间我的意思也是这般。古来那班诗人名士，一个个都夸说扬州佳丽，真是徒有虚名，毫无实际，那里当得起‘佳丽’的两个字儿!”

金观察听了不由得点了一点头，就在秋谷坐的那张椅子上坐了下去。仔仔细细的看那花榜时，只见上面写着：

第一甲第一名小洪宝宝。

评曰：

花输旎旖，雪逊温柔，婉婳无双，丰神第一。西子捧心之态，秋敛青蛾；太真红玉之肤，香融宝靥。

诗曰：

小立风前斗晚妆，松松云髻薄罗裳。

梅花清瘦桃花俗，合让姚黄压众芳。

第一甲第二名云兰。

评曰：

神彩惊鸿，佩环回雪，金莲贴地，玉笋凌波。皎如琼树之流光，灼若芙蕖之照夜。

诗曰：

心上烧香掌上怜，丽娟肤发丽华年。

倾城一笑真无赛，疑是瑶台月下仙。

第一甲第三名金兰。

评曰：

镂玉为肌，团琼作骨，山眉水眼，皓齿明眸。正当二九之年，恰称芳菲之选。

诗曰：

为有春情透脸霞，东风无力舞腰斜。

夜深独背银缸坐，自弄钗头茉莉花。

第二甲第一名桂珠。

评曰：

素面纤腰，丰容盛鬋，秋月乍满，奇花初胎。歌喉遏巫峡之云，皓腕比蓝田之玉。

诗曰：

碧玉丰神绛雪肤，风情天付有谁如？

歌喉宛转谁堪拟？百八牟尼一串珠。

第二甲第二名月香。

金观察看到这个地方，见底下没有了，便又翻过来看了一遍，道："你的笔墨实在松秀得狠。若要叫我如今再弄这些笔墨，是再也弄不来的了。"金部郎倚在案头，金观察看的时候，也早已看得明白，便对秋谷道："你自己的相好怎么不取作第一，倒把别人的相好取作状元，这是个什么道理？"秋谷道："品评花榜，是不能心上有一毫私见的，要大家看了，一个个都点头心服，方才算得平允，不是可以把一个人的爱憎作众人的爱憎的。"正是：

秾桃艳李，春风联玉笋之班；大道青楼，旭日

照金泥之榜。

不知后来怎样，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一百五十六回

饯长亭良朋悲远别
脱火坑名士作冰人

且说章秋谷把小洪宝宝定作花榜的状元，金部郎心上自是欢喜，却故意对章秋谷说道：“据我看起来，云兰和小洪宝宝也不相上下。云兰的姿貌也狠不差，为什么你一定要把小洪宝宝拔居云兰之上？”秋谷笑道：“老实和你说罢，如今的人凭你怎样，心上便总有一个私心，那里能当真大公无我的没有一些儿私曲的地方？云兰是我的相好，那里有不回护他些的道理？无奈这个云兰和小洪宝宝两个人比较起来，一边是虽多婀娜之姿，略欠清扬之态；一边是既具纤秾之致，兼饶林下之风。这般的赏鉴，却不是粗心人可以领略得来的。因此没奈何，把小洪宝宝取了第一。若是在你未来之前，这个小洪宝宝就预先到了天津，我也早已收罗在我的门下，那里还轮得到你？”金部郎听了，便也笑了一笑，不说什么。

金观察便问秋谷道：“你既然不取北方人和扬州人，苏州、上海人那里有这许多？”秋谷道：“取在榜上的，原不过

二十个人的模样。宁缺毋滥，只好凭他少几个人的了。”金观察和金部郎又把那几首诗读了一遍，金观察道：“你的笔墨果然绮丽非常，做这样的香奁艳体，刚刚合你的笔路。”秋谷谦逊道：“这些笔墨已经抛弃多时。三日不弹，手生荆棘，如今再要提起笔来就觉得十分生涩。这里头未免有不妥当的地方，还要请老表伯指正才是，怎么老表伯先自这般的谬赞起来？”金观察呵呵的笑道：“我们自己人，你还和我客气么？”秋谷也不觉微微一笑。

金观察和金部郎坐了一刻，把明天饯行的事和秋谷说了。秋谷随口谢了一声道：“明天老表伯和星精兄赐饮，断断不敢不到。”金观察道：“你还是这般客气，索性具个手本上来禀谢何如？”说笑了一回，金观察和金部郎走了。

章秋谷又坐下来，把那张没有写完的花榜一挥而就。一共只取了二甲十名，三甲五名，连着三鼎甲，只得十八个人。把月芳取了个二甲第四。二甲里头，取了林湘君、林妃君、卓文君、李香玉等。又把桂红、小芬等几个人勉强取了个三甲。立刻找了一纸冷金笺，半真半草的誊写出来，预备明天带到宝华班去。又把草稿送到津沽风月报馆里头，请他登报。

到了明天，已经是七月初七，天上佳期，人间良夜，银河无浪，乌鹊不惊，盈盈一水之波，脉脉双星之恨。金观察料理了日间应行的公事，急急的回到公馆里头来，邀了金部郎和章秋谷同到宝华班去。又到别处去请七八个客人，主客一共十一个人，在金兰房间里头摆了一个双台，算是金观察和金部郎两个的主人。一台是金兰的，一台却算是小洪宝宝的。依着小洪宝宝的意思，原想要叫金部郎不要和金观察混

在一处，这一台酒就在他自己房间里头吃的。无奈今天的酒是金观察和金部郎两个人合在一起和秋谷饯行的，章秋谷一个人不能分作两个，金部郎便和小洪宝宝商议叫他将就些儿，这一台酒就摆在金兰房间里头，也是一样的。小洪宝宝便也答应。金部郎又把章秋谷把他取做状元的事情和小洪宝宝说了，小洪宝宝只说是金部郎有意哄他，不肯相信。金部郎道："你不信，我把花榜给你看。"说着便回过头来，要问章秋谷要那一张花榜。

不想章秋谷不在房中，到月芳那里去了。金部郎便走到月芳房间里去，向他要时，只见云兰、月香两个人都在月芳房内，大家正在看那花榜。秋谷站在那里，指指点点的在那里解说给他们听。金部郎等他们看过之后，便拿着那张花榜走到小洪宝宝那边来。章秋谷同着云兰、月香、月芳也跟着过来。小洪宝宝本来认得几个字的，看了那张花榜上的字儿，一甲一名，果然是他自己的名字。金部郎又把那几句评语和一首七绝的意思，细细的和他讲解一遍。小洪宝宝不觉心中大喜，杏靥春回，樱唇红绽，对着章秋谷笑道："谢谢耐，像煞说得忒嫌好仔点哉。"秋谷也笑道："我是向来不会拍马屁的，好的就说好，不好的就说不好，你又何必和我客气?"章秋谷说到这里，云兰和月芳两个都瞟了秋谷一眼。秋谷见了，心上自是明白，却只当没有看见的一般。不多一刻，金观察叫金兰过来，请秋谷入席。秋谷便同着金部郎一同过去，小洪宝宝和云兰等也随后跟来。

那些班子里头的倌人听说章秋谷定了个花榜，只说自己一定在花榜里头，大家争着拥到金兰房里头来看。连着那个女本家也走进房来，见了众人一一的招呼过来。金观察便对

他笑道："恭喜！恭喜！这位章老爷定的花榜，状元、榜眼、探花，都出在你们一个班子里头。这个风声传扬开去，你们这个班子一定要发大财。"那女本家听得三鼎甲都是他家班子里头的人，心上自然欢喜，随口谢了秋谷，便回身退出。还有几个班子里头的苏州倌人，大家拉着金观察，要金观察把花榜上的名字，一个一个的都念出来给他们听。金观察只得依着他们念了一遍。有几个榜上有名的自然高兴，有几个落第的就不免要暗中把章秋谷咒骂几句。更有那班扬州人，听说凡是扬州帮的倌人一概没有名字，更是恨得咬牙切齿，气愤非常，背地里也不知把个章秋谷骂了多少。

只说章秋谷坐在席上，看着云兰的神色倒还没有什么，只有月芳坐在那里闷闷的一言不发。秋谷知道他的意思，咬着耳朵敷衍了他几句，只说本来要把他取作第三名探花的，不知怎么样，一时错误，竟取了个二甲第四。月芳听了，只微微的笑道："像倪实梗格别脚倌人，陆里挨得着啥格探花！倒是归格辰光，倪搭耐说格闲话，耐阿记得？"秋谷听了，猛然提起一件心事来，暗想以前曾经亲口许他，一定要想个法儿把他提出火坑的，如今自己的归期在即，一时那里想得出什么法儿？低着个头想了一回，由不得为难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忽然觉得有人在后面拉他一把。秋谷回过头去看时，只见云兰坐在后面，附着他耳朵低低问道："阿是耐真格要转去？慢慢交末哉呀？啥格实梗要紧？"秋谷对他说道："我有正经事情，不能不回去。初十一准要走的。"云兰听了，登时蹙着双蛾，黯然不乐，低下头拉着秋谷的手揉搓一会，默默无言。停了好一回，方才抬起头来说道："格末耐去仔，阿要几时来呀？"秋谷道："自然就要来

的。金大人再三再四的一定要我来。金大人的面上，不来觉得不好意思。”云兰道：“格末几时来呀？阿是真格呀？”秋谷道：“自然是真的。回去不过一个多月的勾留，大约八月底九月初就可以到这里的了。”云兰听了，把一个粉面偎在秋谷肩上，道：“格是倪到仔九月里向，等耐格嘘。”说了这一句顿了一顿，眼圈儿已经红了。

秋谷见了这般模样，倒不觉心上有些跳动起来。名士多情，佳人难得，杨柳长亭之路，将离南浦之思，两个人四目相视，狠觉得有些依依不舍的心情。云兰见秋谷脸上呆呆的，露出十分惆怅的样儿，更觉得别绪满怀，泪珠欲滴。月芳也附着秋谷耳朵低声说道：“耐阿好勿要去哉！耐去仔，叫倪那哼呀？谢谢耐，搭倪想想法子。”

秋谷听了，便伸出手来，左手挽住了月芳，右手拉住了云兰，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了一回，忽然别转头去叹一口气，把双手一齐放下，立起身来拉着金观察到榻上坐下，和他商量月芳的事情。把月芳如何的情愿从良，自己又如何的情愿帮他的忙，一一说了一遍，要把这件事情转托金观察。

金观察听了，矍然道：“你不说我几乎忘了，恰好有一个凑巧的机会在此。孙英玉去年断了弦，不愿意再娶正室，想要娶一个姨太太操持家政，就是堂子里头出身的人也不妨，只要一心一意肯嫁他，他也没有什么不愿意。和我说了几遍，要托我替他做个媒人。如今既然月芳情愿从良，我看月芳这个人狠有些厌倦风尘的意思，倒也不是个娶不得的人。孙英玉娶了他回去，一定可以彼此相安，不至于闹什么笑话。好在英玉今天也在这里，待我去把他叫过来问他一

下，看他愿意不愿意。”

说着，便走过去把那位孙英玉叫了过来，把这件事儿和他说了一遍。孙英玉十分欢喜，一口应承。秋谷见孙英玉已经答应，便又回转身来和月芳咬了几句耳朵。月芳呆了一呆，还没有开口，秋谷又低声对他说道：“这个人是狠靠得住的，虽然功名小些，是个直隶候补县丞，却上司都狠睄他得起。年纪也只得四十一岁，不算狠大，面貌也平平正正的，不是什么麻胡黑丑的尊容。你自己看就是了。”说着，便把孙英玉指了一指。月芳便回过头来，把孙英玉着着实实的看了两眼，便对着秋谷一笑，不说什么。

秋谷知道他心上已经许可，便一手拉着月芳，直拉到孙英玉面前，把月芳的手一直送到孙英玉的手内，口中说道：“你们两个人都是自家情愿的了，有什么话，你们两个人自己讲罢。”月芳红着个脸，半推半就的竟在孙英玉身旁坐了下来。

孙英玉看着月芳，虽然年纪大些，却还着实有些丰采，喜得笑嘻嘻的，看着月芳一时倒说不出什么话来。停了好一会，方才开口问问月芳的出身家世，月芳一一的回答，也问了孙英玉几句。两个人登时低声促膝的谈心起来。章秋谷和金观察见了他们两个人这般情景，便故意回到席上去应酬一会，好让他们两个人细细的谈心。正是：

风尘沦落，谁怜多病之徐娘；湖海飘零，讵有黄衫之侠客？

未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解腰缠豪情成义举
翻醋瓮冷语试深心

且说席上的那班客人见章秋谷和金观察低声谈了一回，又把个孙英玉拉了过去，不知道讲些什么。言主政便问道："你们这几个人，鬼头鬼脑的究竟说些什么？"秋谷听了，便对着大众，把月芳想要从良的事儿，约略说了一遍。大家听了，都说月芳的主意不差。

秋谷虽坐在席上，却时时刻刻的留意睄着孙英玉和月芳两个人的情形。只见他们两个人谈了一回，孙英玉忽然皱着眉头沉吟起来。秋谷见了，连忙拉着金观察出席问他。孙英玉对着他们说道："方才据月芳说起来，身上现有一千多块钱的亏空，还有些零碎帐目，差不多要一千四百块钱，合起来要一千银子方才可以还清各债。不瞒金大人和秋谷先生说，我的家计原不见得十分宽裕，竭力拚凑起来，五六百银子是拚凑得出的，还有四百银子却叫我到那里去设法呢？看起来，这件事儿只好暂时从缓的了。"

秋谷听了还没有开口，月芳听了心上却甚是着急，两只

眼睛水汪汪的只看着秋谷，却说不出什么话来。秋谷慨然对金观察道："据小侄看起来，这件事情总算是成人之美，何不大家帮他个忙，也是一件狠好的事情。"金观察听了欣然说道："你的话狠不错，我就帮他五十两银子，其余或者和他同乡里头告一个帮，料想大家也都是乐于成全的。"秋谷道："既然如此，我也帮他五十两银子。有了这两笔一百两银子，还差三百两，只好请老表伯和他告一个帮的了。凭着老表伯的面子，这几个钱料想不难。"金观察听了，点一点头。

席间的几个客人，除了孙英玉之外，还有七个人，只有一个是山东人，其余的六个都是江苏的同乡。观察把告帮的意思和他们说了，大家一口许诺，也有三十两的，也有二十两十两的，登时凑了一百四十两银子。金部郎也出了三十两。那位山东人候补知府戚太守，却是个山东有名的富室，见大家解囊倾助，便也欣然帮了五十两，一共有了三百二十两。尚少八十两银子，凑不满四百两的数儿。章秋谷慨然道："这件事儿是我发起的，如今功亏一篑，我自然该应竭力成全，所少的八十两银子，算我一个人的就是了。"金观察道："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人发起的，怎么好叫你一个人出？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出一半就是了。"众人听了，大家都说章秋谷和金观察两个人轻财仗义，慷慨非常。金观察和章秋谷不免也谦逊几句。

孙英玉看了众人这样的成全，心上万分感激。便抢步过来，对着众人一个人打一个拱，口中说道："我孙英玉蒙诸位这般的格外周全，感铭肺腑，却叫我将来怎样的报答得来？古人说的，'大恩不谢'，我也只好把这件事儿长长的放

在心上了。”众人都说：“这般小事，何足挂齿?”章秋谷却含笑对他说道：“你老哥不必打拱作揖的和我们客气，只要你们两个人将来地久天长，一双两好，就不枉我们几个人的这番举动了。”大家听了，一个个都点头称是。孙英玉听了，更诺诺连声的答应不迭。月芳在旁听着，见章秋谷这样的和他尽力，心上真是感激到二十四分；感激到极处，却又不由得落下泪来。只见他慢慢的立起身来走到席前，立定了脚，口中朗朗的说道：“今朝格事体，区得唔笃几位大人老爷，大家才肯搭倪帮忙。倪也呒啥别样，只好多磕两个头，谢谢唔笃几位大人老爷格哉。”大家听得他要叩头，连忙向他摇手，叫他不要多礼。月芳那里肯听，不由分说，插烛也似的跪下地去。众人回礼不及，只得大家立起身来，背过脸去。

月芳拜了四拜，方才起来。一眼看见章秋谷站在那里呆呆的望着他，不知不觉的想起那以前的情款，不由的心上有些凄恋起来。想着今天这件事儿，多亏他一个人竭力周全，方能成事。如今世上居然也还有这样的人。若是换了第二个人，听得自己的相好倌人想要嫁人，不吃醋已经够了，那里还肯这般出力?可惜事机不凑，不能嫁他。若是嫁着了这样一个人，好算得心满意足的了。如今嫁了这个姓孙的，虽然一个愿娶，一个愿嫁，没有什么不合意的地方，但是摆着秋谷这样的一个风流年少，自己却没有福气嫁他，心上未免总觉得有些不足。想到这里，便也对着章秋谷呆呆的看，星眸斜睇，波光四流。

章秋谷眼快，早已看得甚是清楚。想着那往时的恩爱缠绵，看着这现在的神光离合，只觉得一个心七上八下的十分眷恋，无限凄怆。明知道这个时候已经算是孙英玉的人，不

好再是怎样的和他亲热，恐怕孙英玉脸上下不来。便在身上掏出一张六十两银子的银票，递在月芳手内，口中说道："我们两个人相识一场，大家总算狠要好的。你的事情，我也总算和你竭力周全，没有辱命。你的景况我是狠知道的，这几个钱，你拿去办些应用的东西，总算是我一点儿意思。从此以后，但愿你们两个人夫妇齐眉，白头偕老，我就没有什么记挂了。"月芳听了，起先还不肯接。秋谷低低的道："我们两个人相识一场，这几个钱算得什么，你又何必和我客气？况且自此以后，你是孙府上的姨太太了，我又要回到上海去，知道我们两个人见面在什么时候？"

章秋谷说到这个地方，便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月芳却再也忍不住，把头一低，那眼中的泪就如断线的珍珠一般乱滴下来，一面呜咽着一面说道："耐实梗样式，叫倪心浪洛里意得过！"秋谷听了也觉得有些酸鼻，几乎也要滴下泪来。却恐怕别人见了要笑他，勉强忍住了，对月芳说道："你们两个人天缘凑合，是一桩大大的喜事，怎么倒这样的伤心起来？"说罢又低低说道："只要你嫁过去夫妻和睦，我也就放下了一条心。如今你这个样儿，我看了心上倒觉得十分难过。这也是注定的我们没有缘分，说他也是枉然。"月芳听了方才抬起头来拭了眼泪，握着秋谷的手道："像煞倪有几几化化格闲话要搭耐说，故歇勿晓得那哼，一句才说勿出，耐自家保重点。"秋谷听了回答不出什么，只把头点了一点。硬着头皮回转身来，走到席上坐下。

那几个宝华班里的人——云兰、金兰和小洪宝宝，坐在席上都看得呆了。云兰停了一回，方才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格个大媒人，倒做得呒啥，总算月芳阿姊格运气。"说

着，便向月芳道："月芳阿姊，恭喜耐。实梗格喜事，要请倪吃喜酒格嘘！"小洪宝宝同着金兰等，也向月芳贺喜。月芳两颊微红，不免也要谦让几句。小洪宝宝却向章秋谷道："章二少真正是个好人，肯实梗格帮月芳阿姊格忙。客人里向像耐二少实梗格人，实头少格嘘！"秋谷为着做了这个媒人，把月芳提出火坑，心上却甚是得意，便多吃了几杯酒，脸上红红的有些酒意上来。金观察见席上众人的酒也吃得差不多了，便和众人打了一个通关，又敬了章秋谷几杯酒，大家都覆杯告止。

秋谷略略的吃些稀饭，便也立起身来。依着云兰，要秋谷今天住在院中。秋谷因多了几杯酒，觉得有些胸中作恶，便没有答应，只说回去还有些事情。云兰瞪了秋谷一眼道："耐格人末，就叫讨气！"秋谷笑道："并不是讨气，委实的还有事情。"云兰谷都着嘴，口中咕噜道："啥格事体呀！耐格事体倪阿有啥勿晓得，豪燥点跑到相好格搭去，晏仔点是要吃生活格。"说着，便推着秋谷的背道："豪燥点去嘘！格两日天就要动身哉，自然要到恩相好搭去辞辞行格哓，阿对？"章秋谷听了笑道："真正极天冤枉，我除了你们这里，那里别处还有什么相好？"云兰道："啥人晓得耐呀！耐有相好吒拨相好末，也勿关得倪啥事哓"说着，不觉双眉紧皱，俊眼微睁，狠狠的钉了秋谷一眼。秋谷见他娇嗔满面，情不自禁只得过去，携着他的手道："你不要生气，你就是我的恩相好，那里再有别人。我就今天不走，在这里和你辞行何如？"云兰别转头去，口中说道："啥人要耐辞行呀！耐豪燥点请出去，像倪实梗格别脚倌人，洛里好比别人？再要说起啥格恩相好勿恩相好，是真正枉空嘘！耐实梗一个章二少，

倪阿配搭耐做啥格恩相好，也亵渎仔耐章二少格身分哉嗜!”

秋谷听了云兰的这几句话儿，觉得他话中有眼，明明是指着月芳说的。回心一想，把月芳和云兰两个比较起来，却委实的有些轩轾。在月芳身上的事情，便肯这样的和他出力。在云兰身上，他要挽留自己住在院中都不肯答应他。若要拿他们两个人的交情说起来，还是和云兰要好些儿，却也怪不得他要说这般的话儿。想到这里，便回头向月芳看时，只见月芳低着头，假做没有听见一般的，脸上却有些红红的不好意思。秋谷咳嗽一声，打个暗号。月芳回过头来，秋谷对着他使个眼色，月芳会意，便走了出去。

云兰见了，便也立起身来，冷笑一声道：“耐有啥闲话末说末哉。倪跑出去，让唔笃随便那哼说法。”说着向外便走。秋谷连忙一把拉住，在他耳边说道：“你不要这般生气，给人看了，还只说你是吃醋。你只要自己想一想，你的年纪还没有满二十岁，生意又是狠好的，比不得月芳已经三十多岁的人，又欠了一身的债，那里还做得起什么生意？如今和他成就了这段因缘，想起来你们同院姊妹该应可怜他些，替他喜欢才是，怎么你倒和他吃起醋来?”正是：

落花堕劫，飘零金谷之春；飞絮沾泥，惆怅灵和之柳。

不知云兰听了秋谷的话说些什么，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五十八回

逢醉鬼狭路动干戈
数前尘花丛谈掌故

且说云兰本来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如今听了章秋谷这样一番有情有理的话儿，倒觉得无言可答，心上的怒气倒平下了许多，对着秋谷横波一笑，口中说道："耐个人末勿晓得缠到仔洛里去哉！月芳阿姊一径搭倪蛮要好格，啥人去搭俚吃醋呀！"秋谷听了，知道这几句话儿无非是有心掩饰，好自己做一个落场，便也对他一笑。又去咬着耳朵温存了好一回，云兰方才欢喜。这一夜，章秋谷自然不回去的了。连着金观察和金部郎两个，都给小洪宝宝同金兰挽留不放，住在院中。珍簟新铺，秋宵苦短，三对儿鸾交凤友，一时间雨殢云封，温存掌上之躯，宛转怀中之月。这些说话不关紧要，也不必去说他。

只说章秋谷从宝华班回来便收拾了一天行李，又出去辞了一天行。那招商局的安平轮船十一早上就要开的，秋谷一到初十，就把行李都发上船去。又有两三个同乡，在凤苑春和燕宾楼和他饯行。秋谷情不可却，每处都去坐了一坐，便

连忙赶到宝华班来。原来金观察为着轮船一早开行，搭客至迟到晚上两三点钟一定要上船的，早早的跑上船去坐着，却又没有意思，便约着金部郎、孙英玉，连着秋谷四个人，在宝华班碰一场和，碰完了和上船去刚刚正好。秋谷赶到宝华班，金观察已经先在，谈了一回，便大家碰起和来。

云兰为着秋谷今天要走，未免有些依依惜别的心情，坐在那里呆呆的不甚开口。月芳嫁人的事情，秋谷已经当面和本家说过，帐目都付清了，月芳便不肯再见客人。但是章秋谷到来的时候，月芳却还依旧出来，敛袖低眉，淡妆素服，竟是个人家人的样儿。秋谷看着这般模样，觉得玉人依旧，咫尺天涯，狠觉有些惆怅。再三叫他不要出来，月芳那里肯听。只两下谈心的时候，大家都是面上淡淡的，不能够握手牵衣，偎肩接膝，像以前的那种样儿。今天月芳听得秋谷一定要走，自然心上也狠是酸辛，也是坐在秋谷背后，一言不发，只静静的看着他们碰和。等得八圈庄碰过，已经十二点钟，秋谷便也不免对着月芳、云兰说些告别的话儿。又拉着云兰坐在床上，咕咕唧唧的不知说了些什么。月香也走过来，对着秋谷说些套话。

不多一刻，已经听见自鸣钟“铮铮”的响了两声。秋谷立起身来要走，云兰和月芳再送到船上，秋谷再三阻拦，他们那里肯听，秋谷也只得由他。金观察和金部郎也一定要送秋谷到船上去，秋谷推却不得，只好听凭他们怎样。金观察和秋谷等本来都是轿子来的，秋谷忽然想起有一个清芬班里头的玉凤，曾经叫过他两个局，没有付钱，便叫轿夫把轿子搭在弄口去等，又叫云兰等略候一回。秋谷同着金观察等急急的到清芬堂去付过了钱，连忙出来再到宝华班去，会齐了

云兰和月芳，叫他们坐轿在前先走。秋谷同金观察等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侯家后来。

那侯家后的地方，原是一条极窄的小弄，弄外便是新造的马路。秋谷等刚刚走出弄口，劈面撞见了一个同乡兵部主事严克任严主政。大家止步招呼，不想斜刺里有两个洋兵吃得烂醉，七跌八撞的直撞过来；不左不右，不前不后，刚刚撞在那位严主政的身上。严主政还没有开口，不料那洋兵撞了严主政一下，顿时发起酒风来，一手扭住了严主政的衣服，口中“钩辀格磔”的不知骂些什么；一手在腰间拔出小刀来，望着严主政肩窝便刺。严主政措手不及，大吃一惊，连忙把身体一侧，那把小刀正刺在严主政的嘴唇上面，直刺得唇开肉破，鲜血直涌出来，刀尖撞着门牙，连牙齿都撞缺了一个。严主政“阿呀”一声，要想回身走时，怎奈衣服被他拉住，脱不得身。

正在十分危急，早恼了那位章秋谷，一个箭步直抢过来，起左手臂开了他拉着衣服的手，右手轻轻一转，早把小刀抢在手中，左手顺势一送，那洋兵本来已经醉到十二分的了，那里经得起章秋谷的神力，早已踉跄直倒过去，扑的仰面一交。说时迟那时快，章秋谷正要看严主政的伤痕时，只觉得脑后一阵风直扑过来，也不回头去看，把身体“霍”的一扭，右脚往后一登，只听得“扑”的一声，那一个洋兵也是仰面一交。这个时候恰恰的没有巡警在那里，凭着他们去闹，没有人去问他。金观察等却多替章秋谷捏一把汗，恐怕万一个闹出大交涉来不是顽的。章秋谷却并不放在心上，立在那里不动，只看着那两个洋兵。只说他一定还要起来混打，那里知道这两个洋兵醉到极处，心上那里还有什么知

觉，一个人吃了章秋谷一交筋斗，睡在地上也不扒起身来，倒反口中“呜呜”的唱起歌来。

这个时候正是微雨初过，地下还有些泥泞，这两个洋兵满地乱滚，滚得浑身上下好像个泥母猪的一般。秋谷看了又气又笑，料想这两个醉猫是扒不起来的了，便回过头来看严主政的伤处。只见严主政把衣袖掩着嘴唇，那流出来的血连衣袖都湿透了。大家问他怎么样，严主政说：“还没有大伤，回到寓所去找些伤药敷一敷就不妨事的了。”说着，又向秋谷谢道：“今天幸而遇见了你们几位，和我解了这个围。如若不然，那就不堪设想了。”秋谷谦逊几句，只说这般小事，理应相助的。一面说着，严主政已经叫了一辆人力车，叫到江苏会馆。秋谷等还要送他回去，严主政再三不要，谢了众人，上车自去。

秋谷又对金观察道：“这两个醉鬼躺在地上，虽然与我们不相干，但是这个地方又不见有巡警在那里，万一闹了个什么乱子出来，酿成交涉，老表伯当着洋务局的总办，这个责任是跑不掉的。不如叫几个巡警把他们送到领事衙门去，觉得妥当些儿。”金观察点头道：“你的话儿不差，闹出交涉来还是洋务局的干系。”说着左右一望，见就近竟没有一个巡警的影儿。便叫轿夫去叫了一名巡警来，对他说了这个缘故。那巡警垂着手，诺诺连声的答应。金观察吩咐过了，便同着大家坐上轿子，到紫竹林招商码头安平轮船上来。

到了船上，云兰和月芳已经坐在官舱里头等了好一回，问他们来迟的缘故，秋谷把路上遇着的这件事儿和他们说了一遍。云兰和月芳吐舌道：“阿要怕人势势，区得倪勿碰着俚，要叫倪碰着仔格号酒鬼格外国人，是魂也吓脱格哉！”

秋谷同着众人，想着中国的这般衰弱，以致受侮外人，不由大家嗟叹一番。金观察见开船在即，究竟和秋谷相处了好几个月，平日之间又是狠合式的，心上自然怅惘非常，不免有几句分袂丁宁的话。云兰和月芳更是脉脉相看，凄然欲泣。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也觉得一腔别绪，满腹离愁。和金观察说几句，和云兰、月芳又说几句，只觉得心上许多衷曲，一时那里说得出来。无奈坐不多时，早已是曙色在天，残星无影，差不多已经有三点多钟。船上的那些水手大家喧嚷起来，急忙忙的起锚解缆，预备开船。云兰和月芳只得立起身来，对着秋谷说了句"一路平安"，懒懒的走上岸去。金观察也对着秋谷说道："但愿你秋风第一，直上青云，我们良晤有期。前途珍重！"说罢，便也同着众人一同登岸回去。

这一边章秋谷的事情且自按下不题。如今且再说起上海的事情来。只说上海地方，虽然是个中外通商的总码头，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靠着堂子里头的倌人。那班路过上海的人，不论是什么一钱如命、半文不舍的宝贝，到了上海他也要好好的顽要一下，用几个钱，见识见识这个上海的繁华世界。凭你在别处地方啬刻得一个大钱都不肯用，到了堂子里头就忽然舍得挥霍起来，吃起花酒来一台不休，两台不歇，好像和银钱有什么冤家的一般。所以上海市面的总机关，差不多大半都在堂子里头倌人的身上。堂子里头的生意狠好，花钱的客人狠多，市面上的资本家也狠多。若是堂子里头的生意不好，花钱的客人也不狠多，那市面上的经济就有些不妙了。这是个什么缘故呢？堂子里头是嫖客最肯花钱的地方，要是堂子里头的生意都不济起来，那市面上的恐慌自然是可想而知的了。但是如今上海地方的堂子，比起十年

以前的光景来却是大大的不同。客人的经济，一天窘似一天。堂子里头的规则，却一天坏似一天。以前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一个个都还有些自爱的思想，见了客人也都大大方方、规规矩矩的；既没有那般飞扬荡佚的神情，又没有那种鄙薄客人的思想。若是有一个倌人姘了戏子，或者姘了马夫，就当作个惟一无二的耻辱，不但做客人的睄他不起，就是同辈姊妹里头，也都把这个人当作下流，传为笑柄。所以那个时候，倌人们姘戏子的狠少，就是或者有几个，也都是讳莫如深，不肯自家承认。如今的倌人却不是这个样儿，一个个庞然自大，见了客人，面子上虽然不说什么，心上却狠有些轻鄙客人的思想。那生意不好的倌人，也还不必说他。最可恨的是那些生意狠好的红倌人，一味的只晓得姘戏子、轧马夫，闹得个一塌糊涂，不成话说。非但没有一些儿惭愧的意思，而且还得意扬扬的十分高兴，那脸皮上面好像包了一层铁皮的一般。以前堂子里头倌人的品行，比如今那些倌人的品行高了好些，却对着客人不摆一些儿架子。如今的倌人品行坏到极处，那一付无大不大的架子，却比以前的倌人大了好些。就是那些旧时花丛里头的先正典型、老成规则，也都差不多删除净尽，颓落无存。正是：

回黄转绿，春残苏小之楼；月谢花蔫，肠断琵琶之梦。

未知以后如何，请看下文交代。

第一百五十九回

范彩霞歇夏观盛里
陆丽娟独游味莼园

且说上海那些堂子里头的习气一天一天的愈染愈深，那班倌人们的人品便也愈趋愈下。面貌好些的倌人不是一味的飞扬跋扈，廉耻全无，就是拼命的作态妆妖，矜持太过。那些面貌不好的却又一个个都是怪丑无比，粗犷非常。要想找一个性情和软、举止大方的，一时间那里找得出这样的一个人？那班客人们到堂子里头去顽的，若不是在嫖界里着实的有些资格，免不得言语之间就要受他们的怠慢，神色之际更要受他们的欺凌。但是如今的那些嫖客，那一个是有十二分嫖场资格的？大半都是些土头土脑的曲辫子。这样的人到了堂子里头这样的地方，那就真是求荣反辱、自寻苦吃了。就是那些资格狠老、事情内教的客人，若是逢场作戏、随随便便的只当是个消遣的顽意儿，那还没有什么；若是当真的狂嫖起来，却也没有什么趣味。花了无数的银钱，耗了许多的时刻，还要拼着自己的精神，来应酬这些倌人，更要费了自己的思想，来对付他们。花了钱到堂子里头去顽，原是要图

个自在、寻个开心的，若像如今到堂子里头的这般时势，做客人的也要步步留心起来，还寻个什么开心、图个什么自在？这可不是花了银钱自家买罪受么？看官们看着如今堂子里头的这样情形，听着在下做书的这番说话，再仔仔细细自己想起来，这个“嫖”字可还有什么味儿！

如今闲话休题，只说辛修甫自从章秋谷到了天津去以后，狠觉得有些寂寞，虽然刘仰正、王小屏等都在上海，却都不如章秋谷的交情格外来得密切些。所以一个五月里头，辛修甫坐在家里头不狠出来，就是花酒也比往时吃得少些。只天天到自己书局里头走上一趟，料理些印刷的事情。

这一天，辛修甫正在书房里头和王小屏闲谈，忽然见陈海秋从外面闯了进来，见了辛修甫便道：“你这几天躲在家里有什么事情？连龙蟾珠那里都不去，这是什么缘故？”修甫道：“也没有什么缘故，不过我为着这几天天气热得狠，懒怠出门。前几天听刘仰正说你到苏州去了，是几时回来的？”陈海秋道：“我到苏州去了足足的十天，昨日一早才到上海的。今天你们想来没有什么应酬，我请你们到西鼎丰林媛媛那里去吃酒。”辛修甫皱一皱眉头道：“这样的炎天盛暑，到堂子里头去吃花酒，实在没有什么味儿。你若是还有别人可请，我就心领了罢。”陈海秋道：“这个使不得。今天我是吃的双台，因为天热，人多了十分拥挤，只请了九个客人，连我自己只有十个人。你若是不去，小屏一定也是不去的了。八个人吃个双台，似乎面子上不甚好看，只得委屈你一次，和我绷个场面的了。”

修甫听得陈海秋说在林媛媛那里吃双台，便觉得有些诧异，道：“林媛媛那里你又没有交情，平空去报效他做什

么?”陈海秋笑道:“你不要管我有交情没有交情,只要屈你的驾去上一趟就是了。”王小屏插口说道:“这样说起来,林媛媛那里你又下了水了,怪不得范彩霞要说你是垃圾马车。好好的做了范彩霞,为什么又要跳起槽来?”陈海秋道:“我也并不是跳槽。彩霞这一节在观盛里歇夏,我一个月贴他二百块钱,不做生意。所以我自端午节之后,在林媛媛那里走得勤些。”辛修甫听了陈海秋话,微微一笑也不开口。王小屏便问道:“彩霞在观盛里歇夏,你当夏一个月给他二百块钱么?”陈海秋道:“自然是真的,难道哄你不成?”王小屏笑道:“难道他在观盛里只有你一个人去,别的客人都不去的不成?”陈海秋摇头道:“那是他和我讲明的,歇夏的时候开销不够,要我一个月帮他二百块钱。那班旧日的客人,除我之外只有一两个熟客偶然去走走,别人是一概都走不进去的。”王小屏听了,不由得鼻子眼里“哼”了一声道:“照你这样的讲起来,你一个月给他二百块钱,简直是你和他开销的了。论起理来,就不该应再走别的客人,为什么他那里的客人又不止你一个呢?”陈海秋道:“你到说到这般容易。二百块钱一个月那里够他挥霍?他自己亲口和我说过,一个月房租多少、伙食多少、坐夜马车的钱多少、吃大菜看戏的钱多少,还有相帮、娘姨的工钱,一切大小的零用,他口中算起来差不多一个月要七八百块钱,那里二百块钱就包得住他的用度?”

王小屏听了笑了一笑,还想要开口和他说时,被陈海秋拦住道:“闲话少说,今天是礼拜六,张园里头十分热闹,我们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意思,还是到张园去坐一回儿何如?”辛修甫点一点头道:“我们同到张园去也好,只要到一

大去叫他放一辆马车来就是了。”陈海秋道：“你们不用另叫马车，我这辆马车是借章季居章京卿的，是船式的双马车，十分宽敞，不要说坐三个人，就坐四个人也坐得下。”辛修甫听了，也便点头应允。大家一同走出弄口，坐上马车，果然三个人坐在里头甚是宽绰。那马夫把丝缰一带，加上一鞭，便滔滔滚滚的一路往味莼园来。

到了安垲第，辛修甫同着王小屏、陈海秋下车进去，就在台阶上拣张桌子坐下。这个时候，正是六点多钟的时候，夕阳西下，晚风徐来。那一班来乘凉的人倒着实不少，一个个都在辛修甫等面前过去。倌人里头也有几个认得的人，见了辛修甫等大家点一点头。

辛修甫等正在游目骋怀之际，忽见一个丽人缓缓的从后面转过来，腰细惊风，鬟低敛雾，宜主娇娆之态，凌华婀娜之姿，扶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大姐，走到辛修甫面前，凝眸一视，便停步含笑道：“辛老长远勿见哉碗。”辛修甫连忙抬头看时，原来不是别人，就是那章秋谷的相好陆丽娟，便也向他含笑点头，招他坐下。丽娟又招呼了王小屏和陈海秋两个，便也慢慢的坐下来，开口便问道：“辛老，章二少到天津去仔阿有信来？阿晓得俚几时转来呀？”修甫道：“信是常常有的，信上说七月里头一定要回来乡试。你和他是狠要好的，难道他去了，信都没有给你一封不成？”丽娟面上一红道：“倪搭一塌刮仔接着仔俚一封信。”

陆丽娟刚说到这里，忽然王小屏拉了辛修甫一把道：“你看，你看！”辛修甫连忙回过头去看时，只见一男一女从斜刺里慢慢的走过来。那女子的模样只好二十来岁的样儿，穿着一件白官纱衫，玄色外国纱裙，里面衬着淡妃色金闾纱

裤，面上不施粉黛，止淡淡的点着一点儿胭脂，顾盼飞扬，丰神流动。一面走着，一面时时的溜转眼光，照顾那同来的男子，笑吟吟的露出一团媚妩，软怯怯的妆成满面风情。那男子随在女子背后，年纪约有三十多岁，穿着一件白香云纱长衫，手中拿着一把雕翎扇，那头上的前刘海差不多有一二寸长，刷得一截齐的，发光可鉴。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却是一张瘦骨脸儿，两边的颧骨生得高高的，满脸上堆着一团滑气。手上却带着一个全绿玻璃翠班指、两个金刚钻戒指，灿灿烁烁的，光彩照人。紧紧的跟在那女子的后面，两只眼睛骨碌碌的四围飞射。

辛修甫看了一眼，猛然想起这个男子的样儿，分明就是天仙戏园里头的武小生廉小福。那个女子虽然狠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是什么人。看着他们男女两个的那种样儿，狠觉得有些看不上眼。陆丽娟也看见了，连忙别过头去不去看他，口中低低的说道："格号人，唔笃去看俚做啥！"辛修甫便也低低的问王小屏道："这一个男的是廉小福，那一个女的又是什么人？你认得不认得？"王小屏附耳说道："女的就是前节在东尚仁的姚月仙，新嫁了电报局总办宣柳生的，你难道不认得么？"辛修甫听了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姚月仙，刘仰正也做过的，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在席上和他相遇过几次。辛修甫见了他觉得好生面熟，却一时间想不起来，如今听了王小屏的说话，心上方才明白。暗想上海的这班红倌人，真是十分可恨，好好的嫁了人，却又偏要出来这般混闹。

正想着，只见廉小福和姚月仙在草地上兜了一个圈子，回身走上台阶，就在对面的一张桌子上双双坐下。那一种眉

来眼去的神情，眼波四飞，双眉欲动，委实的十分好看。陆丽娟看不上眼，便立起身来，辞了辛修甫等，往老洋房那一边便走。那一班男男女女的游客，见了廉小福和姚月仙两个人，觉得他们那般情景，知道一定不是什么好好的来历。更兼廉小福也是一个有名的武小生，天天登台演剧，认得他的人狠多，便不免大家都在背地里窃窃议论起来。廉小福、姚月仙见了，知道议论的一定是他们两个，也觉得有些坐不住，只好付过了茶钱，立起身来便走。

辛修甫见他们走了，方才对王小屏和陈海秋说道："如今上海的风气一天坏似一天，像这样的事情还不足为奇。更有好好的大家内眷，也似这般的一味在外边胡闹，廉耻的两个字儿竟是没有的了。以后的人心风俗，不知要坏到怎样的一步田地呢！"说着，不觉大家嗟叹一番。正是：

桑间濮上，采兰赠芍之风；北阁西厢，待月期星之约。

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六十回

吊膀子淫伶得意
闹包厢戏馆争风

且说辛修甫和陈海秋等在味莼园回来，便一直到西鼎丰林媛媛院中。陈海秋忙忙的写起请客票来。一会儿客人来了，陈海秋分付摆起台面来。一班客人为着天气十分炎热，略略的坐了一回，便大家谢了主人，散席回去。

辛修甫想着回去也没有什么事情，便约着王小屏和陈海秋等到天仙去看戏。王小屏摇头道："这般天气到戏馆里头去听戏，可不是自己找苦吃么？"修甫道："包厢里看戏的人少些，又有风扇，我们只要去包他一间厢就是了。看戏虽然苦热，回到家里去也是一般。还是找些消遣的事情，觉得比坐着些好。"陈海秋道："今天礼拜六，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九点多钟，只怕包厢早已挤满的了。"王小屏忽然笑道："我们方才看见的廉小福和姚月仙，廉小福恰恰是天仙里头的武生，姚月仙自从和廉小福有些首尾，想来一定是天天要到天仙去看戏的，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两个人的把戏也好。"陈海秋听了甚是高兴，催着辛修甫快去，迟了恐怕没有坐位。

辛修甫便同着他们几个走出西鼎丰弄口，一路往天仙戏园来。

进了戏馆，自有认得的案目赶忙招呼。辛修甫便问："还有全间的包厢没有？"那案目弯背躲身、满面添花的道："别人来是腾不来的了，如今辛老爷要，让也要让出一间来。"说着，便引着众人走上楼去，果然让了一间包厢出来，请辛修甫等进去坐下。

辛修甫举目看时，只见楼下正桌上的客人虽然不见得十分拥挤，却也坐得满满的没有什么空位，只有楼上的人略略少些。随手拿过一张戏单来看时，只见排的廉小福的《长坂坡》、谢月亭的《四郎探母》、小连生的《四进士》。台上已经做到一阵风的《泗州城》，《泗州城》完了，就是小连生的《四进士》，做得甚是精神。《四进士》做完，便是谢月亭的《四郎探母》。手锣一响，谢月亭缓步出来。辛修甫等素来闻得谢月亭的声誉，知道是个新出来的著名老生，不免大家都细细的看他。只见他面如满月，肤若凝脂，骨格玲珑，身材稳称。更兼喉音高亮，清脆非常，唱到那几句摇板，直唱得十分沉郁，无限凄凉，好像一声声、一句句都唱出眼泪来。辛修甫听了十分叹赏道："真个名不虚传，不愧是个后起之秀。"

一面听着，一面留神往厢楼上两旁一看，只见两边楼上有好几个不尬不尴的少年女子，都目不转睛的看着那台上的谢月亭。这一个眼波斜溜，那一个檀口微开；这一边方才巧笑承迎，那一边又是娇声引逗。那一种妖娆冶荡的样儿，一时间那里摹绘得出。更兼那几个女子的样儿十分诧异，说他是人家人罢，又实在不像是人家人。说他是堂子里头的倌人

罢，又不像是个吃把势饭的样儿。辛修甫看了诧怪非常，口中叹一口气道："怎么上海地方的风气如今竟坏到这般田地？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儿，怎么隔不多时竟会现出这般怪状？"王小屏道："前几年已经都是这般的了，不论什么人家人和堂子里头的人，吊起膀子来都是在戏馆里头，把戏馆当做他们的台基一般。你向来不狠听戏，所以没有留心罢了。"

辛修甫听了，便也不说什么，只细细的看那台上的谢月亭，看他怎样的对付那班女子。只见那班女子，虽然一个个眉花眼笑，卖弄精神，把一双眼睛钉定在谢月亭身上，目不转睛的看，那谢月亭却只顾做他的戏，不甚理会。虽然也有时回他们几个眼风，却终是随随便便的，不大经意。

辛修甫看了，不懂这个里头是什么道理，心上疑惑：或者是那班女子面貌丑陋，看不上眼，所以不去理会也未可知。便又对着那班女子看了一看。只见那几个女子，也有面貌生得平平常常不狠出色的，也有生得十分出色、艳丽非常的，却没有一个丑陋的在里头。辛修甫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这里头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便和王小屏、陈海秋两个人说了。王小屏和陈海秋也留心看了一回，果然觉得那几个女子虽是十分挑逗，谢月亭却有意无意的不甚兜揽。王小屏和陈海秋也想不出这个道理来。

这个时候，台上的谢月亭已经做到"别妻被擒"的一场，那一个抢背筋斗也跌得十分圆稳。陈海秋喝一声采道："这个小孩子委实可爱，怪不得这班没廉耻的妇女要一心一意吊他的膀子！"王小屏听了，便取笑他道："这样说起来，你若是做了女子，也一定要和他吊膀子的了。"陈海来也笑

道："我不过是这般说说罢了，你又没下巴起来。"

正说着，忽然陈海秋回过头来，一眼看见隔壁二包里头空空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却铺着台布，装着碟子，还有两个花插，里头插得满满的都是鲜花，摆设得狠是精致。陈海秋便道："怎么二包里头的客人，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来？"辛修甫微微笑道："我是进来的时候早已看见的了。这个包厢，一定是那位电报局总办宣观察的姨太太长包在这里的了。"陈海秋不信，道："今天是礼拜六，他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来，只怕不是他包的罢。"辛修甫笑道："你不要性急，等会儿廉小福的戏出场，他自然会来的。"

说犹未了，早听得一阵脚声，一个案目当头领着一班大大小小的妇女，一窝蜂都走进二包里来。陈海秋连忙回头看时，只见一个少年女子领着两个娘姨、两个大姐，嘻嘻哈哈的做一堆儿坐下。果然不是别人，就是在张园里头看见的那个姚月仙。这个时候的妆束和方才大不相同，打扮得粉腻脂浓，珠围翠绕，穿着一身外国纱衫裤，越显得花嫣柳媚，玉润珠圆。那姚月仙坐了下来，也不看台上的戏，只和那两个大姐咬着耳朵，咕咕唧唧的说了一会，也不知他说些什么。

一会儿谢月亭的戏已经演毕，便是廉小福的《长坂坡》登场。廉小福穿着一身簇新的白缎绣甲，捻着一根短短的白蜡杆枪，气昂昂、雄赳赳的走上场来，台容甚是整齐，台步也十分稳称。这个时候，不但是姚月仙的一双眼睛目不转睛的注定在廉小福身上，就是那一班楼上楼下的看客，也大家的眼光都拢在廉小福一个人身上。廉小福抬起头来，往两边包厢里头把眼睛飞了一转，见了姚月仙喜孜孜的在包厢里头看着他微微展笑，便不由得心花大放，越趁精神。那混战的

一场，一路枪花使得水屑不漏。“投井”的一场，更添出几个大翻身，旋转如飞，身段活泼，演得甚是认真。只把个姚月仙在包厢里面喜得满心奇痒，张开了一张樱桃小口再也合不拢来。

辛修甫等一面看着戏台上面廉小福的戏，一面又要看着包厢里头姚月仙的戏，倒觉得有些应接不暇起来。正看到好处，忽然听得“豁啷啷”一声响亮，一个茶碗从头包里面直飞到二包里来，刚刚的不歪不斜，正飞在姚月仙的头上，直把个姚月仙吓了大大的一惊，头上淋淋漓漓的淋了许多的水，一枝翡翠押发折作两截，珠花也掉了一支。接着，听得头包里头有一个女子的声音，娇滴滴的骂道：“格只烂污货末，直头少有出见格，嫁仔人再要出来吊膀子，面孔才勿要格哉！”这一下子，登时二包里头闹哄哄的大乱起来。

姚月仙吃了这一个惊吓，更听得隔壁有人骂他，明晓得这个隔壁的人一定也是廉小福的相好，顿时又恨又妒，心头那一股酸气直升到脑门里头来，再也按捺不住；不顾好歹，也跳起身来厉声骂道：“耐是啥人介？倪认也勿认得耐，吃醋末也勿是实梗吃法格啘。耐倒有面孔骂倪，说倪勿要面孔，耐阿是要面孔格呀？要仔面孔末，也勿操至于到戏馆里向来吃醋哉啘！倪吊膀子末，勿关耐格事体，挨勿着耐来瞎三话四。耐有本事末，跑出来等倪认认耐格大好老嚏。拿仔茶碗躲来浪隔壁打人，连搭仔王法才吭拨格哉！耐打断仔倪一根押发，搭倪好好里赔得来，少仔一个铜钱末，耐试试看！”一面说着，喝叫手下的那几个娘姨、大姐：“唔笃大家才跟仔倪，到隔壁去问问格只烂污货看！”说罢，便立起身来往外就走。

那头包里头的那个宝贝，听得姚月仙把他这般痛骂，更气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把两只小脚在地下乱顿道："倪吃醋末，自然有吃醋格道理，你倒再有面孔说得出格号闲话？老实对耐说，廉小福搭倪末四五年格老相好哉。倪挂仔牌子规规矩矩做生意，搭戏子轧姘头，呒啥希奇。耐是嫁仔人格人家人，宣家里格姨太太呀，再有面孔出来轧姘头?"一面说着，一面也挺身而出，直迎上来，刚刚和姚月仙打了一个照面。

姚月仙好好的坐在那里，被他泼了一头的水，又打断了一支押发，直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他一把扭过来打个半死，方才爽快。见他直迎上来，不免抬起头来看他一眼。只见这个女子约莫也不过二十多岁的样儿。头上梳着一条油晃晃的朴辫，没有一些插戴。身上也穿着一身外国纱衫裤，不穿裙子。身量苗条，丰神妖丽，蛾眉直竖，粉面通红，恶狠狠的直扑过来。正是：

月照明河之梦，神女生涯；风吹妒海之波，摩登业界。

在下做书的做到此处，却要暂歇一回。以后的许多事迹，都要在十一、十二两集里头出现的了。

第一百六十一回

双泼醋当场争口舌
单相思狭路劫伶人

上回书中说到辛修甫同着陈海秋等在天仙看戏，忽然头包里头一个少年女子和那二包里头的姚月仙大闹起来。姚月仙那里肯让，便也挺身而出，要到隔壁去打他。那女子也怒气吽吽的直扑过来，两下相隔止有二三尺路。两下正要动手，幸而有几个案目，听得楼上大闹，连忙飞一般的赶上楼来，急急的两边拦住，横身劝解。

这个时候，辛修甫见他们大闹起来，便也立起身来张望。只见那姚月仙被案目横身插劝，不得近前，更觉得满心火发，便指着那个女子对着众人道："唔笃大家听听看，世界路浪阿有实梗少有出见格事体。别人家吊膀子末，吊来浪肚皮里向，吃醋末也吃来浪肚皮里向，阿有啥像俚实梗，吃醋吊膀子才放来浪面孔浪向，倒说廉家里搭俚四五年格老相好哉。四五年格老相好末那哼呀？区俚说得出实梗格闲话！"俚自家末挂仔牌子做生意，倒要管牢仔相好，勿许俚去吊膀子，世界路浪也呒拨格号道理碗！"

那女子听了姚月仙这番说话，更气得金莲乱顿，烈火横飞，也指着姚月仙骂道："倪吃仔把势饭，吊膀子当官格，呒啥希奇。耐格勿要面孔格乇千人，再有面孔出来吊膀子！阿是耐姨太太做做，做得勿高兴哉，再要出来做倌人？别人搭俚吊膀子，倒还勿要去说俚，独独挨着耐要搭俚吊膀子末，倪定规勿许，看耐阿有啥法子！"

姚月仙把舌头一伸，头颈一缩道："阿唷阿唷！格是倪吓得来魂灵才吓脱格哉！耐勿许倪吊俚格膀子末，阿是耐格家主公呀？耐有本事末，管牢仔俚，勿要放俚出来吊膀子。耐说勿许倪吊末，老实勿客气，倪定规吊定格哉，耐有啥格法子末来末哉，倪等好来浪！耐说倪乇千人，倪倒勿曾挂啥乇千人格牌子哩！"一席话，把那女子说得又气又恨，只指着他的脸大声说道："耐再有面孔来浪噗噗喤喤，倪立时立刻去叫仔宣家里格老乌居来，看耐再敢勿走！"姚月仙听了这句话，倒不觉吃了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个时候，楼上楼下的那些看客，听得楼上闹得这样的天翻地覆，不由得大家都立起身来回头探望，却又不知究是怎么的一件事情。一霎时人语喧哗，万头攒动。那门口的红头印捕，也靴声橐橐的走上楼来。姚月仙见势头不好，又被那几个案目苦苦的解劝，又怕那个女子说得出来做得出来，万一竟去叫了宣观察来，这倒不是顽的，只得自己做个落场道："今朝便宜仔耐格烂污货，明朝再搭耐说闲话！"说着，便头也不回的转身便走。那个女子见了红头印捕走上楼来，心上也觉得有些害怕；更兼见姚月仙已经走了，总算自己占了上风，便也不敢再说什么，也带着两个大姐回身便走，一面口中咕咕哝哝的讲道："格只老乌居，讨仔实梗格一个姨

太太转去，真正叫作业!”

辛修甫等看着他们做出那般的形状，又听着他们说出那样无耻的话儿，一个个心上都觉得十分好笑。如今见他们两个人都已经走了，台上的戏已经做到《长坂坡》后段的汉津口，辛修甫等见时候不早，便都无心看戏，大家一同下楼回去。刚才慢慢的走下扶梯，戏台上戏已经演毕，登时，那些看戏的人就和潮水一般的直拥出来。辛修甫便拉了陈海秋一把道：“我们不用去和他们挤在一起，等一会再走就是了。”王小屏道：“我们走侧门出去也是一样的。”辛修甫道：“侧门的路狠难走，而且也狠拥挤，不如还是等一回儿罢。”王小屏听了便点头应允，等着那班人略略的散了一散，方才一同走出门外。

到了门外，辛修甫一眼看见一个面貌狠好的倌人，一个人站在门外，好像等什么人的一般。辛修甫仔细一看，便认得是公阳里的沈二宝。只见他秋波侧盼，两颊微红，目不转睛的看着那些门内去来的人。辛修甫便叫了一声二宝道：“你在这里等什么人?”沈二宝抬起头来看了一看，见是修甫，脸上不觉呆了一呆，随口说道：“倪等格个断命格阿招，勿晓得那哼再勿出来。”支吾了两句，辛修甫也不去理会他的话儿是真的假的，对着他一笑，点一点头，便同着陈海秋等走了过去。

沈二宝见辛修甫等走了，依旧还是目不转睛的望着门内出来的人。等了一回，只见门内走出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男子，面如满月，肤若朝霞，猿臂蜂腰，肩平身削，匆匆的在门内走出来。刚刚一脚跨出大门，沈二宝见了大喜，登时间笑容满面，心花怒开，不顾好歹走上一步，一把便拉住了那

少年男子的手，口中说道："耐啥格到故歇出来介？倪等仔耐半日哉！"那少年男子出其不意，被他平空的这样一来，倒不觉吃了一惊，连忙回过头来楞着眼珠说道："你是个什么人，平空拉我做什么？"

沈二宝到了这个时候也顾不得廉耻，笑吟吟的对他低声说道："勿要实梗嚏，到倪搭去坐歇末哉！"那少年男子听了他这两句话儿，由不得心中一动。更兼沈二宝这样满面添花和他讲话，口中一阵阵的香气直送过来，娇喉巧啭，脂香暗吹，不知不觉的抬起眼睛来把沈二宝细细的一看。只见这个沈二宝红腻桃腮，波凝杏眼，容光飞舞，体态风骚，觉得眼睛里头好像电气灯的一般霍的一闪。这个少年男子看了这样的一个丽人站在眼前，又是自己凑去上和他勾搭，心上那有不动的道理？便也不因不由的对着沈二宝微微一笑。沈二宝见了那少年男子居然向他一笑，只喜得眉飞色舞，毛骨悚然，那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活直从心窝里头直发出来，几乎连自己的生年月日都一概忘记得干干净净。

正在这般时候，猛然又从门内走出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一眼见了沈二宝拉着那少年男子的手，由不得心头火发，鼻孔烟生，抢上一步劈手把沈二宝的手尽力一拆，拆了开来，睁着两个眼睛对沈二宝骂道："你是个女子，怎么一些儿廉耻都不顾，千人百众的所在，做出这个样儿来？他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你这样的凭空引诱他？天下那有像你这般的人，还不给我走开去！"

这没头没脑的一席话儿，沈二宝虽然脸皮狠老，也被他骂得脸上一阵一阵潮热起来。要想就此撒手罢，看着这样的个风流俊俏的人儿，心上那里舍得下。要想和他扭结固结的

软缠一下罢，看着这个人气势汹汹的，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他，好像要一口把他吞下肚去的样儿，又觉得有些怕他。暗想这个混帐东西不知是他的什么人。我常常听得人说，他的父亲谢云奎拘管儿子得十分利害，不许他在外面混闹，不要就是他罢。想着，便叹了一口冷气，想要回转身去。忽然心上又转一个念头，觉得好容易今天候着了他，究竟有些放他不下，便老着脸儿，硬着头皮走上一步，对着那个人说道："耐勿要来浪㖞㖞喤喤，倪格事体勿关得耐啥事！倪吊膀子末，也挨不着耐来管！"

那个人听了沈二宝这几句说话，倒反呵呵的冷笑道："你吊膀子不用我管，说得好轻松的话儿！你吊别人的膀子，自然和我不相干，不来管你的闲事。如今你要和我的儿子吊起膀子来，难道也说不与我相干，不要我管不成？"沈二宝听了，方才知道他真是谢月亭的父亲谢云奎。一时间闭口无言，十分惭愧，只得低着头连连往后倒退。

谢云奎回过头来，一眼看见他那位公郎呆呆的站在一旁，还在那里不住的偷眼注视方才的那个女子。谢云奎看了心上甚是生气，望着他喝了一声道："你还不快快的回去，站在这里看什么！"谢月亭被他父亲一喝，也吓了一跳，连忙往外便走。谢云奎紧紧的跟在后面，一同回去。

沈二宝眼睁睁的看着谢月亭走了，好似不见了一颗夜光珠的一般，心上十分不乐。却又不敢去拉他，只得自己慢慢的一步一步捱到马路边上。那包车夫阿二、阿福两个，已经把一对药水车灯点了起来，照耀得精光四射，已经在那里等了好一会。沈二宝却好像没有看见一般，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的寻他的包车。直至阿二叫了他一声："二小姐看什么？车

子在这里。”沈二宝正在心猿意马的拴缚不定，神飞意荡的收束不牢，突然听得车夫叫了一声，方才猛然醒悟，讪讪的坐上车去。

到了公阳里，跑上楼去连衣服也不换，跑到榻床上去一头睡倒，咳声叹气的心上狠不自在。一班娘姨大姐明知道他的心事，只好大家静悄悄的不说什么。偏偏的这个时候又来了一起打茶围的客人，沈二宝那里肯出去应酬？只叫娘姨们出去和客人说：“先生有病睡在床上，不能起来。”一班房间里人听了沈二宝这样的怠慢客人，大家心上都有些不以为然。却又为着沈二宝是自己身体，又不欠什么债，不好说他什么，只得由他。幸而这几个客人都是狠本分的人，听见二宝有病，便不肯多坐，略略的坐了一回，便大家起身散去。

这一起客人刚刚跑了出去，接着又听得楼下相帮高叫：“大人上来！”楼梯上靴声橐橐的又走了一个客人上来。几个娘姨、大姐见了，大家都眉花眼笑的迎上前来。正是：

月暗蓝桥之路，好事多磨；波横银汉之桥，仙槎不渡。

要知后事如何，下回交代。

第一百六十二回

杜春心严亲怜少子
困债台名妓叹穷途

且说沈二宝房间里头的那班娘姨大姐听得相帮叫了一声“大人上来”，便一个个都迎出房来。一个大姐阿招，便去叫沈二宝道：“先生豪燥点起来，潘大人来哉！”沈二宝正在满肚子的不高兴说不出来的时候，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动也不动一动。阿招叫了两声，见沈二宝不理他，便发起急来，走上去把沈二宝推了一把道：“先生起来嚏，晏歇点潘大人要发脾气格嚏！”

看官，你道这个里头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这位潘大人又是个什么人？为什么相帮不叫潘大人，竟是这样的叫他大人？

原来这个沈二宝，本来是也个狠有名气的红倌人，做客人的工夫也狠不错，但是有一件堂子里头最犯忌的毛病，一味的爱姘戏子。只要见了一个有些名气的戏子，不论他的面貌如何，一定要千方百计的吊他的膀子。差不多上海的几个有名戏角，都和沈二宝有些牵牵缠缠的不清楚。

那一天沈二宝到天仙戏园去看戏，恰恰谢月亭第一天上台，年纪又轻，品貌又好，衣服又甚是鲜明，唱工又十分出色。沈二宝的眼睛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玉雪可念的人物，便一心一意的想要吊谢月亭的膀子。也不知想尽了许多方法，用尽了无限心机，无奈这个谢月亭一则年纪狠小，有些孩子，不狠去理会他；二则他父亲谢云奎约束得十分严紧，每天都是和谢月亭同进同出，寸步不离，生恐怕有那班无耻的倌人要转他的念头，吊他的膀子，非但淘碌坏了身体不是顽的，并且恐怕倒了嗓音不能唱戏。他们吃唱戏饭的人，全靠着嗓子卖钱，倒了嗓子唱不出来，还有那个园子里头肯来请教他？所以谢月亭在戏台上做戏的时候，凭着沈二宝怎样的卖弄风骚，有心挑逗，谢月亭却始终正眼儿也没有去看他一眼。沈二宝一连看了一礼拜的戏，竟想不出一个钩他上手的法儿。

其实，谢月亭这个小孩子虽然可爱，却也不是什么上天下地有一无二的美男子。无奈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沈二宝眼睛里头看起这个谢月亭来，真是个子都再世，叔宝重生，越看越好，越好越爱。这个爱情，直从心眼里头发出来的。偏偏的这个谢月亭只是凭他做作，不去理他。沈二宝看着谢月亭在台上唱戏的时候，恨不得一把将他拉了过来、立时两个人捏作一团，合成一块，方才爽快。只是这样的到眼不到手，直把个沈二宝熬得清水直流，满心奇痒，差不多害了单思病的一般。

前两年的时候，沈二宝住在南平安，生意十分发达。后来不知怎样的，一班客人大家都知道他爱姘戏子，一个个都绝脚不去。沈二宝又是手里用惯大钱的，虽然见生意不好，

他却一些儿都不放在心上，依旧还是吃大菜，看夜戏，坐马车，吊他的膀子，寻他的开心。不到一年的工夫，身上欠了三千多的债，本家的房饭钱、菜钱、外面的店帐，到了年底下催逼起来，只把一个沈二宝逼得个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没有一些主意。想来想去，想不出个解结法儿。看看的差不多到了二十一二的那几天，沈二宝一古脑儿把帐上算了一算，一切的饭钱和菜钱，还有带挡的利钱和那些店家的帐，差不多要一千七八百块钱，方才可以敷衍得过去。看看堂簿上的局帐和酒帐，止有一千不到。就是那班客人一个钱都不少全数收了回来，也还差着一千上下。年近岁逼，那里去弄这一千块钱?

这一天已经到了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晚上，沈二宝一个人坐在房间里头，局也没有人来叫，看着别人的房间里头虽然生意比平常的时候清些，却一样也还有人来碰和吃酒。只有自己的房间里头冰清水冷的，不但没有人来碰和吃酒，连打茶围的客人都没有一个跑进来。连着那房间里头的娘姨大姐也都一个个无精打彩的冷面相向，只是咕咕哝哝的埋怨沈二宝不肯好好的做生意，一味的在外面和那班戏子混搅，如今弄得这般模样，连累了房间里头的人一个大钱都摸不着。

沈二宝受了他们的埋怨，委实无言可答，只得忍气吞声的听着。思前想后，心上也觉得有些懊悔起来，懊悔以前生意好的时候，不该应这般胡闹。如今到了这般时候，跳又跳不出去，弥补又弥补不来。想着若是实在打算不出什么法儿来，只好咬定牙齿，暂落帐房，找一个有钱的人来，把自己捆出去。但是捆了出去之后，这个身体就不是自己的身体了。自己又是散淡惯的，那里过得惯这般日子? 想到这里，

恨不得有个地洞好等自己钻了下去，免得这般出丑。不由得两泪交流，一个人呜呜咽咽的哭起来。

哭了一回，见娘姨小妹娘走进房来，沈二宝叫他倒盆水来洗脸。那知小妹娘只当没有听见一般，也不开口，把个脸儿板得铁生生的冷笑一声，竟自走到妆台前，开了妆台抽屉不知拿了一件什么东西，回过身来往外便走。沈二宝见了小妹娘这般模样，只气得呆呆的瞧着他，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来。要想骂他几句罢，这个小妹娘不比别人，是有五百块钱带挡的，万一个和他闹翻了，他立时立刻要起钱来，一时那里有钱来还他？只好勉强忍住，不说什么，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忽然门帘一动，又走进一个人来。沈二宝只道就是小妹娘重又进来，把头别转不去看他。却听那进来的人口中说道："先生长远勿见哉畹。"沈二宝听得不是小妹娘的声音，却是自己旧日一个大姐叫做阿玉的声音。沈二宝平日狠喜欢这个阿玉的，便抬起头来看时，见果然不是别人，果然就是旧时的跟局大姐阿玉，便对他勉强笑道："耐倒还想着倪实梗格倒霉人，到间搭来走走。"阿玉听得沈二宝这般说法，心上已经有些明白。又仔仔细细的向沈二宝脸上一看，便失惊道："先生哈格事体实梗样式，阿好说拨倪听听呀？"说着，便挨着二宝身旁坐下。

二宝到了这个山尽水穷的时候，见了阿玉就好像见了个前世亲人一般，便拉着阿玉的手，把为难的情形一一和他说了一遍，说罢又不觉流下泪来。阿玉听沈二宝说得这般可怜，心上也狠有些不忍，只得竭力劝慰一番。沈二宝见阿玉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甚是齐整，便又对他叹一口气道：

“耐来浪妹子搭倒蛮好，耐妹子生意阿好呀?”阿玉道：“倪妹子生意格年把总算呒啥，格一节做着仔个姓潘格客人，搭倪妹子蛮要好。一节勿曾到，洋钿用仔四五千。像实梗格客人，故歇总算要让还俚天字一号格哉!”沈二宝听了心中忽然一动，便故意问道：“格个潘家里啥地方人呀?”阿玉道：“就是湖南格潘大人呀。耐啥忘记脱哉呀？格辰光也做耐格呀。”二宝想了一想，方才知道就是那潘中堂的嫡孙，世袭侯爵的潘广平潘侯爷。

讲起这位潘侯爷来，本来性格风流，贪花好色，差不多一天到晚都是在堂子里头过日子的，更兼家赀巨万，年少封侯，又是个堂子里头的惯家、花柳丛中的老手，有财有势。那些倌人那一个不巴结他？但是这潘侯爷却是出身富贵，养尊处优，一呼百诺惯的，把性情惯得十分矜贵。到了堂子里头，只要一句话儿不合，便立时立刻的翻转脸皮，把那倌人痛骂一场；就此绝迹不去。若是有了个和他合得上来的倌人，用起钱来，一千八百，三千五千，甚而至于竟是一万八千都不算什么事情。那阿玉的妹子叫做花婷婷，本来是个杭州人家的姨太太，后来不安于室，逃了出来，在上海做生意。把他的娘也在苏州乡间接了出来，又把阿玉叫了回去，就算了房间里头的做手娘姨。这个阿玉以前在沈二宝那里的时候，两个人甚是要好。沈二宝和戏子吊膀子，一半都是阿玉的牵头。所以虽然到了花婷婷那里，心上还是十分想念。

这一天，阿玉跟着花婷婷在一家春番菜馆里出局，这位潘侯爷也在席上。见了花婷婷一身袅娜，满面风情，便看中了他。当时就转了一个局，接着就跟到花婷婷院中去吃了一个双台。花婷婷知道潘侯爷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好客人，便提

起全付精神来殷殷勤勤的应酬一番。潘侯爷见他宛转依人，圆融出众，大大方方的，却没有一些儿装娇作态的样儿，刚刚合上了潘侯爷的意思，当夜就有了相好。那花婷婷自然拿出那勾魂摄魄的手段来，千般昵就，万种缠绵，把个潘侯爷奉承得十分欢喜。一连几个月，着实花了几个钱在花婷婷身上。不但婷婷狠有些儿储积，就是阿玉当个房间里头的大姐，一节的工夫也多了几百块钱。到了十二月二十日的那一天，潘侯爷早已除局帐之外，另外给了花婷婷一千块钱给他开销各帐，又给了二百块钱给房间里头的人。

花婷婷自从做了潘侯爷之后，只有几户老客人来往，新客一概不做。堂簿上的酒局帐，除了潘侯爷之外，不过七八百块钱。到了二十三，已经把酒局帐收齐。八百块钱只打了一个九折，已经算是极好的了。花婷婷收齐了帐，便也把所欠的一切帐目都早早付清。

到了二十五那一天，阿玉坐在院中没有事情，忽然想起沈二宝来，差不多有一年多些不见了，不知现在的生意怎么样？以前想去看他，都为生意上事情狠忙，不得分身。如今趁着年底没有事情，何不到公阳里去看他一看？这一来有分教：

暮雨襄王之梦，家令重来；春风淫女之禅，摩登无恙。

未知以后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三回

逢旧侍深宵谈秘戏
索新逋软语媚干娘

且说阿玉换了衣服，到公阳里来看沈二宝。花婷婷是住在西荟芳的，从后面穿出西荟芳弄堂，不多几步就是公阳里。当下阿玉见了沈二宝，沈二宝把自己的情形告诉了他一遍，便托他不论什么地方，和他借几百块钱，就利钱重些也不要紧。阿玉沉吟一会，便答应了三百块钱，却要四分起息。沈二宝自然答应，觉得略略放心。

阿玉坐了一回，便要辞去。沈二宝一把拉住那里肯放，只说多时不见，要和他谈谈，留他吃过了晚饭去。阿玉也便答应。大家手拉手的坐在一起，讲得十分亲密。阿玉又说起潘侯爷要叫花婷婷学坐自行车，花婷婷学了一天，跌了一交，就此不敢再学。沈二宝听了，猛然又触动了心上的一件事情，记得潘侯爷初做自己的时候，曾经说过最爱的是能坐自行车的女人。女人坐了自行车，自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然丰韵，可惜堂子里头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那个时候听了这番说话，一则为着自己不会坐什么自行车，二则正和那一班戏

子搅得天昏地黑的时候，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潘侯爷做了自己不到一个礼拜，看着自己的样儿并不十分巴结，心上生了气，便从此绝脚不来。如今听了阿玉的话儿，刚刚自己在八九月中姘了一个戏子叫做十二红，这个十二红也是最爱坐自行车的，成天的教着自己坐自行车，倒练得十分精熟。不如趁着这个当儿再去用些手段，把潘侯爷引了回来，说不定可以借着他滃一个浴也未可知。

想到这里，便不由得心上欢喜起来，也不瞒着阿玉，就把这个念头对阿玉说了。并道："勿然是耐妹子格客人，倪勿好去拉俚。不过潘家里来浪上海滩浪，堂子里向做格相好也都得势，勿是耐妹子一干仔。就是到倪搭来仔，耐妹子格搭也都一样格。耐想倪格闲话阿对？"阿玉听了，想了一想果然不错，便也点头称是。沈二宝又细细的打听潘侯爷的性情嗜好，阿玉也细细的和他说了一遍。两个人又谈起以前吊膀子的旧话来。吃了晚饭，一直谈到十二点钟。沈二宝便留阿玉住了一夜再去，阿玉也便依允。沈二宝就在自己大床上留他住了一宵，两个人唧唧哝哝的直讲了一夜的话，直到天明方才睡去。到了明天十二点钟，沈二宝同着阿玉起来梳洗，又留阿玉吃了饭，阿玉方才别去。

阿玉走得不多时，早见女本家金姐走进房来，对着沈二宝冷冷的说道："二小姐，耐也转转念头哉哩。倪格房饭钱搭仔菜帐，本底子不要紧，不过今年格事体，勿比旧年搭仔前年，倪自家开销才开销勿转。尴尬头来里，实梗洛今年格房饭钿菜帐才要付清。耐是格外勿比别人，再有四百块洋钿借头，耐今朝阿好先付几百洋钿，等倪去开销开销，再有格到仔年底再算阿好？"沈二宝听了大惊，好似兜头泼了一瓢

冷水的一般，只得对着金姐说道："娒娒勿瞒耐说，倪帐浪一塌刮仔收着仔一百几十洋钿，零零碎碎老早用完结格哉。格件事体末那哼弄法，总要请耐娒娒帮帮倪忙格哉。"原来这个沈二宝是金姐的干女儿，所以沈二宝也叫他娒娒。当下金姐听了沈二宝的话，板着个脸儿冷笑一声道："世界路浪格事体，铜钿银子真公事，叫倪那哼帮耐格忙？倪搭耐是一径蛮要好，大家格心思也蛮对劲，不过今年格事体直头尴尬，耐想倪自家开销勿够，洛里再好帮耐格忙？耐总要豪燥点想法子末好，勿要到仔格个辰光，大家难为情。"

沈二宝听得金姐的口气甚紧，心上更觉着急，暗想如今世上的人，真真是世态炎凉，不堪回首。前两年自己生意狠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大钱也不给他都不要紧。就是这个金姐，平日之间也不知受了自己的许多礼物，占了自己的无数便宜，如今却这样的反面无情，逼迫得这般利害。想着不觉叹一口气，便又对着金姐恳恳切切的说道："娒娒格待倪一径勿错，倪只要有法子想，洛里肯实梗样式？故歇实在一个铜钿才呒拨来里，只好请娒娒停脱格一两天，等倪到外势去想法子——"金姐不等他说完，顿足说道："耐末说得蛮舒徐，呒啥要紧，耐阿晓得今朝是啥格日脚哉？今朝已经廿六，再要停脱格一两日，已经小年夜哉！谢谢耐，耐总算照应倪格。拿笔房饭帐菜钿算清爽仔，耐真正弄勿落末，倪大家慢慢里再想法子。耐总算看倪面浪，拨倪一个面子。要是耐一干仔勿拿出来，大家也才看仔耐格样子，才勿拿出来，格是倪僵哉啘！照式实梗样式，上海滩浪格本家洛里还有人做？卖脱仔自家格身体来赔，也勿够啘！"

沈二宝见金姐这样顶真，没奈何，只得含着一胞眼泪，

拉着金姐的手，宛宛转转的央告道："娒娒请坐仔，倪有两声闲话要搭娒娒商量。"金姐铁铮铮的洒脱了手道："格是呒啥商量格！耐呒拨洋钱，搭倪商量；倪呒拨洋钱，去搭啥人商量呀？今朝搭耐说明白仔，耐豪爽点自家去转点念头，勿要到仔归格辰光，大家面子浪过勿去，倒说倪坍仔耐格台！"说着便回身要走。沈二宝忍气吞声的一把拉住了道："娒娒勿是呀，倪有生意浪格闲话搭娒娒商量呀。"

金姐听了，方才回转身来，催他有话快说。沈二宝便把潘侯爷的性情专爱能坐自行车的女人，和自己昨日心中的意思要想在潘侯爷身上弄他一大笔钱，宛宛转转的和金姐说了一遍。又蹙着眉头道："倪格人娒娒也晓得格，只要潘家里跑进仔倪格门，老老实实勿怕俚跑到啥地方去。不过格件事体总归是开年格事体哉，今年年里向，洛里有洋钿开销？娒娒就是拿倪随便那哼，也逼勿出一个铜钿。衣裳首饰，好格老早当脱格哉。故歇格点衣裳首饰，一塌刮仔几百洋钿格事体，再要去当脱仔，新年里向那哼出去做生意？倪想起来，只得求求娒娒，赛过做好事，搭倪随便洛里去借几百洋钿，拿格房饭帐菜钿付清仔，就是五分八扣也说勿得格哉。倘忙到仔开年，靠仔娒娒格福气，生意浪多点洋钿，总归搭娒娒二八分帐末哉。倪待娒娒一径勿曾错歇，赛过自家格亲生娘，娒娒待倪也赛过自家格亲生囡仵。娒娒总算照应自家格囡仵，倪受仔娒娒格好处，心浪也明白来浪。"说到这里不觉眼圈儿一红，心上觉得十分委屈。又道："倘忙娒娒定规勿肯答应，倪也勿怪娒娒，总归才是倪自家勿好。到仔故歇，懊悔也懊悔勿来格哉。娒娒再勿肯照应倪点，是今生今世总归呒拨出头日脚格哉！"说着不由得两泪交流，几乎要

哭出来。金姐听了这番说话，却着实的沉吟了一回，登时面上露出笑容来。

看官，你道金姐是听了沈二宝的一番话儿说得十分恳切，方才打动了他的心么？那里知道世界上当老鸨的人，都是那狼心狗脸、鼠肚鸡肠，只认得钱不认得人的宝货。就是他亲生父母欠了他的钱，也是一文不饶，两文不让的，何况沈二宝不过是他的干女儿，那里肯放他过去？这个金姐在上海当了二十年的老鸨，手里头着实有几个钱。方才问沈二宝着紧的讨钱，并不是自己过不去，为着这两年沈二宝的生意不好，又知道他拖了几千块钱的债，恐怕他得空同着戏子逃走，给你一个远走高飞，不是顽的。早已暗暗分付沈二宝的娘姨、大姐一步步的紧紧跟随。如今又有心逼他归帐，预备他还不出来，就把他所有东西统通扣住，给他一个先下手为强。外面的店帐，凭着沈二宝自己去设法支吾，他只要自己的钱到了手中，那里还管别人的死活。如今平空听了沈二宝的这一席话，又许他二八分帐，不免就有些贪得起来。更兼知道潘侯爷是上海地方数一数二的阔客，沈二宝又是个堂子里头香名鼎盛的倌人，以前生意不好，是他自己爱姘戏子闹坏的事情，以致客人裹足。如今既肯回心转意，改悔前非，好好的做生意，原是一定做得出来的。不如趁此做个人情，不去追他的房饭帐和菜帐，面子上只说和他在外面转借了钱来开销这一笔帐。既然赚他一笔大大的利息和扣头，还白白的得他一个二八提来，料想将来这个潘侯爷一定逃不出沈二宝的圈套。那时沈二宝有了钱，一个大钱都不会少的。想到这里，便不因不由的脸上露出笑容来。

沈二宝看了，知道他心上已经答应，自己心上的一块石

头方才落地。金姐看了沈二宝一眼，故意叹一口气道："二小姐，你是年纪轻，勿晓得上海滩浪格把势饭勿容易吃嘘。耐放仔好好里格客人勿做，去搭仔格排唱戏格戏子吊膀仔。耐看仔格排戏子巴结得耐蛮舒徐，蛮高兴，只当俚笃是好人，洛里晓得格排滑头码子，才来浪想耐格洋钿，洛里有啥格真心待耐？等到耐洋钿吭拨哉，俚笃也勿来哉。倪格辰光一径搭耐说，格排戏子靠勿住，耐勿肯听倪格闲话，故歇弄得实梗。早点听倪两声闲话，洛里会到实梗样式？二小姐啊，吃格碗把势饭，苦煞格嘘！拿仔自家身体去换别人家铜钿，洛里会几化称心？耐末贪图仔戏子称耐格心样式样，才依仔耐，耐要俚笃那哼，俚笃就听耐那哼。阿晓得自家身体称仔心，铜钿勿称心哉呀！"金姐说到这里，还待要再说下去，只把一个沈二宝说得满心惭愧，满面羞惶，凭着沈二宝的脸皮再厚些儿，也不由带耳根连脖子都涨得通红。金姐便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正是：

金空岁暮，何来避债之台；逝水华年，讵有翾风之宠？

不知金姐还说些什么，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百六十四回

逼残年倌人借债
丧良心小子探囊

且说金姐见沈二宝羞得面红过耳，二十四分的不好意思，便剪住了话头不说下去。停了一停方说道：“二小姐，耐勿要见气哩，倪是不过望耐生意好点，大家有点好处，实格洛劝劝耐。等耐心浪明白点，倘忙耐要见气起来，格是倪下转连搭仔口才勿敢开格哉。二小姐，耐想倪格闲话阿对？”沈二宝红着脸道：“妧姆格闲话，说到仔洛里搭去哉！妧姆搭倪讲格，才是好闲话。倪归格辰光，煞死勿肯听妧姆格闲话，故歇弄得实梗样式。早点听仔妧姆格闲话，也勿操至于实梗格样式。故歇倪也呒说法格哉，只好拿前头格事体一塌刮仔才丢脱，赛过呒拨实梗格事体。到仔开年，规规矩矩，一心一意做生意。倘忙生意好点，也是妧姆照应仔倪一场，总算覅落空。妧姆刚刚搭倪讲格闲话，倪一句一句才记来里心浪向。故歇除脱仔妧姆，再有啥人肯搭倪说格号闲话呀。”金姐听了拍手道：“难末二小姐耐明白哉！倪说耐实梗一个明白人，洛里会实梗糊涂？耐真正肯拿从前格事体丢脱仔，

一心一意做生意，格是定规做得好格，几千洋钿格债啥格希奇！”

说到这里，便又故意作难道：“故歇别样事体才覅去管俚，倒是耐要借洋钿，真生活。”说着又屈着指头算了一算道：“房饭账搭仔菜钿，算俚七百，再有四百洋钿借头，故歇过年格辰光，洛里去借啥洋钿？要借洋钿，要末到中尚仁萧三大搭去借，不过利钿重得野笃。”沈二宝到了这个时候，那里还管什么利钱重不重，就是要他对本对利，他也没有什么不答应。便再三重托了金姐，托他去做保代借，明知道金姐自己有钱，萧三大的话儿不过是做个推托罢了。

当下，金姐还故意作难了一回，沈二宝又再三再四的央告，金姐方才答应。故意到外面去走了一个转身，便回来和沈二宝说：“萧三大虽然肯借，却要四分起息，先付三个月利钱，又要打个八扣。合算起来，要借一千六百块钱，方才敷衍得过去。一千六百块钱打个八扣，先扣去了三百二十块钱，再付三个月利钱，一百九十二块钱，还有什么代写借据和中保人画押的钱，帐房先生的回用，整整的又是八十块钱。合起来只得一千多块钱到手，还要贴出一百块钱，方能把房饭钱菜帐付清。还有那些煤炉上和厨房里头的零碎开销不在其内。”

沈二宝听了，心上算了一遍，竟要生生的吃亏六百块钱，虽然心上有些舍不得，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明知道金姐是捉着自己做的，不怕自己不答应，脸上又不敢露出那一种不愿意的神色来，只得勉强装着笑容连声称谢，一一依从。金姐拿出一张写好的借据来，叫沈二宝在上面画了一个十字，便收好借据。去了一回，果然带了一千块钱的一张庄票

和八块现洋回来，除了付给金姐一千块钱，沈二宝自己止落下八块钱，还欠了金姐一百块钱的找头没有给他，言明停两天再付。沈二宝自己心上盘算了一回，觉得开销差不多够了，客人的局帐收了五百几十块钱，阿玉答应借的三百块钱恰恰的也送了来，就是差些，也所少有限。沈二宝心上方才宽了一宽。

到了二十八的那一天，沈二宝正拿着几篇店铺的发票，请帐房先生进来和他代算。算了一回结出一个总数，一古脑儿要七百多块钱，马车行、戏馆和大菜馆最多。沈二宝通盘一算，还差一百多块钱，便请了金姐进来和他说明，那结欠的一百块钱请他暂缓一下，明年再付。金姐虽然不甚愿意，却又不得不答应。

金姐前脚走了出去，接着外面相帮便一声高叫，早有一个客人大踏步走了进来。沈二宝正开了橱门，要把那八百几十块钱都搬出来，开发那些店铺。本来和他们说明，叫他们二十八下午来的，这个时候已经两点多种，料想差不多都要来了，便把那几封洋钱一封一封的都搬出来。刚刚搬了两封，听得客人走进来，便连忙把洋钱依然收在橱内，随手掩上橱门。回过身来看进来的客人时，不觉大大吃了一惊。原来这个进来的也不是什么客人，竟是桂仙戏园里头的小丑小飞珠，和沈二宝也是有些交涉的。这个小飞珠本来是个最下流的戏子，就是他同班的伶人大家也都瞧不起他，不知沈二宝怎样的看上了他，两下就轻轻易易的成了好事。到了后来，沈二宝有了别人，便不大理他。这个小飞珠见沈二宝不理他，便也赌一个气，裹足不前，从此和沈二宝绝了来往。到了今年，小飞珠在外亏空闹得大了，不得过年，忽然想起

沈二宝是个有名的红倌人，一定手里有钱，不如跑到他那里去，问他借几百块钱，如若他回绝不借，便一口把这件事情叫穿出来，料他也不敢不借。好在这个小飞珠本来是个卑鄙不堪、龌龊非常的人，那里知道什么羞耻，便一个人高高兴兴的跑到公阳里来。

沈二宝猛然见了小飞珠，不觉吃了大大的一惊，又不能叫他走出去，只得低低的问道："耐到倪搭来做啥？间搭堂子里向勿便当格呀？"小飞珠听了也不多说，只把自己的意思对沈二宝说了一遍，要向他借五百块钱。沈二宝听了又气又笑，对他说道："倪故歇自家弄勿落来里，再有啥洋钿来借拨耐？请耐去搭别人借仔罢。"小飞珠听他不答应，便睁起两个眼睛，口中说道："你橱里头现放着许多洋钱是做什么的？怎么我问你借，你就推托起来？"沈二宝见了小飞珠这样其势汹汹的样子，好像是理应要借给他的一般，心上自然十分生气，却又怕他把以前的事情当着众人直说出来，不敢一定对他怎样，只说道："耐洛里晓得，倪橱里向一塌刮仔七八百洋钿，自家付帐才勿够来里。倪有洋钿格辰光，是耐来借就借点拨耐末哉。故歇刚刚过年格裆口，叫倪啥地方去调洋钿借拨耐呀？"

小飞珠听得沈二宝一口回绝，定不肯借，不由得气忿忿的拍着胸脯，口中乱嚷道："你这个时候姘了别的人，把我丢到脑后，你想就是这样的算了么？"沈二宝听了，急得连忙赶过来拉着小飞珠的手，低低说道："耐阿好少说两句，倪也一径勦待错歇耐。有啥闲话，慢慢里商量末哉。"说着连忙回头看时，恰好一个娘姨小妹娘回去看他女儿去了，一个大姐阿金和也不在房间里头，不知到外面去做什么。沈二

宝见房里没有第三个人，便索性把小飞珠拉到榻上，并肩坐下，附着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话儿。想着今天他既然要想借钱，料想贼无空过，只好认个悔气，送他一百块钱，且把他敷衍走了再说。

正想着，忽然肚子里头绞肠刮肚的一般大痛起来。沈二宝皱紧了眉头，连叫“阿呀”，急急的跑到床后去。这个时候，肚子痛都来不及，那里顾得别样事情？就在这一会儿的工夫，忽听得小飞珠在前面说了一声：“我还有事情到别处去，等一回儿再来。”沈二宝听了答应一声，暗想他没有拿到钱，怎么居然肯走，想来一会儿就要来的。想着，便听着小飞珠脚声橐橐的走出房去。

停了一回，听得大姐阿金和的声音，同着一个楼上李小兰房间里头的大姐一路说笑进来。刚刚走进房门，忽然失惊倒怪的叫道：“先生哩，到仔洛里搭去哉呀？橱门为啥开直来里，啥人开格呀？”沈二宝听了这两句话儿，心上吃了一惊，便在床后应声道：“倪为仔肚子里痛，来里解手呀，橱门倪覅开啘。耐豪燥点看看橱里向格物事嗐！”阿金和听了，连忙走进一步，看了一看，不觉大惊道：“先生，耐洋钿阿曾动呀？”沈二宝听了这句话，知道事情不妙，那心头的小鹿儿上上下下的撞个不住，连忙嚷道：“洋钿倪覅动呀！”一面说着，一面也顾不得肚子痛，七跌八撞的从净桶上立起来，连手都顾不得洗，急急的赶出来，直急得两手如冰，满身香汗。早听得阿金和嚷道：“洋钱剩仔四百块哉，啥人来得拿去格呀？”沈二宝更急得芳心乱跳，两泪交流，连忙自己赶过去查点起来。恰恰的止剩了四百七十多块钱，那四百块钱却是不翼而飞，不胫而走了。正是：

青楼胠箧，惊残名妓之魂；白日探囊，恨煞无良之盗。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六十五回

逐香尘游春驰绮陌
骋飞车奋勇捉瘟生

且说沈二宝见橱门大开，橱里头的洋钱只剩了四百多块，还有那四百块钱，不知到那里去了。明知道这一转眼的工夫没有别人，一定是小飞珠趁着自己一个疏忽，悄悄的开了橱门，顺手牵羊的偷到手中，却故意说一声“有事到别处去，等一会儿就来”，急急的跑了出去，安安稳稳的受享那四百块钱去了。只把一个沈二宝急得口呆目定，话都说不出来。想着这个小飞珠这样的没有良心，趁着这般时候还来偷了几百块钱去，不由得两行眼泪扑簌簌的直挂下来。

这个时候，女本家金姐也知道了，连忙赶过来看了一看，便问沈二宝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沈二宝定了一定，方才含着眼泪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金姐一遍，只把小飞珠是个戏子的话儿瞒了起来，只说是一个姓马的客人。好在沈二宝和小飞珠已经断了多时，所以阿金和同着那几个客堂里的相帮都不认得他是个戏子。

当下金姐听了沈二宝的说话，便道：“听耐实梗说起来，

格个洋钿定规是格个杀千刀偷得去哉。俚耐住来浪啥地方，倪大家赶到俚屋里向去。”沈二宝听得金姐追问客人的住处，只得又说几句谎话道：“格个杀千刀，还是两年前头倪来浪美仁里格辰光，来浪倪搭吃歇过一台酒。本底子倪勿认得俚，也是客人同来格朋友，吃仔一台酒，一径覅来歇。倪刚刚来浪开仔橱门拿洋钿，吃着格个杀千刀冒冒失失跑得来。刚刚说呒拨三句闲话，夹忙头里倪肚里痛起来哉，痛得来呒淘成。勿壳张格个杀千刀趁倪来浪解手格辰光，倒说偷仔洋钿就跑，叫倪洛里想得着？”说着，不由得眼泪又直流下来，对着金姐说道：“难末叫倪那哼！”

金姐想了一想：便道：“勿是倪来浪说，格件事体是耐自家勿好，忒嫌大意仔点哉。耐就是肚里痛，要去解手末，为啥勿叫个人进来嗄？陌陌生生格客人，咦勿是啥一径来格熟客，洛里好实梗勿当心？”沈二宝道：“格个辰光肚皮里向痛煞快，洛里晓得格个杀千刀来偷格洋钿？”金姐冷冷的道：“难看耐那哼弄法，格个客人咦勿晓得俚住来浪啥格地方，要追也呒追处啘。自家勿小心，只好自家认仔悔气格哉。”说着，恐怕沈二宝又要和他缠扰，急急的走了出去。沈二宝见了长叹一声，默然无语。大家略略的安慰几句，也跟着一哄散去。

不多一刻，那班收帐的店家陆续到来。沈二宝拣那必不可少的几家店铺都付清了，有几家不甚要紧的，再三和他们商量先略略付些，其余的等过年再付。那知这班店铺里头的人也和金姐一般，都是十分势利。若是这个欠帐的是个有钱的人，你就一个钱都不给他，他也没有什么不放心。惟有遇着个那些没有钱的债户，好像是他不共戴天的杀父仇人一

般，那里肯放松一点。沈二宝的那些店帐本来端午、中秋两节都没有付清，那些店铺里头的人心上已经在那里十分懊悔，如今到了年底，如何还肯通融？不但不肯缓到明年，连一刻儿都不肯等候。大家坐在沈二宝房间里头，七张八嘴的催逼，只把个沈二宝逼得束手无策，哭笑皆难。到了晚上，大家勉勉强强的散去。明天一早，已经都绝早的赶来，坐在沈二宝房里坐索，渐渐的吵闹起来。

沈二宝没奈何，只得又叫小妹娘去请本家金姐。金姐知道一定又要借钱，起先还不肯来。沈二宝一连叫人请了他三次，方勉勉强强的走进房来，口中说道："二小姐叫倪做啥？倪事体忙煞来浪，耐总要自家打打主意末好呀，寻着倪有啥格用场？"沈二宝见了金姐的面，便一把拉到后面小房间里头，滴泪苦求道："今朝格件事体，总要请娒姆救救倪急格哉！"

金姐听了，便正色数说道："二小姐，耐勿要看得铜钿实梗容易嘘！耐阿晓得，倪为仔耐身浪格事体，搭耐借仔几化洋钿，一千六百块洋钿笃呀，勿是啥格少嘘！耐故歇自家勿小心，失脱仔洋钿，咦要问倪借，倪咦勿开啥钱庄银行，洋钿洛里会来得实梗容易？老实搭耐说仔罢，格两日拨耐格两个要帐格断命人，吵得头脑子才空格哉。楼浪向李小兰搭仔筱花丽卿，一径来浪叽哩咕噜，啥格钝仔俚笃格色头哉，咦是坍仔俚笃格台哉。格号闲话，倪轧实听勿惯。勿是倪今朝来里说耐，耐也忒嫌勿当心仔点哉，好好里洋钿放来浪橱里向，那哼就会拨俚偷得去？倪想起来，也呒拨实梗容易哓。格个里向勿得知到底啥格讲究？"说着，便瞟了沈二宝一眼。

沈二宝被他这几句话儿正说着了他心上的心病，不由得心上突突的跳起来，知道金姐老奸巨滑，那里瞒得过他？万分无奈，只得用出看家本事来，立起身来拉住了金姐两手，竟是双膝跪下，把一个脸儿伏在金姐膝上，口中说道："今朝格件事体，只得请奾姆再搭倪借四百洋钿格哉！奾姆真正勿肯帮倪格忙，倪也照吪说法，照式实梗样式，横竖生意也做勿成功，只好随俚笃去那哼格哉，格辰光一塌刮仔格事体，故歇也勿必说起俚，总归奾姆救仔倪格急，倪心浪也有数目来浪。"

金姐起先听了沈二宝的话儿，倒吃了一惊，暗想：万一他当真横着心肠，听凭他们怎样，索性不做生意，绰一个大大的烂污，往公堂上一跑，只说他自愿从良，那就把自己的一千几百块钱都送到水里去了，这倒不是顽的。后来又转念一想道：一个当倌人的转到这样念头，一定是山穷水尽，无可如何，方才肯走到这一条路上去，但凡有一丝一毫的法儿可想，也一定不肯这般的。像二宝这样的人，岂是肯走这条路的？想着，便故意一面拉着沈二宝的手，去拉他起来，只说："二小姐豪燥点起来，折脱仔倪格福气格呀！"一面却又装腔作势的说，没有地方去借钱。沈二宝跪在地下那里肯起来，只说："奾姆末赛过倪亲生娘哰，本底子该应受倪格礼格呀。今朝奾姆勿答应，是倪一径跓来里勿起来格哉！"说着不觉一阵心酸，眼泪直滚出来。

可怜这个沈二宝也是个数一数二的红倌人，平日之间最是心高气傲的，就是把金姐认做干娘，也是金姐看着他生意实在不差，想要沾些小利，哄骗得沈二宝心上甚是高兴，方才认着了这个干女儿。这个干娘是倒过来奉承干女儿的，沈

二宝那里把他当真当作干娘。如今不过少了几个钱，金姐就顿时变转脸来。沈二宝受了他的数说，连屁都不敢放一个。思前想后，想着那往日的锋芒，看着这今时的景象，你叫他怎样的不要委屈？怎样的不要感伤？

闲话按下，只说金姐见沈二宝跪在那里不肯起来，心上十分得意，却又假意做出个无可如何、情面难却的样儿，勉勉强强的点头答应，替他再借四百块钱，拉了沈二宝起来。沈二宝谢了又谢，说了无数的感激的话儿。金姐果然又去拿了四百块钱来交给沈二宝，把店帐开销清楚，沈二宝草草的过了一个年。

过了元旦，沈二宝便又向金姐借了一百块钱，用八十五块钱去电飞脚踏车行里头买了一辆飞轮女车。到了初五的下午，沈二宝到了十二下钟就起来梳洗妆饰，加意打扮了一回，直到三点多钟方才修饰完备。自己用两面镜子照了一回，又走到着衣镜前左右端详了好一会，又叫金姐和小妹娘等进来细看一回。金姐见沈二宝加意梳掠出来，果然比别人不同，身段风流，衣裳熨贴，就是那几步路儿也是上海滩上数一数二的俏步，不是那班饭桶倌人可以学得到的，不由得连连道好。小妹娘等大家看着，自然也都说好。沈二宝见大家都啧啧称羡，便叫一个相帮和他推了自行车，喜孜孜的对着众人点了一点头，口中说一句：“倪晏歇就转来。”金姐也对他说一声：“恭喜发财！”沈二宝便出了公阳里，跨上自行车，由二马路转出大新街，望大马路泥城桥一带驶来。

上海地方坐自行车的人虽然狠多，却都是些男人，除了泰西妇女也一般乘坐自行车之外，那些中国的妇女从没有坐着自行车在马路上跑的。如今蓦然见了沈二宝居然坐起自行

车来，大家心上都觉得甚是诧异，不由得大家的视线就聚拢在沈二宝一个人身上。更兼沈二宝貌美年轻，骨格娉婷，衣装艳丽。而且这个沈二宝坐自行车的本领狠是不差，踏得又稳又快，一个身体坐在自行车上动也不动。那些人的眼光都跟着沈二宝的自行车，往东便东，往西便西，还有几个人拍手喝采的。沈二宝也不去理会他们，一直过了泥城桥跑马厅。只见马路上的马车，一线齐的滔滔滚滚，络绎不绝。马车里头坐的，大半都是些堂子里头的倌人和那些滑头年少的游客，却也狠有几个大家内眷、绣阁名姝在里头。上海的风俗，都把正月初五当作财神日。那班倌人，大家都浓妆艳抹的出来迎接财神，所以马路上的马车比别的时候格外来得多些。沈二宝一心一意的只想要去找那一位潘侯爷，好放出手段来笼络他，头也不回，一直往斜桥一带地方跑去。

那潘侯爷的公馆，就在斜桥总会隔壁，和张园离不多路。沈二宝走过潘公馆门外，便把那自行车缓缓的踏，慢慢的走过去。走不到两三丈路，便停了自行车，跨下车来把自行车倚在树旁。略略休息了一会，便又在潘公馆门外打个转身。一连这样的三次，不见潘侯爷出来。看看天将旁晚，斜日西沉，沈二宝没奈何，只得自己坐着自行车先到味莼园去。到了安垲第又等了好一回，依然不见潘侯爷的影儿。正是：

春云冉冉，未销倩女之魂；秋水迢迢，不见伊人之影。

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交代。

第一百六十六回

巧机关深谋排陷阱
奇遇合豪客入牢笼

且说沈二宝想要在张园里头等候那位潘侯爷，要在潘侯爷面前卖弄他坐自行车的本领，摩拳擦掌的一连等了两天，连潘侯爷的影都不见。沈二宝十分没趣，回到院中和金姐说了，叫小妹娘到潘公馆左右去打听，方才知道这位潘侯爷感冒风寒，这天不能出门。沈二宝只得捺定了心呆呆的等候，一连等了四天，已是正月初十。沈二宝又坐着自行车往潘公馆左右候了一回，又到张园去泡了一碗茶，依然不见这位潘侯爷出来。沈二宝等得心上甚是烦躁，看看时候不早，那些游客一个个都纷纷散去，沈二宝也懒懒的跨上自行车，慢慢的回来。

刚刚走过泥城桥，忽见一辆小小的亨斯美两轮马车从迎面飞也似的直跑过来。沈二宝把自行车略略的向左一偏，那马车已经在沈二宝右边擦过。马车里头的人和沈二宝两下眼光一错，只听得那马车里头的人高叫一声："好呀！"沈二宝听了这一声喝采，不觉心中一动。暗想：方才坐在这个马车

里头的人虽然擦肩过去，看不清楚，却一眼看过去彷佛有些像那潘侯爷的样儿，不要当面错过了。想着，便“霍”地把自行车拨转，回过身来。不想后面也正有一个坐着自行车跟在沈二宝背后，紧走紧赶，慢走慢赶。沈二宝回转身来，不偏不歪，刚刚和背后的人打个照面。沈二宝举眼看时，原来不是别人，却是金姐的兄弟叫做阿德的，就是院子里头的帐房先生。

当下这位烧汤大叔阿德劈面撞见了沈二宝，觉得不好意思，只得叫了一声“先生”。沈二宝见了十分诧异，待要问时，两下的自行车已经过去。沈二宝想了一想，心上忽然大悟，想一定是金姐叫他暗暗跟随，怕我欠了许多亏空，要乘空逃去的缘故。想着便回过头去远远一看，果然见阿德也拨过车来，隐隐的跟在后面。沈二宝觉得心中好笑，不去理他。

沈二宝心上在那里转着念头，那脚底下就未免慢了一些。那前面的马车却跑得十分神速，一转眼的工夫已经过去了七八丈远近。那马车里头的人，还在那里不住的回头张望。沈二宝便把脚底下紧了一紧，飞一般的直追过去，一霎时早已追过了头。仔细看那马车里头的人时，却不是什么潘侯爷，约莫也有四十来岁年纪，却穿着一身极鲜明的衣服。见沈二宝赶了过来，又目不转睛的向他细看，只说是和他吊膀子，心中大喜，便也眉花眼笑的对着沈二宝嘻嘻的笑。沈二宝见不是潘侯爷，那模样也没有相像潘侯爷的地方。沈二宝见了心上暗暗诧异，暗想这个人并不像潘侯爷，怎么平空的会看错了。一面想着，那自行车去得飞快，不知不觉的又到了潘公馆门首。沈二宝不去理会那马车里头的人，只把自

行车轻轻拨转，望着原路回去。今天又扑了一个空，心上十分懊恼。去踏了半天自行车，觉得有些腰酸力软，便把腰伸了一伸，缓一口气，沿着那马路左首只顾慢慢的走。

忽然，后面又有一辆自行车如飞似箭的赶过去，从沈二宝右首直穿过去，那自行车上的人却目不转睛的看着沈二宝。沈二宝抬头一看，不觉心中大喜，好似天上掉了个斗大的夜明珠下来的一般。原来这个自行车上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沈二宝一连候了好几天候他不到的潘侯爷。这个时候沈二宝一见了潘侯爷，不由得精神陡长，连忙用尽平生之力，把脚下一紧，星飞电闪的一般赶上前去。潘侯爷坐着自行车赶过了沈二宝的头，却还不住的回过头来往后张望。见沈二宝也催动自行车直赶上来，暗想：不料上海地方也有会坐自行车的女子。方才走过去的时候，却没有十分看得清楚，不知他面貌如何？想着便故意把自行车略略放得缓些，凭着沈二宝赶过头来。恰恰的两车相并，中间只隔着三四尺路，两下都看得十分清切。

潘侯爷细细的打量沈二宝时，只见他穿着一件玄色泰西缎狐皮紧身短袄，下面衬着一条淡湖色泰西缎裤子。脚下踏着一双小小的尖头缎靴，尖尖瘦瘦的，差不多只有四寸。头上打着一条油松朴辫。再往面上看时，只见他腻粉搓酥，秾脂滴露。长眉入鬓，青含远岫之云；俊眼流光，碧漾明湖之水。轻同飞燕，婉若游龙。更兼身量苗条，丰神流动，坐在自行车上，香风飘拂，华彩飞扬，好似一朵彩云从平地上涌出来的一般。回波顾影，浅笑迎人，别有一种媚妩玲珑的态度。这样的一个美人，坐在自行车上自然比别人格外要好看些儿。更兼这位潘侯爷又有一个癖性，一生一世最喜欢的就

是会坐自行车的女人。无奈上海地方的那班倌人，一百个里头倒有五十对是不会坐自行车的。如今偶然见了一个能坐自行车的女人，又具着这般的姿态，虽然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颜色，却也狠有些宜嗔宜喜的丰神。更兼这个沈二宝出奇制胜的地方还不在面貌上，全仗着一对秋波，一付身段，做个勾魂摄魄的招牌。横波一盼，能回铁石之肠；纤步轻移，不数昭阳之态。只把一个潘侯爷看得眼前撩乱，心上回旋，觉得自己所见的那些倌人都赶不上他这般丰态。更兼沈二宝是有心挑逗，自然的丝丝入扣，一拍就合。故意的对着潘侯爷嫣然展笑，以目送情，更把潘侯爷引得意马心猿，拴束不定，一时间六神无主起来，也对着沈二宝微微含笑，好像要和他说话的一般。

沈二宝见了这般模样，知道潘侯爷已经入彀，心中暗喜。却又故意卖弄精神，把身体向前一伏，把头一低，脚下用一用力，只见沈二宝的那一辆自行车好似天边飞鸟一般，一直线向前跑去。潘侯爷见了那肯放松，连忙催着自行车也赶上来。两辆自行车在马路上互相追逐，直像那弹丸脱手，羽箭离弦。路上的人见了，不由得一个个都拍手叫好。一霎时，沈二宝和潘侯爷早由大马路一直穿出黄浦滩，直到了三马路口。沈二宝方才慢慢的转进三马路，潘侯爷的自行车也紧紧的跟着转弯。

沈二宝虽然坐自行车的本领不差，却毕竟是柔弱女子，和潘侯爷追逐了一回，早已有些娇喘吁吁，额角上沁出几点香汗。潘侯爷看得清楚，趁势和他说道："对不起，辛苦，辛苦！"沈二宝回头一笑道："啥格对勿起呀，倪勿懂耐格闲话。"潘侯爷笑道："你在大马路上走得好好的，都是我平空

的要和你比赛，冤冤枉枉的害你费了许多气力，岂不是我对你不起么?”沈二宝听了也不说什么，竟瞟了潘侯爷一眼，把嘴唇动了一动。潘侯爷见了，十分高兴，便又趁势问他住在什么地方。沈二宝听了，忽然假作失惊道：“阿唷，耐是潘大人哓，啥勿认得倪哉呀!”潘侯爷听了，又把沈二宝仔细认了一认，觉得虽然有些面熟，却一时想不起这个人来，便对沈二宝笑道：“我和你虽然狠觉得面熟，却想不出是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沈二宝掩着嘴，“格”的一笑道：“倪故歇来浪公阳里，耐阿到倪搭去坐歇，马路浪向勿好讲闲话格。”说着，便放开自行车在前缓缓的走，潘侯爷紧紧的跟在后面。

到了公阳里，沈二宝下车进弄，走到自家门口，把手招着潘侯爷道：“请里向来坐，倪搭小地方，不过怠慢点。”潘侯爷连说：“不用客气。”一脚跨进房来，对着沈二宝又细细的看了一看。沈二宝对着潘侯爷把头侧了一侧，眼波斜溜，樱口微开。潘侯爷看了沈二宝这般模样，觉得一个心吸吸的动个不住，连要问沈二宝的名字都忘记掉了。停了一回，忽然想起道：“你可就是沈二宝么?怪不得我看着你面熟得狠。”沈二宝听了微微一笑，也不开口，只对着潘侯爷点一点头。潘侯爷方才明白果然是沈二宝，便问他这两年生意怎么样。沈二宝不肯和他说真话，只说：“生意也呒啥好，哝哝罢哉。”说着，又向潘侯爷一笑道：“耐啥洛吃仔一台酒，一径勿来呀?阿是倪怠慢仔耐动气哉?今朝勿是倪马路浪碰着仔耐，耐洛里会到倪搭来?贵人勿踏贱地，倪搭实梗格小地方，就等到仔开年，耐也勿见得肯来哓，耐是要到花婷婷搭去格，倪洛里请耐得到?”

潘侯爷听了诧异道："我做花婷婷还是上节做起的，你怎么就会知道？"沈二宝把眼一瞟，笑道："倪自然有呒线德律风格啘，耐格事体洛里瞒倪得过？"说着，便趁势走过去，坐在潘侯爷左首，紧紧的靠着潘侯爷的肩傍道："倪腰里向痛得来，勿得知啥格讲究？"潘侯爷趁着沈二宝说腰痛，轻轻的伸出双臂，把他拥入怀中。沈二宝也不推却，只把身体扭了两扭，把纤腰紧紧贴在潘侯爷身上。潘侯爷见了沈二宝这样的俯就，心上自然欢喜，把一只右手捏着拳头，轻轻的在沈二宝背上捶了几下道："你腰痛，我和你捶捶好不好？"沈二宝把一只纤手拉着潘侯爷的手道："谢谢耐，勿敢当，要折仔倪格福气格呀。"潘侯爷听了便低下头去，附着沈二宝的耳朵悄悄说了几句。沈二宝有意无意的略略点头，低眸不语，那眉间眼角却渐渐的红晕起来。这一夜，潘侯爷自然是住在沈二宝院中不回去了。娇郎抱日，倩女停云，海燕双栖，文鸳比翼。一个是江南名妓，一个是三楚通侯，你爱我的丰姿，我慕你的富贵，自然比别人的情景不同。正是：

金堂夜永，香销宝鸭之烟；锦幄春温，灯颤流苏之影。

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六十七回

蓄深心连环施妙策
狙缠头反扑出奇文

只说潘侯爷虽然和沈二宝有了相好，却平日之间听得别人说过沈二宝爱姘戏子，未免有些疑惑的意思。沈二宝心中明白，索性把以前自己爱姘戏子的事情，一一和潘侯爷说明，又装点出许多的话儿，只说那班唱戏的人怎样怎样的反面无情，怎样怎样的卑鄙无耻，自己看破了这般宝贝没有一个好人，心上二十四分的懊悔，以前不该这样的糊涂。如今既然遇着了你这样的一个人，自然死心塌地的守着你一个人的了。我自从吃了把势饭，眼中的客人也不知见了多少，却从没有遇着个像你这样温柔爽快的人，所以把这般的心腹的话儿一古脑儿都告诉了你，你却切不可再去告诉别人。沈二宝说到这里，不觉面上一红，羞怯怯的把个脸儿伏在潘侯爷怀里再也不肯抬起来。

潘侯爷虽然是个惯家，到了这个时候，听了沈二宝这样的一番说话，也不由得心上有些着迷起来，便拉着他的手，叫他抬起头来。沈二宝越发把个头紧紧的钻在潘侯爷胸前，

一动也不动，口中却喃喃呐呐的说道："倪搭耐讲仔，耐勿要动气嚏。耐要动气，是倪勿来格。"潘侯爷笑道："这些事情都是以前的把戏，与我什么相干？只要你以后知道改悔就是了，我为什么要动气？"说着，便把两手捧着沈二宝的脸，自己低下头去轻轻的偎了一偎。只见沈二宝的两边颊上红得十分鲜艳，好像那带露玫瑰，酣妍欲滴。见了潘侯爷兀自把两手掩着眼睛，似笑非笑的别转头去。潘侯爷看了心满意足，酣畅非常。

自此以后，潘侯爷便和沈二宝约法三章，要他遵守：第一，不到戏园看戏；第二，不留客人住夜；第三，但是潘侯爷来了，不论什么客人在房间里头，都要让他。沈二宝如何不肯？千依万顺，满口应承。潘侯爷又和沈二宝讲明，每月贴他四百块钱，吃酒叫局外算。只把个沈二宝喜得一个无可不可，心花大开。

潘侯爷从那一天住在沈二宝院中，到了明天起来，原想给他一千块钱的。忽然转念一想，故意一个大钱都不给，要看沈二宝怎么样。那里知道这个沈二宝是何等的手段，早已和金姐商量得停停当当的了。刚刚下床梳洗，便在拜匣里头拿出一百块钱的钞票来，交给小妹娘道："格个是潘大人赏给唔笃格下脚，唔笃拿得去。"小妹娘接了，谢了潘侯爷一声，便走了出去。

潘侯爷见了心上自是高兴，便对沈二宝道："这下脚的钱怎么要你拿出来，我还给你就是了。"说着，便取出一个皮页子要拣钞票。沈二宝连忙拦住，笑道："耐拿洋钿做啥，阿是还倪呀？还倪末谢谢耐。就要还倪末，也慢慢交末哉，用勿着实梗性急碗。"潘侯爷先还不肯，只说下脚的钱断没

有要叫你出的道理。沈二宝斜了潘侯爷一眼道："阿唷，耐倒分得明白笃唲！倪两家头比勿得别人，承耐格情看倪得起，倪也一径当耐自家人格，格两个铜钿啥格希奇？耐拨俚笃也好，倪拨俚笃也好，耐故歇实梗还拨倪，倒勿像——"

沈二宝说到这里，顿住了口不说下去，望着潘侯爷一笑。潘侯爷听了这些说话，觉得甜蜜蜜的，一字一句都钻进心坎里头去，心上甚是高兴，倒不好意思一定还他，只得罢了。过了一天，潘侯爷便另外送他一千块钱。沈二宝再三不受，口口声声只说的潘侯爷睄他不起。潘侯爷无奈，只得罢了，心上却甚是过意不去。

过了几天，潘侯爷在公馆里头吃过了饭，便到沈二宝那里来。沈二宝刚刚起来，正在那里梳头，见了潘侯爷，立起身来叫了一声，潘侯爷便坐在沈二宝旁边，看着他涂脂傅粉，掠月挑云，看得甚是得意。正在这个当儿，忽见女本家金姐走进房来，叫了一声"潘大人"，便去附着沈二宝的耳朵唧唧的讲了一回。沈二宝顿时皱着眉头，十分不乐，偷转秋波看了潘侯爷一眼，好像怕他听见的一般。潘侯爷看了他们这般鬼鬼祟祟的做作，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儿。

正要开口问时，早见沈二宝对着金姐使个眼色道："妘姆末总是实梗，早勿说，晏勿说，恰恰来浪格个辰光缠勿清爽。有啥事体，晏歇点再说末哉！"金姐听了，便回过头来看了潘侯爷一眼，方才说道："格末昨日仔一篇帐拿得来，等倪交拨来帐房先生，叫俚搭耐算算。"沈二宝听了，便在贴身的衣袋里头取出一篇帐来交给金姐，却又回头看着潘侯爷，又好像怕他看见的模样。潘侯爷见了这般模样，那里忍

得住？便问沈二宝道："你们鬼鬼祟祟的说些什么？这一篇帐又是什么东西？快拿来给我看！"沈二宝听了，面上一呆道："勿关耐事，耐嫑要去问俚。"说着，又催着金姐道："耐豪燥点去罢，勿要来浪多说哉！"

潘侯爷听了更加疑惑，叫住了金姐，不放他走，对沈二宝道："你们究竟闹的什么鬼戏？快和我说个明白！"沈二宝道："搭耐说勿关耐事，耐要问俚做啥？"潘侯爷听了沈二宝这样的言词闪烁，金姐又那般的形迹可疑，心上不觉有些不快起来，冷笑道："就是不干我事，也要和我讲个明白。"沈二宝把眉头一皱道："耐格人啥实梗格呀，倪勿搭耐说，自然有勿搭耐说格道理来浪里向，耐慢慢交看末就晓得哉。"

潘侯爷见沈二宝始终含含糊糊的不肯和他讲实话，不由得心上生气起来，睁着眼睛看定沈二宝道："我不管什么道理不道理，今天一定要问个明白！你们做的事情不用在我面前闹鬼。我不在你们这里走动，你们的事与我不相干；如今我既然在你院中走动，你又要去寻别人的开心，还要把我当作小孩子一般随口哄骗，那是办不到的！"沈二宝听了，不慌不忙对着金姐说道："唔笃听听看，阿要气数。"金姐也笑道："二小姐，耐末也有点勿着勿落。潘大人要看末，拨俚看看末哉啘，为啥要瞒仔潘大人呀？"说着便走过一步，把手中的一篇帐目交在潘侯爷手中道："潘大人勿要动气，格个是二小姐格帐呀，耐请看末哉。"

潘侯爷接过来看时，见果然是一篇帐目，什么房饭帐多少，家生店多少，绸缎店多少，洋货店银楼多少，零零碎碎的一篇帐目，差不多也有三千多块钱的样儿。潘侯爷看了不懂，便问沈二宝道："这是你的帐么？前天不是你和我讲过

不欠别人的债么?”沈二宝听了，呆着个脸低头不语。金姐接口说道：“二小姐格两年生意勿局，一径亏空下来格呀，不过二小姐勿肯搭耐说罢哉。”

潘侯爷听了，想了一想，还没有开口，金姐又道：“说起二小姐格事体来，再要讨气也呒拨。格两年格生意，说末说勿好，到底还哝得过去，勿会去欠啥格债，吃着俚屋里向一个娘、两个阿哥、一个兄弟，四家头四支老枪，单是鸦片烟要三两开外哚。一榻刮仔才靠仔二小姐一干仔，一年里向格开销，少说点也要一千几百洋钿。旧年加二勿对哉，啥格阿哥讨家小，兄弟做生意，七七八八，去脱仔三千外势。耐想二小姐前两年生意好点还勿要紧，刚刚旧年仔格生意只好做一个开销，洛里来实梗几化洋钿？实梗洛二小姐身上背仔三千多块洋钿格债，轧实说起来，俚自家一个铜钿才勸用着，阿要作孽!”金姐说到这样，沈二宝抬起头来对他说道：“耐少说两句哉呀!”一面说着，两只眼睛里头水汪汪的，含着一泡珠泪。

潘侯爷听了沉吟了一会，便又问金姐道：“二宝既然有这许多亏空，为什么瞒着我，不和我说?像这样的事情，也算不得什么大事，又为什么不早些和我商量?多了我拿不出来，三千、五千的事情，也还算不了什么，为什么有心要不叫我知道呢?”金姐道：“倪一径搭二小姐说，叫俚搭耐潘大人商量，潘大人勿在乎此格，二小姐勿肯呀。”潘侯爷笑道：“这是个什么缘故呢?”说着，便回顾二宝。二宝斜倚在榻床上，把一只纤手托着香腮，低鬟敛袖的，只当不听见的一般。潘侯爷又问一声，二宝只不开口。金姐便含笑道：“倪搭耐潘大人说仔罢，二小姐是勿肯说格哉。二小姐格心浪，

总道仔俚搭耐潘大人轧实是真心要好，勿是啥格假情假义，实格洛俚身浪欠仔债，瞒仔耐勿肯响起。晓得耐听见仔格件事体，定规要拨俚洋钿，教俚去还债格。俚要受仔耐格洋钿呢，好像是搭耐勿是啥真心要好，不过是有心想耐两个铜钱罢哉。要定规勿受呢，咦怕耐潘大人心浪要动气。潘大人耐想俚有仔实梗一个念头来里心浪向，自然勿肯搭耐说哉呀。”

这一席话，说得来圆转非常，有情有理，直把个潘侯爷听得好像醍醐灌顶，醇酒醉心，那心上的快活，一时间都说不出来，只微微含笑，把眼睛去看着沈二宝。沈二宝也把眼光注在潘侯爷身上，好像有无限的深情流露出来。金姐又接着说道：“故歇上海滩浪格倌人，大家才是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人，对仔客人洛里有啥真心。倪二小姐倒轧实勿是格号人啘。耐潘大人齣来格辰光，二小姐一径搭倪说起，说上海格客人才靠勿住，只有耐潘大人末，气魄咦大，脾气咦好，上海滩浪实头难得碰着格。实梗洛格日子，二小姐肯留耐呀，勿然是洛里有实梗容易？格辰光，李宝珍李家里放仔三千洋钿——”金姐说到这里，沈二宝忽然“霍”的立起身来，红着脸说道：“耐末说说就要瞎三话四，越说越好听哉！豪燥点去罢，勿要勿着勿落格瞎说！”正是：

春满迷香之洞，宋玉魂销；花飞扶荔之宫，襄王梦断。

未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六十八回

假缠绵爱语稳痴人
真懊恼芳心乖宿愿

只说沈二宝推着金姐的背叫他出去，金姐知道这个时候大功已成，便呵呵的笑着走了出去。潘侯爷见他走了，自然要和沈二宝亲热一番，软语温存，柔情婉转，那相爱的情愫自然是十分熨贴，百倍缠绵，也不必去说他的了。

到了明天，潘侯爷拿着一张四千块钱的庄票，要给沈二宝还债，却婉婉的对他说道："你不肯拿我的钱，自然是和我真心要好。但是这个里头也有一个分别，若是你不欠什么债务，有心敲我的竹杠问我要钱，自然对我不起。如今你委实欠了一身的债，我又不是没有钱的人，我们两个人这样的交情，理应和你代还债项，算不得是敲我的竹杠。况且是我自家愿意给你，又不是你问我索取的，你受了怕什么?"沈二宝听了，正颜厉色的说道："潘大人，阿有处请耐照应点倪，勿要实梗。倪欠别人家格铜钿末，等倪自家去想法子。耐要搭倪还债末，慢慢叫末哉，故歇用勿着。"

潘侯爷见他说得这样侃侃凿凿的定不肯受，心上更加欣

服，暗想：如今上海堂子里头居然也有这样的人。便也正色问道："你一定不肯受我的钱，究竟是个什么道理？你倒要讲给我听听！难道你睄我不起，所以不要受我的钱么？"沈二宝把金莲一顿道："耐格人真正缠煞哉！倪要看耐勿起末，也勿要搳脱仔几几化化客人，独做耐一干仔哉啘！"潘侯爷道："既然不是啘我不起，为什么不肯受我的钱？"沈二宝呆着个脸不肯说。潘侯爷再三追问，方才叹一口气道："老实搭耐说仔罢，倪格做耐潘大人，勿是为啥铜钿，也勿是为啥势利。格辰光倪搭耐刚刚碰头，心浪向就有仔耐实梗一个人，一径丢耐勿脱。耐吃仔一台酒，一径勿来，倪心浪末牵记煞，面孔浪末说勿出。倪碰着格客人几几化化，一塌刮仔才勿来浪倪心浪。独独看见仔耐，像煞心浪有一种说勿出格念头，总归耐说一句闲话，跑一步路，你看仔总归呒啥勿对劲。格个里向，连搭仔倪自家也说勿出是啥格讲究。直到仔今年马路浪碰着仔耐，承耐格情看倪得起，搭倪也蛮要好，别人家看仔倪两家头总说呒啥希奇，洛里晓得倪心浪格事体。老实说，耐要倪那哼，只要耐说一声，倪总呒啥勿肯。故歇耐晓得倪欠仔亏空，搭倪还债，拨别人家看起来，好像倪搭耐要好才是假格，为仔自家欠仔别人家格债，呒说法洛，有心骗耐搭倪要好，叫耐搭倪还债。耐想拨俚笃一说，倪阿要难为情。就是耐自家心浪想起来，也要勿相信格呀！总当仔倪搭金姐两家头串通仔调耐格枪花，倪就生仔一百张嘴，也搭耐讲勿明白啘。实梗洛倪情愿自家去想法子，勿要搭倪还啥格债，等别人家看看倪到底阿是格号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人格人。"

这几句话儿，真个说得来恩上加恩，爱中添爱。潘侯爷

听了，不由得满面添花的道："你的话虽然不错，但是你现在欠着别人的债项，这是讲不来的。我不知道也还罢了，我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那有不和你还的道理？若是你一定不肯受，那就倒反不是真心和我要好，好像是假意撇清的了。"沈二宝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叹一口气道："说起来，倪做仔生意，客人拨倪洋钿，阿有啥勿要格道理？不过今朝拿仔耐格洋钿，拨别人家说起来，总归说倪有心做仔圈套，敲耐格竹杠。轧实倪搭耐两家头要好，是样式样对劲仔格要好，勿是为啥洋钿勿洋钿。故歇实梗一来，像煞仔倪想耐格洋钿洛，格外巴结。轧实倪也勿是格号勿要面孔格人，耐也勿是格号碰碰上当的曲辫子，俚笃洛里晓得？"

潘侯爷听沈二宝说他不是轻易会上当的曲辫子，心上更觉合拍，便又对他说道："你的话儿都是多虑，别人说你不是真心和我要好，只顾凭他们去说就是了。只要我自己心上明白，别人的讲论何必再去管他？如今你的真心我也知道的了，若要叫我看着你欠了一身的债，不来和你想个法儿，非但我心上过不去，你叫我的面子上也怎么的下得去？你们当倌人的人若真个一个钱不要，又何必要做什么生意？"沈二宝正色道："潘大人，耐倒勿要实梗说。倪吃仔格碗把势饭，做客人也有几等几样做法格呀！老实搭耐说，格个客人要是搭倪勿对劲格，等俚去多用脱两个铜钿，心浪像煞开心点。碰着仔搭倪对劲格客人，像煞俚多用仔一个铜钿，倪心浪总归有点勿舒齐。勿是啥吃仔把势饭，就拿铜钿买得动格。买倪格身体倒呒啥希奇，要买倪格心倒勿容易嘘！耐总当仔倪做倌人格末，总归只认得铜钿，勿认得交情，格末耐真正看错仔人哉！"

潘侯爷听了，连忙走过来对着沈二宝打了一拱道："我的不是，说错了一句话儿，不要生气。"沈二宝忍着笑别转头去，道："勿要嚧，算啥格样式呀！"潘侯爷又道："你一定不肯受我的钱，我也没有别的法儿。我如今只有两条道路，凭你自家去拣。你若是不愿意我在你院中走动，你就不要受我的钱，我从今日起再也不来的了；你若是愿意我来走走的，你就老老实实的受了，不必和我客气。"沈二宝听了，呆了一回，方才说道："格末真正也叫呒说法，耐说到仔实梗闲话，叫倪那哼再好勿受？"说着，便把那一张四千块钱的汇票接了过来，对着潘侯爷笑道："谢谢耐！"潘侯爷也笑道："今天这一张汇票，我不知费了许多的气力，说了无数的话，你方才肯赏我的光收了下来，我还要谢谢你呢！"沈二宝也微微一笑。

看官，你道沈二宝的这一篇反扑文章，可做得利害不利害？凭你潘侯爷这样的精明漂亮，也不因不由的一头钻进了他的圈套，一时间那里看得出来？自此以后，不到三个月的工夫，沈二宝的亏空都已经还得清清楚楚，头上手上的首饰金珠翡翠办得件件俱全，身上的衣服更不必说。论起理来，这个沈二宝以前上了姘戏子的这般恶当，几乎落在帐房里头，跌到么二上去。幸亏想着了个潘侯爷，居然被他钩上了手，做了他一个大大的救星，一节不到，差不多用了八九千块钱在他身上。在下做书的和他想起来，该应改悔前非，死心塌地的守着潘侯爷才是。那里知道他饱暖思淫，清闲不惯，以前为着姘戏子碰了这样的一个大钉子，他却一些儿警忌的心都没有。到了如今，亏空刚刚还掉，手里头才多了几个钱，不由得又想起那旧日的营生来，偷偷的瞒着潘侯爷，

自己一个人到戏园里头去看戏，刚刚又是孽缘天凑，碰着了这个谢月亭。

沈二宝自从一见谢月亭之后，便眠思梦想的，害了个闻声对影的单相思。茶里也是谢月亭，饭里也是谢月亭，一天到晚只把个谢月亭的形容放在心上，车轮一般的旋转。就是见了潘侯爷，也有些失神落智的样儿。潘侯爷虽然有些觉得，只说他或者身体有什么不爽快，方才是这个样儿，便问他为什么这般模样，身体觉得怎么样。沈二宝随口支吾了几句，一心一意只想着个谢月亭一个人。想来想去，想不出个引他的法子，便硬着头皮，在戏园门口候着谢月亭出来，一把拉住了他，试他一试。虽然知道谢月亭的父亲管束得十分严紧，却只说不见得一天到晚看守住了这个儿子，不分好歹，且去碰个机会再说，或者竟会成就了好事也未可知。那里知道偏偏运气不好，遇见了谢云奎，受了他一场抢白。

回到公阳里院中，长吁短叹的好似失了心的一般。听得大姐阿招叫他起来，他赌气不答应。阿招一连叫了几声，发起急来，潘侯爷早已走上扶梯。沈二宝起先在公阳里的时候，本来是楼下房间，如今做了潘侯爷以后，便搬到楼上去，三间楼面都是沈二宝一个人的。当下阿招见沈二宝睡着不肯起来，心上十分着急，只得高声说道："潘大人要动气格呀！"这个时候潘侯爷已经走进房来，见了沈二宝睡在那里竟不起身，心上也觉得有些不快，便对阿招说道："他起来不起来，凭他的便，你去叫做什么！"

沈二宝听得潘侯爷发话，心上有些忐忑，便趁着阿招推他，一骨碌坐起身来，故意嗔道："耐唤唤喤喤吵啥物事？潘大人来末，让俚来末哉啘，俚咦勿是啥今朝头一转来格生

客，要耐来浪发啥格极呀！”说着，便回过头来，对着潘侯爷说道：“耐听听看，俚笃赛过来浪当耐生客，阿要讨气！”潘侯爷见沈二宝睡着不理他，只说他有心怠慢，正要发作，听了沈二宝这几句话儿，不知怎样的方才心上的气不知走到那里去了，顿时盛气齐平，一言不发，欢欢喜喜和沈二宝谈了一回，方才就寝。

这里潘侯爷和沈二宝的事情姑且按过，再讲起那位从天津回来乡试的章秋谷来。章秋谷自从在天津回来，回到新马路自己家中，见了太夫人和夫人并陈文仙等，自然大家甚是欢喜。这个时候已在七月十五之后，秋谷知道，要回到常熟本籍起了录遗文书，再到南京去录遗，是来不及的了。便去商约大臣陈荫孙陈宫保那里，求他起一套送考的咨文。这位陈宫保本来和章秋谷是同乡，又彼此都有了世谊，自然一口应允。隔了一天，果然就差一个差官送了一件咨文过来。秋谷接了这口咨文，免不得又自己去陈宫保那里道谢。陈宫保倒着实和秋谷谈了一回，见秋谷口如悬河的滔滔不绝，不由得心中暗暗称奇。秋谷谢过了陈宫保，正打算动身赴试，不想平空的有个岔子出来。正是：

相如善病，茂陵秋雨之宵；樊素多情，绮阁春风之夜。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待。

第一百六十九回

阻观光无端婴小极
喜同心着意护檀郎

且说章秋谷在家里头住了几天，正要动身到南京去，不想平空的忽然害起病来。原来章秋谷素来怯热，到了夏间最爱吃那大菜馆里头的冰忌濂。只说这样东西十分爽口，到了嘴里头真个是凉沁心脾，寒凝齿颊，比那冰水浸的瓜果更觉得爽口些儿。在上海的时候差不多天天要吃的，吃得多了，未免寒气凝积在脏腑里面发泄不出来。到了秋天一定要啾啾唧唧的害些小病，秋谷也不去管他。此番由天津回来，在船上的时候天气正是十分炎歊，秋谷晚间睡觉，把那官舱里头的玻璃开得直直的，着实受了些海面上的风寒。到了上海，多吃了些冰忌濂。他夫人和陈文仙那里，檀郎久别，凤女多情，想来未免要接一接风。

偏偏这一个立秋很早，到了七月二十的那一天，便下了一场大雨，金风萧瑟，枕簟生凉，把一天暑气都赶得干干净净。章秋谷却就在这几天之内生起病来。二十二的那天晚上，章秋谷把书籍行李都收拾得停停当当，预备着明晚下

船。那里知道到了二十三早上，章秋谷刚刚起身，便觉得身上有些不自在，眼花头晕，立脚不定。章秋谷本来自己也懂些医道，他太夫人的医理也狠有些门路的，当下太夫人诊了秋谷的脉，知道是发寒热，便叫他在榻床上睡下，取了一条夹纱被，和他盖在身上。直到夜间两点多钟，头上的热方才退清楚了，微微的出了一身汗。章秋谷自觉身躯疲乏，吃了一碗稀饭，便也上床睡了。

到了明天，章秋谷的寒热又来了，比上一回却觉得重了些儿。他太夫人等他退热之后便和他商议，叫他南京不必去罢，就错过了一场乡试，下科再去就是了，也算不得什么事情。依着章秋谷的性情，看着这个举人进士的功名本来原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在天津几千里路的赶回家来，一定要去乡试，原为着这位太夫人期望甚深，不容不去。如今听了太夫人这样的和他商议，自己也觉得有些支持不住，便对着太夫人道："虽然错过一科没有什么，但是可以支持得来，还是去的为是。明天只要这个劳什子的寒热不来，立刻赶上船去，还赶得上学台的录遗，再迟就赶不上了。"

太夫人笑道："你就是明天好了，我也不放心叫你一个人上路。你不要把我也当作那班势利龌龊的人，把功名富贵看得十分郑重。在我心上看起来，看着这个举人进士倒也是狠平淡的。不过你们章氏世代簪缨，门承通德，不得不在这里头图个出身就是了。"秋谷听了也笑道："既然母亲决意如此，儿子一定不去就是了。"太夫人又笑道："若是我一定要逼着你扶病出门，不要说别的，只你这两位夫人只怕心上就要不快活了。"陈文仙在旁听了，微微含笑，也不作声。秋谷也笑道："这个他们怎敢？"说着，太夫人见秋谷有些疲乏

的样儿，便吩咐了陈文仙几句话，叫他好好招呼，自己便回房去了。

那里知道章秋谷的这个寒热发得甚是蹊跷，吃了几服药，非但不见一些儿功效，倒反的一天重似一天起来了。上一次的余热未清，接着第二次的重寒又至，到了后来竟是热得发狂谵语起来。只把一个章秋谷的夫人和陈文仙吓得个魄散魂飞，六神无主，只说这样的病热是有些尴尬的了。两个人衣不解带的昼夜伏伺，却一天到晚的愁眉泪眼，着急非常。还是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见了章秋谷这般病势，虽然心上有些焦躁，却究竟在脉理上有些把握，知道这个病是没有性命之忧的。见了他们两个人急到这般模样，免不得安慰一番，叫他们不要着急。这两个人听了略略放心。章秋谷整整的病了两个礼拜，方才寒热来得轻些。他夫人和陈文仙两个却整整的伏伺了两个礼拜，这两个礼拜里头茶饭无心，梦魂不定，真累得这两个花容憔悴，神彩疏慵。

这一天章秋谷睡醒热退，睁开眼睛在床上四围一看，只见他夫人坐在床沿上，拉着他的手紧紧的贴身坐着。陈文仙却坐在里床，捏着一只粉团一般的拳头轻轻的和他捶腿。见秋谷睁开两眼，他夫人便连忙把手到他额上去试了一试，觉得余热已退，便问道："你这个时候心上觉得怎么样？"秋谷道："这个时候倒觉得狠爽快。"他夫人便去倒了一杯温凉可口的洋参茶来。秋谷觉得寒热已经退了，便一谷碌在床上坐起。他夫人连忙要来扶他，秋谷摇头不要，接过洋参茶一饮而尽。陈文仙对着秋谷笑道："你寒热才退，再睡一回儿养养精神也好。"秋谷道："这个时候我觉得精神狠好，头目清凉，坐一回儿不妨。"

说着便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会，觉得他夫人和陈文仙两个人的脸上比以前瘦了好些，狠有些楚楚可怜的丰致。从前是红衬湘桃，花呈妙靥，如今却是六铢衣薄，掌上身轻了。秋谷知道自己寒热来得利害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是通宵彻旦的伏伺，心上十分感激，却对他夫人和陈文仙笑道："我害了十几天的病，把你们两个人都累坏了。多谢，多谢！我心上感激得狠！"他夫人听了，握着他的手道："阿弥陀佛，真正谢天谢地！如今巴得你渐渐好起来，我们已经心满意足的了。你生了病，我们伏伺你，这是我们做妇女的分内事情，那里当得你这般客气？难道我们还用得着客气么？"说着不觉一笑。

陈文仙也道："如今你的病渐渐见轻，真是大家的运气。那几天寒热来得最重要的时候，昏迷不醒，连人都认不得，真是人都吓得死的！我生长二十岁，还是第一次受着这般的惊吓。如今我们虽然一般在这里伏伺你，心上却是十分宽畅。比不得那几天，真是急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替又替你不来。吃了药下去，仍没有一些儿效验。你想那个时候，怎样的叫人不要着急？如今幸而天地保佑，祖宗灵感，你的寒热也渐渐的退了，病也渐渐的轻了，我们心上一块石头也落下地了。至于你为着我们在你病中伏侍了你，你平空的忽然的和我们客气起来，那是再也不敢当的。只要你以后处处自家保重身体，不要叫老太太和我们耽惊着急，我们就是不论怎么样，心上也是高兴的。辛苦些儿算得什么。"说着，也是横波一笑，目光澄澄的看着秋谷，好像要说什么话儿，却又没有说出来。秋谷听了陈文仙的这一席话儿，自然点头道是。他夫人听了，也不由得连连点头道："二妹的话儿一

些儿都不错，你以后自家要保重些儿才是。”

原来秋谷的这位夫人自从陈文仙进门之后，见他和婉非常，温柔有礼，两下谈论起来竟是二十四分的要好。陈文仙虽然不敢越分，这位秋谷夫人却早已和他姐妹称呼的了。当下章秋谷听了他夫人的话，也不开口，只把头略略的点了一点，却把左手挽了他夫人的手，右手握着陈文仙的手，三个人六只眼睛，就如闪电流光的一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深深凝睇，脉脉含情，大家都觉得有无限的深恩厚爱，在眼光中间流露出来。三个人无言相视了一回，秋谷觉得坐在床上不耐烦，便跨下床来走了几步。陈文仙恐怕他病后力弱，连忙拉着他的右手，紧紧的贴身扶着他。章秋谷也觉得头目森然，脚下无力，便随意躺在榻床上，和他们两个人讲些闲话。一会儿，太夫人走过来看他，见他精神甚好，也自欢喜。

自此以后，章秋谷又在家里头一连养了半个月的病，方才精神复旧，二竖潜逃。这半个月里头在家里没有事情，一天到晚除了陪侍太夫人讲些闲话之外，成天的只和一妻一妾相对，喁喁对语，款款相偎，纤手扶搔，芳心熨贴。茗碗药炉之畔，搀和着许多的粉晕脂痕；添香伴影之宵，平添出无限的幽欢密爱。章秋谷虽然在家养病。却倒享受了许多的艳福。从此以后，章秋谷和妻妾的恩爱平空的又添了几分。

到了中秋节后，章秋谷已经照常出门。辛修甫和王小屏两个听了秋谷病愈，便两个人同着来看他。秋谷和他们谈了一回，辛修甫和王小屏为着他错过了乡试，甚是替他可惜。修甫道：“如今乡试改了策论，你是向来留心古学的，一定可以有些把握，可惜你又偏偏生起病来！”王小屏也道：“你

这一场病生得真是凑巧，早不生病，迟不生病，偏偏的正在那几天录遗的时候生起病来，眼看着一个举人生生的送掉了，岂不可惜！”

秋谷笑道：“承你们两位这般关切，足见盛情。但是据我想起来，现在的这般时局，国势阽危，前途黑暗，这个举人就使中了，也没有什么道理。我的性情你们是知道的，本来不把功名不功名的事情放在心上，就是错过了也算不得什么。”辛修甫道：“虽然如此，但是如今这般势利卑鄙的时代，中个举人却要占无数的便宜，你也不要把举人看得这样的一个大钱不值。”秋谷笑道：“你们两位都是举人出身，我也不是一定把举人、进士看得一文不值。但是一个人的声价，是从学问经济上来的。一个人只要有了真学问真经济，就不中举人、进士，他的声价也不见得就会低些。那一班没有学问的饭桶，就是中了举人、进士，依然还是一个庸庸碌碌的饭桶。照这样看起来，这个举人又何必一定要中他呢？”正是：

高谈惊座，春生舌本之莲；往事如烟，肠断秋娘之泪。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七十回

发清言高论寄牢骚
访桃源良朋联伴侣

却说辛修甫和王小屏听了章秋谷的话儿，辛修甫便又向他说道："你的话虽然不错，无奈我们既然生在这般卑鄙龌龊的时代，大家都把这个举人、进士当作一件最宝贵的东西，这个举人、进士便也自然而然的做了读书人必不可少的物件。即如你具着这般雕龙绣虎的才华，又怀着这般治世长民的经济，功名的两个字儿自然不放在你心上的了。但是你平日之间常常的对我们说，大丈夫不能独当一面，建节拥旄，便当为节度参军、平章幕府，庶几虽然不握大权，还好借着这个机会做些事业。照你这般说起来，如今只要有个督抚大员来请你当个幕府，你是一定愿意的了。但是如今的那班督抚，也都是些以耳为目、不分黑白的人。若是放着个一窍不通的太史公或者进士公在那里，再放着个才学兼优的你在这里，两下比较起来，你看他还是愿意聘请个有功名的太史公、进士公，还是愿意聘请个没功名的你？你只要这般一想，就知道这个举人、进士也不是当真没用的废物了。"

章秋谷听了，笑着说道："承你这般谬赞，把我说得这般的才学兼优，只怕你未免有些违心之论罢。"辛修甫道："我倒不是违心之论，只怕你倒有些拂意之谈。如今闲话休提，你只说我的话儿究竟可是不是？"秋谷想了一想道："就大势看起来，自然是你的话儿不错。如今的那些督抚部院的大员，都是庸庸碌碌的多，矫矫铮铮的少。但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现在的大员里头也未始没有爱才如命，求贤若渴，和毕秋帆、林则徐、尹继善一般的人，不过我们没有遇着就是了。大抵这样的人自然的腹有经纶，胸藏韬略，秉天独厚，得气之清，和那班酒囊饭袋的督抚不同。所以他看起人来也能独具只眼，拔英雄于未遇之时，识豪杰于穷途之会，卑躬屈己，任贤使能，自然的就能功盖国家，泽及百姓。这样的人，我们当他的幕府，借着他的力量，自然好做些事业出来。若是那种瞎了眼睛，全无经济的督抚，我们就使在他的幕府里头，他也未见得肯听我们的话儿，我们也未见得做出什么事业。像这样的人，本来只认得翰林、进士，那里晓得什么叫做学问，什么叫做经济？这样的去取，那里有什么声华价值？我们躲着他还恐怕来不及，那里还肯去当他的幕府？"

王小屏和辛修甫听了章秋谷的这番议论，心上十分叹服。辛修甫便点一点头道："你这番议论真个痛快非常。但是你把那班酒囊饭袋骂得未免过分了些。万一给人听见，传到这一班宝贝的耳朵里头去，一定要把你当做个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你也何苦去做这样冤家呢？以后我劝你还是收敛些儿，不要这般的冲墙倒壁，无故骂人，这才是个明哲保身的道理。"秋谷听了修甫这几句劝他的话儿，觉得心上悚然

一动，对着修甫拱一拱手道："你劝我的说话真是金玉之言，我以后自当谨慎。但是我方才的话儿原是平空发论的，并不是有心骂人，况且我也不是把他们那班做大员的人一笔抹倒，把他们看得没有一个好人，也不过随口说说罢了。多谢良言，永当铭佩。"王小屏听了接口笑道："你向来是个狠豪爽的人，怎么如今似变了一个人的一般，文绉绉的这般客气，这是什么道理?"

章秋谷听了，不觉有些好笑起来。正要开口，王小屏又对他说道："闲话少说，你可知道我们今天到你这里来，是为着什么事情?"秋谷道："你们两位大概是听说我近来在家养病，所以跑到这里来看我一下，想要和我谈谈，可是不是?"辛修甫道："我们今天的跑到你这里来，虽然也可以算得是为着问病来的，却究竟不是我们心上的事情。你在上海多年，你可知道有个卧云阁在什么地方?"秋谷听了，不知道他们心上是一件怎么的事儿，更兼满肚子里想不出这个卧云阁是个什么店号，沉吟了一会道："这个卧云阁，我实在肚子里头想不起来，你要问这个卧云阁做什么?"王小屏笑道："你这个人岂有此理！怎么记忆力竟是这般不济？去年十二月里头的事情，难道就当真忘了不成?"秋谷听了，兜的把这件事儿提上心来，方才恍然大悟。

看官，你道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情？原来章秋谷去年十二月在一品香遇着一个少妇，看他的年纪却差不多已经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儿，却生得身段玲珑，丰姿活泼。那一双俊眼闪闪烁烁的，波光飞舞，流动非常，好似那两丸水银、一汪秋水，觉得别有一种飞扬流丽的丰神。秋谷看了他一眼，不觉心中一动，暗想这个人虽然年纪大些，身段却着实不差。

想着便不由得回过头来去再看一眼。那少妇正从扶梯上缓缓的走上楼来，忽见第八号门内立着一个二十上下的美少年，细腰窄背，白面朱唇，气概轩昂，仪容俊伟，端端正正的和他打了一个照面。那少妇见了心上也不觉跳了一跳，把头一低，走了过去。心上暗想：这是个什么人？觉得眼睛里头从没有见过这般人物。心上这般想着，便也不因不由的回过头来，刚刚的又和秋谷打了一个照面。两下的眼光一对，那少妇不觉面上一红，急急的别转头去。走到第十一号房间门口，又回头瞟了一个眼风，便轻移莲步，走了进去。

章秋谷看了，心上狠有些儿摇动，便也跟着他走到第十一号房间门外，有意无意的立定了脚，往里一张。只见那少妇同着一个滑头滑脑的少年男子并肩促膝的坐在一处，正在那里交头接耳的不知说些什么。秋谷见了，心上暗暗的好笑，知道他们两个人也不是什么好勾当，便趁着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看见，连忙缩了回去。回到房内，正见侍者拿着一瓶克里沙进来，秋谷便问他："十一号里头的那个少妇，你认得不认得?"侍者笑道："这个人就是大马路聚贤坊卧云阁的女东家，上海租界上狠有名的一个私货。怎么章老爷倒不认得?"秋谷听了，方才知道就是卧云阁烟灯的女东家，以前也听见别人说过有这样的一个人。暗想这个人倒狠不差，看着他这样的身段圆融，秋波宛转，他一定是风情旖旎，格调温存。几时倒要去赏识赏识他，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风味。

隔了一天，章秋谷便想要到卧云阁去请教请教这位女东家，便邀着辛修甫、王小屏、刘仰正，四个人一起同去。到了卧云阁门口，只见是个两楼两底的住房格式，下面两间横七竖八的铺着几张烟榻，许多短衣窄袖的人横在榻上吸烟，

吸得烟雾腾腾的。章秋谷和辛修甫等看了这般模样，如何坐得下去？正想回身走出，只见屏门背后走出一个少妇，把他们几个人看了一眼，就满面堆下笑来，口中打着一口绝圆的苏州白道："唔笃几位阿是来吃烟？间搭地方龌龊煞格，阿要到楼浪去罢?"间秋谷一眼看去，果然就是昨日在一品香相遇的人。听得请他们到楼上去，便对着众人把手招招，跟着那少妇一同走上楼去。那少妇高高兴兴的在前引导。

走到楼上，也是一并两间。那少妇同着秋谷竟走到自己卧房里去。秋谷等举眼看时，见一房间都是红木器具，铺设得狠是整齐。靠窗一张红木烟榻，明晃晃的点着一盏烟灯。那少妇请他们坐下，叫一个小大姐倒上四杯茶来，自己又拿出一付烟具来摆在大床上，点好了灯，对着秋谷笑道："请靠歇吃筒烟哩。"秋谷摇手道："我们都不吃烟的，你不用让我们，你自己请罢。"那少妇对着秋谷把嘴唇动了一动道："倪也勿吃格呀。"说着，便问四个人尊姓。秋谷一一和他说了，不免也问问他的来历，那少妇也一一和他们说了一遍。原来这个少妇本来是常熟人，娘家姓尹，是个江苏候补道的姨太太。后来男人死了，大太太分了几千银子给他，把他打发出来。如今没奈何，只得在这里开个烟灯，暂图糊口。正是：

多情杨柳，谁怜昔日之腰？薄命桃花，莫问东流之水。

不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交待。

第一百七十一回

证心期三生传慧业
听眉语一晌醉风情

且说那位卧云阁的女东家，把自己的出身来历约略和章秋谷等讲了一遍。说到那身世飘零之处，不由得有些凄楚起来，低着头叹一口气。章秋谷便走过去，握着他的手，上上下下的打量一番，喝一声采道："好得狠，真是个绝代佳人，将来不知道那一个人有福消受你这样的一个人呢！"那女东家听了脸上一红道："倪是老太婆哉，啥格好呀！"说着，却把章秋谷的手紧紧的握了一握，笑盈盈的飞了一个眼风。秋谷也还飞了他一眼。正在有些意越神飞之际，忽然听得楼下人声鼎沸起来，许多人的声气闹成一片。

章秋谷和辛修甫等都吃一惊，大家立起身来，问楼下什么事情。那女东家按住了章秋谷道："俚笃格排流氓坯，一径是实梗格。呒啥事体，唔笃坐末哉。"秋谷听了把眉头皱了一皱，正要开口，忽然又听得楼下的那几个人大嚷大笑在那里讲话，讲的话儿一句句的听得十分清楚。只听得一个人笑着说道："今天老二找着了主顾，这个老枪的身段

却着实的不差，今天晚上广东货吃了。”说罢，大家都拍手打脚的哈哈大笑，闹得个鸦飞雀乱，烟起尘喧。这个女东家听了这几句话儿，不由得脸上一阵阵的红起来，含羞带笑的对着章秋谷说道：“耐听听看，格排杀千刀阿要面孔，随便啥格闲话总归说得出格。”

章秋谷的性情本来最恨的喧嚣烦嚷，最喜的沉静清闲。方才进门的时候，看着那些吃烟的人都是些不三不四的流氓，连一个规规矩矩的人都没有在里头，就有不愿意进去的意思，却被这位女东家自己走出来，把他们邀上楼去。章秋谷虽然跟着他一同上去，心上却暗暗想道：这个地方，那班来的人未免太庞杂了些，不是我们可以常常来的。如今听得楼下喧扰到这步田地，那里还坐得住，便急急的立起身来要走。那女东家一把拉住了秋谷的衣服，再也不放，只问他为什么要去。章秋谷对着他把头摇了一摇，也不说别的，只说我们有要紧事情去了，改日再来。那女东家听了，明知道是为着方才楼下喧闹的缘故，所以急着要去，心上十分不舍，便低低的对秋谷道：“耐阿是嫌比倪搭地方龌龊，坐才勿肯坐歇？倪要搬场哉呀，搬仔场蛮清爽，呒拨啥别人来，耐要来格嗐！勿然末倪一淘吃大菜去阿好？”秋谷听了，知道他有心俯就，便去他耳边低低的说了几句。那女东家呆了一呆道：“格末耐几时有工夫呀？”秋谷道：“明后天有空就来。”那女东家又拉着秋谷道：“耐勿要骗倪呀！耐骗仔倪，是倪勿来格。”秋谷道：“这个自然，那有哄你的道理？”

辛修甫见了微笑不语。王小屏见了便哈哈的笑起来，对着章秋谷扮个鬼脸道：“你吊膀子的本领着实不差，我们

和你在一起吊膀子，总吊你不过，这是个什么缘故?”那女东家听了把头一扭道：“啥格吊膀子勿吊膀子，倪才勿懂格。”王小屏笑道：“你懂也罢，不懂也罢，停几天你们两个人做成了交易，看你再说不懂!”那女东家听了着实的有些不好意思，要说什么却又没有什么说的，只得别转头去，洋洋的笑道：“倪一塌刮仔才勿晓得，耐去瞎三话四，勿关倪事。”王小屏正还要和他取笑，章秋谷连忙对他摇一摇头道：“算了，算了，我劝你少说几句罢。”王小屏笑道：“阿唷!你们大家看看，刚刚吊膀子吊得有些意思，就这般舍命相帮。我也劝你将就些儿罢。”说得大家都哈哈一笑。

章秋谷道：“你要和他闹俏皮，讲笑话，听你一个人坐在这里，慢慢的闹你的就是了。我们却没有工夫奉陪，要先走一步了。”王小屏把舌头一伸道：“那还了得!这个人已经是你的禁脔，我就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挨他一下。万一个你和我吃起醋来，你的气力又大，拳棒又精，我区区鸡肋，那里当得起你的尊拳?给你一拳打死了，叫我到那里去叫冤?”这几句话儿，说得连女东家也笑起来。章秋谷笑道：“这个时候，我也没有工夫和你斗口。”说着便走过去，一把拉着王小屏的手往下便走，好似提着个小鸡一般。王小屏连连叫道：“我走，我走，你不要动手!”秋谷听了，方才放手。大家走下扶梯，那女东家竟送下楼来，直送到屏门外面方才回去。到了明天，章秋谷把这件事儿不知道忘到什么地方去了，竟从此没有去过，也从此没有见过这个人。

如今听得王小屏提起去年旧事，心上方才想起这个人来，便也笑道：“怎么我如今的记忆力竟弱到这般田地，竟

把这件事儿遗忘得干干净净？不是你们提起，我那里还想得出来。但是这个人，我自去年直到如今一径没有见过他的面，可不知道这个时候还在大马路不在大马路？”王小屏道：“老实对你讲了罢，我和修甫昨日两点钟到南诚信去找个朋友，恰恰的就遇见了他。我和修甫和他只见过一面，模模糊糊的一时记不起来，他却不知怎样的，一见了我们两个就认得我们是和你一起的人。我们倒和他谈了半天，他说如今搬到法马路去了，再三再四的和我们说，要请你去一趟。今天下午四点钟，他在南诚信老等，等候我们去了，大家一同到他那里去。在我们面前说了许多好话，一定要我们和你同去，说是有什么紧要的话儿他要和你说。我和修甫倒一口答应了他，讲明今天和你一同到南诚信去，所以我们两个人特地前来奉邀同去。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有三点多钟，我们就此起马何如？”

秋谷忽然笑道：“我倒忘了，还没有和你们贺喜。”辛修甫和王小屏都愕然不解道：“我们有什么喜事，要你贺喜？”秋谷笑道：“你们两个新做了卧云阁女东家那里的相帮，头衔新晋，封号荣加，堂堂的二品封典，松翎绿顶，荣耀非常，怎么不要和你们贺喜呢？”这几句话，把辛修甫和王小屏说得都狂笑起来。王小屏笑着说道：“你这个人委实的可恶，我们辛辛苦苦的和你带了一个信，不指望你的酬谢罢了，倒反要取笑我们！把我们当做烧汤乌龟，天下那有这般情理？”章秋谷笑道：“你们既没有当他的相帮，为什么要拼命的和他拉客人？这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修甫微微一笑，对着秋谷道：“我们已经来了多时，骂

也给你骂了，取笑也给你取笑了，我们就算是个相帮，来请你这个客人的，就请你和我们一同去罢。”秋谷慢慢的笑道：“这几句话儿不过大家打个哈哈罢了，也不是安心要骂你们。”王小屏连忙拦住他道：“走罢，走罢，不用讲闲话了!”秋谷故意问道：“走到什么地方去?”王小屏听了嚷道：“你不用装糊涂，装糊涂也不中用!”秋谷笑道：“我不是装糊涂，委实这几天还不能出门，只好改天再奉陪你们的了。”王小屏道：“你要说谎也不是这般说法的。你说这几天不能出门，昨天晚上在陆丽娟那里吃晚饭的是那一个?”秋谷笑道：“昨天觉得精神好些，所以到丽娟那里去坐一回儿。今天忽然又觉得精神不济起来，所以不能出门。这个算不得说谎。”

王小屏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得说道：“我们昨天已经一口应许了他，一定和你同去。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委屈你些同去一趟的了。”秋谷听了便立起身来，对着王小屏打了一拱道：“对不起，我今天当真不能出去，先给你陪个礼儿好不好?”王小屏听了，不由得心上有些着急起来，道：“你的去不去不干我事，但是我昨天在他面前拍着胸脯一力担承的，今天你不肯去，好像面上有些不好看。更兼他和我当面说明，只要把你同到南诚信去，便重重的送我一分酬仪。如今你不去，连我的酬仪都不得到手了，这便怎么样呢?”秋谷听了一笑，也不开口。

辛修甫对着王小屏笑道：“怎么你这样的一个人也忽然糊涂起来?这样就口馒头的事情，他那里肯不去，不过口中说说罢了。”王小屏听了恍然大悟，也笑道：“我只为急于要得他的谢仪，就连这件事情的利轻利重都忘了。这件

事情在他身上是大有便宜的，我不过想得些表面上的利益就是了。只想着自己身上的便宜，却忘了别人身上的利益。这样一件小小的事情尚且如此，怪不得如今的那班饭桶办起公事来，只知道一味的拼命要钱，却不顾以后的许多祸患。‘利令智昏’，古人的说话果然不错。”秋谷笑道：“讲讲闲话，忽然发出这样的大议论来，足见你是个古文家，讲的话儿都是胎息《史》《汉》的。”王小屏不觉笑道：“算了罢，不用俏皮了。你要是去的，我们就一同去；你若是不去，我们就对不起，要少陪了。”

秋谷不语，却把桌子上的电铃一按，“噶啷啷”的响了一阵。门帘起处，便走进一个家人来，秋谷叫他去取件夹纱马褂出来。辛修甫便向王小屏道：“何如？我就知道他不肯不去的。”秋谷微笑不语。一会儿马褂取了出来，三个人一同出门，各人坐上包车，不到一刻，早已到了法大马路南诚信门外。

原来这个南诚信是个绝大的广膏烟灯，却是个住家野鸡的总会。上海的那班野鸡妓女，只有那些住家野鸡里头着实有几个出色的，大马路长裕里头的已经差了好些，那些在四马路拉客人的野鸡妓女都是些下等的蹩脚货。所以上海那班爱打野鸡的人，略略上等些的，都是到南诚信去细细的物色那班住家野鸡。每天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那些野鸡妓女便接踵而来，老的少的，妍的媸的，似海滩上晒蚌蛤的一般，挤得个层层叠叠。章秋谷等来的时候，正是那班野鸡妓女上市。章秋谷刚刚走到第二层楼上，早见迎面走过一个三十多岁的丽人来。正是：

绛唇珠袖，十年烟月之狂；泥玉焚兰，一觉风尘之梦。

不知以后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一百七十二回

赋皇华小星随使节
开绮席大尉遇佳人

且说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走到南诚信第二层楼上，蓦然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丽人从斜刺里慢慢的走过来。秋谷远远的看着，只说就是那位卧云阁的东家，紧着抢过几步，想要和他说话。那里知道走到面前，两下的眼风刚刚碰了一个针锋相对。那丽人见了秋谷，秋波一定，好像要和他说话的一般。秋谷见了不觉呆了一呆，原来不是那位卧云阁的东家，别是一个袅袅婷婷的少妇。只见他身上穿着一件湖色熟罗夹袄，下着玄色绉纱夹裤，内家结束，雅淡梳妆。盈盈宝靥，经酣春晓之花；浅浅蛾眉，黛画初三之月。纤腰约素，莲步凌波，大大方方的走过来；没有一些儿小家子的气派，觉得另有一种雍容华贵的丰神，竟像个大家眷属一般。却是皱着个眉头，垂着个眼睛，无精打彩的好像有心事的样儿。秋谷和他擦肩走过，细细的打量一回，心中暗想这个人怎么这般面熟，看他这个样儿，一定心上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红颜薄命，从古以来都是如此。

正在这个时候，早见那丽人忽然回转身来，抢行几步，把章秋谷等几个人着着实实的看了几眼，忽然对着辛修甫说道："阿呀，辛老爷唲！多时勿见，实头勿认得哉！"辛修甫也猛然想起道："你是北京的赛金花！听说你吃了官事，回到苏州去了，怎么会到这个地方来？"赛金花听了，叹一口气道："倪格事体，一时说勿尽几化，故歇就来浪格搭小房间里向坐歇，等倪慢慢里搭耐说。"辛修甫听了点一点头，便同着赛金花走到左首一间房内，大家坐下。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方才也想起这个北京城中香名鼎鼎的赛金花来，便笑着对他说道："你认得我不认得？"赛金花看了秋谷一眼道："面熟是面熟煞，想倒想勿出唲。"秋谷笑道："四年之前，你在天津东天保的时候，我在你那里碰过一场和。今年六月里头，你还没有闹那银翠的事儿以前，我同着一个姓姚的到你那里去过一次。只怕你贵人多忘事，记不得我这样一个人的了。"赛金花听了，又抬起眼睛来看了秋谷一眼，忽然面上一红道："划一耐是章二少唲！六月里向耐来仔一埭，一径勿来，倪末倒一径心浪牵记煞。"章秋谷笑道："多谢，多谢！不敢当。"

王小屏在旁看了，"格"的一笑。赛金花乖觉。连忙说道："耐也是一径照应倪格老客人，生来该应牵记格唲，啥格客气得来。"说到这里，便又回过头来向辛修甫道："说起倪格事件来，格末真正叫作孽。"赛金花说到这里，章秋谷叉口说道："我自从七月出京以后，在天津听得你遇了官事，后来又听得说你回苏州去了，这个里头究竟怎样的一回事情？你何不讲给我们大家听听。"赛金花听了，便把自己的事情略说了一遍。

看官，你道这个赛金花究竟是什么人？原来这个赛金花，就是那以前的状元夫人傅钰莲、中间的江南名妓曹梦兰、后来的议和大臣赛二爷。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头，狠有些儿系属的。那傅钰莲在历史，有一部《孽海花》的小说里头，已敷叙得明明白白，把那位状元公改了个名字叫金雯青，把傅钰莲改了个名字叫傅彩云。后来这位状元公死了，这傅钰莲正是水葱儿的一般，水也掐得出的人，那里守得住？那位状元公的太太也知道他万不是个守节的人，便给了他几千银子，好好的打发他出去。傅钰莲自从出来之后，便改了个名字叫曹梦兰，到上海去重做生意。枇杷花下，倒也车马如云，并不寂寞。这个傅钰莲本来是个色艺双绝的名妓，做起生意来自然十分顺手。一班客人知道他是那位殿撰公的姨太太，大家都还赶着他叫状元夫人，这状元夫人曹梦兰的声名便大燥起来。过了几年，曹梦兰的年纪渐渐的大起来，生意却渐渐的退起来。曹梦兰心中着急，听得人说天津地方的生意狠是好做，便又改了个名字叫赛金花，到天津去做了几年。果然香名大噪，着实多了几个钱。便买了几个讨人，到京城里头开了一家堂子，赛金花便做起本家来。

那一年联军进京，德国的华德生是个联军总统，赛金花听了这个华德生的名字，猛然想起以前的事情来。原来傅钰莲跟着那位殿撰公出使德国的时候，华德生还是个陆军大尉，在跳舞会里头见了傅钰莲，觉得眼睛里头从没有见过这样的丽人，心上十分羡慕。傅钰莲看着华德生也觉得有些心动。你爱我的英姿飒爽，我爱你的倩影娉婷，四目偷窥，两心互印，早已种下了一个相思种子在两个人的心里头。华德生看了一回，想要和钰莲讲话，无奈欧洲各国的礼法，男子

见了女子，若没有相识的人介绍是不能冒昧自荐的。华德生徘徊了一会，恰恰遇着一个外务部的朋友和傅钰莲素来相识，华德生大喜，便托他做了介绍，和傅钰莲执手相见。傅钰莲的德语本来是狠好的，两下殷殷勤勤的谈了一回，脉脉深情，盈盈遥愫，眼波互证，心事交期。两个人虽然不说什么，心上恰都存着一个偷香窃玉的心期，送雨推云的襟绪。从此以后，华德生便常常的和傅钰莲来往，傅钰莲也往华德生寓里头去了好几次。至于他们两个人究竟有无暧昧的事情，在下做书的却没有调查确实，又没有自家眼见，不敢一定说是怎么样，只好付之缺如，作个疑案的了。

只说傅钰莲自从回了中国之后，和华德生两个人一个在亚洲之东，一个在亚洲之北，波涛万里，萧艾三秋，床空翡翠之衾，枕冷鸳鸯之梦，绣帏锁夜，宝鸭无温，未免觉得十分惆怅。起先的时候，两下还常有书信往来，直到那位殿撰公天上修文，傅钰莲风尘再堕，两止下方才绝了音信。如今听得联军的总统是华德生，不觉得旧梦重温，余情复续。却还怕这个华德生不是自己意中人，便写了一封德文信去给这位联军总统，问他是不是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在德国京城曾任陆军大尉的华德生，下面注了个傅钰莲的德文名字，想个法儿叫人送去。

这一封信去不多时，早见四个德国马兵牵着一匹空马，拿着一封华德生的回信来，给赛金花看了。那信上无非历叙如何如何的想念，怎样怎样的相思，如今得了他的消息，又怎样怎样的喜慰，请他立刻就到行营相见。赛金花看了来信，知道这个联军总统果然就是自己的意中人华德生，心上自然欢喜更喜他事融多年，地位又彼此大相悬绝。从前在德

国相见的时候，一个是堂堂的公使夫人，一个是小小的陆军武弁，两下比较起来，还觉得傅钰莲的地位胜些。如今隔了多年，华德生已经升了陆军大将，此番奉命专征，又是各国公举的联军总统，威权赫奕，势位非常。更兼掌着全军的生杀大权，一个北京城都在他掌握之内，就是我们中国的大皇帝，到了这个兵败势危的时候也要让他三分。这个赛金花却是丽质埋尘，红颜薄命。飘茵堕溷，转徙流离，凄凉金谷之花，寂莫章台之柳，年华老大，憔悴堪怜。和华德生比较起来，一个当年的公使夫人，如今却做了风尘娼女；一个是当日的陆军大尉，如今却升了阃外元戎：真个是贵贱悬殊，云泥分隔。赛金花虽然写了这一封信，心上却也虑着他未见得还记得我这样的一个人。那里知道华德生回了一封信来，信里头说了许多情话，说得个缠绵宛转，眷念非常。并且还派了四名马兵牵着一匹空马，要请赛金花立刻就去。

赛金花自然喜出望外，便连忙重施脂粉，再挽云髻，换了一身衣服，打扮得娇娇滴滴的，千般旖旎，万种风流，虽然年纪大些，却着实还看得去。赛金花本来原会骑马，便上了马按辔徐行，一直进了内城。从午门进去，只见龙楼如故，凤阁依然，日射昭阳，花飞御苑，依旧还是旧日的规模，只不见一个内官宫女，眼睛里头看见的，都是些异言异服的洋兵。赛金花看了，不觉也动了些爱国的热心，心上十分感慨。

一面看着，不觉已经到了正大光明殿侧首的南书房。华德生满面笑容的抢步相迎，两个人紧紧的拉着手握了一握，相携坐下。赛金花看那华康生时，只见比以前雄壮了好些，气概堂堂，威风凛凛，深目隆准，火色鸢肩，胸前佩带着许

多的宝星，闪闪烁烁的光华飞舞，耀得人眼睛都睁不开来。赛金花便对着他嫣然笑道：“恭喜你立功万里，总统诸军。地球上的人，那一个不知道你是个绝世的英雄，过人的豪杰！我们自从那一次在德国公园别后，只道今生今世再见不着你的了。不想天缘凑合，居然彼此相逢，真是再也想不到的。”说着，不觉眼圈儿一红，低下头去。华德生见赛金花和自己隔绝多年，依然的华彩照人，丰姿替月，眉弯浅黛，颊晕深红，觉得他走到面前，好似一盏绝大的电灯一般耀得眼光霍霍的，一时捉摸不定。正是：

萧郎久别，莺花南国之思；倩女离魂，烟雨西方之梦。

不知华德生说些什么，请看下回去便知分晓。

第一百七十三回

慰离悰倾心结幽愫
上手本屈膝拜红裙

且说华德生见了赛金花，心上十分高兴，紧紧的握着赛金花手，对他说道："我们一别十数年，不意又在此间相遇。且喜你丰姿不改，颜色依然。我们两个人的这番相见，虽然不是天缘凑合，却也全亏了你们中国的那班团匪闹出事来，我们两个人方才得有这般欢聚。论起来，还是这班团匪的功劳。"说着，不觉拈着胡子哈哈大笑。赛金花听了也笑起来。两个人诉了一回别后的相思，说了一番多年的离绪。华德生便把自己的事情，怎样的和内阁大臣的女儿结婚，怎样的推升陆军大将，怎样的奉诏东征，约略说了一遍。赛金花也把自己夫死复出，重落风尘的事情，一字不瞒，告诉了华德生一遍，叹了一口气道："我们十余年不见，你却十分得意，官居大将，名动全球。我就弄得这般模样，萍飘蓬转，重入火坑，将来还不知作何归结。想起那以前的事情来，真个是追想当年，不堪回首！"说到这里，不觉天良激发，打动了他的心事，一阵心酸，扑簌簌的流下泪来。华德生见赛金花

忽然下泪，连忙携着他的手，切切的安慰他道："你不必这般伤感，我们故人相见，正该大家欢喜才是，怎么倒伤心起来？你心上有什么不遂意的事情，只顾和我讲就是了。只要我办得到的，无不和你尽力。"说着，便取出素巾，和他拭泪。

不想这个时候，赛金花当真的把自家的心事提了起来。想着自家年纪已经将近中年，婪尾花残，荼蘼香老，春光零落，前路苍茫，终究不是个了局。将来自己的这个身体都不知怎样的一个归结。想着那以前的锦绣繁华，看着这现在的风尘沦落，心上已经酸酸的要流下泪来。更兼想着以前那位殿撰公没有死的时候，待自己也着实不差，偏偏的要这般拼命的混闹，想起来委实有些对他不起。想到这里，不由得天良萌现，竟呜呜咽咽的哭起来。华德生见赛金花竟哭起来，心上十分难过，连忙拉着他的手，低低的劝慰一番。赛金花触动了真伤心，一时那里劝得住。华德生虽然是个一刀一枪的马上英雄，到了这个时候也被他哭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起来。呆呆的看了一回，看着他无可劝解，只得附着赛金花的耳朵，说了无数的柔情软意话儿，央恳他不要再哭。

赛金花见他这样婉婉转转的殷勤相助，觉得自己吃了半世的把势饭，相识的客人也不知多少，从没有遇着这样一个温柔熨贴的人。就是那位状元公，看待自己虽然狠好，也没有这样真心体贴的。心上觉得感激非常，便拉着华德生的手，委委曲曲的泪流不止。华德生看了，知道他拉着自己的手向他流泪，是感激他的意思，不知怎样的，也有些酸鼻起来。深深款款的慰藉了一番，赛金花方才拭泪回欢，敛悲作喜。这一夜，赛金花自然是不回去的了。十年契阔，一晌温

柔。一个是南国佳人，风情无限；一个是欧洲名将，华彩非常。玉漏宵沉，凤城夜永，枕上之云鬟斜堕，暗中之芳泽微闻，春融红玉之酥，露渍胭脂之汁。罗帷私语，声声之小凤频呼；玉体横陈，惜惜之檀郎欲醉。这一夜的情形，自然和别人的情景不同。

到了明天，华德生和赛金花说，中国派了议和大臣洪理章前来议和，刚刚营里头没有精通中国文字的翻译，要请赛金花当个翻译的文案。赛金花觉得有趣，便一口应允。从此以后，华德生和赛金花十分相得，一切事情都和赛金花商量。赛金花心中暗想：我虽然是个妓女，却究竟是个中国人，遇着可以帮助中国的地方，自然要出力相助。便趁势劝华德生不要虐待中国人，又劝他把以前监禁的中国官员，只要不是团匪的头目，都释放出来，叫他们照常办事，华德生一一答应。这个消息传了出去，大家哄然一声，都知道赛金花是华德生的腻友，赛金花说的话儿，华德生没有不听的。便有许多无耻的中国官员，钻头觅缝的来寻赛金花的门路。赛金花觉得甚是好笑，一概不去理会他们。遇着那不关紧要的事情，也对华德生说一下子，却是不说便罢，有说必应。

赛金花在华德生那里一连住了几天，想着自己家里的事情，这几天自己没有回去，狠有些不放心，便和华德生说了要回去料理一下，耽搁一两天再来。华德生自然答应。赛金花便辞了华德生，回到自己院中料理了一回院里头的事情。那几个讨人便对赛金花说："这几天里头，来问信的人一起一起的不知多少，都问说几时回来。"赛金花正待根问，忽见一个从上海带来的娘姨叫做银姐的，笑嘻嘻的手里拿着一个手本走了进来，口中说道："倪倒一径勿曾听见过歇，到

堂子里向来要用啥手本格，阿要诧异仔点。”赛金花听了，心中明白，知道又是要走他们路的人。

原来赛金花自从遇见了华德生以后，那班中国的无耻官员，凡是拿着手本来见华德生的，一定另有一个手本，和赛金花请安。赛金花见得多了，司空见惯，不以为奇，顺手接过手本来一看，只见上面的几个字儿却写得比众不同，端端楷楷的写着“沐恩工部郎中卜谒廉”的九个字儿。赛金花看了倒不觉呆了一呆，暗想他是个工部官员，我又不是他的堂官，他又不受我的统属，怎么平空的写起“沐恩”的两个字儿来？吃把势饭的人，虽然也有人来上手本称沐恩，真是个有一无二的奇事。正在沉吟，只听得银姐说道：“格个就是旧年仔一径来浪倪搭吃酒格卜大人呀，啥格拿仔格手本，叫倪拿进来拨耐看。倪叫俚自家进来，俚倒说定规勿肯呀。倒搭倪说咗拨实梗规矩格，要耐叫俚进来末，俚好进来，耐勿叫俚进来，俚勿好进来格。带仔格红樱帽子，拖仔格花翎，海外得来，勿得知啥格事体，倒说搭耐换仔格名字，叫耐啥格宗脱牵太太。倪说大小姐勿姓宗啘，耐阿是弄错哉。俚倒说耐勿晓得格，请仔宗脱牵太太出来，有要紧闲话要当面讲。耐想阿是少有出见格事体？”

赛金花听了，想起去年的那位卜部郎来，着实在京城里头闹了几个月，和自己有过相好的。想着他用那“沐恩”的两个字儿，大约就是指着和自己有过相好的缘故，倒不觉面上微微的红了一红，对着银姐啐了一口道：“俚是倪搭格熟客呀，耐叫俚进来末哉。啥格实梗神妖鬼怪，几几化化格七搭八搭介，真真气数得来！”银姐一面走出去，口中咕噜道：“倪本底仔叫俚自家进来，俚定规勿肯呀。”走到外面，只见

那位卜部郎还直挺挺的站在那里，垂着两手，低着个头，静静的等候传见。见银姐走过去，推了他一把道："倪大小姐请耐进去，勿要来浪假痴假呆哉!"卜部郎得了这个分付，连忙恭恭敬敬的答应了一声"嗻"，跟在银姐后面，循规蹈矩的一步一步的走进去。

到了赛金花卧房里面，赛金花立起身来，含笑相迎。见他果然穿得衣冠济楚，翎顶辉煌，更兼袖手低头，鹅行鸽步，好像参见上官的一般。便向他笑道："耐啥格事体着好大衣裳，跑到倪搭来呀？阿有啥到堂子里来白相，着仔大衣裳来格？耐格人阿要伉。"赛金花一面说着，便伸手去拉他，想要叫他脱了衣服，再说别的话儿。

那里知道，这位卜大人见了赛金花伸手要拉他，吓得连连倒退，口中说道："沐恩今天特地专诚来和总统宪太太贺喜的。"说着不由分说，早已双膝跪下地去，恭恭敬敬的叩了四个头。赛金花见他平空叩起头来，出其不意，着实吃了一惊，连忙笑道："卜大人，耐算啥呀，拨别人看仔，难为情格呀!"说着急急的伸手去拉他，却那里拉他得起？赛金花见拉他不起，没奈何，只得自已也跪下去还礼。那位卜大人还连连的说道："总统宪太太，怎么这般客气？"赛金花起先见他无故的跪下叩头，已经觉得十分好笑，却还勉强忍住了不笑出来。到了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的了，不由的"格格"的笑出声来。那几个讨人和娘姨大姐，看了这般怪相，也不约而同都嘻嘻哈哈的看着卜大人笑。

这位卜大人却心平气和的，没有一些儿惭愧的模样，从从容容的叩过了四个头，扒起身来又深深的请了一个安，站在一旁垂手侍立，连坐也不肯坐。赛金花再三让他坐下，他

死也不肯，只说总统宪太太在上，那有沐恩的坐处。赛金花道："耐定规勿坐，是只得倪也陪仔耐勿坐格哉。"卜大人听了，方才斜着身体坐下。

赛金花对他笑道："卜大人，倪搭耐一年勿见，耐啥格变得实梗样式哉呀？文绉绉格，客气得来。"卜大人听了，连忙立起身来答道："沐恩自从受了总统宪太太的格外栽培，心上的感激一时也说不尽。如今在总统宪太太面前，那里敢放肆？"赛金花听得卜大人叫他做总统宪太太，暗想怪不得方才银姐听错了，认作什么宗脱牵太太，想着，不因不由的又笑起来道："耐格称呼勿对啘，啥格总统宪太太，杂格乱拌，倪懂才勿懂。耐一径叫倪老大，故歇也叫倪老大末哉。啥格总统洛粥桶，拨别人家听见仔阿要好听呀。"正是：

庸奴无耻，樊英拜侍女之床；中妇多情，都尉屈黄金之膝。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七十四回

暮夜金奸奴行重贿
美人计相国赠明珠

且说赛金花听得那位卜大人竟叫他做总统宪太太，叫他不要这样的称呼。卜大人那里肯改口，只说这是理应这样称呼的。赛金花又对他笑道："卜大人，耐是倪搭格熟客呀，为啥要实梗客气呀?"卜大人听了，连忙又立起来请了一个安道："总统宪太太，这样的称呼不敢当，只叫沐恩的名字就是了。"这一阵的巴结，倒把个赛金花巴结得踢蹐起来。

卜大人恭维了一回，便道有几样东西要请总统宪太太赏收。说着，亲自走去拿进一个红绫锦匣，里面放着四样首饰：一对珠花，一对金镯子，一只金钢钻戒指，一付翡翠押发。双手捧着，交在赛金花的手中，口中说道："这一点儿东西，不过聊表沐恩孝敬的意思，算不得什么。"赛金花接过来看时，只见珠子、翡翠和金钢钻都是上等的货物，那付镯子也打造得十分精巧，精光外溢，宝气内含。约莫看上去，这几件东西少说些也要值一二千银子。从来天下的女子生性最贪，又最爱的金珠首饰。赛金花见了这几件东西，由

不得喜得眉花眼笑，拿在手中看了又看，爱不忍释，便对着卜大从笑道：“谢谢耐，送倪实梗几几化化物事，常恐要几千洋钿笃嗹！倪想起来，倪旡拨一点点好处来浪耐卜大人面浪，受仔耐实梗几化物事，心浪洛里意得过？耐有啥事体要倪搭耐帮忙，耐只顾搭倪说末哉，勿然倪也勿好意思受耐格物事。”卜大人听了，正中下怀，便走近一步，附着赛金花的耳朵，悄悄的说了几句。

原来这位卜大人也是附和端王的人，也曾当过团匪头目。如今联军进京查办罪人，要把他提去治罪。幸亏这位卜大人的手臂极长，耳目极灵，早已得了信息，连忙拿着许多的造孽钱各处运动。便有人和他说：“你运动别人不中用，除非去运动华德生方才有用。”这几天之内，这位卜大人十分着急，东奔西走的找寻门路，被他打听出赛金花的这条门路来。卜大人想着这个赛金花是和自己有过交情的，觉得更加放心。却又恐怕带着一双空手去要赛金花和他说情，赛金花未必就肯答应，便配了这几样首饰，卑词厚币的跑到赛金花那里，要托他在华德生面前说些好话。

赛金花听了他的一番说话，想了一想，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关系。更兼这位卜大人究竟和自己有些瓜葛，虽然不是什么一定怎样的恩客，却到底芳心辗转，未免有情。又恐平空的受了他这许多的礼物消缴不来，自然一口答应竭力和他关说。卜大人见赛金花容容易易竟答应了他，心中大喜，立起来对着赛金花一连请了几个安，只说：“多谢总统宪太太格外施恩，沐恩感激不尽。”接着又说了许多感激涕零、受恩图报的话儿，把一个赛金花也说得有些肉麻起来。

卜大人方才走了，接着外面传进无数的手本来，都是要

见赛金花的。赛金花见了，委实觉得有些好笑，只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请进来。赛金花慢慢的出来相见，也有向来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无非都是要走赛金花门路的人。那个时候，洪中堂虽然已经到了北京开议和约，那京城地面的政权，却差不多还在华德生手内。那些九卿六部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不要承问他的颜色。只要是华德生保举的人，立刻就在平地飞升，非常的快速。华德生索办的人，不是拿问，便是革职，甚而至于把个脑袋都请了下来。所以这班忘廉丧耻、贪利蔑义的人，一个个都想走华德生的门路，希冀升官发财。无奈这个华德生却不是那般贪受贿赂、上下其手的人。不得已而思其次，便大家都想到赛金花身上，想借着用个间接的法儿，料想他说的话儿，十句里头华德生便有九句听的。一个赛金花的门外，顿时的冠盖如云，车马杂沓起来。两三天的工夫，赛金花收受的那些礼物几乎挤满了屋子，比那外省的督抚到任还要热闹些儿。赛金花只拣那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事情答应下来，那真有关系的，便把他的礼物退还不收。回来住了两天，倒觉得十分忙碌，直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方才没有人来缠扰。

赛金花正想安睡，忽然外面又传进一张名刺来，名刺上写着"杨言"的两个字儿，说有要事商量。赛金花便把他请进卧房看时，却和他素不相识。那姓杨的见了赛金花，便疾趋而进，低低说道："我是洪中堂的手下的随员，洪中堂特地派我前来，有国家大事和你商量。"赛金化听了不觉呆了一呆道："洪中堂有啥格事体搭倪商量呀？"那姓杨的说道："你这里人多口杂，恐怕万一个传了出去泄漏风声，却大大的不便，须要找个清静些儿的地方才好讲话。"赛金花听了

心上疑疑惑惑的，不知道洪中堂要和他商议什么事情，便引着那姓杨的到后面一间小小的斗室里头坐下，预先分付了那班娘姨、大姐，叫他们不准窃听。

赛金花先让姓杨的坐下，又把双扉掩上，方才回身问道："洪中堂搭倪一径勿认得格惋，故歇有啥格闲话搭倪说呀？"那姓杨的把坐下的交椅往前移了一移，紧靠着赛金花坐下，悄悄的说道："中堂听你和联军总统华德生甚是要好，你的话儿他没有不听的。"赛金花不觉面上一红，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说道："倪搭俚也勿是一定啥格要好，不过归格辰光来浪德国，一径搭俚认得格，故歇多年勿见哉，碰仔头像煞要好点。"那姓杨的又低声说道："你不要这般客气，难得华德生竟肯和你要好，是再好没有的了。如今的华德生脾气大得狠，就是洪中堂和他说话，也常常碰他的钉子。中堂听说你和他狠要好，并且狠听你的话儿，心上十分欢喜，所以特地遣我到来，要请你在里头帮个忙儿。中堂知道你是个狠有才识胆略的人，只要拿出本领来，好好的哄着华德生，料想他逃不出你的手掌。况且你又是个中国人，一定帮着中国的。"赛金花听了，想了一想，心上已有几分明白，不由得脸上又红起来，低低的对着那姓杨的说道："到底啥格事体，洪中堂要倪帮忙呀？只要倪办得到格事体，倪阿有啥勿肯。"

那姓杨的先立起身来，开了门往外面看了一看。见门外一个人没有，便又随手把门掩上，翻身进来，方才向赛金花说道："实不相瞒，洪中堂此番奉命议和，别国的钦差都还没有什么，只有华德生，为着他们本国的公使克林德被团匪无端杀害，忿恨万分。那议和的条款和赔偿兵费，别国都肯

通融办理，惟有华德生一力坚持，不肯丝毫退让。洪中堂再四和他商议，请他看着国家的交谊，退让些儿，他却对着洪中堂说道：‘只要你肯还我一个活活的克公使，万事都好商量。如若不然，只得休怪了。’洪中堂屡次受他的抢白，无可如何。若是和议不成，可怜我们中国的大局就不堪设想了。如今洪中堂听得华德生狠肯听你的话儿，说总算我们中国的洪福，特地叫我前来奉托，要请你在华德生那里设法劝他一下，叫他退让些儿。你若果然办成了这件事情，一则不枉你有了这般才识，二则调和了中外的邦交，三则扶助国家的气运。料想你这样的一个奇女子，一定有过人的胆量、出众的机权。这个事儿竟要靠托在你一个人身上的了。洪中堂说，只要你肯答应，将来事成之后凭你要什么，只要是洪中堂办得到的事儿，都没有不答应的。你总要看看洪中堂的情面，也看在国家分上，耽任了这件大事罢！”

赛金花听了，低着头沉吟了一会，慨然说道：“既然洪中堂要倪搭俚帮忙，倪自然呒啥勿肯。不过格个讲和格事体，倪有点弄勿明白，阿好请耐搭倪讲明白仔，难末倪再慢慢里搭俚说，像煞稳当点，耐说倪格闲话阿对？”那姓杨的听了，便粗枝大叶的把议和的条款约略说了一遍，华德生如何的要内地各处通商，厘金关税都归他们监理，如何的定要赔款七百兆，洪中堂如何的想把赔款减少，如何的想要竭力磋磨，都和赛金花说了。又道：“洪中堂分付过的，你若是肯在里面相助，却只好随机应变的想着法子劝他，万不可说出真情，说是洪中堂的意思。他们欧洲各国的人都是狠爱名誉的，你若是和他说了真话，他只说为着儿女的私情贻误国家的公事，非但不肯答应，并且还恐怕要生出别的枝节来。

你只要有意无意的只当作和他谈论一般，婉婉转转的劝他几句，叫他勿为已甚，他一定没有不听的。”

赛金花听了点头道：“格是倪晓得格，倪自然有法子教俚听倪格闲话。耐转去搭洪中堂说，请俚放心末哉。谢勿谢倪倒勿来浪心浪，只要唔笃大家看仔，晓得倪吃把势饭格人也勿是一点点用场才呒拨格饭桶。故歇别人家说起倪堂子里向倌人，总说才勿是好人，阿是也勿见得。”那姓杨的笑道：“像你这样的人，如今的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那里还有？”赛金花微微一笑，也不言语。杨观察临走的时候，又在袖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玻璃锦匣，里面装着四个绝大的珍珠，光华夺目，送给赛金花道：“这是洪中堂送给你的，将来事成了，再大大的酬谢。”正是：

鲸鲵跋浪，踏翻西海之涛；烽火连云，拥出大官之骑。

不知赛金花肯受与否，且待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百七十五回

联中外名妓说英雄
闹平康宵有张虐焰

且说赛金花见了那四颗绝大的珍珠，心上十分欢喜，略略的推让几句便也收了下来。从此以后，赛金花果然在华德生面前，一早一晚随时劝解。华德生起先还不肯听，经不起赛金花的一张嘴儿好像娇鸟调音、雏莺弄舌的一般，说得有情有理，不由得华德生不听；更兼洪中堂再四磋磨，请他酌减赔款，一切通融办理，华德生便将机就计答应了。登时就把中外和议的草约议成签字，各国的钦差也都答应，没有异言。想不到这样一件天大的事情，却是一个弱女子在里头宛转相助，成就了这件绝大的功劳。

论起来这位议和大臣洪中堂，既然用了这个美人计，便应该大大的酬谢赛金花一下才是。偏偏的洪中堂年纪高大，吃不起辛苦，看着中国这般的时势，荆榛遍地，豺虎当涂，蒿目山河，惊心烽火。看着自己的年纪已经将近八十岁的人，那里还能和国家出什么力，心上未免总有些郁郁不舒。更兼跋涉风尘，驰驱舆马，进京的时候本来已经有病，无奈

这个时候国事紧急，不得偷安，没奈何只得力疾从事。开议和约的时候，未免又要受些委屈，忍些烦恼，心上一忧一急，那病便一天一天的重起来。究竟上了年纪的人，那里禁得起？不等到和约签字，便呜呼哀哉死了。

洪中堂既死之后，偏偏的那位姓杨的随员也丁了外艰，奔丧回去。这两个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别人那里知道这件事儿的内容？就是有几个知道的人，那里还来多管这般闲事，想着要酬谢赛金花的这件事儿？老老实实的把赛金花的这番劳绩挂在瓢底里头去的了。好在赛金花本来不想什么酬谢，便也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到了后来不知怎样的，京城里头的那班人大家都把赛金花的这件事儿传说出来。又见他常常穿着男子衣冠，同着华德生并马出游，大家都不叫他赛金花，都叫他作赛二爷。又为着他帮着洪中堂议成和约，大家便又叫他作议和大臣。这个议和大臣赛二爷的芳名，竟是京城里头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后来华德生撤兵回国，赛金花想要同着他到德国去。华德生为着奉命出师还没有回国复命，不能带个女子回去，赛金花便也只得罢了。华德生临走的时候，两个人依依不舍。长亭惜别，南浦伤神。蘼芜远道之思，杨柳征人之恨。柔肠百结，春销凤女之魂；别泪三声，目断西溟之水。赛金花直送华德生到天津，上了兵轮，方才洒泪别去。自此以后，赛二爷的生意，比以前更是日盛一日。过了几时，赛金花想着恋恋风尘究竟不是长策，趁着如今手里头着实有了几个钱，想要拣个好好的客人嫁了他，作个叶落归根的算计。

刚刚这个时候，那位卜蔼卜部郎借着赛金花的扶持，走到了华德生的门路，非但没有追究他附从拳匪的事情，而且

华德生还在中国议和大臣面前，和他讲几句好话。这个时候华德生的话儿，就好像皇上、皇太后的谕旨一般，那一个敢不听他的说话！连忙把这位卜部郎一保两保，平地飞升，不到半年，已经升署了刑部右侍郎。这位卜侍郎的运动手段又十分利害，皇上、皇太后回銮之后，那一班跟着到西安去的大臣，一个个不是军机大臣，便是尚书、部院，却不知怎样的一个个都受了卜侍郎的运动，都说他是个狠有才干的人。这位卜侍郎本来是贪花好色的都头、醇酒妇人的首领，如今仕途得意，越发成日的花天酒地，选舞征歌，邀结公卿，交通权贵，赛金花院中也常常的去摆酒请客。但是当着那华德生没有回国的时候，卜侍郎虽然也常到赛金花院中去，却口口声声的总统宪太太长、总统宪太太短，不是送衣服，就是送首饰，规规矩矩的连笑话也不敢说一句，那里敢在赛金花院中摆酒？如今华德生走了，卜侍郎却登时变了样儿，见了赛金花的面，也不称他总统宪太太，自己也不称沐恩，依旧嬉皮笑脸的动手动脚起来。

赛金花见他忽然变了样儿，不像那以前的恭敬，虽然不甚放在心上，却也觉得有些好笑。卜侍郎在赛金花那里混了几时，知道赛金花狠有几个钱，就是华德生在京城里头的时候，那些别人送他的金珠首饰，也值好几万银子，便存着个人财两得的念头，想要娶他回去。无奈赛金花想起他以前要走华德生门路的时候，对着自己一味的叩头请安，不顾廉耻，后来华德生走了，又趾高气扬的翻转脸来，和以前好像两个人的一般，心上是有些瞧他不起，不肯嫁他。卜侍郎和他说了几次，赛金花都一口回绝。卜侍郎一连碰了几次钉子，心上便大大的不快起来，对着赛金花常常的借端发作，

一会儿说他怠慢了客人，一会儿又说他回绝了生意。赛金花虽然是个妓女，却倒是个狠爽直的人，见他这样的有心挑剔，只说他是闹着顽的，也不放在心上。

这一天正逢礼拜，赛金花那里来了无数的客人，把六七个房间都挤得满满的，摆酒的摆酒，碰和的碰和，甚是热闹。只把一个赛金花忙得个八面张罗，满场飞舞，凭你赛金花的这般老手，也有些手忙脚乱的应酬不过来。在忙得个手口不闲之际，刚刚的卜侍郎又同着几个朋友吃得醉醺醺的，闯了进来，要在赛金花院中碰和。赛金花见了卜侍郎，只说自己以前帮过他的忙，救过他的患难，更兼华德生没有回国的时候，这位卜侍郎见了赛金花的面好像小鬼见了阎王、老鼠见了猫一般，连屁都不敢放一个。如今虽然华德生遄回德国，卜侍郎已据要津，在赛金花眼中看起卜侍郎来，却还是以前的卜侍郎一般，并没有什么分别，那里把他放在心上。当下便对卜侍郎笑道："卜大人耐来得勿巧，几间房间才勿空来浪，只好请唔笃几位晏歇再来格哉。"

卜侍郎听得房间勿空，赛金花叫他等一回儿再来，心中甚是不快，乘着醉意，睁开了一双鼠目，便想发作。却被一个同来的人说道："我还要宝香堂去，这里的房间不空狠好，我们去一会儿再来。"说着，拉了卜侍郎便走。卜侍郎只得同着他去到宝香堂坐了一回。转过身来，方才又到赛金花院中，那几间大房间依旧还没有空，只有一间极小的斗室，里头没有人，卜侍郎只得勉勉强强的坐在这个小房间里面。赛金花正在那里和客人代碰和，听得来的客人就是卜侍郎，赛金花便只顾碰他的和，没有过去应酬。

卜侍郎等了好一回，要等赛金花出来，那知等来等去，

赛金花的影也不见。卜侍郎不由得心火发起来，喝令娘姨："去把你们大小姐叫过来，我有话和他讲!"偏偏的这几个娘姨大姐，也为着以前的卜大人对着赛金花这样的奴颜婢膝，如今的卜大人对着赛金花却又这样的装腔作势起来，一个个的心上也都在那里睄他不起。看了他这样其势汹汹的样儿，心上越发的不愿意，冷冷的连应都不应。卜侍郎见了他们这般待理不理的神情，更觉得火上浇油，薪边措炭，心上一盆烈火直透青云，再也忍耐不住，跳起身来把桌子上的茶碗抢在手中，用力往地下一摔，摔得粉碎，口内大声喝道："怎么我来照顾你们的生意，你们都是这般不瞅不睬的样儿？难道我姓卜的不是出钱的么？"

那班娘姨大姐见了卜侍郎忽然的这般发作起来，倒也都吃了一惊。一个大姐便飞一般的去和赛金花说，娘姨银姐便上前按住了卜侍郎陪笑劝解。卜侍郎那里肯听银姐的话，只是气忿忿的乱嚷。一刻儿的工夫，赛金花急急的赶了过来，见了卜侍郎便微微一笑道："倪当仔啥人来浪发脾气，勿壳张是卜大人！卜大人，耐是勿比别人，倪搭格老客人哉啘！俚笃有啥勿到家格场化得罪仔耐卜大人，阿好看倪面浪勿要动气。"卜侍郎见了赛金花说得这样轻描淡写的，知道有心藐视，更觉生气，把桌子一拍道："别人得罪了我，叫我看在你的脸上不要生气；如今就是你自己得罪了我，却叫我看在那一个人的脸上呢？"

赛金花见卜侍郎忽然这样的平空变起脸来，心上廿四分的诧异，却还只道他吃醉了酒，不是有心来寻事的，便笑着说道："倪是呒啥得罪耐卜大人格地方啘，耐今朝啥实梗动气呀？阿是好吃仔酒哉？"卜侍郎铁铮铮的说道："我吃了酒

也用不着你来多管。客人来了差不多一点多钟的时候，你影儿都没有看见，这样的还说是没有得罪，你要怎么样方才算得罪呢?”

赛金花听了卜侍郎这样的口风，分明是有心扳他的错处，心上方才也有些生气起来，暗想天下竟有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便也正色说道：“卜大人，耐闲话说错哉！耐卜大人来浪倪搭，老实说，比勿得别人，倪就是得罪仔耐，耐也勿好意思扳倪格差头哩，卜大人阿对?”卜侍郎听了顿了一顿，硬着头皮又道：“这是什么话儿，得罪了我，我也不好意思挑你的眼儿！我到要问问你，为什么我不好意思挑你们的眼？难道我姓卜的就不是客人么?”赛金花冷笑一声道：“卜大人耐自家心浪也蛮明白来浪，定规要倪说出来，是吭啥趣势!”说着又叹一口气道：“故歇世界浪事体，格末叫稀奇。倪倒勿壳张耐卜大人会有实梗格一来，阿要诧异!”正是：

辜负红梨之梦，雨怨云愁；猖狂遥夜之风，花啼柳泣。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十六回

杀风景恶客试尊拳
弃尘寰佳人悲薄命

只说卜侍郎听了赛金花的说话，越发暴跳如雷的道："你这个东西近来着实的放肆！你在别人面上放肆也还罢了，如今竟在我面前都敢这般放肆起来，这还了得！最可笑的，无影无踪的平空讲出这般混话，倒说我自己心上明白，我今天定要请教请教你，究竟是什么话儿?"赛金花听了卜侍郎一番说话，把以前的事情竟是一笔抹煞，只气得目定口呆，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停了一停，方才冷笑道："倪来浪别人面浪，倒才是客客气气格。独有来浪耐浪末，就是推扳点也呒啥希奇。耐阿记得，跪来浪地浪叫总统宪太太格辰光，倪对仔耐是那哼样式，阿是忘记脱哉?"

卜侍郎听了虽然面上红了一红，却假作不懂他说话的意思，别过脸来对着那几个朋友说道："你们听听他讲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简直不懂他讲的是些什么话儿!"赛金花鼻子里哼了一声道："唔笃做官格，大家才靠天老爷来浪照应。倪吃把势饭格，也靠仔天老爷来浪照应。一个人

有仔良心，总归有好日子格。做仔格人呒拨仔良心，是勿局格嘘！耐说出实梗格闲话来，耐良心到仔陆里去哉？倪倒要洗清仔眼睛，看看耐格位卜大人那哼格升官发财！倪是呒啥希奇，总归靠仔天老爷过日子。耐卜大人要扳倪格差头，随便耐去那哼末哉！”卜侍郎听了赛金花的说话，一句紧似一句，来得甚是锋芒，知道说他不过。想要打掉他的房间，又怕被人知道了风声不雅，要想找句话儿出来扳驳他，却又一时找不出来。

刚刚这几个朋友里头也有知道卜侍郎这件事情的人，明知道说来说去一定说不出什么好话，便拉着卜侍郎说道：“你们两个人，今天大家都在气头上的时候，从来相打没有好手，相骂没有好口。你们两个好几年的老相好，那里真有什么一定过不去的事情，有什么话明天再讲就是了。”赛金花瞪了卜侍郎一眼，对着众人说道：“勿说起老相好格句闲话，倒还勿要去说俚。说起仔老相好格句闲话来，格末真正叫枉空！”卜侍郎被那几个朋友拉着往外便走，也就将机就计，回过头来对着赛金花说道：“你自己小心在意，不要撞在我的手里头就是了！”赛金花气到极处，那里还管他什么侍郎不侍郎，高声答道：“倪等好来里，耐有啥本事末，来末哉！”卜侍郎还要说话，却被那几个朋友不由分说，推推拥拥的拉着他一哄出去。赛金花连送也没有送，卜侍郎真恨得咬牙切齿的，发誓要想个法儿收拾他。

偏偏事有凑巧，也是赛金花运遇迍邅，出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赛金花院中本来有两个讨人，一个叫金红，一个叫银翠。这个金红，恰生得十分狡猾，一味的巴结赛金花，巴结得赛金花十分欢喜，把他就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

一切贵重的东西都交给金红一个人掌管。这个银翠，却刚刚和金红生得反了一个意见，不但不肯奉承，而且性情生硬，就是见了客人也每每要排墙倒壁的任意冲撞，赛金花心上本来狠不愿意他。就是这个银翠，见赛金花把个金红这般的抬举，把自己却这样的冷淡，两下比较，未免有些相形见绌的地方。

这一天，有个在银号里头管帐的山西客人，到赛金花院中来摆酒请客。刚刚赛金花和金红都出条子去了，没有回来，只有银翠在家，身上有些寒热，睡在床上没有出来应酬。那客人不知道他生病，要去拉他起来，银翠不肯。那客人本来也是个蛮牛一般的人物，那里有什么怜香惜玉的心肠，见银翠不肯起来，只说他有心慢客，心上生气，一定要叫他起来。自己跑过去，不分好歹生生的把银翠拉了起来。银翠心中大怒，着实把他冲撞了一顿。

那客人受了这番没趣，不觉得老羞成怒起来，跳起身来，伸出巨灵一般的手掌对着银翠的左边颊上"呼"的就是一掌。银翠不及提防，只听得"拍"的一声，粉嫩的脸上早现出五个指印，红了半边。说时迟，那时快，银翠还没有回身，右边脸上早又是"呼"的一掌飞来。银翠一连受了两掌，又羞又痛，又气又怒，不觉掩面大哭起来。一面哭着，一面骂着，只说："你要打，索性打死了我，不敢打的就是个畜生！"那客人那里忍得住，再要奔上去打时，却被一班娘姨、大姐大家拦住，七张八嘴的解劝，大家闹作一团。

正在闹得沸反盈天之际，幸而赛金花出局回来，连忙上前把那客人劝住。那客人还气得乱嚷乱跳，只说银翠得罪了他，定要赛金花打他一顿，方才肯罢。赛金花听了，知道这

件事情银翠没有什么大不是，又知道他身上有病，不肯打他。禁不得这位西老儿一味的和赛金花混闹，死也不肯干休，逼得赛金花没奈何，只得把银翠叫了来，当着那客人的面，轻轻的打了几下，又淡淡的骂了几句，那客人方才罢了。

那里知道，这个银翠平空被那客人打了两下，正在有冤没处伸的时候，不想赛金花又当着那客人的面，把他打了几下，一腔冤忿，无可发泄。想着流落风尘，将来终究没有好好的结局，平日之间既不得赛金花的欢心，今天又受了这样的一番奇冤极枉，越想越气，就萌了个短见的心肠，悄悄的取了一合生鸦片烟吞了下去。一霎时芳魂渺渺，艳魄悠悠；阆苑雪消，高堂云散。灯昏柝死，香销离恨之天；月黑风凄，春冷芙蓉之府。等到赛金花院中的人知道银翠吞了生烟，大家手忙脚乱的想要施救时，早已脉息停断，直僵僵的挺在床上，呜呼哀哉了。

赛金花慌了手脚，想要私自殓埋，不想左右邻居的那些班子里人，都与赛金花家不合，嫌他夺了生意。如今听得他出了人命，不由分说，竟去坊官那里报案。坊官听得赛金花家出了命案，心中大喜，知道生意来了，便差了几个差役，跑到赛金花那里去和他打话，要想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杠。赛金花起先已经答应了一千块钱。在坊官的意思，拿了他一千块钱，也就罢了。倒是有几个老年的差役，见赛金花答应得这般容易，大家要想他的好处起来，撺掇着坊官一定要他一万块钱。赛金花那里肯出？坊官想要吓他一吓，便径去报了刑部，刑部照例差官相验。在坊官的心上，原说就是报了刑部，也没有什么大事，只要哄他多出几个钱，原可以撕掳得

开的。

不想刑部里头刚刚正有一个赛金花的冤家卜侍郎，虎视眈眈的在那里候着，正想要寻赛金花的事情。如今听得他院中自尽了一个妓女，喜得直跳起来，哈哈大笑。连忙和刑部尚书寿少山寿尚书、卢英之卢尚书说了，只说赛金花逼良为娼，凌虐至死，要重重的办他。卢尚书和寿尚书听了他的话儿，自然授意司官叫他从严办理。一霎时风行雷厉的认真起来，把银翠面上的伤痕，只说是赛金花打的，顿时把赛金花提到刑部监禁起来。这个时候的赛金花，直吓得胆裂魂飞，手足无措。没奈何，只得叫金红到几相相识的京官那里去，求他们想个开脱的法儿。又备着许多的银钱礼物，去走刑部堂官的门路。那一班刑部司员，知道赛金花是块绝大的肥肉，大家都掂着脚儿，仰着头儿，希冀发归自己审问，好大大的发一笔财。

隔了一天，里头传出消息来，说寿尚书要把赛金花一案发交云南司承审。大家听了，知道这个云南司主事白熙泉白主政，是寿尚书的门生，心上又羡又妒，便大家约齐了，到白主政那里去贺喜。白主政也得了消息，心中大喜，便邀了那班同寅，到四喜新班花旦喜凤寓里去吃饭，猜拳行令，直闹了一个通夜方才回来。

不知怎样的，这件事儿传到寿尚书和卢尚书的耳朵里头，寿尚书大怒道："我并没有把这赛金花一案发交云南司的意思，这个消息是那一个传出去的?"当下查问了一回，也查问不出什么来。卢尚书和寿尚书便传齐了全部司员，大加申饬，只说你们当了刑部司官，责任狠重，该应怎样的矢廉矢慎，方才是个道理。怎么你们听得赛金花一案发交云南

司承审，你们都到云南司去和他贺喜？这承审案件是何等的事情，难道你们都把审案当作利薮的么？若真是这个样儿，那还成个什么体统？”

一班司员受了堂官的申饬，一个个都诺诺连声，不敢开口。依着卢尚书的意思，定要奏参几个以儆效尤。还是左右两堂出来和他们缓颊，卢尚书方才罢了。却为着有了这样的一来，不便把赛金花的一案随意发交司员审问。一班司员大家都把这个赛金花当作个头等的美差，究竟发给那一个的好呢？卢尚书和寿尚书等商量了一回，学着吏部掣签选官的法儿，把一班司员大家都聚在刑部堂上，叫他们掣签为定。掣出签来，却是浙江司掣着了，便把赛金花发交浙江司承审。卜侍郎又授意浙江司主事叫他重办。亏得这位浙江司主事洪小连洪主政狠有些风骨，不是那一味巴结上官的人，暗想卜侍郎一个堂堂的刑部堂官，要重办一个妓女，有何难处？却要暗中授意于我，做个间接的交涉，这是个什么道理？不要他别有什么隐情罢？正是：

鲛宫蜃气，楼台之变幻无穷；覆雨翻云，世态之炎凉何极！

《九尾龟》第十一集已经告成，还有许多事实以及全书的结束都在第十二集中出现，看官们休嫌濡滞。这样的五月炎天，让在下做书的调冰雪藕、沉李浮瓜的歇息一回，再来演说给诸公听何如？

第一百七十七回

罡风无赖折柳摧花
眉语彷徨双心一抹

上回书中正说到洪主政受了卜侍郎的属托，心上甚是疑惑。把赛金花提出来问了一堂，又把赛金花院中的几个娘姨、大姐，都传到堂上对了一遍口供。大家都说赛金花并没有逼良为娼、凌虐至死的事情。大家的口供，都和赛金花自己的口供一般。洪主政便存了个开脱赛金花的心。依着洪主政的意思，要把那山西客人提来质对。那山西客人得了这个消息，心中大惊，究竟是人命重情，不是顽的，便找了个积年的刑部书办和他商量，只说现在有病，不能到堂。一面求了几个素日往来的京官，托他们写信到洪主政那里去，恳求免其提讯。恰恰的赛金花的门路也走到了，卢尚书和寿尚书两个都分付洪主政，把赛金花一案早日讯结，无用株连，明明就是叫他从宽办理的意思。卜侍郎心上虽然不快，但两个堂官做主，怎敢不依？凭着洪主政把赛金花议了一个流娼滋事的罪名，把他发到该管地方官那里去，由地方官派差递解回籍。

这一场官司虽然没有什么大碍，却花了无数的银钱，在刑部监里头，又受了许多的狼藉。赛金花明知自己这件事情一定是卜侍郎有心和他做对，心上十分恨忿，懊悔当初不该在华德生面前和他缓颊。越想越气，越气越恨，却又把他无可如何。只得和宛平县派来的差役打通了关节，暂时留住几天，料理京城里头那些未了的事情。讲明了在京城里头多住了一天，给解差二百两银子，有一天算一天。赛金花心上虽然烦恼，却还仗着手里头着实还有几个钱，还有一个讨人金红，到了上海去一般的也好做生意。就是从此不做生意，有这几个钱一生一世也吃着不尽。

那里知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个金红竟席卷了赛金花的所有银钱、首饰，跟了个赛金花的车夫不知逃到那里去了。连几件值几个钱的衣服，也都卷得一个干干净净，一件不留。赛金花急得气塞咽喉，几乎晕倒。呆了一会，由不得号淘大哭起来。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懊悔以前嫁了洪殿撰，偏偏要重落青楼。到了第二次风尘再堕，又不肯早些嫁人，如今只落到这般田地。哭了一回，娘姨银姐走过来再三相劝，方才勉强把他劝住哭声。赛金花呆呆的想了一回，最苦的自己是递解回去的人，不能出面，只好眼睁睁的让他逃走，不敢报官，真是说不出的苦恼。赛金花住了哭，把物件点了一回，银钱、衣饰都是一卷精光，只剩得几箱旧式的衣服和些陈设器具，多算些也不过值上一二千银了。那班娘姨大姐见了这般光景，一个个都去自寻门路，走得一个也不见。幸而这个银姐是赛金花的旧人，倒狠有些良心，依依不舍，情愿同着赛金花一同到苏州去，赛金花十分感激。

在京城里头住了五天，那解差便来催着要钱。赛金花只

得悄悄的亲自到几个旧时相好的客人那里，把金红逃走的事情哭诉一遍，要向他们借些盘费，借了一千几百两银子。又把所有的衣服、器具一齐卖掉了，一古脑儿不到三千银子，却被那几个解差，足足的讹了一千六百两银子去。

到了苏州，住了一个多月，想着坐吃山空不是久计，只得同着银姐到上海来，在法界连福里租了两幢房屋，摆开碰和台子。又好像是个半开门的私窝子一般，常常同着银姐两个人到南诚信去坐一回儿，借此兜兜生意。不想今天无意之中却遇着了辛修甫和章秋谷两个。

章秋谷虽然也算是做过他的客人，却一古脑儿只吃了一台酒，不算什么。不过秋谷以前在天津的时候，知道这个赛金花就是状元夫人曹梦兰，是个著名的人物，不免要去赏鉴他一下，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这个辛修甫恰是在上年入京会试的时候和赛金花有过交情的，两下甚是要好。所以赛金花见了辛修甫心上十分欢喜，好似他乡遇故的一般，不免把自己的这番蹉跌对着辛修甫等一一的讲说出来。说到银翠的吞烟、金红的卷逃和自己的监禁刑部，不觉眼圈儿就红了，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抖得岔起来，好似那微风振箫，幽凄欲咽，山阳闻笛，暗呜可怜。辛修甫和章秋谷也不觉心上凄然，着着实实的安慰了他一会。

赛金花又说起卜侍郎的一番把戏，引得章秋谷等都哈哈大笑起来，都说："天下那有这般的奇人奇事？你也未免形容得太刻薄了些。"赛金花正色说道："格个卜家里格事体末，真正天理良心，倪勿曾瞎说俚一句。唔笃勿相信末，倪罚个咒拨唔俚听听：倪造仔俚半句闲话末，要烂脱舌头根格。倪搭俚咦呒啥冤家，为啥要造俚格闲话呀？格个辰光，

唔笃才勿曾看见京城里向格排勿要面孔格京官，一径拿仔手本，到倪门浪来挂号请安格，耐说阿要奇希！”

章秋谷听了赛金花这番说话，知道不是假的，便也对他笑道：“如今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都比不上你的这般资格：六年的状元太太，三年的公使夫人，更兼又是联军总统的腻友。许多堂堂中国的官员，一个个都向你上手本、称晚生，这也真算得荣誉达于极点的了。但是到了如今的时候，抚今追昔，回想当年，廿年风月之场，一霎昙花之梦，想起那以前的事情来，心上不知怎么样的感慨呢！”章秋谷这几句话儿，原是有心讥刺他的，不想却触起了赛金花的一腔心事，无限凄惶，迸出两滴眼泪，几乎要哭出来。章秋谷见了，自己也懊悔未免说得太激切了些，平空引动了赛金花的伤感。连忙过去拉着他的手劝慰道：“总是我不好，几句话儿引动了你的心事。但是如今的这般时代，人生几何，去日苦多，你也何必这般认真？”赛金花拭了眼泪，瞟了秋谷一眼，慢慢的说道：“繁华一瞬，富贵沧桑，倪自家懊悔来浪盛年格辰光，勿晓得早点自家做格终身之计；到仔现在格辰光，好梦难常，华年易逝，再要懊悔也来勿及格哉！”

章秋谷听得赛金花忽然的满口调起文来，这几句话儿却说得十分蕴藉，竟像个名士的吐属一般，不觉喝声采道：“你的谈吐真是十分出色。想见当日妙年的时候，倾城颜色，绝代风华，洪殿撰也不知前世怎样修来的艳福，方才娶着你这样的一个人。可惜我章秋谷迟了数年，就没有这般福分。”赛金花听了不觉回眸一笑，颊上生红，看着章秋谷笑道：“倪故歇是老太婆哉，洛俚再有啥格讲究？”秋谷道：“徐娘虽老，丰韵犹饶，着实的不差！”赛金花听了，又是微微的

一笑，别过头去不说什么。辛修甫乖觉，在旁“格”的一笑，笑得赛金花和章秋谷都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赛金花别转头去，章秋谷便也回过头来和王小屏说话。

修甫在烟榻上坐起身来，对着秋谷招了一招手。秋谷见了，便走过来问什么事情。辛修甫拉着秋谷，就在榻旁坐下，附耳说了几句。秋谷一面听着，一面抬起头来打量了赛金花一眼，摇一摇头道：“我和你是要好朋友，恐怕没有这个道理罢？”修甫笑道：“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客人，怕什么？”秋谷道：“虽然如此，究竟有些不便。”修甫道：“这是我自己愿意的，又不是你的意思，有什么不便？”赛金花坐在那里，见辛修甫、章秋谷附耳说话，章秋谷又抬起头来看他，心上早有几分明白，脸上便红起来，低下头去。却又溜转秋波，暗暗的偷看他们两个人的举动。只见章秋谷对着辛修甫还是不住的摇头，修甫切切实实的对他说道：“这个事儿是用不着客气的，你又何必这般的推托？况且这个里头别有一个缘故，我细细的和你说就明白了。”说着，便又附着章秋谷的耳朵说了几句。秋谷又看了赛金花一眼，眼珠一动，微微的笑了一笑。辛修甫附耳又说几句，章秋谷方才点一点头道：“虽然如此，但是你也要问他一下，不知他自己心上怎么样？万一个你答应了，他不答应，可怎么样呢？”辛修甫把赛金花看了一看，呵呵的笑道：“你不必这般过虑。你们方才已经私自先行交易的了，那有到了这时候，倒反不答应的理？包你一说一依，十说十依就是了。”

章秋谷听了一笑，不说什么，只回过眼光和赛金花打了一个照会。赛金花咳嗽一声，也瞟了秋谷一眼。辛修甫便向赛金花笑道：“你走过来，我有句话儿要和你说。”赛金花明

知道他说的一定就是方才和秋谷说的话儿，心上早已十二分明白，越发的不好意思起来，坐在那里动也不动，只把手中的一方绸巾细细的看。修甫见他不肯过来，便自己走过去，和他唧唧咕咕的说了半天。赛金花一言不发，只是不住的摇头。辛修甫忽然笑嘻嘻的悄说几句，赛金花不觉一笑，面上隐隐的透出红来，把辛修甫用力推开道："勿要瞎三话四哉！"辛修甫听了，知他心上已经情愿，便向章秋谷做个手势。

章秋谷正要开口，只见王小屏在外面同着一个中年丽人款步进来，对着秋谷似笑不笑的叫了一声"二少"。秋谷连忙看时，原来就是那位卧云阁的女东家老二。秋谷连忙答应一声，对着他点一点头。老二星眼微横，蛾眉半蹙，瞅了秋谷一眼道："二少，耐倒有良心格！"正是：

徐娘半老，难为堕马之妆；商妇多情，谁有青衫之泪？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分解。

第一百七十八回

渡银河秋娘联旧好
谐凤侣名士结新欢

且说章秋谷见了那位老二，倒不觉呆了一呆。看着老二的那般模样，狠觉得有些不尴不尬的样儿。回过头来再看赛金花时，只见赛金花侧着脸坐在那里，看着秋谷的脸微微展笑。见章秋谷蓦地里忽然回过头来看他一眼，赛金花会意，连忙别转头去，忍不住“格”的笑出声来。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凭你是个花粉丛中的老手、绮罗队里的惯家，也不由得有些左右为难起来。只得对着老二道：“我们到那一边去，拣了房间坐一回儿何如?”

老二把嘴一披，只不开口。王小屏哈哈的笑道：“今天你也太觉得快活了些，如今该应要碰个钉子。你还没有知道，老二已经来了好一会儿，就在隔壁房间里头看了多时，我们都没有知道。”秋谷听了，知道老二翻了醋罐，没奈何，只得要向他陪个小心的了。便又回过头来，先向赛金花飞了一个眼风。赛金花是何等伶俐的人，心上早已明白，微微一笑，立起身来，对着辛修甫说道：“倪去哉，晏歇点一淘请

过来。倪来浪连福里第九号，勿要忘记脱仔。”说着，又飞了章秋谷一眼，竟自姗姗的去了。

这里老二见赛金花走了，便对着章秋谷冷笑一声道：“二少，耐倒好格，倪末一径来浪等耐，耐倒来里寻开心！”秋谷笑道：“真正冤枉，我何曾在这里寻什么开心？不过这个人是辛老爷的旧相好，多年不见，如今在这里遇见了，大家免不得讲几句话儿，与我什么相干？”老二又冷笑道：“既然是辛老爷格相好，勿关耐事，耐为啥要搭俚吊膀子？朋友面浪，耐去剪俚格边，阿要难为情呀！”秋谷道：“你们听听，这又是信口栽埋人的话，我何曾和他吊什么膀子？”老二瞟了秋谷一眼道：“像耐实格规矩人，洛里肯搭别人吊膀子？刚刚来浪吊膀子格，是只众生！”秋谷叫一声“阿呀”道：“你这个人怎么开口就讲骂人？”老二呸了一口道：“耐说勿曾吊膀子呀，倪骂格排吊膀子格杀千刀，勿是骂耐啘！”秋谷不觉笑道：“算了，算了！不用再骂了，就算是我错了如何？”

老二停了一停，又对着章秋谷冷笑道：“二少，耐阿是做仔邵万生格东家哉？”秋谷听了，已经明白他的意思，待要开口时，老二早接着说道：“耐勿开南货店末，要几几化化老蟹做啥？”这一句话儿，说得大家都好笑起来。秋谷却对着老二做个手势，又往自己鼻子上指了一指。老二猛然省悟，不觉得面上红了一红，伸过手来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只有耐末总归比别人家刁枭点。”秋谷一笑，也不开口，大家也没有留心。

略略的坐了一回，秋谷便同着辛修甫等几个人，到老二那里去吃了一顿便饭，秋谷又邀着辛修甫打了八圈牌，给了

二十块钱的头。老二谢了一声，收了进去。这一夜，章秋谷自然是不得回来的了。刘郎再到，天台之旧路依然；神女多情，巫峡之行云无恙。惊鸾顾影，飞燕回风。宝钮郎当，罗衣熨贴。就日偎云之梦，飘烟抱月之腰。这些情节，也不必去提他。

只说章秋谷在老二那里住了一夜，便回到新马路公馆里头来。见了太夫人，太夫人对他说道："你昨天晚上住在什么地方去的？为什么不预先招呼一下？害得他们两个人昨天晚上直等了一夜。"秋谷只微微的笑，不说什么。太夫人略略训戒了几句，便也罢了。

秋谷回到他夫人房内，见他夫人睡在床上，微微的有些睡着。秋谷也不去叫他，又走到陈文仙房内看时，只见陈文仙独自一个人靠窗坐着，一手托着香腮，好像想什么心事。见了秋谷，便慢慢的立起身来，微微笑道："你昨天到那里去的？"秋谷走过来，握着陈文仙的纤手道："对不起，你昨天等了一夜。"文仙笑道："自己人何必这般客气？我只问你昨天到底在什么地方？"秋谷便把老二和赛金花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陈文仙听了，脸上不由得呆了一呆，一言不发。秋谷见了，心上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不免温温存存的安慰一番。

到了晚间，辛修甫同着王小屏、陈海秋三个人，都到章秋谷公馆里来，邀着他一同出去。秋谷换了衣服，又到太夫人那里禀知。太夫人问道："今天回来不回来？"秋谷觉得有些答应不出，只看着太夫人嘻嘻的笑。太夫人道："看你这个样儿，今天又是不回来的了。就是在外面应酬，也要自己有些分寸，不要落了他们的圈套才是。"秋谷听了，只得撒

一个谎道："这两天的应酬是必不得已的。杭州到了一个朋友，不得不应酬他一下。只要过了两三天，敷衍得他走了，就没有事情了。"太夫人听了点一点头。陈文仙站在太夫人后面，对着章秋谷嫣然一笑，把两个指头在自己脸上划了几划，做个羞他的样儿。秋谷看了忍不住也是一笑，急急的走了出去，同着辛修甫等，大家一阵风都到连福里来。

进了门，只见赛金花笑吟吟的迎上来，穿着一件玄色绉纱夹袄、玄色绉纱裤子、玄色缎子弓鞋，一身黑色，越显得山眉水眼，云鬓花颜。虽然年纪略略觉得大些，却还是体态娇娆，丰姿清丽。见了辛修甫和章秋谷等，便对着章秋谷等笑道："二少，今朝那哼有工夫到倪搭来，昨日仔阿曾吃生活？倪牵记得来!"秋谷听了，面上也不觉红了一红道："昨天打碎了醋缸，今天又泼翻了醋瓶，怪不得熏得我心上都有些酸溜溜的。"赛金花也不由的脸上一红，道："二少，耐勿要缠夹嗻！啥格醋缸醋瓶，才勿关倪啥事啘。"秋谷听了也不开口，只对着赛金花把嘴唇动了一动，眼睛撇了一撇。赛金花见了把身体一扭，一言不发，低下头去。辛修甫在旁边看得十分明白，心上暗暗好笑，便邀着大家进房坐下。赛金花亲自送上茶来，秋谷连忙立起身来接了茶，口中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辛修甫笑道："你们两个人何必这般客气？难道等会儿到了那个时候，也是这般的客气么？"一句话把赛金花说得连脖子带耳根都涨得通红，讪讪的走了出去。

王小屏对辛修顿足道："他们两个人方才有些意思，给你这样的一来，把那一个说得跑了。"章秋谷听了不觉也微微一笑，回头和辛修甫说道："这件事儿，我觉得始终有些

不妥当。”辛修甫笑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矫情？我昨天已经和你讲得明明白白的了，怎么今天又说出这样的话来？”章秋谷道：“我和你是要好朋友，怎么好意思剪你的边呢？”辛修甫皱着眉头道：“这里头另有一个道里，你难道昨天还没有听清楚么？”秋谷想了一想道：“既然如此，只好且去试他一下。料想凭着我这样的一个人，也还不至于退避三舍。”

王小屏和陈海秋两个人在旁听了，全然不懂，不知道辛修甫和章秋谷说的是那一路的话儿。陈海秋本来是个性急的人，那里忍得住，大声嚷道：“你们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儿？我们一句都不懂。”辛修甫笑道：“你不要性急，慢慢的和你讲就是了。”陈海秋再三根问，辛修甫只是微微的笑，一言不发。陈海秋没奈何，只得由他。

等了一回，赛金花娉娉婷婷的从外面进来，看了秋谷一眼，便去坐在修甫身旁，密密切切的讲了一回。辛修甫又在赛金花耳边说了几句。赛金花把头一低，星眸斜漾，宝靥生红，偷偷的瞟了秋谷一眼，口中却不说什么。辛修甫一面笑着，一面又附耳和赛金花说了几句。赛金花忍不住“扑嗤嗤”的笑将出来，把一个指头对着辛修甫头上用力推了一推，口中说道：“耐格个人真正气数得来！随便啥格闲话总归说得出格，啥人有工夫来听耐呀！”说着立起身来，走过章秋谷身旁，趁着大家没有留神，暗暗的把章秋谷的衣服拉了一把。章秋谷被他拉了一拉，不由得心上有些摇动起来，也对着赛金花回头一笑，还他一个眼风。辛修甫看了，只作没有看见的一般，只催着那班娘姨、大姐搭开桌椅，大家碰起和来。

碰了四圈，赛金花指挥那班娘姨、大姐摆出齐齐整整的

一桌菜来，这是辛修甫预先招呼的。当下修甫便邀着大家入座，大家免不得叫局吃酒的闹了一回。到得后四圈麻雀碰毕，已经差不多十一点钟。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别了章秋谷要走。章秋谷究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也立起身来要和修甫同走。修甫呵呵大笑道："你不用和我打哈哈儿，你只老老实实的在这里伺候这位状元夫人的为是。须要小心谨慎，好好的出力当差。万一个当差不力，给人赶到地板上来睡觉，却与我不相干的。"陈海秋到了这个时候，心上方才明白，便对着赛金花嘻嘻的笑道："你今天遇着了这样的一个有名人物，你要自已留意些儿。"赛金花红着个脸，口中说道："唔笃总归是实梗瞎三话四，真正歪嘴吹喇叭——一股邪气。"辛修甫笑着，大踏步走了出去。正是：

花低月亚，香融玉杵之云；李代桃僵，春暖金茎之露。

不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七十九回

真阅历发明攻战术
正比例研究床笫谈

且说章秋谷住在赛金花那里，这一夜的情景果然比别人不同，真个是：春魂照夜，玉艳临波；一桨穿红，双桡剪绿。熨贴云鬟之影，惺忪暗麝之香。徐娘之丰调依然，名士之风怀未减。香肩倚月，飞来帐底之云；檀口偎云，捧出怀中之月。娇喉乍颤，雀舌初舒。汗融合德之肤，春满华池之液。金缸闪闪，玉漏丁丁，好梦未醒，罗帏不动。这些秾情艳语，在下做书的也不便细细的形容，只好将就着说个约略罢了。

到了明天，章秋谷和赛金花刚刚起来，辛修甫已经来了，走进房来。赛金花见了辛修甫，不由得满脸通红，立起身来，一溜烟走到后房去了。辛修甫细细的把章秋谷脸上看了一看，摇一摇头道："看你这个样儿，色势不好，不要是打了汇票罢?"章秋谷微微一笑，也对着辛修甫摇一摇头，口中低低的说道："等回儿和你细细的讲。"辛修甫随便坐下，和秋谷谈了一回。赛金花也从后房走了出来，对着辛修

甫总觉得有些腼腆。辛修甫笑道："这是三面言明的事情，你何必还要这般模样?"赛金花听了，越觉得不好意思起来，斜溜了辛修甫一眼，别转头去。辛修甫和章秋谷坐了一回，两个人都起身要走。赛金花留他们吃了饭去，秋谷不肯道："我还有公事要去料理一下，等回儿再来罢。"赛金花立起身来送了几步，对着秋谷把头略略的侧了一侧，眼珠微微的动了一动。这一对水汪汪的秋波里面，好像有万千情愫传送出来的一般。秋谷见了一笑，把头点了一点，便一直同着辛修甫向书局里头去了。

到了晚间，便是辛修甫在龙蟾珠那里请客，请的客人无非原是章秋谷等一班人。入座之后，辛修甫便问章秋谷道："你们昨天究竟怎么样?"秋谷微微笑道："你的话儿果然不错。虽然比不得什么鸡皮三少的夏姬，却也差不多像个内视丰盈的赵飞燕，果然是个劲敌。如今上海滩上的那班人物，除了胡宝玉之外，只怕第二个就要轮着他了。"

王小屏等起先听了辛修甫的说话还不甚懂，如今听了章秋谷的这一番说话便心上都有七八分明白。刘仰正第一个开口问道："秋谷，你平日之间常常的对着我们说些大话，说什么有彭祖御女之玉，如今我倒要请教请教，要你把这个御女之术讲给我们大家听听。"这句话儿方才出口，陈海秋先拍手道："仰正的话儿一些不错，我正在这里有疑惑，看看那班倌人，和他没有交情的便罢，只要和他有了交情，十个里头倒有九个是和他要好的。这个里头一定有个道理，今天定要你讲给我们听听。"秋谷笑道："你们要我讲不难。但是这件事儿是极秽极亵的勾当，却教我一时怎样的讲得出口来？万一将来有个什么人，把我们这些人的事迹编成一部小

说发行起来，岂不是污了看官们的眼睛么?”

辛修甫道：“你这个话儿虽然不错，却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将来万一个有人把我们的事实编成小说，这样洋洋洒洒一部绝大的嫖界小说，那些嫖客的糊涂、倌人的伎俩、魑魅魍魉的现状、神奸巨蠹的面目，一桩桩一件件的，都载得明明白白，独独这件最紧要的真实工夫，却没有提起一个字儿，未免是个缺点。你又何妨把这个里头的精微奥妙之处说给我们大家听听，公诸同好呢?”秋谷听了，想了一想方才笑道：“既然你们大家都要请我演说，我也无从推托的了。但是把这样龌龊的事情形诸齿颊，实在觉得有些不雅。如今我把别的事情和这件事情作一个正式比例，免得旁人听了不好意思，你们以为何如?”辛修甫笑道：“你果然能够把别的事情做个比例，自然更好。你只顾发议肆论，我们大家都在这里洗耳恭听就是了。”秋谷听了故意咳嗽一声，口中说道：“你们大家静听，我要升座说法了。”大家听了都不觉一笑，果然一个个都正襟危坐，静静的听着。

秋谷把眼光四面飞了一个转，看了他们这般模样，不觉大笑起来。大家见了，都不知他笑的是什么事情，问他为什么平空这般好笑。秋谷笑道：“你们这班人听了这般秽媟的话儿，便大家都伏伏贴贴，鸦雀无声的静听。要是今天有个人在这里讲起什么正心诚意的工夫、葆德崇性的学问来，只怕你们众人不用等他开口，早把他轰驴马的一般轰出去了。照这样的看起来，如今世上那班人的人格，真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个低似一个了。你想我们这班人尚且如此，那些不学无术的小人更是可想而知的了。”辛修甫不觉笑道：“你这几句话儿骂得结实，如今也没有工夫和你斗口，请你快些的开

篇罢。”陈海秋也道：“我们骂也给你骂了，你若不好好的讲些玄精微理出来给我们听，我们大家就要鼓噪了。”

秋谷方才慢慢的说道：“如今我把两个开战的国度作个正式比例：男子的对于女子，好像是个悬师千里、深入敌境的国度一般；女子的对于男子，好像是个坚守险阻、声色不动的国度一般。那悬师千里、深入敌境的人，费了无数精神气力，始终还是不知道路，不谙虚实，事倍功半，未免总觉得要吃亏些儿。那坚守险阻、声色不动的人，却是安安逸逸、随随便便的，不发一矢，不出一兵，凭着那敌人在那里胡闹，只作没有知道的一般，事半功倍，自然的总要得些便宜。一边是以劳待逸，一边是以逸待劳，这个里头已经差了一个底子。所以明明的两个强国，工力都是悉敌的，却有了这个缘故在里头，攻守异势，劳逸殊形，就自然而然的有些支吾不过起来。那以逸待劳的人，却是到了粮尽兵疲、十分支吾不来的时候，究竟还好勉勉强强的敷衍一下。那以劳待逸的人，却是不打败仗便罢，若是打了一个败仗，那就一败涂地，全军覆没，再也收拾不来的了。总而言之，那以劳待逸的人对于那以逸待劳的人，一定要估料着此国的攻战力比彼国的攻战力胜过一倍，方才可以刚刚得个平手。若是彼此的攻战力大家相等，断没有不打败仗的，你们把这个情形细细的去想一想，就知道我的话儿是阅历有得之谈了。”众人听了，大家垂着头想了一想，不由得都点一点头。

王小屏又问道：“你这些话儿，不过是皮毛上的议论，我还有一句话要问你：照你这样的说起来，男子的对于女子，是以劳待逸；女子的对于男子，是以逸待劳。一定要此国的攻战力胜过彼国一倍，方才得个平手；就是彼此工力相

当，也一定要打败仗，是不是呢？”章秋谷道：“这个自然。”王小屏道：“万一个遇着了个攻战力远胜于我们的，这便该应怎么样？还是抱头鼠窜、临阵脱逃呢？还是硬着头皮，勉强迎敌呢？”秋谷笑道：“若果然遇到了这样的人，这却没奈何，要用奇兵取胜的了。”王小屏道：“怎么叫作奇兵？这个奇兵又是怎样的一个用法呢？”

秋谷道：“若是遇着了这样的人，躲又躲不掉，逃又逃不脱，只好到了临阵交绥的时候，故意慢慢的虚与周旋，千方百计的挑逗他，直挑逗得对阵的敌人战心勃发，急于求斗，这一边却养精蓄锐的按兵不动。一边是火杂杂的怒如虓虎，一边静悄悄的屹若长城。直等得敌人求战不得，十分性急，这一边却才慢慢的布阵出队，慢慢的和他合战。那敌人的性情，不是刚刚合阵就会战酣兴发的。那起先合阵的时候，也不过是些虚空的架势。这一边却只是随随便便的应酬他，敌来我去，敌去我还，不用战斗的全力。直要到得对阵的敌人战酣兴发，二十四分的性急起来，那中军的马队拼命的向前近凑，两边的枝队拼命的四面包抄，那远远的游击队也四面紧紧的合将拢来。到了这个时候，这一边方才用出十二分的全力来，奋勇当先，狂冲乱突，不按着什么阵式步法，只一味的和他垓心肉薄，短兵相接。这个时候，那一边的精神差不多已经发越得干干净净，成了个强弩之末的势儿。这一边却是保守着全身精力，没有一丝一毫的亏损。一个是一鼓作声，一个是三鼓气衰，凭你两下的战斗力不能相等，这样的一来，自然的五雀六燕，轻重适当，刚刚得一个对手。这是我从这个里头细细的再三考察，考察出来的不二秘方。你们想想我这个话儿可是不是？”众人听了，一个个

就如维摩听讲，顽石点头，不因不由的大家都微微的笑。

辛修甫道："今天这番议论，倒也真个是闻所未闻。倒难为你居然考察得十分切实，比起如今那班出洋考察的大人先生来，考查详细得多了。"大家听了都不觉笑起来。章秋谷笑了一回，又对着众人说道："大概如今世上的人，那班以逸待劳的人，大半都是战斗力十分强盛的；那班以劳待逸的人，却又大半都是失了战斗力，不能临阵的，所以如今的人，只有男子躲避内差，从没有女子躲避外差的。就是或者有个把女子躲避外差的，也不过千万分中的一二罢了。"众人听了，又都哈哈的笑起来。

章秋谷正和辛修甫等说得十分高兴，忽然从秋谷背后伸出一只纤纤玉手来，把章秋谷拉了一把道："唔笃杂格乱拌到底来浪讲啥物事？为啥倪来浪听仔半日，一句才勿懂呀？"秋谷回头看时，只见一个修眉俊眼的丽人，笑吟吟的站在他身后。那一种清华的姿态，好似那春云乍吐，华月初升。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相好陆丽娟。便对着他一笑道："我们讲的是我们的话儿，就和你们讲了，你们也是不懂的。"陆丽娟听了也不再问，只附着秋谷的耳朵道："耐生病刚刚好得勿多两日呀，自家总要保重点，勿要来浪外势瞎俏，阿晓得？"秋谷听了点一点头。陆丽娟又道："就是花酒也少吃两台格好，揢脱两个铜钿呒啥希奇，自家格精神要紧，二少阿是？"秋谷听了陆丽娟几句这软绵绵的话儿，心上竟着实的动起来。伸过一只右手，把陆丽娟的手紧紧握着，四目相对，呆呆的看了一回，盈盈不语，脉脉含情。这个时候，辛修甫等也都在那里应酬自己的相好，没有人来留意他们的举动。两个人互视了一回，又密密的谈起心来。正

是：

徐娘身世，飘零薄命之花；飞燕光阴，惆怅漫天之絮。

不知以后如何，请待下文分解。

第一百八十回

忆前尘同游钓鱼巷
怀旧事重访莫愁湖

且说章秋谷趁着大家都在那里和倌人讲话，两个人便细细的谈起心来。在陆丽娟的意思，狠想章秋谷和他还了债项，娶他回去。章秋谷明知道这件事情，太夫人那里一定办不到的，况且自己已经娶了一个陈文仙，当初娶的时候陈文仙又没有要他的身价。如今若要再娶一个倌人回去，不用说太夫人面上不答应，就是陈文仙面上也未免有些对他不起。便恳恳切切的把自己为难的情形和陆丽娟讲了一遍，道："像你这样的人，肯一心一意的嫁我，我岂有倒反不愿意的道理？但是我家里头已经有了一妻一妾，如今再把你娶了回去，我自己心上想想，在你分上也觉得有些交待不过。你们当倌人的嫁个人，也是一生一世的大事。不要到了那个时候万一个有些不合起来，那时进退不得，岂不误了你的终身？我们如今看起来是狠要好的，将来娶了回去，一妻两妾，未免总有口舌相争的地方。到了那个时候，弄得个有始无终，你叫我又怎的对你得起？况且我们老太太的家法又是十分利

害，你嫁了过去，那里拘束得来？与其到了后来为好成歹，大家都不好看，不如还是这个时候硬着心肠，不要冒冒失失、懊悔嫌迟的好。”陆丽娟听了，知道章秋谷说的是真话，拉着秋谷的手一言不发。呆了一回，不知不觉的眼波溶溶，眉峰紧紧，几乎要掉下泪来，口中说得一句道：“阿是真格呀？”秋谷低低的说道：“我们这样的交情，那有哄你的道理？总是我章秋谷没有福气，消受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人。”

正说到这里，忽然半空中飞下一件东西来，把章秋谷和陆丽娟一齐裹住。两个人不由大大的吃了一惊。陆丽娟吓得高声叫道：“啥人呀，勿要实梗哩！”章秋谷虽然叫了一惊，却明知道一定是别人和他取笑，连忙伸出手来，把头上裹的那件东西撕掳开了。举眼看时，原来是陈海秋的马褂。看着他们两个人讲得这般热闹，悄悄的把一件衣服往他们两个人头上一蒙。大家见了，都拍着手笑作一团。章秋谷也不觉跟着众人笑了一阵。随手把那件马褂“扑”的往窗外一丢。陈海秋连忙来夺时，那里来得及？大家见了，不免又笑一阵。陆丽娟还口中咕噜道：“陈老末总是实梗，倪吓得来！”说着，早有相帮把陈海秋的马褂送上楼来。陈海来看了一看，见还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污泥在上面，便也不说什么。一会儿大家散席，章秋谷别了主人先走。

光阴迅速，不知不觉的又过了一年。到了秋间，恰恰的又是恩科乡试。章秋谷的性情，本来原不把富贵功名放在心上。想要不去时，当不得他夫人和陈文仙再三相劝。太夫人又和他说道：“我们姓章的上代祖父，多半是科第出身。我虽然未见得一定逼着你去干功名，但是你若果然能中了一个举人，你的读书排场也就算交代过了。况且他们两个人心上

总想你中个举人，心中二十四分的期望，你就去走上一趟也好。”

章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这番说话，只好连声答应。收拾了行李，匆匆的上了轮船竟往南京来。到了南京，免不得合了几个同伴租了一处文德桥下的河房，三间两进，甚是宽敞。录遗过了，时候还早得狠，便有几个朋友来拉着秋谷去逛钓鱼巷。那钓鱼巷里头挨门沿户的都是些娼寮。秋谷同着那几个朋友拣了一家有名的薛家，进去坐了一回，见房间倒收拾得十分齐整。无奈那些倌人，大半都是些扬州人，走起路来，一撅一撅的甚是难看。秋谷见了不住的摇头，连连的催着那几个朋友快走。

那几个朋友没奈何，只得走了出来，在路上和他分辩道：“这个地方是南京最有名的妓院，你难道一个都看不中么？只怕你的眼睛也未免太高了些。”秋谷笑道：“我生平最不赏识的就是扬州人，如今见了许多扬州的螃蟹，满口‘辣块辣块’的，倒还不必去管他。更兼浑身上下都是直撅撅的，没有一些儿柔媚的样儿，我眼睛里头那里看得上这样的人？”那几个朋友道：“照你这样的说起来，上海的那班倌人你也是看不上的了？”秋谷道：“上海的倌人那里像这班宝贝的模样？一个个都是语言柔软，态度温存。就是面貌差些，也觉得楚楚堪怜，婷婷可爱。凭着这班宝贝的样儿，叫他去和上海的倌人拾鞋皮，还未见是得要他呢！”那几个朋友道：“你这几句话儿，未免有些一偏之论。照着这般的说起来，是上海的倌人个个都是好的，别处的倌人个个都是不好的了。况且你这般偏见，只取身段，不取面貌，难道叫个无盐、嫫母来学些娉娉袅袅的丰姿，你也当他是好的么？难道

身段不好的人，就是真个的天生丽质，你也不赏识的么?”秋谷道：“这个话儿却不是这般说法。你们要知道，如若真个奇丑非常的无盐、嫫母，断断学不出娉娉袅袅的丰姿。就是勉强学些，也和那东施效颦一般，不见其美，只见其丑。那身段玲珑、语言伶俐的女子，就是面貌差些，一定都是中人之质，不是那缺唇龋齿、挛腰偻背的宝贝。至于天生丽质，我何尝不赏识?无奈如今的时候，要我找个平头整脸不甚丑怪的人，尚且难得的狠，那里还寻得着什么天生丽质?若是果然见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也自然有目共赏的。”

那几个朋友听了秋谷的这番说话，一个个都闭口无言。有一个人还在那里咕噜道：“这些地方原不过是逢场作戏，何必这样的顶真?”秋谷笑道：“我看你的样儿，狠有些失魂落魄的，十分迷恋。你还没有知道那班妓院里头的倌人，都把我们这班乡试的人唤作考呆子，专骗我们考呆子的钱。面子上虽然勉强应酬，实在心上狠有些不愿意。你只看方才那个什么巧云，口中一面和你说话，两只眼睛却骨碌碌的看着别处，正眼儿也没有睄你一睄，就可想而知他们是勉强敷衍的了。”

那几个朋友听了秋谷的话，细细的想了一想，觉得果然不错，便大家都向秋谷说道：“你说的话狠不差。他们既然不愿意我们光降，我们有的是钱，难道还怕没有使用的地方么，何必再去送给他们用?”秋谷拍手道：“这几句话儿才说得十分明白。我们花了银钱，原是要想寻开心的。不要寻开心没有寻到，倒遇着了几个妖魔鬼怪一般的人物，回来吓死了，那个给我们抵命?”这几句话把大家说得哈哈大笑起来。章秋谷同着几个朋友一面走着，一面说着，一直走到章秋谷

寓中。大家坐了一回，秋谷留他们吃了晚饭，方才走了。

到了明天，秋谷一个人雇了一只游艇，在秦淮河里荡了一回。荡到钓鱼巷那边一带，只见杨柳垂波，珠帘拂槛，那些娼寮里头的人，都一个个浓妆艳抹的坐在帘内，把珠帘高高的挂起，一阵阵的香气扑过来。秋谷约略看了一看，虽然看得不狠清楚，却倒觉得狠有些迷离掩映的丰神，比那当面平视倒反觉得好些。荡了一回，又从东往西荡过来。那些沿着秦淮河的河房，都深深的垂着湘帘，里面隐隐的露出许多鬓影钗光，遮遮掩掩的偷看那往来的游客。秋谷见了，不觉得心窝里面倒有些痒痒的起来。游了一天，倒觉得十分畅快。又顽了一天玄武湖，顽了一天莫愁湖，觉得那玄武湖绿滟波光，云横山色，遥峰挹翠，远树含烟，倒狠有些远水近山的景致。惟有那莫愁湖却没有什么景物，只供着个中山王和莫愁的小像。正是：

英雄老去，湖山一代之愁；金粉消亡，家国千年之恨。

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百八十一回

吃花酒騃儒得意
入乡闱词客观光

且说章秋谷在莫愁湖亭上徘徊了一回，看着那几朵开残的莲花，赏玩一会。又看着中山王和莫愁的小像，细细的端详一回。只见一个是白面长须，英姿照日；一个是风鬟雾鬓，倩影惊鸿。秋谷见了，不免也有些心中感慨起来。在湖亭上泡了一碗茶，坐了一回，直到红日西斜，晚风吹袂，方才慢慢的回来。又在寓里头过了几天，已经到了八月初旬的时候。秋谷到了这个时候，便也未免要抱抱佛脚起来，把那些带去的书籍翻出来，略略的看了一遍。

这一天正在寓里头静静的坐着，忽然又来了一个同乡朋友叫作黄少农的，要拉他去钓鱼巷吃酒。秋谷心上狠有些不愿意去，只推说身体有些不快，不能出门。黄少农不由分说，拉着就走。拉到钓鱼巷一个韩家老班里头，便有一个倌人出来应酬，秋谷抬头看时，只见这个倌人生得圆圆的一个脸儿，觉得团头团脸的，也品评不出什么好歹。黄少农却得意洋洋的指着那倌人对秋谷说道："这是南京有名的韩家小

翠子，你看他生得怎么样?”秋谷又细细的打量了小翠子一眼，觉得虽然没有什么奇形怪状的丑相，却也没有什么娇娆袅娜的姿容，不过勉勉强强的看得过去罢了。看了一看，没本事说他不好，只得勉勉强强的说一声“好得狠”。黄少农听得秋谷赞他的相好，心上二十四分的高兴。小翠子也扭扭捏捏的扭捏出许多的身段来。秋谷看了，只是暗暗的好笑。

黄少农略坐一坐，便取过笔砚来，写了几张请客票，叫了男班子的掌班进来，身边摸出一块钱来，连着请客票一古脑儿都交给他，口中说道:“这一块钱是给你的车钱，快些去给我请客。”那男班子答应一声，接了过去。章秋谷看着，已经觉得二十四分的诧异。正要开口，忽然又见小翠子抢步过来，斜着眼睛把那男班子手里头的请客票看了一眼，半笑不笑的对着黄少农道:“你请的客人狠多，给他一块车钱只怕不够罢?”黄少农听了点点头，连忙又拿出一块钱来交在那男班子的手内。只把一个章秋谷看得心上更加诧异，真个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一会儿客人到了，排上席来。黄少农见秋谷没有相好，想要荐个相好给他，秋谷再三再四的推辞。黄少农那里肯听，不由分说，硬硬的荐了一个什么薛亚仙给他。章秋谷举目看时，只见这个薛亚仙生得矮矮的一个身材，匾匾的一个脸儿，眉眼不甚周详，鼻梁有些四塌，也是个中等以下的人材。秋谷见了，把眉头皱了一皱，也不言语。黄少农却指着薛亚仙向秋谷道:“你不要轻看了他，这也是南京地方大名鼎鼎的人物。”秋谷听了，不觉鼻子孔里“哼”了一声。黄少农又对着薛亚仙道:“这位章老爷在上海的时候，嫖界里头狠有声名的，你须要好好的应酬，将来我还要吃你的喜酒

呢。”

薛亚仙听了，把手帕子掩着嘴笑了一声，回过头来，上上下下的把章秋谷不住的打量。章秋谷被他看得不耐烦起来，别转头去。原来薛亚仙见了章秋谷这样的少年英俊，气宇非常，心上倒着实有些垂涎，便存着个屈身俯就的意思。见章秋谷只是淡淡的不理他，便故意找些话儿说出来和章秋谷讲，章秋谷也只得随随便便的应酬几句。一会儿，竟撒娇撒痴的拉拉扯扯起来，对着章秋谷不住的扭头掉颈，卖弄风骚，做出无数的丑态来。章秋谷看了他这般做作，不由得心中暗暗好笑，觉得甚是肉麻，周身的鸡皮疙瘩都森森的直立起来，心上二十四分不愿意，只得假托腹痛，出了席去躺在榻上。无奈这位薛亚仙紧紧的跟着，问东问西，十分的献勤讨好，直把一个章秋谷拘束得如受桎梏，如坐针毡，又好笑，又好气，却又说不出来。好容易巴得薛亚仙走了，方才如释重负，畅快非常。黄少农糊里糊涂的，还对着章秋谷把大指一竖道："何如？我荐给你的人不错么？你们两个人初次相逢，就是这般的要好，论理该应谢谢媒人才是。”

章秋谷正含着一块烧鸭在嘴里还没有咽下去，听了黄少农这番说话，再也忍不住，“扑嗤”的一声一口气冲上喉咙，要笑出来。口中的这块烧鸭就留不住了，“扑”的从口中直飞出来，刺斜里飞过去，直飞到一个十四五岁的雏妓面上。说也凑巧，刚刚不偏不倚的直中在他鼻梁上面。大家都哄然大笑起来，秋谷自己也觉得十分好笑。连忙看那雏妓时，原来是一个姓杨的客人叫的，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正默默的坐在那里，不提防一块烧鸭劈面飞来，刚刚飞在鼻梁上面，躲闪不及，只得把头一偏，那块烧鸭就落在地下。那雏

妓出其不意，倒吃了一惊，连忙用手巾往脸上按了一按，身边取出镜子照了一照。见面上油了一块，连忙讨盆脸水抹了一把，口里头喃喃呐呐的说了几句，也不知说些什么。

章秋谷觉得有些过意不去，等他抹过了脸，便走过来对着他就是深深的一拱到地。那雏妓倒吃了一惊，口中说道："这是怎么！这是怎么！"章秋谷立起身来，口中说道："方才一个不小心，把一块烧鸭直飞在你的脸上，特地来和你陪个礼儿。"那雏妓微微一笑道："这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何必这般客气？"章秋谷听了那雏妓说话的声音十分圆转清脆，不由的抬起头来把他打量一下。只见他高高的挽着一个云髻，淡淡的画着两道蛾眉，檀口含朱，横波挹翠，身材纤小，骨格停匀，虽然不是什么倾城倾国的佳人，却狠有些宜喜宜嗔的丰态。比起那小翠子和薛亚仙来，直是天壤云泥，相差甚远。秋谷看了，不由的心中动了一动，暗想：这个地方一般也有这样的人材，可见天地生才，原是不拘资格的。想着，便故意上上下下的把那雏妓细细的看，看得他脸上红起来，啐了一口道："你上上下下的看些什么？难道要和我画个小照，回去供在家堂里面么？"秋谷笑道："你不要见怪，像你这样的标致人儿，就是多看一会，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

看官听着，原来天下的女子，只要听得别人赞他貌美，心上总是高兴不过的，何况是个堂子里头的人物？听了章秋谷这几句话儿，不知不觉的酣迷迷、软洋洋，钻进心坎里去，登时春风满面的对着秋谷道："你不用这般混说，像我这样的一个人，那里合得上你们的眼睛？"章秋谷笑道："阿唷，你不用这般客气！若再要这般的谦让起来，把这里的房

子牵得坍掉了，却不与我相干。”那雏妓斜着眼睛瞅了他一眼道：“算是你一个人会讲话，快些去坐了罢。”说着，便轻移莲步，慢慢的走过去，刚刚和章秋谷擦肩挨过。章秋谷趁着众人不见，暗暗把他手拉了一把。那雏妓秋波澄澄的也不言语，只把嘴对着那姓杨的客人努了一努，又摇了一摇头。

秋谷会意，便也慢慢的归座，悄悄的问黄少农：“这个雏妓叫什么名字？”少农大笑道：“你敢是看上他么？他叫银喜，就是这里韩家本班的。我来和你们做个介绍人，转一个局就是了。”秋谷听了，便回过头来看了那姓杨的一眼。只见那姓杨的满面怒容，正襟危坐，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秋谷知道那姓杨的醋劲发作了，连忙朝着黄少农连连摇手。黄少农看了姓杨的这般模样，料想这个媒人不是轻易做得成的，便也笑了一笑不说什么。只凭着这个章秋谷和银喜两个人在席上眉黛传情，秋波送睇，案底之莲钩暗蹴，尊前之宝靥轻回。大家都在搳拳吃酒的十分热闹，却没有看见他们两个人的这番情景。只怕自此以后，竟是这般的暗渡蓝桥，私谐鸳侣，也未可知。

这且不必去说他，只说章秋谷在寓里头休息了几天，准备着秋风一战。到了初八日进场的那一天，秋谷进了号舍。那跟进去的家人把号帘挂了起来，钉好了号围，又把食篮收拾好了，笔砚纸墨都取了出来，方才出去。秋谷在号里头没有什么事情，便立在号门口闲看。看了一回，忽然见隔壁号里钻出一个人来，赤着膊，盘着辫子，一张漆黑的脸儿，两个绝高肩膀，粗眉糙目，一部大大的连鬓胡须，走出号舍，刚刚和秋谷打个照面。秋谷鼻子中间，就觉得有一阵汗臭和着那一股狐腋的臊气直冲进来，秋谷连忙别转头去掩面不

迭。

只见这个人走出号舍东西张望了一回，忽然又走进号去，捉出一个绝大的鸭子来，左手拿着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右手把那鸭子紧紧的捺在地下，那鸭子还叫个不住。章秋谷看了觉得十分诧异，不由得走近一步细细的看他。只见这位宝贝左手拿着刀，调转右手，照着那鸭子的项下就是一刀，鲜血直冒出来。那班同号的朋友见忽然有人在这里杀起鸭子来，也觉得甚是诧异，大家都赶过来看他。只见他揎拳捰袖的，向号军要了一瓢热水，把鸭子的毛挦得干干净净。又拿出一个瓦罐，生起一炉火，把那鸭子慢慢的煮起来。正是：

出门一笑，秋风吹桂子之香；下笔千言，璧月吐奇葩之彩。

未知以后如何，请待下回再行交代。

第一百八十二回

闹新闻撞墙翻瓦罐
洒霜毫论史出奇文

且说我们中国乡试的号舍，原是最逼狭的地方。那间号舍的地位，前后左右方圆不到三尺，刚刚只容得一个人的坐处，连晚上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要睡起来，只好和狗一般的，就在那间号舍里头圈着，那里还有什么地方安放物件？那班乡试的人都把一个铁叉插在号舍对面的墙缝里头，铁叉上有个圈儿，把个小小的炉灶就放在圈儿里面，烧菜煮饭都在这付炉灶上头。如今这个宝贝也把这个炉子如法泡制的放在墙上，慢慢的把那只鸭子煮起来。无奈他这付炉灶也不知从那里定制来的，果然的硕大无朋。那号舍里头的过弄只有一尺多宽，给他这样的一来，差不多就占了一半地位，来往的人已经都要侧着身子过去。更兼炉灶上面加上一个绝大的瓦罐，煮得热气腾腾的。那班来往的人到了这个地方，没奈何只得低着头，斜着身体过去。章秋谷看了这般情景，觉得心上也狠有些嫌他，暗想天下怎么竟有这般奇事。

正想着，只见一个同号的朋友叫作石仲瑛的，走了过

来。见秋谷站在号舍外面，便立定了脚，随意和他闲谈。忽然间回过头来，刚刚那瓦罐里头的热气丝丝缕缕的直腾上来，直扑到石仲瑛脸上。那鸭子本来没有洗得干净，那热气里头却夹着一股臊气，直冲入石仲瑛鼻子里头。石仲瑛掩鼻不迭，觉得一个恶心，嘴里头吐出一口清水来。秋谷见了，不觉有些好笑起来，便把方才的事情，打着乡谈和他讲了一遍。石仲瑛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口中说道："天下那有这样的人？竟带着活鸡活鸭进场烧煮，想来是个厨夫的儿子。我们何不想着法儿，跑过去撞他一撞，把他的宝货撞掉了，叫他不得到口，岂不爽快？"石仲瑛说到这里，只见那考生回过头来，恶狠狠的瞅了他们两个人一眼。秋谷见了，便悄悄的把石仲瑛拉了一把，低低说道："你不要随口混说，他懂得我们的话儿。"石仲瑛笑道："他就是懂得我们的话儿，我们也不怕他。"

正说着，只见远远的一个长大身材的人大摇大摆的上来。秋谷眼快，早已看见是东方小松的族弟东方柏生，便道："柏生来了。"那东方柏生远远的一直跑来，直走到秋谷面前，方才看见了秋谷和仲瑛，口中叫道："秋谷兄，仲瑛兄，原来你们都在这里。"一面说着，眼睛望着他们两个人直撞过来。秋谷看势头不好，东方柏生的身体，离那煮鸡子的瓦罐中间，相隔不过只有四五寸的地位，连忙说道："小心些，留心别人的东西！"一句话还没有说得完，早见东方柏生一个转身，那一只右手轻轻的在那瓦罐上带了一带，只听得"阿呀"的一声，那个瓦罐早翻了一个身，从炉座上直跌下去。"格唧唧"一声，把个瓦罐跌得一个四分五裂，连那煮的鸭子也丢在地下。

东方柏生呆了一呆，正要开口，早见那考生拧拳掳袖的直抢上来，劈胸一把拉住了东方柏生的衣服，口中嚷道："你走路不带眼睛么，乱撞你娘的什么？快快的赔我鸭子和瓦罐来！"石仲瑛见了，连忙走上一步，劝道："朋友，我们有话好好的讲，何必动粗？快放了手，有话总好讲的，况且他是一时无心之失，不是有心和你作对的。"那考生把石仲瑛看了一看，睁起了一双眼睛，"呸"了一口道："你还说他是无心。你们两个方才已经在那里商议了好一会，要想法子撞翻我的鸭子，叫我不得到口。分明是你们三个人有心串合，故意前来寻我的开心。还亏你有脸来和他讲情，我不和你讲话已经是好的了。"石仲瑛平空的碰了他一个大大的钉子，一时倒也回答不出什么来。那考生紧紧的拉住了东方柏生的胸前衣服不肯放松，一面还口中嚷道："你们几个人想要来寻我的开心，你们也没有打听打听我是个什么人！"

章秋谷听了一回，看着那考生十分放肆，口中牵枝扯叶的只顾乱嚷，不觉怒从心起，抢步上前，把那考生的手腕轻轻的一把握住，往下一顿，那考生不由的"阿呀"了一声，不知不觉的就放了手。秋谷正色对他说道："我们都是读书人，有理讲理，为什么要这样动手动脚的，那里还像个斯文人儿？"那考生被秋谷顿了一顿，知道这个人气力不小，不是好惹的，只得勉强说道："你们几个人有心撞翻了我的鸭子，你如今又无故干预我的事情，难道你是不讲理的么？"秋谷大笑道："你倒说我不讲理，你恃蛮拉住了别人的衣服不肯放手，讲理的人是应该这样的么？我不过是个旁人，好意解劝你们一下，怎么倒是我不讲理？"

那考生道："他撞掉了我的东西，难道我不要拉了他，

叫他赔偿的么?”秋谷道:“他打碎了你的东西,你只顾好好的叫他赔偿就是了,为什么要这般粗卤莽撞,动手动脚?他撞了你的东西,你要叫他赔偿你的东西,你扯了他的衣服,却叫那个赔偿他的礼面呢?”那考生听了,顿口无言了一会,方才气忿忿的说道:“你们大家串同一气,有心毁坏我的东西,和无心毁坏的不同。”秋谷大笑道:“天下的事情只要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管什么有心无心。有心也是这个样儿,无心也是这个样儿,只要偿还了你的东西,就是有心便怎么样呢?”

那考生听了,口中支支格格的不知想说什么,却一时说不出来,停了一停方才说道:“你们须要赔还我的原物。”秋谷大笑道:“你要赔还原物,非但没有这个例,而且也没有这个理。亏你读书明理的人,怎么讲出这样的无意识的说话来?”那考生听了满面羞惭,无言可答。秋谷便取出两块钱来,递在那考生手内道:“这两块钱赔你的鸭子和瓦罐,好不好?”那考生见了白晃晃的两块钱,顿时改了满面的笑容道:“论理不该和你老人家较量,只是两块钱委实少些,请高升些儿。”秋谷见了微微冷笑,又取出一块钱来给他道:“你只要肯要钱,事情就好办。”那考生把三块钱揣在腰内,口中还谢了秋谷一声。

东方柏生便也向秋谷谢了一声道:“今天幸而你在这里,和我解了一个围。”石仲瑛笑道:“方才那般其势汹汹的样儿,一见了钱就软绵绵的变了一个样儿,可见如今世上银钱的力量大得狠。”秋谷道:“就是如今的那班王爷、中堂,平时见了人那脸上好像刮得下霜的一般,只要一见了白晃晃的银子,就是见了他的父母妻子也没有这般的亲热,顿时春风

满面，和气迎人。那班大人先生尚且如此，何况这样一个不成气候的饭桶？”石仲瑛听了狂笑道：“好好的说话，你的牢骚话儿又来了。”秋谷听了微笑不言。大家谈了一回，也就散了。

一会儿，听得三声大炮，明远楼上鼓角齐鸣，知道已经封了门。一会儿又封了号门，不许大家来往。到了晚间，秋谷觉得肚子里头有些饿了，便取出炒米，胡乱泡了一泡，就带着的火腿、熏鱼吃了两碗。又吃了一杯茶，便半半睡的合目安息。起先睡的时候觉得浑身都不畅快，再也睡不着，翻来覆去的。直到二更将尽，却倒睡着了。睡到四更将尽，主考发下题纸，号军按着号数一号一号的送进来。秋谷朦朦胧胧的接了题纸，看也不看，随手放下，仍复睡去。直睡到晨鸡报晓，玉漏无声，方才睡醒。坐起身来，叫号军取些热水，洗一个脸，又胡乱吃了些干果糖点，方才展开题纸。看时，只见一张大大的题纸上刻着五道论题：第一题是“汉武帝时，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论”；第二题是“识时务者在乎俊杰论”；第三题是“谢安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论”；第四题是“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论”；第五题是“明太祖诏商税毋定额论”。秋谷看了这几个题目，觉得都狠容易，况且又都是素来知道的，连查也不用去查，略略的想了一想，便都有了主意。铺下草稿纸，提起笔来，振笔直书。这章秋谷本来是个有名的江南名士，真个是文不加点，倚马万言，平翻北海之潮，倒卷黄河之水。还不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五艺早已脱稿。略略的休息一回，吃了饭，便誊真起来。一口气写到下午五点多钟，已经誊毕，又自己细细的看了一回。

正看着，只见石仲瑛从外面探进头来，看了一看，失惊道："你都完了罢，好快手，好快手！我刚刚做了首次两篇，第三篇还只做了一半。"说着，便伸手过来，取了章秋谷手中的卷子，略略的看了几行，就啧啧叹赏道："笔仗好得狠！逼真是胎息《史》《汉》的文法。"秋谷笑道："我不要这般谬赞，你只看下去就是了。"石仲瑛听了，便果然一行一行的看下去。看到第三篇上，看得得意极了，竟高声朗诵起来。只听得石仲瑛提着那正宫调的嗓子，一腔三板的读道：

入广武门而闻阮籍之唏嘘，登平乘楼而听桓温之太息，俯视天下，感慨系之。盖尝读史，至谢安之为人，而叹其度之不可及也。古之君子，尚黄老之学，崇淡泊之治。内无所惧，外无所营。虽有帝王之尊、卿相之贵，雷霆震惊于前，虎豹奔走于后，而此心漠焉冥焉，终不为动。此平日学问有以养之，非镇物矫情之所能也。晋之士习崇尚虚无，卿相以清淡为事，儒林以论答为能。安性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丝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又尝与王羲之同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当世非之。然其为政也，尽忠王室，竭忠辅卫。斯时也，内有权臣，外有强敌。晋以偏隅之地、积弱之势，北面而争天下。胜败之机，间不容发；天下大势，岌岌可危。而安以谈笑应之，处之晏如，无所畏葸。卒能折桓温于内，败苻坚于外。悬一发于千钧，奠国家于磐石。其晋室之所以不风亡者，徒以有安在也。夫清净之学，沉思若愚，拊几若得；高

见风云，俯视山水；啸傲天下，凌铄古今；以卿相富贵为敝屣，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安之为人，有类于此。观其与王坦之同迎桓温，坦之流汗沾衣，倒持手版；安从容就席，神色自若，亦可以见其度矣。或谓其闻谢玄之胜，至于折屐，矫情镇物，非大臣所宜。然三代以上，惟恐好名；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东晋之政，棼于乱丝，而安以淡泊治之，无内外相乘之乱。盖其经济足以应之，非特以黄老相尚而已也。其与羲之同登冶城，登高遐想，慨然有世外之志，而不以富贵功名为念，此其胸次为何如？而后人乃以小节议之，谓其矫镇，抑亦苛矣！

石仲瑛读了一遍，觉得爱不忍释。又反反复复的重看一遍，不觉击节叹赏道："这几篇文字，雄浑高古，音节非常。而且顿挫宛转，丰神独绝，真个不愧是个古文的作家！"秋谷笑道："你看看也还罢了，何必要说这许多应酬的套话？"石仲瑛道："那一个说应酬套话的就是个乌龟。"秋谷大笑道："骂得好，骂得好，算你会说何如？"石仲瑛回心一想，不觉也笑起来，口中说道："你不要见怪，我是一句无心的话儿，不是有心骂你。"

章秋谷笑了一笑，便也向石仲瑛要做好的草稿来看。石仲瑛便在胸前一个卷袋里头取出草稿来，递给秋谷，笑着说道："我没有你这般洋洋洒洒的笔仗。你看了有什么不妥之处，请你改削改削，不要客气。"秋谷笑道："太谦了，太谦了，这'改削'的两个字儿断不敢当。"一面把他的草稿看

了一遍，觉得见识也还开通，议论也还通达，只是笔力来得软些，气魄来得小些，未免有些小家气。便也随口赞了几句，又和他斟酌了几处不妥当的地方，石仲瑛方才走了。

又见隔号的那个考生走了过来，满头大汗的对着秋谷拱手道："老先生这个时候五艺都一齐完了，佩服得狠！只是小弟有一件事儿要来求教。"正是：

鹿锦凤绫之艳，彩笔生花；珊瑚玉树之珍，文章有价。

不知那考生问的什么话儿，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八十三回

传急电游子还乡
开花榜庸奴得贿

且说章秋谷忽然见那隔壁的考生急得满头大汗，来和他兜搭说话，又说要请教他什么事情，心上早已明白，只说："你有什么话，只顾请讲。"那考生陪笑道："请问老先生，这二题的出处在什么地方？小弟查了整整的半天都没有查到。这样空空洞洞的一句话儿，教人从何查起？"秋谷听了，忍不住笑道："你连这句话儿的出处都不知道么？这个容易得狠，待我查给你看就是了。"说着，便取出一本《御批通鉴》来，把那司马徽的一段话儿查给他看了一遍。只把这个宝贝喜得个手舞足蹈，抓耳挠腮，也不知怎样才好，再三谢了章秋谷，一步一摆的去了。秋谷暗想：这样的人也要充什么读书人，这样的眼前典故都不知道，直是个目不识丁的草包。

当下秋谷把自己的卷子细看了一遍，见没有什么舛误的地方，便也把他放入卷袋。又到石仲瑛那里去走了一趟。回到自己号里，也觉得有些两臂酸麻起来，便下了号帘，静悄

悄的睡了一夜。到了明天，绝早的交卷出来。

到了二场，秋谷照旧进去。原来这个时候的考试，已经改了新章，不用什么经文八股，第一场是五篇史论，第二场是五道时务策，第三场是三篇“四书”义。秋谷看了第二场的五道策题，也都是狠容易的空策，用不着什么考据。只有第五题，是问“俄取高加索，并别设禁令以制山民”的事情，略略的要加些考证。

章秋谷进第一场的时候，笑话已经听了无数，什么把谢安当作谢灵运，又把张九龄当作明朝的宰相，这些笑话不一而足，秋谷都听在肚子里头。第二场的笑话更加多了，秋谷连听都听不尽许多。只听得对面号里有三四个人讲话的声音，一个人高声说道：“他问高中索是朔方何部，这个朔方就是北方，大约就是我们中国的北京了。只不知道这个高加索是那一府属的地方？”又一个说道：“他问的什么禁令，一定就是我们的大清律例。我们只要抄上几条律例，把卷子上挤得满满的，把那班房官吓上一吓也好。”

秋谷听了这些说话，几乎要放声大笑起来，暗想：这班宝贝真是饭桶中间的饭桶，也要来出这个丑做什么？笑了一会，也不去管他们怎样，只把自己的文字斟酌了一回，连忙誊真，又是第一个交卷出去。到了三场放牌，格外放得早些，十四夜间四更出了题目，十五一早就收卷放牌。原来南京本地的人赴试的都有这个规矩，一个个都要赶十五晚出场，好回去人月同圆的意思。章秋谷本来文思敏捷，这几篇“四书”又那里在他心上，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到了十五一早，就去交了卷子，慢慢的出场，到寓里头睡了一天。

到了十六那一天，秋谷刚刚起来，忽然家人周升手里头

拿着一封电报走了进来，把电报交给秋谷说："这是上海来的电报。"秋谷听了，心上就觉得一惊。接过电报来看时，见封面上果然写着自上海发的，暗想这一定是家里头的电报，不知道有什么紧要事情，难道是太夫人有什么病痛不成？想到这里，不由得满心乱跳，连那只拿着电报的手都颤动起来，呆呆的看着那封电报，竟不敢去拆封。定了一定神，只得硬着头皮拆开那封电报来。看时，只见写得明明白白的几个字儿道："其盛倒，母病，速回。"秋谷见了这"母病"的两个字儿，好像兜头浇了一瓢冷水一般，心上"扑扑"的跳个不住。连忙叫家人收拾了李立刻搬出城去，上了轮船，回到上海。

这边章秋谷的事儿且自按过一边，只说上海地方，一年一年的时势变迁，人事代谢，市面一天衰败似一天，堂子里的生意也一天寥落似一天。就是那班堂子里头的有名人物，到了这个时候，老的老了，嫁的嫁了，死的死了，繁华一瞬，歌舞无常，飘零金谷之花，摇落章台之柳。那班曲院中的老辈人物，除了胡宝玉之外，还有什么前四金刚、中四金刚、后四金刚的名目。前四金刚是陆兰芬、金小宝等四个，中四金刚是左翠玉、秦薇云等四个，后四金刚是张飏、王宝宝等四个，都是那一班小报馆里头的主笔提倡出来的。又有什么蕊珠仙榜、十二花神等种种色色的许多名目，在下做书的一时也实在写他不尽。但是以前那班报馆的开花榜，虽然未免有些阿私所好的弊病，却究竟还有几分公道。即如南亭亭长选拔花榜状元，有了色艺，还要考证他的资格；有了资格，还要察看他的品行；直要色艺、资格、品行件件当行，桩桩出色，方可以把他置诸榜首，独冠群芳。所以那个时候

的花榜状元，倒着着实实的有些声价。

到了后来，就渐渐的闹得大不是起来。那一班没有廉耻的小报主笔，本来是穷得淌屎，囊无一钱的。当了个小报主笔，薪水不过一二十块钱，至多的也不过三十块钱，那里够他们的挥霍？到了那穷到无可如何之际，便异想天开的开起花榜来，拣那有了几个钱的倌人，叫个旁人去和他打话，情愿把他拔作状元，只要他三百块钱或者二百块钱。那状元以下的探花、榜眼、传胪等，名次来得低些，价目也来得贱些。渐渐的递减下去，甚而至于十块五块钱的贿赂都收下来，胡乱给他取个二甲的进士，或者三甲的进士。看官请想，我们中国的科举毒是入人最深的，古今来多少的英雄豪杰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去，情愿拼着毕生的心血，去博这个无谓的科名。何况这班倌人，都是些不读书、不明理的女子，那里打得破这个关头，翻得过这个筋斗？听得只要花几个钱，就可以把他取作状元、榜眼，况且又都知道自己的名字登了花榜，名气自然要来得响些，生意自然也来得大些，这花掉的几个钱不算什么，将来可以收得回来的。只要这般一想，自然大家都情情愿愿、伏伏贴贴的拿出钱来。

到了发榜以后，那些报馆里头的人又格外想出个生财的法子。略略的花几个本钱，去漆匠铺子里头做了几块状元、榜眼、探花、传胪的匾额，上面插了金花，雇几个人抬了匾额，带着红缨大帽，雇了一班吹手，携带着许多鞭炮，一窝蜂的都赶到那新贵人院中去报喜讨赏，多的一百块钱、五十块钱的都有，至少的也要二三十块钱。就是那班三甲里头的进士公，也要叫一个人带着那一张花榜沿门分送，放上一串短短的鞭炮，讨起赏来也要一两块钱，也有三块五块的。又

有什么赏元贺魁的筵宴，那前十名的新贵人，每家都要整治一桌盛席，延请这位主笔先生、花榜总裁赴宴，好像那京城里头的黄榜团拜、白榜团拜一般。这位主笔先生免不得也要呼朋引类的大嚼一番，吃完了抹抹嘴就走，连下脚的都是倌人自己出的。这种种无耻的举动，在下做书的一时间也说不尽他许多。

看官，请想这个评选花榜的事情，闹到这样不可收拾的一个田地，那花榜上的人还有什么声价？非但不论品行，不拘资格，连色艺都是随随便便的了。头面还没有长得平正，便说他是有一无二的国色天香；曲子还没有唱得周全，便说他是当世无双的仙音法曲。只要有钱的倌人，便无盐、嫫母也是佳人；那些没有钱的倌人，便西子、南威也是丑鬼。那班极小极穷的报馆，每每穷到山穷水尽支持不来的时候，便开起花榜来，借此做个救急疗贫的妙策。开一次花榜，就是最少也有几百块钱。到得后来，竟有一家报馆半年之内连开四五次花榜的，开了色榜又开艺榜，开了艺榜又开叶榜，闹得个一塌糊涂。就是那些堂子里头，如今的风气也一天坏似一天，比起那十年以前的光景来真有天渊之隔。这些说话，且把他暂时按过一边，慢慢的再和列位看官细说。如今在下做书的，且讲一件嫖界中间的故事出来给列位看官们大家听听。正是：

宛转三生之誓，名士倾心；缠绵一晌之情，佳人难得。

不知以后如何，下回交代。

第一百八十四回

挥别泪红杏嫁东风
讶奇遇仙云吐华月

且说辛修甫自从做了龙蟾珠以后，前后整整的五年，虽然也做几个别的倌人，却都是没有交情的。惟有龙蟾珠和辛修甫性情相合，嗜好相投，做了五年彼此没有口角过一句。龙蟾珠狠想叫辛修甫娶他回去，辛修甫也狠想娶他。无奈辛修甫的那位太太，虽然有些才貌，却抵死的吃醋，不许辛修甫娶妾。辛修甫恪遵阃令，不敢擅违。龙蟾珠也知道辛修甫有些惧内，只好把这件事儿阁起不提。

这一天辛修甫在西安坊龙蟾珠那边请客，龙蟾珠淡淡的不甚应酬，比平日的样儿大不相同。辛修甫觉得十分诧异，暗想蟾珠向来不是这个样儿，一定有什么道理在里头。到得客人散了再问他不迟。一会儿酒阑人散，漏永宵深，龙蟾珠一把拉着辛修甫的手道："耐今朝呒拨啥事体末，勿要去哉，倪有闲话要搭耐说。"辛修甫正要问他今天为什么这般模样，便也点头答应，坐着不走。

龙蟾珠拉着辛修甫坐在炕上，自己紧紧的挨着他身旁坐

下，搀着他的手悄悄的问道："辛老，耐一径搭倪说唔笃太太凶煞，勿许耐讨小老姆，到底阿有介事？"辛修甫听了叹一口气道："自然是真的，你看我几时向你说过假话的？"龙蟾珠听了也叹一口气道："格末倪两家头格事体到底那哼？倪一径做仔耐五年下来，勿曾说过歇一句。弄到仔故歇，再弄也弄勿过哉。实梗洛倪要问问耐，耐格心浪到底是那哼格意思？"辛修甫听了，皱着眉头道："你的意思我自然知道的，我心上也狠愿意娶你回去。无奈这件事儿委实的办不到，你叫我怎样呢？如若不然，我早已把你娶回家去的了，那里还要等到今日？"龙蟾珠嘿然了一会，看着辛修甫一言不发，含着一泡水汪汪的眼泪，秋波溶溶的几乎要流出来。辛修甫看了心上早已有了几分明白，便也对着龙蟾珠细细的看。

龙蟾珠和辛修甫对看了一回，慨然说道："倪有一句闲话要搭耐说，耐听仔勿要动气，倪也叫呒说法。"辛修甫道："你只顾说就是了，岂有动气的道理？"龙蟾珠又长叹道："做个仔人，总规随便啥事体一塌刮仔勿称心，格末叫苦恼！"辛修甫接口说道："这世上的烦恼，是不论什么人都不能免的，何况是我们两个人？你有什么事情，只顾和我说就是了。想起来大约还是我没有福气，消受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人。"

龙蟾珠听了，呆了一回方才说道："格件事体，说起来倪也真真叫呒说法。"说着，便把有个姓葛的客人也是个江苏候补道，要出三千银子娶他回去的事情，和辛修甫说了一遍。又道："倪吃仔格碗把势饭，总规呒拨结果格。趁仔勒浪年纪轻格辰光，拣格好好里靠得住格客人，嫁拨仔俚，总

算完结仔一生一世格事体。倪搭耐两家头一径倒蛮要好，刚刚唔笃太太来得笋，看上去总规是格勿成功。就是实梗弄来弄去，弄到仔故歇已经五年哉。再要弄下去，年纪大仔，再有啥人来要倪？实梗洛倪今朝要搭耐商量。耐格心浪到底是那哼格意思，倪横竖总归听耐格闲话。耐说那哼，倪依仔耐那哼。耐就是格个辰光办勿到，耐只要说定仔一句闲话，倪慢慢里等来浪，也呒啥要紧。耐只要说一句好哉。”

辛修甫听了，沉吟一会，也紧紧的拉着龙蟾珠的手，对他说道：“依我的心上看起来，你既然有人要娶你回去，这个机会狠好，你只顾答应他就是了。如今上海地方，靠得住的客人狠少。这个姓葛的客人想来是狠靠得住的，错过了这样的客人，一时那里再去找第二个？至于我们两个人的交情，自然原是狠好的。但是我们家里那一位实在来得累赘，不是个好惹的人。我若要不由分说的把你娶了回去，将来一定要闹得一个天翻地覆，海沸江号。到了那个时候，你怎样的闹得过他？我又怎样对得住你的？所以我想起来，如今既是有人娶你，自然赶快答应他的为是。在我们两个人这一面看起来，自然有些割舍不得。但这是你一生一世的大事，我自己既然不能娶你回去，怎么好把我自己心上的私见耽误你一世的事情？你说我这个话儿可是不是？”

龙蟾珠听了把头点了一点，不由得心上一阵心酸，望着辛修甫扑簌簌的流下两行珠泪。辛修甫到了这个时候也有些熬忍不住，几乎要流下泪来，只得携着手，殷殷勤勤的劝慰一番。这一夜，辛修甫自然是不回去的了。笑啼并作，悲喜交并。结万斛之愁肠，春心宛转；倒一腔之别绪，玉箸纵横。烛影摇红，钗光照夜。匆匆别去，羌有恨以无言；缓缓

归来，欲双栖而未得。

过了两天，辛修甫知道龙蟾珠的嫁期已在十日之内，连牌子都除了下来。辛修甫觉得以后不便再去，便在自己手上脱下一只金刚钻戒指来，套在龙蟾珠手上，口中说道："我们两个人，从此以后是不能再叙的了。但愿你嫁了过去，白头偕老，琴瑟和谐。"说到这里，喉咙竟咽住了，说不出来。龙蟾珠泪流满面，哭得两个眼睛都肿了起来，拉着辛修甫的衣服，好似生离死别的一般不肯放手。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呜呜咽咽的把一个小小的绢包递给辛修甫道："格点物事耐带得去，总算是倪格记念。"说了这几句，不由得眼中珠泪好似雨点一般的落下来。辛修甫这一回儿那心上的难过竟是从来没有经过的，再也忍不住，眼中也流下泪来。接了龙蟾珠手内的绢包，那眼泪竟斑斑点点的把绢包湿了好几处。几个娘姨、大姐在旁看了他们这样的依依不舍，也觉得大家有些心酸起来。龙蟾珠哽咽了一回，方才竭力挣出几句话来道："耐去罢，自家保重点身体，勿要妈妈虎虎，阿晓得？倪是真正叫呒说法。"龙蟾珠说到这里，就咽住了说不下去，掩着脸把手向辛修甫摇了几摇，便去倒在一张美人榻上吞声暗哭。辛修甫也知道久留无益，只得也硬着心肠，走了出去。

一直回到自己公馆里头，瞒着他那位夫人，把龙蟾珠给他的绢包拆开看时，只见一支漆黑的头发；一个绉纱兜肚；一双玄色缎绣白花平底弓鞋，尖尖瘦瘦的，只好四寸光景，鞋底上面只有微微的一些儿泥污，还有七八分新。辛修甫见了，明知道龙蟾珠的心事，给他这几件东西，是好像天天和他并头贴体的意思。看了这几件东西，更觉得魂销心动起

来。过了好几天，心上还觉闷闷不乐。一个人独坐嗟呀，书空咄咄，心中目中都是惦记着一个龙蟾珠，觉得龙蟾珠的声音笑貌，一天到晚只在辛修甫心中间，上下左右的周旋来往，一时那里抛撇得下！直过了一月有余，方才把这个龙蟾珠的事情放了下来。

辛修甫的性情本来最爱听戏，每到心上不高兴的时候，便去听戏消遣。如今这个时候，一个最要好的倌人龙蟾珠是嫁了人了，还有那几个知己些的朋友，如章秋谷、王小屏等那班人，守制的守制，出山的出山，止有一个陈海秋还在上海。辛修甫觉得心上有些懊恼，便去寻着陈海秋，同到戏馆去听戏。

这一天，辛修甫正同着陈海秋到丹桂去听戏。这个时候，正是夏月润等弟兄几个初到丹桂的时候，生意十分热闹，上下都挤得满满的。辛修甫见楼下正桌的人太多，便同着陈海秋到包厢里面拣了两个座位坐下。看了一回夏月润的《花蝴蝶》，登场一出后台，大家便齐齐的喝一声采。辛修甫举目看时，只见那夏月润立在当台，打扮得衣服甚是鲜明，结束得身材十分伶俐，雄赳赳、气昂昂的，倒也狠有些儿英雄气概。一会儿上起杠来，手脚甚是活溜，把两只手臂牢牢的圈住了台上的铁杆，一个身体好似风车儿的一般，在杠子上旋转起来。大家看了，又不觉齐齐喝采。

辛修甫是坐在头包里面的，刚刚抬起头来，往对面包厢里头一看，只见一个少年丽人，生得容华艳冶，态度娇娆，黛色浮香，珠光聚彩。这个时候，正是十月天气，这个丽人穿着一件铁青色珠皮袄，下面穿的什么裙裤，却隔着栏槛看不出来。头上带着许多珠翠，把那一对秋波刺斜里向着对面

溜来，恰恰和辛修甫打了一个照面。辛修甫见了不觉呆了一呆，暗想这个人真来得有些诧怪，怎么平空的和我吊起膀子来？一面想着，便也对着那丽人飞了一眼，微微的把头动了一动。只见那丽人着实的把自己钉了一眼，便低下头去，略略的呆了一会；顿时抬起头来，眉欢眼笑，卖弄风情，一连对着辛修甫使了几个眼色，又远远的对辛修甫把头点了一点；回过头来，对一个大姐附耳说了几句。正是：

肠断京华之路，崔护重来；魂销春水之波，桃花无恙。

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八十五回

辛修甫良宵逢旧识
汤娟娘薄命堕风尘

且说辛修甫眼睁睁的看着那对面三包里面的丽人，心上狠觉得有些诧异，暗想：“我这个人是向来不用膀子工夫的，怎么他竟会看中了我？”心上想着，只见那丽人叫过一个十八九岁大姐来，附耳说了几句不知是什么话儿，又指指点点的对着辛修甫指了一会。一会儿的工夫，早见那大姐从人丛里面挤上楼来，带着银水烟筒直走到辛修甫背后，笑迷迷的对着修甫说道：“格位阿是辛老？倪先生说，请耐到倪搭去。”辛修甫倒吃了一惊，道：“你怎么认得我姓辛？你们先生是什么人？”那大姐笑道：“倪先生叫苏青青，来浪三马路美仁里，说搭辛老一径认得格。等歇点定规要请过去格嘘！”辛修甫听了，想了一回，始终想不出这个苏青青是什么人，把眼光拢了一拢，再往对面看时，觉得这个人虽然有些面熟，一时间那里想得出来？问那大姐时，那大姐也说不明白，只说是新来的，弄不清楚。辛修甫也只得点一点头，预备着等会儿到美仁里再去细细的问他。那大姐装了几筒水

烟，便也去了。

辛修甫看着那大姐挨挨挤挤的回到对楼，和苏青青说了几句，苏青青抬起头来，远远的对辛修甫一笑。辛修甫见了，便也对着他微微一笑。这个时候，场上正在做着七盏灯的《烈女传》。这七盏灯本来是个有名角色，唱做俱佳，声容并茂。台下的许多看客，都目不转睛的看着台上的七盏灯。只有苏青青的两只眼睛，只顾目不转睛的看着辛修甫，一顾一盼，便有许多送意推情的诚愫流露出来。辛修甫虽然是个老于上海的人，不是什么色中饿鬼；但是世上的男子，断没有见了个少年美貌的女子在那里和自己吊膀子，倒反要拒绝不纳的道理。况且辛修甫自从龙蟾珠嫁人以后，怀着一腔的情愫，含着满腹的牢骚，一时又找不出个替代龙蟾珠的人。如今见了苏青青，一见倾心，三生慧果。目成眉语，托诚愫于微波；拨云撩雨，隔星娥于银浦。芳悰叩叩，密意沉沉，未谐凤卜之欢，先有鸳盟之订。这一段情事，却是辛修甫意想不到的，自然觉得心上十分高兴。两下里遥遥的对着，眉来眼去，卖弄风情，连台上做的什么戏也都糊里糊涂的不知道，只觉得你的心上只有一个我，我的心上只有一个你。一片的爱河浩瀚，无边的情海汪洋，都在这两个人的眼中滚来滚去，把个身体都深深的埋在里面，再也跳不出来。

辛修甫只顾呆呆的望着苏青青呆看，陈海秋和他说话都不听见。陈海秋见辛修甫这般模样，便把他拉了一把道："你吊膀子只管吊膀子，为什么要吊得失魂落魄的这般模样？"辛修甫被他拉了一把，猛然吃了一惊。回过头来，慌慌张张的问道："什么，什么？你有什么话说？"陈海秋不觉狂笑道："你这个人向来常常的说见色不迷的，怎么今天见

了一个苏青青，就把你迷到这般模样?”辛修甫听了，不由的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待要分辩，却又分辩不出什么，只得也对着陈海秋哈哈一笑。

陈海秋还待再说，辛修甫忽见对面苏青青立起身来，对着他做了一个手势，回过身来便走了。辛修甫见了，知道他要走，便也拉着陈海秋一同走下来，直到戏园门口。等了一刻的工夫，方才见苏青青扶着方才的那个大姐姗姗的走来。见了辛修甫，便自樱唇半启，笑靥微开，喜孜孜的叫了一声：“辛老。”辛修甫正待问时，苏青青对他摇手道：“故歇慢慢交，有啥闲话，到倪搭去慢慢里说末哉。”辛修甫点一点头。

早见两个车夫拉过一辆簇新的橡皮包车来，车前点有两盏药水灯，精光夺目。苏青青便对着辛修甫嫣然笑道：“辛老，耐坐仔倪格车子先去阿好?”辛修甫摇头道：“我们都有包车，你只顾先走，我们慢慢的来就是了。”说着，辛修甫和陈海秋两个人的车夫，也拉着车子过来。苏青青不肯先去，定要看着辛修甫和陈海秋坐上了车子，自己方才也坐着包车跟在后面。三辆包车飞一般的竟奔美仁里来。

那消一刻工夫，早已到美仁里，弯进弄去，到苏青青门口停下。苏青青同着辛修甫和陈海秋两个人走上楼来，到房间里头坐下。苏青青先问了陈海秋的姓名，方才笑容可掬的对着辛修甫说道：“辛老，耐想想看，到底阿认得倪?”辛修甫想了好一回，还是一个想不出，只得对着苏青青摇头道：“看着你的样儿觉得好生面熟，一时委实想不出来。”苏青青微微的笑道：“辛老，耐阿记得，格辰光有个阿娟，住来浪唔笃隔壁？阿是贵人多忘事，忘记脱格哉?”辛修甫听了，

不由得心中一动道："原来你就是阿娟！怎么忽然会落到堂子里头来？你的父亲和哥哥到那里去了？"苏青青叹一口气道："说起倪格闲话来，格末真正叫坍台。"说着，便把他父亲病故，他哥哥嫖赌吃烟，不务正业，把他卖入烟花的事情，细细和辛修甫说了一遍，不觉溶溶欲涕。辛修甫听了，更觉得替他难过，嗟叹不已。眼看着这样的一个旧家的女儿陷入烟花圈套，心中老大的不忍，便存着个要把他提出火坑的念头。

看官，你道这个阿娟是个什么人？他的父亲、哥哥又是个什么人？原来辛修甫年幼的时候，是住在上海城内新北门里面的。那个时候，辛修甫的隔壁住下一家人家，姓汤，官名一个澄字，却是个江苏候补巡检，分道差遣的当了几年的保甲局委员。不知怎样的被他上下其手，倒狠弄了几个钱。这位汤巡检的太太已经死了多年，止有一子一女。女儿的小名就叫阿娟。到了十多岁，却出落得一表人才，十分俊俏，汤巡检甚是溺爱这个女儿。止有这个儿子，天生的性格甚是憝赖，打街骂巷，无事生风，没有一个人不恨他。这个阿娟，却和他哥哥大不相同，天生的口角灵变，最会哄人，就是那左邻右舍的人家，见了阿娟，也没有一个不欢喜的。辛修甫那个时候，正是十八九岁，阿娟却止有十岁，时常到辛修甫家里去顽耐。辛修甫见了这样粉装玉琢的女孩子，虽然和他没有什么情愫，心上却狠赏识他。后来不多两年，辛修甫家搬到城外来住，便从此和他家音信不通。

不想这位汤巡检患病不起，一命呜呼。他那位儿子，平日之间见他父亲捏住了家财，一个大钱都不肯给他，早已恨得咬牙切齿。如今见父亲死了，心上十分欢喜，眼泪都没有

一滴，只一天到晚到赌场里头去赌钱。这个“赌”字没有底止的，一晚的工夫输了几千几万都不算什么。汤巡检虽有几个刮地皮钱，究竟是个小官，就有钱也有限得狠。不消两个月，早把这一分薄薄家私，输得一个干干净净，寸草不留。渐渐的典卖衣饰、典卖器具起来。衣饰和器具都典卖尽了，便想到妹子身上来，把他典了六百块钱，典在堂子里头。可怜这个阿娟还止得十四岁，晓得什么事情？听得哥哥把他典在堂子里头，一时也无可如何，只得依着老鸨，做起生意来。生生的把一个宦家小姐，落在把势里头去了。

苏青青做了几年生意，倒是枇杷花下，车马如云，生意十分热闹。过了几年，便自己赎了身出来，一连做了三年生意，虽然不差，无奈苏青青的用度开销二十四分的浩大，狠有些儿支持不来。勉勉强强的移东补西，过了两节，实实的过不去。今天刚刚在丹桂看戏，遇着了辛修甫，觉得十分面熟。低着头想了一想，记得好像辛家大少爷的模样。他素来知道辛修甫家狠有几个钱，虽然算不得上海地方的首富，却也是个数一数二的有名富家。不管是他不是他，姑且叫大姐过去撞个木钟再说。那知这个木钟用不着两撞三撞，只消一撞便撞着了。当下辛修甫听了苏青青的一番说话，心上倒着实的有些替他伤感。看着那苏青青宛转娇啼，水绡泪渍，更觉得楚楚可怜，免不得要温温存存的安慰一番。

陈海秋坐在旁边，呆呆的听了一回，觉得时候不早，便取出表来一看，已经四点多些，便立起来对着辛修甫笑道：“你们慢慢的谈心罢，我却不能奉陪，要先回去了。”辛修甫听了，还没有开口，早见苏青青抢步过来，在辛修甫耳边说了几句。辛修甫点了一点头，苏青青便走过来，对着陈海秋

说道："陈老慢慢交，坐歇末哉，勿要去，辛老要请耐吃酒呀！耐吃过仔酒，就来 浪倪搭借仔格干铺末哉。"陈海秋听了，先向辛修甫看了一看，又向苏青青看了一看，便笑嘻嘻的对着苏青青打个手势道："恭喜，恭喜！"只把个苏青青羞得别转头去，一言不发。

一会儿，娘姨们调开桌椅，排上一个双台。陈海秋道："一个双台，只有我们两个人吃，未免太寂寞了些。"辛修甫道："这个时候到那里去请客？只好把青青这里的娘姨、大姐，一古脑儿都叫来坐在席上，胡乱吃上一顿也就算了。"陈海秋忽然长叹一声道："如今我们这班朋友，也都一个个风流云散，只有我们两个人还在上海。"修甫听了，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正是：

后夜之相思何处，月殿云廊；当年之丰度依然，飘烟抱雨。

要知究竟如何，且待下回再行交代。

第一百八十六回

证前因深情结遥誓
出奇计险语试倾城

且说辛修甫在苏青青院中吃了一个双台，自然苏青青不肯放他回去的了。镜盟衫誓，倚影偎声，春浮银汉之槎，水泛桃源之洞；子夫散发，合德横陈，红添两颊之云，绿展双眉之黛。

辛修甫直到明天十一点钟方才起身，见房门虚掩，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便走到对面房间里头，去看那借干铺的陈海秋时，见陈海秋一个人睡在床上，还在那里呼呼的打鼾，没有睡醒。辛修甫把他推了一推，陈海秋方才坐起身来，把眼睛揉了一揉，见了辛修甫，口中还含含糊糊的道："时候还早得狠，你怎么倒先起来?"辛修甫笑道："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十二点钟，还不起来做什么？想睡在这里过一世么?"

陈海秋听了一谷碌跳下床来，定醒了一回，方才同着辛修甫走到对面屋内。苏青青早已起来，坐在窗前梳洗。陈海秋走到苏青青面前，仔仔细细的把他看了一会。又回转身来，把辛修甫仔仔细细的看了一会。辛修甫笑道："你这样

看法，为的什么事儿?”陈海秋笑道：“我昨天晚上，和你们两个人预算决算了一回，大约无论怎么样，总要睡到下午一两点钟起来。如今你十一点钟就居然起来，不是临阵脱逃，就是事前躲避，我所以要看看你们两个人的脸儿。”辛修甫笑道：“想来是你临阵脱逃惯的，所以要这般平空的替人着急。”陈海秋又向苏青青笑道：“你和我直说，他究竟临阵脱逃没有?”苏青青红着脸道：“耐格闲话，倪一塌刮仔才勿懂。”陈海秋哈哈笑道：“你真个不懂，待我来教你何如?”苏青青听了把头一扭，不去理他。

辛修甫走过来，一把把陈海秋拉了过去，口中说道：“你这个人，成天的专讲和人取笑，取笑得的也要取笑，取笑不得的也要取笑，这像个什么样儿?”陈海秋把手抹着自己的脸羞他道：“阿呀！显见得你们两个人是恩相好，所以要这般回护。”辛修甫笑道：“算了罢，不用说了。”苏青青听了，也侧过头来，把陈海秋看了一眼，便向辛修甫说道：“辰光勿早哉，唔笃两家头吃仔饭去阿好?”修甫听了便也点头应允，坐了下来。苏青青梳好了头，陪着他们两个人吃了午饭，辛修甫方才同着陈海秋去了。

自此以后，辛修甫和苏青青两个人的交情打得火一般热，真是个鹣盟蝶誓，密爱幽欢。苏青青拿出平生的手段来，窝着辛修甫，竟不接别的客人。辛修甫也想着法儿，试过了苏青青几次，却试不出什么破绽来，辛修甫心上自然欢喜。

恰恰的事有凑巧，辛修甫的那位夫人，本来原是个专会泼醋的人物，不知怎样的得了一个吐血的症候，延医服药，一些儿效验都没有，不上两个月的工夫便呜呼哀哉死了。只

把个辛修甫闪得个凤折鸳分，形单影只。沧海巫山之恨，无地招魂；金钗沽酒之诗，心伤旧配。免不得要着实的伤感一番。过了几时，渐渐的把伤感的意思丢掉了些，却又兜的把龙蟾珠的事情提了起来，暗想："若是这件事儿出得早了些儿，龙蟾珠也不至于给别人娶去。如今是事已成事，木已成舟，无可奈何的了。"真个是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未免的心上狠有些儿惆怅。想了一回，忽然转一个念头道："如今幸而还有个苏青青在这里，虽然我和他相知不久，却是看他的样儿和我二十四分的要好，不如竟把他娶了回去，料想还不至于怎样的不妥当。况且我以前曾经历试过他几次，试不出什么破绽，一定靠得住的。"

想到这里，忽然又是心中一动道："上海倌人岂是可以娶回家去的？我平日之间看着苏青青的样儿，虽然一心待我要好，没有什么三心二意，但是冷眼看他的起居服用，却又奢侈放荡，不像是个肯做人家人的。俗语说得好：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知道他将来嫁人之后，究竟怎么的一个样儿？不如还是趁着这个时候，再把他试上一试，试出他的真心来再说别的。"

辛修甫定了主意，便和陈海秋等一班朋友，大家商议了一回，商议出一个法儿来，要想趁着个空儿试验他的真假。恰恰的这个时候，苏青青知道辛修甫夫人死了，便越发的使出浑身手段，全付工夫，把个修甫哄得脑筋里面有些迷迷糊糊的起来，撒娇撒痴的只要辛修甫娶他回去。辛修甫虽然被苏青青哄得十分高兴，却毕竟心上有些把握，见了苏青青这般模样，便想着要把这个试验的法儿施展出来。

这一天，走到苏青青房间里头坐下，不住的咳嗽叹气，

神色张皇，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苏青青见了心上诧异，便问着辛修甫道："辛老，耐今朝啥格事体实梗样式，阿是身体浪有点勿舒齐？"辛修甫听了只是摇头，一句话儿都说不出。苏青青一连问了两三遍，辛修甫只是不开口。苏青青问得着起急来，走过来把辛修甫的耳朵一把拉住，口中说道："耐格人啥实梗呀？好好里问耐闲话，啥格一声勿响，阿是变仔哑子哉？"辛修甫皱着眉头对苏青青道："我的事情弄糟了，你知道不知道？"苏青青吃了一惊道："耐啥格事体弄坏哉呀？阿好搭倪讲讲呀？"辛修甫道："说起这件事情，真叫作一言难尽。就是和你说了，也没有什么用处，还是不和你讲的好。"苏青青听了更加着急道："耐格人总规是实梗阴阳怪气，豪燥点搭倪说嘘！"

辛修甫听了便故意装着一派愁容，瞎七瞎八装装点点的和苏青青说了一遍，只说："自己前两年有一封信写给朋友，这封信上的话儿是得罪皇太后的。如今不知怎样的，这封信给一个仇人拿了去，在京城里头告发起来。幸而有个要好的朋友暗地里通了一个信给我，叫我快走，不消几日，京城里头就有电报出来，着落地方官要拿我。我若是不走，万一个给地方拿住了送进京去，就是熬得一条性命出来，最轻也要问一个烟瘴充军的罪名。如今我也没有别的法儿，只得把家产托人照管，自己逃到日本暂时躲避。所以没奈，只得来和你说一声儿，我们两个人以前的话儿，我如今自己的生死还不可知，怎好平空的把你拖下水去？以前的那些嫁娶的话儿，如今一古脑儿都一笔抹过，只当没有这句话的一般。我就在这几天之内，就要动身到东洋去，你的事情委实不能兼顾的了。但愿你摽梅迨吉，燕尔新欢，好好的拣一个人，不

要和我一般的有始无终，辜负了你的一番好意。”说着，把眼睛挤了一挤，挤得眼皮儿红影影的，好像要哭出来。

苏青青听了辛修甫的说话，起先倒也呆了一呆，顿时的花容失色。直听得辛修甫这一番说话说完了，不由得低下头去，沉吟一会。忽然抬起头来，对着辛修甫把头摇了一摇道：“耐格闲话定规是假格，倪实头勿相信。为啥别人家呒拨格号事体，独独到仔耐身浪，就有几化希奇古怪格事体出来？耐阿是来浪骗小干件？”辛修甫听了，故意顿足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怎么肯来骗你？别的事情或者和你取笑，哄哄你也还罢了。那有这样的风火事儿都和你取笑的道理？难道我们两个人这样的要好，你还信不过我的说话么？”苏青青见辛修甫说得这样活龙活现，不由的也有几分相信起来。

踌躇了一会，慢慢的走过来，扶着辛修甫的肩膀，低下头去和辛修甫脸贴脸的偎了一偎，口中说道：“辛老，听耐实梗说起来，到底阿是真格呀？”辛修甫连连顿足道：“我心上这般着急，你还在这里慢条斯理的这般模样。你想我为什么要哄你？就是哄信了你，在我身上有什么好处？”苏青青听到这里，心上有些鹘鹘突突的起来，便对辛修甫说道：“辛老，格末阿要紧格呀？”辛修甫把舌头一吐道：“你说的真是风凉话儿，还问要紧不要紧。若是当真的给他们拿进京去，非但人亡家破，连这脑袋保得住保不住都是不可知的事情。若果然到了那个时候，你也不必感伤纪念，只要你心上记着我这样一个人就是了。”

辛修甫一面说着，不觉流下泪来。苏青青也泪珠莹莹的握着辛修甫的手道：“辛老，格末那哼介？”辛修甫皱着眉头

道："如今只要早些逃走，料想也闹不出什么别的事情。但是从此以后，我姓辛的在中国地界之内就算个犯法的罪人，若不遇赦典，是一生一世不得回来的了。我心上原觉得狠有些割舍不得你，却又无可如何。想来你也知道我的苦衷，这是出于意外的事情，没奈何只得要劳燕分飞的了。"

苏青青听了这番说话，不觉双蛾敛恨，宝靥含嗔，似嗔似喜的瞅了辛修甫一眼道："耐倒说得实梗容易，倪勿成功格。格个嫁人格事体，勿是好搂白相格。阿有啥一埸刮仔说得明明白白，故歇倒说勿成功？拨别人家晓得仔，阿要难为情？倪故歇只有一句闲话搭耐说，随便耐那哼，倪总归是耐格人，今生今世，除脱仔耐姓辛格，要倪去再嫁第二个人客人，格末老老实实办勿到。故歇耐末拍拍身体东洋去哉，留仔倪一干仔来浪上海，耐打算那哼？"

辛修甫听了，想了一回道："这个时候，那里想得出什么安置你的法儿？要便立刻收了牌子，同着我一同到日本去。但是我细想起来，你们当倌人的好容易嫁一个人，不指望他什么好处也就是了；如今嫁了人，倒反把你们带下水去，我辛修甫天良不昧，怎样的心上过得去？"苏青青听了，接着说道："倪搭耐自家人，格号客气闲话，故歇用勿着。总归倪既然嫁仔耐，就是耐格人。耐到洛里，倪跟到洛里，呒拨啥第二句闲话。"

修甫听了，走过来对苏青青打了一拱道："我倒想不到你有这般的志气，可敬得狠！既然你自家愿意跟着我走，我也自然不能拦你。但是还有一句话儿要预先和你说明，如今你跟着我，我还是有钱的时候，你还没有什么；万一个到了将来，我的家产保守不住，到了没有钱的时候，你那里过得

惯这样的苦日子?”苏青青把头一扭道:“耐格闲话笑话哉!倪既然跟仔耐,总归要苦末大家一淘苦,要甜末大家一淘甜,呒啥过得惯过勿惯。”正是:

回黄转绿,人生之祸福无常;地老天荒,金石之深盟未改。

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交代。

第一百八十七回

甘同梦永夜听鸡声
困洪波长堤成漏泽

且说辛修甫对着苏青青造了一番谎话，只说他一定要自家反悔，不肯嫁他。那里知道这个苏青青竟是斩钉截铁的一口咬定，情愿跟着他到日本去。这一喜非同小可，暗想这个苏青青居然能够始终不变，立志不渝，在上海倌人里面总算是难得的了，便想要把这件事儿的来历和他说明。忽然又想道我何不再着着实实的逼他一下，也好试试他的真心究竟怎样。

想着，便又道："既然你肯同甘共苦，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但是事不宜迟，我明天便要动身，万一个被他们拿住了，走不脱身，倒不是顽的。你既要跟着我一同走，这个时候就要和本家娘姨等讲个明白，把牌子除了下来，还清了他们的帐目，好预备一同上路。只不知道你来得及来不及？"苏青青听了，略略的顿了一顿，便慨然说道："倪是说走就走，有啥格来勿及呀？只要叫仔本家进来，搭俚说声探脱仔牌子好哉。"说着，便叫了大姐阿金进来，叫他去叫本家老

鸨。

原来辛修甫的这番说话，本来是咬着耳朵说的，那班房间里人，见了他们这般模样，便故意都躲出去，好凭着他们两个人密密切切的谈心，所以这件事儿说了半天，那班娘姨、大姐还大家都不知道。如今听得苏青青叫阿金去叫本家老鸨，阿金答应一声，便当真要走下楼去。辛修甫连忙把阿金叫回来，口中说道："你慢慢的去叫他，不要性急。"苏青青问道："早点去叫仔俚上来，搭俚算清仔帐末拉倒哉呀，为啥耐咦要叫俚慢慢交？"辛修甫对着苏青青哈哈一笑，又对着他打一个拱道："我如今和你实说，你不要见怪。"苏青青是何等伶俐的人儿，更兼以前被辛修甫试过几次，如今见了辛修甫朝着他哈哈一笑，心上早已明白，便把辛修甫推了一推道："耐格人末，实头少有出见格，总归瞎三话四，呒拨一句真闲话。耐自家想想看，阿该应勿该应？前两转格事体，还说是搭倪讲笑话，呒啥要紧。今朝是加二勿对哉，啥格皇太后也来哉，犯人也来哉，倒骗得倪蛮相信，阿要气数！"辛修甫听了又打一个拱道："我原是有心试验你一下的，看你口中说得这般铁铮铮的，到底是真心不是真心。若不是我这样的一来，也显不出你的真心实意。千万不要生气，我原是和你要好的意思。"

苏青青听了，瞪了辛修甫一眼道："耐格个人真正就叫讨气！耐试仔一转勿算数，再要试第二第三转。区得倪格嫁人勿是假格，呒拨啥枝枝节节格事体。勿然是拨耐试仔出来，也好哉！"说罢，咬着牙齿用一个指头在辛修甫头额上用力点了一点，口中又说道："唔笃格排男人，总归是翻转仔面孔就勿认得人。刚刚倪要拨耐试仔出来，故歇勿知要办

倪那哼格罪名哉!”辛修甫笑着，拉着苏青青的手道：“这件事儿，总是我的不是，你千万不要生气。”苏青青故意把手一摔，洒脱了辛修甫的手，别过头去假装不去理他。辛修甫到了这个时候，这心上的高兴就中醍醐灌顶、醇醪醉心的一般，直觉得骨节奇痒，心花怒开。一时间在下做书的也形容不出他的喜欢来。见苏青青扭转身体不来理他，免不得要软软的央告安慰一番。

自此以后，辛修甫和苏青青平空的又添了几分恩爱，竟有些迷惑起来。一天到晚都在美仁里鬼混，连书局里头的事情都不去理会，只和苏青青商议着那临时嫁娶的典礼。依着苏青青，要辛修甫从此不娶正室，又要什么凤冠霞帔、清音彩轿，要和娶正室的礼节一般。辛修甫虽然十分溺爱这个苏青青，不忍拂他的意思，却为着这几件事儿关系来得大了，不能轻轻易易的一口应允。自己心上忖度了一番，只许了他五年之内生了儿子，便不娶正室；如若五年不生儿子，别的再说。又许了他用清音彩轿和披风红裙。苏青青还故意作难，一定要用凤冠霞帔。辛修甫一口咬定了不肯答应，只推说这是我们的家法，我就是答应了，也还有别人不答应，我一个人也做不来主。苏青青听了，知道再说也不中用，也只得罢了。两个人说得停停当当的，只等着万国救荒赛珍会举行过了，便要花开并蒂，月照三星；春融翡翠之巢，水荡鸳鸯之影。辛修甫到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工夫再管别的事情，只一味的屈着指头轮算那未来的日子，静静的等候佳期。幸而辛修甫也是个花丛老手，还不至于十分颠倒，和那淫魔色鬼一般。

看官且住，这个万国赛珍救灾会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

情？辛修甫要娶苏青青，和这个赛珍会是不相干的，为什么要等万国赛珍会举行之后方才迎娶？看官们不嫌烦碎，在下做书的少不得要一一的铺叙一番。

原来我们中国的江浙漕米，本来是由运河运到北通州交纳的。京城里头的食米，全是靠的南粮。所以那个时候政府特设漕运总督一缺，专管这漕运的事情。这个运河却是我们中国人工所成的第一大川，自浙江杭州府起，直贯穿江苏、山东两省，直至直隶通州为止，有二千五百多里长。自隋炀帝时兴工开挖，唐宋而后，直到元明，本朝也不知费了无数的金钱，用了许多的人力，方才成了这个运河。这运河的水势自浙江至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河运都十分利便。到了淮安清江浦以北，那河水便渐渐的干涸起来，一路都筑了许多水闸，随时开闭，节制运河的水量。遇着那水浅年分，粮船不能行走，便把第一闸的水放到第二闸来，等粮船差不多要走到第二闸的时候，却又把第二闸的水放到第三闸来。这样一闸一闸的过去，直要等得粮船过了水浅的地方，方才把末一闸的水又逐段的倒放过来。那运河水势最大的地方，就是淮安以南、扬州以北的一段。运河之西有高邮湖、邵伯湖、白马湖、宝应湖，运河之东有吴公湖、大氿湖、获金湖、广洋湖，水势都甚汪洋汹涌，也都有一百多里长、六七十里宽，都流入运河，和运河竟是通连的一般。更有安徽、江苏交界的洪泽湖，也是流入运河的。

看官，请想这般的许多湖泊都是流入运河的，把运河当作漩窝之地，众水所归，小小的运河能有多大的气魄？遇着天干水浅的时候，还不要紧。遇着个雨水过多、河水泛滥的时候，那里容纳得下？所以那个时候，漕运总督在运河东西

两岸，筑起两条极高极坚的堤岸，在堤岸中间开一个节制水量的水门。每逢水浅的年分，便把水门开了，放进东、西两湖的水来。逢着水满的时候，便又开了水门，把运河的水放进东、西两湖去。借着这两条堤岸，做个运河的紧要机关。年年修造，岁岁兴工，也不知花费了许多帑项。淮、扬一带地方，也借着这个运河的力量，水旱不荒，年年的收成十足。

到了后来，河运改了海运，又省力又神速，并且还节省许多经费，政府便把漕运的事情永远改了海运，把漕运总督一缺也裁掉了。自此以后，这条运河便永远没有人来挑浚，这条堤岸便永远没有人来修整，由着他年深月久的淤塞坍塌，没有一个人来理会，直把这淮、扬一带的东西两岸渐渐坍塌得一个干干净净。那东、西湖的水，便一古脑儿都流入运河里面来，却没有了开闭机关，只有来路，没有去路。一条运河里面安放不下，便都顺着下流一带灌注进来。

那班淮、扬的百姓正眼巴巴的望得田禾成熟，大家高兴。那里知道被水一冲，都冲得个一物不留，一茎不剩。今年如此，明年也是如此。一班百姓，还大家只说天公降饥荒，没有一个知道是运河年久失修，以致湖水顺势灌入的缘故。那淮、扬一带的居民，都是穷苦的多，富饶的少，那里禁得起这样的年年饥馑、岁岁凶荒？自然便都是流离转徙、奔走道路起来。一个个都是扶老携幼的望着镇江府、常州府、长江下流一带的地方来逃荒就食。常、镇两府的地方官，见这班饥民越来越多，到得后来连那淮、扬、徐、海三府一州的饥民，大家都逃避过来。地方官一时没有安置他们的地方，只得把地方上所有的寺庙都借给那班饥民居住。再

到了后来，连寺庙也挤不下了，只得在城外拣一方大大的空地，胡乱搭些草棚，安顿那些饥民。那一种辗转沟壑的情形，琐尾流离的惨状，在下做书的一时间也描写不出来。那些地方官和那班本地的绅商，虽然也都募捐经费，设了几个粥厂，按日施粥，但是不能持久的。

这个时候，便有几个上海的巨绅大商出来发起劝捐了半个多月，虽然有些捐款下来，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便又有一位慈善家想出一个救急的法儿来。这位慈善家姓孙，官名一个厚字，号伯义，是个山西候补道。从小的时候便在德国留学，却也算得如今世上一个熟谙洋务的人才。见了这班淮、海一带的饥民，一个个都在那里嗷嗷待哺，也未免有些蒿目伤心，暗想："欧洲各国每每的举行什么慈善会，不论什么命妇贵女，都在会中执业，借着妇女的魔力，去吃收那社会的银钱，一古脑儿都供这个慈善会的用度。我们中国却没有举行过，何不趁着这个时候借着味莼园的地方也开一个慈善会，普请那些绅商人家的内眷都在会中执役。预先印了入场券各处分销，每张卖一块钱，大约这一笔入场券的钱倒也不少。"想着便又转个念头道："这件事儿，最好请陈宫保做个发起人，好在他也是江苏人，向来在慈善事业上很肯花钱的，料想他痌怀桑梓，一定不推却的。"

想着，便立刻坐了马车，到斜桥陈宫保的行辕里头来，禀见这位商约大臣陈寅孙陈宫保。手本投了进去，候了一回，陈宫保慢慢的出来。孙观察便把自己的意思和陈宫保说了一遍，要请陈宫保做个发起人。陈宫保听了，喜道："我正在这里踌躇这淮、海饥民的事情，如今你出这个主意好得狠。我是个江苏人，这担任发起的事儿自然是无从推诿的。

但是我想起来，就是发卖入场券，也卖不出什么钱，不如合着上海全埠的绅商内眷，大家都在张园里头设肆售物，把卖下来的钱都充作捐款，你说这个主意怎么样?”正是：

牺牲名誉，救亿万之同胞；涕泪江皋，听中宵之鸿雁。

不知这个慈善会怎样的一个开法，且待下回交代。

第一百八十八回

悯哀鸿仁人兴义举
泛明湖好景入诗囊

且说孙观察听了陈宫保的话儿，便大喜道：“究竟是陈宫保想得周到，职道却一时想不出来。这样的一来，一定可以多得几万块钱。多得一块钱，就可以多救一条性命，这都是宫保的功德。”陈宫保也谦逊几句道：“这是我们分内的义务，算得什么功德？”说着便又和孙观察商议了一回，把会里头一切章程都议得停停当当。陈宫保又道：“专靠我们中国人，究竟没有几个肯出大钱的。最好要想个法儿，把那些寓沪的西人也拉进会里头去，方才热闹。”孙观察想了一想道：“待职道先到工部局拜会局董，看他的意思怎样。大约据职道看起来，那些欧美各国的人，在慈善事业上大家都肯出力帮忙的，料想没有不答应的道理。”说罢，便辞了陈宫保，先到虹口地方来，看他一个英国女友叫做哈罗利夫人的，和他商议一番。

这哈罗利夫人向来和孙观察狠要好的，却又和工部局总董叫做喀伦达立夫的两下狠说得来。当下听了孙观察的说

话，便拍手赞成道："我们虽然是大英国的人，却居留在你们贵国，又和你们贵国有邻国的谊分，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分内应尽的义务。料想我们英国人都有仗义好善的性格，断没有不答应的。如今我先到喀伦君那里去问他一下，看他的意思如何。"孙观察听了连忙殷勤致谢，说了许多感激的话儿。

当下，哈罗利夫人果然立刻到工部局去见了那位喀伦达立夫，把孙观察的说话和自己的意思都说了一遍。那位工部局总董事喀伦达立夫君也十分赞成这桩义举，又和各国领事商量了一回，大家都是十分高兴，拍手赞成。并且那十三国领事都情愿叫自己的夫人也在张园里头设肆售物，把卖出来的钱都交在中国慈善会里头去，拨作徐、海、淮、扬的赈款，尽个邻国的义务。哈罗利夫人听了大喜，连忙和孙观察说了，孙观察自然甚是欢喜。

当下陈宫保、孙观察议定了会中的一切布置、一切章程，便推举了二十名干事员，分头办事。恰恰的这位辛修甫也被他们推举在里头，做了个干事长。那些指定的方向、铺设的会场、预备的商店，都要辛修甫一个人往来奔走，流汗相属，忙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那里还有工夫来娶什么小老婆？

这些闲话我且按下不题。只说贡春树和刘仰正两人，都在浙江杭州地方。贡春树是捐了个知县，分发浙江；刘仰正应了杭州将军的聘请，和他管理摺奏。两个人虽然时常相叙，却每每的当着那茶余酒后的时光，遇着那月夕花晨的佳日，大家都不免常常的要想起章秋谷、辛修甫这一班要好朋友来。这一天，刘仰正雇了一只湖船，邀着贡春树一同去游西湖。船上的人解了缆，一路轻轻的荡过来。

这个西湖，本来是中国第一著名的胜地。这个时候又正是四月初旬的时候，沿着湖堤一带还有些开不尽的桃花，三三五五的临风招展，夹着那些绿沉沉的扬柳，衬着那波光一碧，微微的有些摇动，好似那轻罗薄縠一般。那四围的山色也是午岭浮青，遥峰界碧，直是天地生成的妙景，连画图上都画不出来。那西湖的水本来是十分澄澈的，看着那水底的行藻纵横，看得甚是清楚；船上的人影倒入水中，须眉毕见，好像是一面大镜子的一般。贡春树和刘仰正坐在船中凭栏玩赏，只见楼台隐约，烟水迷离，嶂影涵青，波光漾碧，只觉得神怡心畅，头目爽然。

贡春树和刘仰正谈了一回，刘仰正道："这般景物，可惜秋谷、修甫等都不在这里！"春树道："秋谷自从太夫人逝世，回到常熟去闭门守制，连至好的朋友都不狠通信。两年之间，我一连发了五六封信去，只接了他一封回信，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计算起来，他的服已经满了，为什么躲在家里还不出来？"仰正叹一口气道："秋谷近两年来运气也狠不好，自从其盛倒闭，被徐齐甫吞没巨款之后，家产便去了大半。去南京乡试，虽然三场满荐，又被主考落掉了。又为着教演拳棒的事情，大家竟都谣传他是个会匪的头目。你想可笑不可笑？直是曲高和寡，少所见而多所怪了。"春树道："前天我接了修甫的一封信，说就在这个四月里头要娶姨太太，只等过了万国赛珍会便要举行大礼。我们何不到上海去走上一趟？这个赛珍会是难逢难遇的，我们去看了赛珍会，再去扰修甫的喜酒，不知你的意思怎么样？"仰正拍手道："我正有这个意思，不想你和我竟有同志。我们明天就去，何如？"春树道："我们就明天去也好。"两个人定了主意，

便一同上了轮船，直到上海来。

到了上海，两个人都住在辛修甫的公馆里头。过了一天，恰恰的张园赛珍会已经开场。贡春树和刘仰正两个，少不得也要买两张人场券进园游览。贡春树刚刚走进园门，早见一个十六七岁的丽人浓妆艳抹的，手中提着满满的一篮花，袅袅婷婷的迎将上来，对着贡春树嫣然一笑，在篮里头取出一朵花来，对贡春树道："请买一朵花，尽个同胞的义务。"贡春树被他说了这一句，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连忙把那丽人手中的花接了过去，扣在钮扣上。那丽人微微一笑，又照样的取了一朵来，递给刘仰正。刘仰正也接了。贡春树便取出两块钱来交在那丽人手内。那丽人接了，笑盈盈的对着他们两个点一点头，走到那边去了。两个人慢慢的走到安垲第来，只见那安垲第中间陈列着许多东西，都是些泰西士女在那里四处兜揽生意的。那安垲第的两旁隔作十几处，好像是十数间厢房的一般，却是十三国领事的夫人分厘列货的在那里掌柜。安垲第的前后，又有许多欧美各国的女士，也有设着博彩摊的，也有卖点心食物的，大半都是些少年貌美的人，一个个都打扮得金钻照眼，锦绣流光。两人一路走来，东看看，西看看，真有些应接不暇的光景。出了安垲第，又到老洋房去看了一回，都是陈设的珠玉绣货、古玩字画，陈设得五光十色，光怪陆离。再转过河边，便是一方草地，围了一个艺场，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舞枪弄棒。

两个人各处走了一遍，觉得有些腿酸起来，正要寻个歇息的地方。忽见一群的滑头滑脑的少年，大家都勾肩搭背，一窝蜂直拥过来。听得人丛里头有一个少年哈哈的笑着说道："我们出了一块钱，倒像打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茶围一

般。”这一句话方才出口，猛听得对面有个人大声喝道：“这算什么话儿，真是混帐！”那说话的少年听了有人骂他，也就回骂道：“你是个什么人？敢于这般放肆！我说我的话，与你什么相干，要你来起什么劲儿？”对面那个人听了，更加大怒道：“今天是他们那班中西女士不惜牺牲名誉，来拯救我们中国的灾民。你也是中国人，该应感激才是，怎么的放出这样屁来！”那少年听了也大怒道：“你的说话便是放屁！像你这样的道学话儿，上海地方用不着，劝你还是少讲几句罢！”那对面的人听了，怒不可遏，忍不住大踏步的抢过来，一把抓住了那少年的衣服，好像拎着个小鸡的一般，口中说道：“我把你这个全无心肝的东西，你自己错了，还敢这般倔强！如今我也不来和你说什么，只和你当着大众评个理儿，这样的说话，你究竟应该出口不应该出口？”这个时候，已经有许多的人听得有人吵闹，大家都围将拢来。

贡春树和刘仰正两个起先听得对面那个人的声音甚熟，明明是章秋谷的声音，两个人不由的满心大喜。大家都抢上一步，举目看时，果然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文妙天下、厥性好骂的章秋谷。两人一眼见了秋谷，正待要叫时，只见章秋谷一手扯着那方才说话的少年，对着大众朗然说道：“你们诸位听着，今天的赛珍会，是中西女士为着那班淮、海的饥民嗷嗷待哺，所以大家都牺牲名誉，开这个赈荒赛珍会，用意十分可感。我们做男子的人不能够帮着他们尽些义务也还罢了，怎么方才这个东西竟会说出那样轻薄的话来？说什么出了一块钱，倒打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大茶围。你们众位请想，这样的话儿可该说不该说？可荒不荒唐？”

众人听了，有几个胆小怕事的便走了开去，有几个有些

义气的，大家也都数说方才说话的那个少年，说他不应说出这般轻薄刁钻的说话。那少年起先被章秋谷一把拉住了衣服，觉得这个人气力不小，英毅非常，心上已经有了几分馁意。却又受了那几个同伴的激发道："你口中说话是你的自由权，怎么他平空的干涉起来？这还了得！"那少年受了众人这般一激，便也想要装些虎势出来。无奈看着这章秋谷两只眼睛光芒闪闪的，只是凛凛的对他看着。更兼被章秋谷一把抓住了挣扎不来，动弹不得，不由得心中有些害怕，口中却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什么来。如今又听了众人的话儿，许多的人异口同声的都怪他不该如此，早已吓出一身冷汗来，连忙向着章秋谷道："你且先请放手，有话再说。我方才的说话，实在是一句信口的话儿，并不是有心轻薄。你们众位不消生气，我自己认一个错就是了。"章秋谷听了那少年自家认错，方才放了手道："既是你自己认错，我也不来和你计较。"那少年见秋谷放手，好容易得脱了身，一言不发，三脚两步的望着弹子房那边走去。

章秋谷方才回转身来，早听得有人叫道："秋谷兄，我们多时不见了，渴想得狠！"秋谷听了连忙回头看时，见果然是贡春树和刘仰正两个，不觉心中大喜。连忙走过来大家相见，拉着手寒温了几句。刘仰正道："这里不便讲话，那边有一个东洋茶棚，我们去坐一会儿也好。"章秋谷听了点点头儿，便同着他们两个走进茶棚去，拣个座儿大家坐下。刘仰正便问问秋谷这两年来在家里头的情形，秋谷长叹一声道："说起我的事情来，真是一言难尽。"

看官，你道这位章秋谷这两年之间为什么不到上海来，却这样销声匿迹的躲在家里，这是个什么道理？原来章秋谷

自从那一年在南京得了上海家里头的电报，连忙赶回上海，急急的赶到新马路公馆里头，看太夫人时，原来太夫人是个秋痁，虽然来势利害，却也没有什么大碍，只为着有一家合本的典铺叫做其盛的，被管事人徐齐甫亏空了本钱，故意放火，把一个典铺烧得个干干净净，一物不遗，还欠了外面的许多帐目。正是：

垄断尽东西之利，市侩无良；火攻出决死之军，奸奴大胆。

不知后事如何，请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九回

吞存款市侩昧良
萎慈萱北堂弃养

且说章秋谷自从老太爷故后，虽然有些宦囊，却也不多。历年以来，章秋谷在外面挥金结客，慷慨非常，已经花费了许多。更兼这几年之内，轻裘肥马，访柳评花，名妓倾心，良朋聚首，阅历了无数的歌场酒阵，经过了许多的荡叶狂花，真个是鹿锦缠头，貂裘换酒，买笑则珍珠一斛，留欢则黄金百斤。虽然章秋谷是个惯家，不至于受了倌人的迷惑，但这个嫖的一个字儿，凭你怎么精明剥削的人，也是有出无入、有绌无盈的。秋谷在上海堂子里头混了几年，却也着实花掉了几个钱，不知不觉的把这些有限的银钱，渐渐的用得干涸起来。

幸而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性情豁达，不是那爱钱如命的人物，见家里头的钱给章秋谷用掉了一大半，心上也不狠着急，只说："凭着自己这样的一个儿子，将来一定不是池中之物，这几个钱不过是身外的东西，何足挂齿?"章秋谷听了太夫人这番说话，越发的把银钱看得真个就如傥来的物件

一般，随意挥霍。到了这个时候，刚刚只剩得其盛典铺一万五千银子的股本、汇丰银行的一万三千银子存款，统统合起来，不到三万银子。

这个其盛典铺的管理人叫做徐齐甫，本来是个当铺里头的小伙计，却是章秋谷的那位老太爷一手提拔出来的，先合了几个股东，开设这个其盛典铺，叫他在里头管帐。又在外面和他各处的揄扬，一时间传说开去，就在别个典铺的东家来请他去当经理。不上几年，竟大大的得意起来。章秋谷的那位老太爷故后，他便不知怎样移花接木的先吞没了一笔存项。那个时候，章秋谷正在哀痛忙乱的时候，况且年纪还狠轻，一时间那里查察得出？只说这个徐齐甫古板诚实，是个靠得住的好人。那里知道他外假忠诚，内怀鬼蜮，故意的放火把典铺烧了，把别人家典的东西，拣贵重些的金玉珠宝，一古脑儿都暗暗的搬回家去。等到火息之后，查起帐目来，典铺里头的六万银子，本钱一卷而光不算外，外面还欠一万几千银子的亏空，这是要几家股东拿出来的。那其余的三家股东，都还当着徐齐甫是个好人。只有章秋谷心上早已明白，但是查不出他的什么凭据，一时也无可如何，只暗暗的把自己疑惑的意思和那三个股东说了一遍。那三个股东听了，大家甚是相信，便和秋谷商议，要禀了上海县把他看押，追他的钱。秋谷道："禀官提押的事情，虽然可以做得，但要想他把我们的钱拿出来，是没有这件事情的了。只要这样的一来，我们不至于再拿出钱去，也就罢了。"

章秋谷为着这件事情，倒一连闹了半个月，方才弄得清楚。虽然没有倒转拿出钱来，这一万五千银子却是丢到水里头去了，连响声也没有听得一点。章秋谷回到自己家里头，

却不敢和太夫人说，只把几句假话搪塞过去。只说已经收了一万银子回来，还有五千银子立了一张期票，明年归还。太夫人听了，起先还不相信。章秋谷恐怕太夫人病中发急，只得假造了一张汇票和一张期票，给太夫人看了一看，方才放下心来，那病体就轻了好些。章秋谷的那位夫人却悄悄的埋怨他道："你这个人怎么这般的好说话！白白的一万五千银子送了别人，这是什么缘故？你常说天下的事情，不论什么人、什么事，总有法儿好想，只有穷人没有银钱和病人沉重要死的这两件事情，却是没有法儿。如今这样一个小小的徐齐甫，怎么平空被他吞没了一万五千银子，想不出一个处治他的法儿？难道就是这样的罢了么？"

秋谷道："你们没有见过这个人，那里知道他的可恶？他凭你怎样的和他生气，要打他要告他，他只是和你软缠，笑嘻嘻的满口自认不是，抱怨自己不小心。你若是打他一顿，他只是一个不开口、不动手。你若是把他送到当官，他拼着看押起来，暂时不要出去。你若是要他赔钱，他又满口说是应该赔的，可惜拿不出钱来。你想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法儿处治他？最可恨的是那三个股东，都情愿自认晦气，这笔钱是不要的了，难道我一个人去追他的钱么？况且就追也追不到的，又访查不出他放火吞财的证据，还是落得装个大方的好。"他夫人听了章秋谷这番说话，嘿然半晌道："如此说来，这一万多银子竟是白送给他的了？"秋谷道："他虽然这样瞒心昧己的弄了几个钱，但是他那个后娶的老婆成天的在那里和人吊膀子，拚命的倒贴；更兼他那几个公郎，虽然一个个都目不识丁，却倒是吃、着、嫖、赌件件俱全的。他这几个钱，悖入的一定悖出，那里会保守得住？真叫做人

有千算，天有一算，我们何必再去和他计较?”他夫人听了，也就不说什么。

过了几天，章秋谷见太夫人的病一天好似一天，心上好生欢喜。不想事机不巧，晦运忽临。这一天，太夫人正坐在房中看了一回小说，觉得有些闷倦，便慢慢的起来试走。章秋谷和陈文仙一边一个扶着。走得不多几步，突然见个小丫鬟名叫采菱的，手中拿着一封电报走进房来交给章秋谷。秋谷一眼看去，见封面上写的“常熟电报”，心上先是一惊，遮掩不及。太夫人也早已看见，便吃惊道：“常熟电报是什么事儿，快拆开来我看!”秋谷虽然心中着急，却又没奈何，只得把电报拆了开来，把一张电码递在太夫人手内。暗想：“只要是没有翻好的，我便好在里头做个手脚了。”一面想着，侧着头去看时，却偏偏又是翻好的。说时迟那时快，正在这般时候，早听得太夫人叫了一声“阿呀”道：“不好了，我的小萱死了!”说着，便把手中的电报掼在地下，放声大哭。

看官，你道这个小萱是什么人?原来章秋谷在常熟城内本来还有一处住宅，如今太夫人为着秋谷在上海就馆，心上十分惦记，所以带着他夫人一同到上海来住。章秋谷的那位太夫人一生就生了二男三女。长男就是秋谷的胞兄，也是文行俱优的人物，到了二十一岁上，便得病死了。寡嫂史氏，是过门守节抱着木主成亲的。第二个就是秋谷。第三个女儿就是秋谷的胞妹，乳名叫做小萱，已经出阁，嫁给无锡文氏。第四第五个女儿名叫小芙、小蕙，都已经字人，尚未出阁。太夫人自到上海之后，便把这位文姑奶奶接回家中，同着那位大少奶奶和四、五两位小姐，一同看守住宅。起先，

原说在上海住上半年三个月也就要回来的，谁知一住就住了差不多两年光景。

这位文姑奶奶为着那位文姑爷出门去了，便安安心心的长住在娘家。也曾到上海来过两次，住了一两个月便又回去了。如今却不知怎样的，一时感冒，染了喉症，请错了医生，把极重的喉痧当作伤寒，只一贴药便闭了喉管，焦热上冲，不到两天把好好的一个人送到阎王家去了。那位大少奶奶，起先只说不要紧的，知道太夫人在上海生病还没有全愈，只恐惊了太夫人，不肯发信。到得病势沉重起来，方才慌了手脚，要打电报去叫章秋谷时，那里来得及！一霎时的工夫，病人已经气绝。没奈何，只得打个电报通知秋谷，刚刚被太夫人亲手接着。章秋谷纵有通天手段，一时也施展不出来。

只说当下太夫人接了这个电报，偏偏这位文姑奶奶在三个女儿之中又是最钟爱的一个，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秋谷站在旁边，早已看见了那封电报上的字儿。章秋谷平日之间，本来最是笃于手足，一班女兄弟们和秋谷也都甚是相爱。看了这封电报，不由得心肠搅痛起来，一霎时泪如泉涌。却又看着太夫人这般悲痛，自己不敢放声大哭，只得勉勉强强的忍住了，倒反来劝慰太夫人，只说母亲病后须要自己保养些儿。太夫人那里肯听，直哭得泪干气尽，力竭声嘶，方才住了哭。倒在床上，却顿时旧病又发起来，那来势比前更重，抖得浑身的骨节都“格格支支”一片声的怪响。秋谷慌了手脚，连忙去请了医生来，吃了一贴药竟不退热，索性的发狂谵语起来。秋谷衣不解带的伏侍，一连这样的五天，头上的焦热依然不退。一班医生都说不出这是个什么病

儿，只葫芦提定个脉案，开个药方，那里中用？只把一个章秋谷急得好像个掏了头的苍蝇一般，没奔一头处。

又过了几天，太夫人的焦热虽然退了，却微微的有些气喘上来。太夫人自知不起，便叫了儿女、媳妇都到床前。原来这个时候，那位大少奶奶和四、五两位小姐已经从常熟赶到上海侍疾，所以一家的人一古脑儿都在这里。太夫人一个个看了一遍，叹了一口气，先向章秋谷道："你的为人狠有些儿气骨，我也没有什么不放心。这家里的几个钱，是我死之后料想保不住的了。凭着你这个人，也不愁挣不出这几个钱来，我也没有什么放不下。我所不放心的，是你平日之间一味的恃才傲物，在外面结了无数的冤家，将来一定要受他们的陷害。你自今以后须要处处留心，不要这样的眼高于顶，终久没有什么好处的。你们等我死后，一切发送都从省俭。服满之后，快些给两个妹子完了姻事，这是最要紧的事情。至于你平日间专爱到堂子里头去混闹，别人都说你不该这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的意思，无非是为着心上不得意，便故意到堂子里头去这般混闹，借此发泄你的牢骚，所以我也从没有说你一句。只要你把这个恃才傲物的性格改掉了，我就死了也瞑目的了。"

章秋谷听了太夫人这番说话，那心胞里面好似万刃攒刺、万箭激射的一般，那眼中的泪便像那峰顶飞泉、檐头急溜，滔滔滚滚的直冲下来。却又不好放声哭出来，恐怕太夫人听了心上更加难过，只得竭力忍住了连声答应。太夫人把几个媳妇和女儿都叫过来，都嘱付了一番。又把陈文仙叫到床前，对他说道："别人家娶倌人的，每每到后来总弄得一个有始无终，惹人笑话。你却不比别的倌人，一定没有这些

举动。但愿你和少奶奶妻妾和谐，早些生个儿子，也不枉你嫁人一场。”陈文仙泪流满面的答应了。

一会儿灵风习习，瓶内的两枝桂花发出一阵一阵的香来。太夫人觉得有些喘呃起来，便慨然说道：“一个人那一个能不死？不过迟早些罢了。你们也不必悲伤，我也没有什么挂碍。这个时候，一个心觉得空空洞洞的，只你们一班儿女，觉得还有些爱情牵惹，割舍不得。”说到这里，不由得落下两点泪来，微微的叹一口气，蓦然的合上双眼，一言不发。秋谷等连忙叫时，已是喉间气绝，脸上却还带着笑容。正是：

蓼莪抱憾，心伤陟屺之诗；风木终天，血染思亲之泪。

不知以后如何，下文交代。

第一百九十回

章秋谷闭门守制
祁祖云挟忿兴谣

且说章秋谷见太夫人已经气绝，不觉得心肝俱裂，肺腑皆摧，抢上一步，抱住了太夫人嚎啕大哭，一连哭晕了数次，直哭得石人下泪，铁汉伤心。那位大少奶奶见秋谷哭到这般模样，着急起来，倒反自己先住了哭，又劝止了大家的哭，几个人走过来苦苦的劝止秋谷。只说办事要紧，如若你哭坏了，有什么人来和你经理殡葬的事情？秋谷哭到这个时候，只哭得四肢皆颤，口中呕出大口血来，还在那里拼命的号哭。大家见不是头，不由分说，把秋谷生生的拥了开去。在太夫人床前地下铺了一床芦席，把秋谷捺着睡下。秋谷要想挣扎起来，却觉得浑身上下没有一些力量，不由得又痛哭起来。那位少奶奶见了秋谷这样一丝两气的样儿，当真的着起急来，便同着那两位小姐一齐跪在秋谷面前，苦口劝解。只说你是如今最要紧的人儿，万一个有了什么差池，叫我们大家怎么样呢？秋谷见了嫂嫂和两个妹子都跪下相劝，自己又立不起来，只得连忙叫了他夫人和陈文仙过来，把那位大

少奶奶和两位小姐都扯了起来，自己也只得勉勉强强的忍住了哭，一面连忙请了几个亲戚朋友来帮办丧事。

这几天之内，秋谷的悲恸痛切自不必说。到了大殓过了，章秋谷悲痛过度，卧床不起，直病了二十多天方才挣得起来。章秋谷为着太夫人在生的时候最信的是佛教，便到常州天宁寺里头去打了一场七天七夜的水陆，差不多也花了一千块钱。又连忙看了安葬的日子，家奠领帖、出殡举襄，都办得停停妥妥的。以前第一集书中已经表过章秋谷的祖父坟墓都在常州，所以在常熟地方受吊一次，举襄一次，到了常州地方又要受吊一次，举襄一次，比起别人来更加糜费。好容易风风光光的把太夫人殡葬事情都办妥了，免不得痛定思痛，又把心上的悲恸提了起来，便静静的坐在家内，闭门守制。

谁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又闹出一件意外的岔儿来。原来这个时候，正值江苏各地枭匪横行，地方官畏葸怕事，不敢过问。甚而至于大帮枭匪把地方官的稿案、家人都掳了去，要他出钱来赎。地方官只好眼睁睁的看看他，无可如何。地方官见了枭匪，尚且要怕到这般田地，别人更不必说了。渐渐的纵容得这般枭匪愈加放肆起来，强买强卖，遇事生风，闹得一班地方上的百姓，一个个都畏之如虎，不得安居。

常熟这个地方和福山相近，也算是个沿江近海的地方。那班贩卖私盐的枭匪，每每的到常熟地方来骚扰，大家都束手无计，没奈他何。就有几家绅士家的子弟来和章秋谷商议，说枭匪这样横行，官兵不敢过问，这便怎么样呢？秋谷慨然说道："如今的世界，比不得以前的太平时代，要想倚

仗着法律保护身家是靠不住的了。只有一家家的人一个个都熟习武技，人自为战，那时不但可以抵挡这些枭匪，就是再利害些儿的也不怕他。”这班人听了章秋谷的说话，大家都说不错，便真个的想要人自为战起来。聚拢了一二十个人，都是些绅衿人家的子弟，大家都缠着章秋谷要他教习拳棒。章秋谷起先不肯，后来被他们大家再三央告，便也点头应允。天天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便都往秋谷家里头来。秋谷耐着心一一教授。

一连教了几个月，那班徒弟一个个都学会了几套拳法、几件兵器。那班人原都是些少年好事的人物，如今学了拳棒，更加的胆大起来，未免要在外面任意闯事。秋谷一连告戒了几次，他们大家那里肯听！有一天不知怎样的，见了祁祖云祁侍郎的家人在门外强买物件，众人不服起来，一拥而上齐声喝阻。那家人是平日放肆惯了，看得这班人那里在他心上？三言两语争闹起来。众人心中大怒，先把那家人打了一顿，又堵着祁侍郎的门口骂了一场。祁侍郎见人多了，不敢出头，凭着众人骂了一场去了。祁侍郎心中怀恨，便叫个门下的走狗叫做康长垣的出去打听了一回，方才知道这几个人都是章秋谷的徒弟。

祁侍郎听得提到章秋谷的名字，便觉得怒从心起，恶向胆生，口中说道：“这个小畜生前一次把我撞了一交，我还没有去寻着他，他倒指使了这班混帐东西来上门骂人。我若不给他一个手段叫他知道我的利害，我这个‘祁’字也不用姓了！”说着，便会齐了那些走狗，密密的商议。一个走狗便走上前来，附耳说道：“他聚众教拳，本来有干例禁的。我们如今只说他是会匪的头目，聚了许多党羽教演拳棒。只

要这个风声一传出去，只怕他吃不了要兜着走呢!”祁侍郎听了十分欢喜，连连的点头道好。又鬼鬼祟祟的商量了一回，方才大家散了。

果然不多几日，常熟城内传出几句谣言来，只说章秋谷是会匪的头目。更有几个无耻的劣绅，大家都附和起来。章秋谷的一班亲戚、朋友听了这些说话，大家都十分不忿，一个个都对着章秋谷说，叫他设法分辩。章秋谷却付之一笑，不去理会，只说：“一个人的毁誉是说不定的。他们这般传说，只顾凭他们去传说就是了。我只要问心无愧，何必要去分辩？况且这般龌龊小人，即如华廷栋和祁伯田等这班宝贝，素来被我讥诮奚落惯的，恨我好似切骨仇人的一般。就是向他分辩，他还只道我自己心虚，所以这般着急。还是凭他去怎样兴谣造诼，将来自有明白的日子。”他夫人和陈文仙听了，也只得由他。

自此之后，章秋谷索性闭门守制，不与外事，连几个知己些的朋友都不相往来。渐渐的，这个信息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传说起来。再加上华廷栋和祁伯田这几个宝贝竭力的吹风纵火，说得活龙活现的十分相像。除了几个章秋谷的亲戚朋友不肯相信，其余的人大家都不由不信起来。慢慢的这个信息竟传到商约大臣陈寅孙陈宫保耳朵里头，心上大为诧异，便写了一封信给章秋谷，叫他到上海去。

章秋谷也不知什么事情，只得立刻坐了小火轮径到上海来，见了这位陈宫保。陈宫保第一句就问起这件事情来，只说：“我听得人说你入了会党，究竟有这样的事情么?”秋谷微微一笑道：“宫保的明见，看晚生可像个会党么？这些谣传的话儿也有一个缘起，却是晚生自己不好。晚生平日之间

少年盛气，未免有许多得罪人的地方。那几个捏造谣言的人，都是和晚生向有仇恨的。这样的谣传非但无从辩起，并且也不屑去和他分辩。宫保请想：晚生纵然糊涂，却也幼读诗书，长知道义，怎么会平空入起会党来？况且入了会党，于晚生又有什么好处？这样有损无益的事情，那一个肯干？只求宫保细细的想一想，就明白这些说话一定是谣传了。”

陈宫保听了，想了一想，觉得秋谷的话不错，便也点一点头，嘿然不语。停了一会方才开口说道：“据你这般说起来，这件事儿原是你自己招出来的，和别人不相干。自今以后，你那瞧不起人的性格，还该收敛些儿。古来的圣人处事，也都是谦和为贵，何况我们这般人，究竟不是圣人呢。一定要嬉笑怒骂的，到处锋芒太露，傲态向人，在世路上结了无数的冤家，究竟在自己身上没有一些儿的好处，这又何苦？”秋谷听了陈宫保劝他的一番说话甚是关切，心上狠觉得有些感动，便也说道：“晚生自恨从小儿多读了几卷书，以致到了这个时候眼高不低，肠直不曲，委实和那班龌龊无耻的小人拉拢不来，只得凭着他们去怎样的了。”陈宫保听了，也不免嗟叹了一番，又着实的劝了几句。章秋谷暗想此公虽然有些富贵习气，却倒具着这样的热心。心上想着，口中少不得连声答应，退了出来。原来这位商约大臣陈宫保和章秋谷的老太爷是总角之交，陈宫保的夫人又是章秋谷的亲戚，所以和章秋谷倒狠关切。

只说章秋谷回到常熟，依旧闭门不出。辛修甫因为书局里头没有办事的人，屡次写信请他到上海来，秋谷只写了一封回信给他，叫他另请别人，自己仍旧不肯出来。直到得守满了两年二十七个月孝服，秋谷守着太夫人的遗训，急急的

和两个妹子料理出阁的事情，倒也整整的忙了几个月。等得那两位姑奶奶一齐出阁之后，章秋谷把家里头的计算一番，刚刚只剩了七千五百银子，合起来差不多也有一万块钱。秋谷便和他夫人商议，要索性把住宅典给别人，搬到上海去住。

陈文仙插口说道："住到上海地方去，开销大得狠，不如还住在这里，现现成成的房屋，每月可以着实省几文钱。"秋谷想了一想道："我如今把这一笔汇丰存款，一古脑儿都提了出来，放在当铺里头，可以每月多些利息，一个月也有七八十块钱。你们家里头的开支，有了这几个钱也勉强够了，只是我的用度却没有在里头。"陈文仙道："你要用钱，我还有一千多块钱，原是你经手给我存放的，你只顾用就是了。再有什么不够，我还有些首饰，也还可以算得几个钱，一时间料想也还不至缺乏。"秋谷笑道："你只顾放心，我如今虽然不比从前，却也还不至于要用你的钱。倒只怕你在上海的时候舒泰惯了，如今过不惯这般日月，那就要另想法儿了。"文仙正色道："这个不用你费心，我若过不惯这般日月，我又何必要嫁什么人？"秋谷笑道："虽然如此，只是你嫁我一场，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却倒反要你熬清受淡的过起这样的清苦日子来，我心上委实觉得过意不去。"文仙微笑道："一个人住了现成的房屋，吃了现成的茶饭，还有什么不惯？老实和你说了罢，我们当倌人的嫁人，只要果然嫁着了好好的客人，自己心上没有什么不愿意，那些身外的事情都是可以随便得来的。那班不愿意嫁人的倌人，方才横又不是、竖又不是的有心挑眼，好借此闹着出去。若是当真愿意嫁人的人，将来总是自己一家人，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

秋谷听到这里，一面微微的笑，一面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陈文仙一眼道：“果然只要心上没有什么不愿意，别的事情便都是可以将就的么?”文仙听了忽然面上一红，瞅了秋谷一眼，回转身来往外便走。秋谷看了又是微微一笑，不说什么。他夫人见了，不懂是什么意思。正要开口问时，章秋谷对着他夫人做个手势，他夫人方才明白，也是面上一红，啐了一口。正是：

十年落拓，司勋之绮恨偏多；万里风尘，狂白之黄金欲尽。

要知后事如何，下文交代。

第一百九十一回

救灾黎大开赛珍会
放焰火普照不夜城

且说章秋谷把家计安排了一会，便商订行期，自己一个人到上海来提取汇丰银行的存款，兼带着看看万国赛珍会的情形。此时常熟到上海已有小轮船，只消一夜的工夫，往来狠是便捷。这一天，章秋谷到了上海，在吉升栈占了一间官房住下，也不出去探问朋友，便叫当差去叫了一部亨斯美双轮马车，提鞭按按，径往张园。从石路转出大马路，风驰电卷的一直线望西而行，蹄声得得，转眼已到。下车进门，但见旗帜飞扬，满园内花团锦簇的，热闹非常。秋谷至各处游览了一周，忽然听得那个少年说就出这样的话来，不觉得心中火起，抢出来抱个不平，却刚刚的遇着了刘仰正和贡春树两个朋友。

当下，贡春树和刘仰正两个听了章秋谷的一番说话，不觉心中气忿起来，把那祁伯田、华廷栋着实的骂了一顿。秋谷倒笑道："你们何必去骂他？像他们这样的人都是禽兽一般的畜类，我们不犯着去骂他。譬如一个人给疯狗咬上一

口，难道也去和他讲理不成？”正说着，只见一个侍者送上三盘点心来。秋谷看时，见是每盘一块奶饼、一方蛋糕、两方糖饼。三个人也随意吃了些。

秋谷又抬起头来，四下里看了一看，只见四下里有许多日本少年女子，都打扮得脂香粉艳、锦衣绣裳的，在那里穿梭一般的应酬游客，却是别有一般诧异。这班日本女子见了个西洋人走进来，便争先恐后的巧笑承迎；见了个中国人走进来，便眉斜眼瞪的洋洋不睬，只叫那中国侍者过来伺候。秋谷看在肚里，暗暗的心中好笑，便对着贡春树和刘仰正道：“这班日本女子是势利不过的，我手上向来不带戒指，你们两个何不走过去，把手上的钻石戒指在他们面上晃上两晃，看他们怎么样？”贡春树和刘仰正听了，果然故意大摇大摆的走过去，把手上的戒指故意露出来，在他们面前打了两个转身，依然慢慢的归座坐下。只见那班日本女子一个个俊眼斜睃，秋波微动，一窝蜂的都拥到这边桌上来，七手八脚的添茶伺水，应酬不迭。秋谷见了不觉哈哈大笑，对着他们两个人道：“何如？”他们两个人看着秋谷也只是笑。

三个人一面笑着，一面立起身来付过了钱，走出门去。走了一回，忽然又见两三个中年妇女，托着一个盘，盘里头放着几匣纸烟，几方手巾，硬硬的拦住章秋谷等不肯放走，把一匣纸烟塞在章秋谷手内，强要他买。秋谷把他们看了一看道：“这个会场里面，凡是兜卖物件的女士，都有天足会的徽章，你们几位的徽章在什么地方？那边纠察员来了。”这几句话儿，把那几个人说得满面生红，回身便走。章秋谷见了哈哈一笑。

一会儿又走到安垲第面前，只见安垲第的右手一带，一

连接着十几间铺面，陈列着无数的东西。原来是商约大臣陈寅孙陈宫保的夫人带着一班少年妇女在那里兜卖物件。章秋谷恰恰的走过去，被那位陈夫人一眼瞧见，招手叫他过来，要他买些东西。秋谷便随意买了一柄扇子，走了开去。又去找着了辛修甫，闲话一番。

到了晚间，那些会里的人役，把些椅子、茶几都搬到外面草地上来，好预备演放焰火。章秋谷也同着刘仰正等拣几张椅子坐下。不多一会，早已男男女女的接踵联袂，相率偕来，把那些椅位都坐得满满的，水泄不漏。章秋谷留心举目往四下里细细的看时，只见那班少年男女一个个都在黑地里遮遮掩掩、鬼鬼祟祟的，不知道做些什么事情。这一边携手殷勤，那一边凭肩款曲；这一处纤腰倚玉，那一厢玉笋钩云，真个是一双双的同命鸳鸯，一对对的双飞蝴蝶，连焰火也顾不得看，一味的在那里安心熨贴，着意厮缠。

秋谷看得不耐烦起来，看着那几套焰火也没有什么好看，便同着刘仰正等立起身来，顺着池边一带慢慢的走去。走到一带树林左畔，秋谷的耳朵最尖，早听得有男女两个人的声音低低的在那里说话。一个女子声音说道："你要我叫你什么？你行三，我就叫你三哥哥何如？"又一个男子的声音说道："你叫我三哥哥，我就叫你四妹妹。"章秋谷听了，连忙轻轻的赶上一步，举眼看时，只见一株大松树的后面隐着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学生打扮，女的也像是个女学生的样儿，两个人紧紧的搂作一团。秋谷故意高高的咳嗽一声，把那男女两个人吓了大大的一跳，连忙放了手，回身就走。

大家笑了一番，又往前走了几步。贡春树忽然扯了秋谷一把道："你看，你看！"秋谷回过头来，果然见丛林里面隐

隐的男女两人并肩站着。只见那男子附着女子的耳朵不知说了些什么，那女子回过头来，把一个指头向着那男子一伸，大声说着英国话道："辟因斯！"秋谷虽然不懂西文，那浅近些的话儿也还懂得，听了不觉眉头一皱，抢过一步，刚刚和那女子打个照面。只见这个女子穿着一身男装衫服，却也生得眉目清秀，体态风流。一眼看见了章秋谷，嘻笑自若，没有一些惭愧的样儿，目光炯炯的把章秋谷钉了两眼，倒反握着那男子的手，迎面直走过来，和章秋谷等一干人擦肩过去。章秋谷倒噤住了口，一时说不出什么来。

看他走得远了，秋谷方才说道："世界之上竟有这般无耻的女子，真个是无奇不有的了。"贡春树问道："方才那女子说的一句是什么话儿？"秋谷笑道："这个'辟因斯'便是男子的生殖器。"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刘仰正笑道："你平日之间最会骂人，今天为什么不骂他几句，却像了个寒蝉噤口一般，这是什么道理？"秋谷笑道："骂他几句是容易。你想，这样的人岂是肯受人辱骂的？一定要惊天动地的弄得大闹起来。常言'男女不相争'。他吊他的膀子，与我们不相干，何必去管他的闲事？况且，这样的人是不论什么话儿都说得出来的，万一个被他破口骂上几句，或者把我们牵扯几句，我们就不值得了。"春树笑道："如此说来，你也是欺善怕恶的人。"

正说到这里，只听得后面有人叫道："前面走的可是秋谷么？"秋谷听了，连忙回身看时，只见后面两个人急急的走上前来。两个一般的都有五十多岁年纪，鸳肩鹤背，白面乌须。秋谷仔细看时，认得不是别人，是王子渊、王子深弟兄两个，一般都是同榜的太史公。这位王子渊王太史，却是

个海内的书家，真、草、隶、篆无一不会，无一不精。南北十余省，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位王太史的书法。和秋谷的老太爷是拜兄弟，为人却十分诚实，古道非常。当下秋谷见了王太史弟兄两个，忽然想起王子深王太史的事情，数年之前，曾在陈文仙院中和他相遇，两下着实顶撞过一回的。如今见了面，不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要想躲避，却又躲避不及，只得走过来见了他们弟兄两个。

王子渊王太史便开口说道："我们久不通信，心上十分惦念。去年忽然听了无数的谣言，也不知是那里来的，我们两个人甚是和你气忿。到底是怎么的一回事情？你说给我们听听。"秋谷微笑，把这件事儿的原委略略说了一遍。他们两个听了，都摩拳擦掌，十分愤激。王子深王太史便又问问秋谷近来在家里头的情形，绝不提起以前的那番话儿，意思里头甚是关切。倒是章秋谷自己觉得过意不去起来，暗想：这位王太史毕竟是个不念旧恶的好人，究竟老辈行为来得十分厚道。懊悔以前在陈文仙院中好好的不该得罪他。只得自己先开口说道："以前小侄无知，冒犯老伯。如今老伯虽然不念旧恶，小侄自己想起来却觉得十分颜赧。"王子深王太史听了哈哈大笑，一手拉着秋谷道："这些小事我久已忘记的了，你又何必再去提他？"秋谷打了一拱道："足见老伯的雅量。"王子渊王太史又道："这里说话不便，明天我想请你去舍间吃顿便饭，不知你赏光不赏光？"秋谷忙道："两位老伯赏饭，怎敢不到？"王子深王太史道："你何必这般客气？明天上午，我们在舍间恭候就是了。最好请早些来，我们可以谈谈。"说着，便同着王子渊王太史别了秋谷，一同走了。

秋谷回过头来看刘仰正和贡春树时，早已不知到那里去

了。叫了几声，方才听得远远的答应。秋谷连忙走过去看时，只见他们两个人立在桥上，低着头在那里看玩水中倒影的焰火。见了秋谷，便道："你们那里来的这许多说话？直说了这半天。"秋谷把方才的事情一一向他们说了，又把自己和王太史顶撞的事情也向他们说了一番。贡春树笑道："这两个人，我们平日还说他是书迂；如今看起来，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人。"

看了一回，秋谷觉得没有什么趣味，便要回去。刘仰正等也觉已经兴尽，便去寻着了马夫，叫他配起马车来。这个当儿，三个人偶然又走到安垲第那边去打了一个转身。只见安垲第门内走出一个中年妇人来，虽然年纪已有四十多岁，却生得蛾眉螓首，玉面朱唇，别有一种婀娜动人的姿态。见了章秋谷，含笑和他点一点头，章秋谷也向他鞠躬。正在这般时候，刺斜里又走过一个学生装束的少年男子来，和那妇人做了一个鬼脸，那妇人顿时眉花眼笑的也还他一个眼风。只说章秋谷没有看见，谁知偷转眼来一看，章秋谷的这双眼睛竟是全付精神的注在他们两个人身上。那妇人不觉脸上红起来，一个转身，便走进安垲第去。

秋谷叹一口气道："这个就是孙伯义孙观察的如夫人。本来是个半开门的私娼出身，手里头着实有几个钱，并且也通些文墨。自从嫁了这位孙观察之后，宠爱非常，把家事都给他掌管，那位正室夫人倒反成了赘瘤。如今附着孙观察的声誉，居然当了什么女学堂的监督。你看他到了这般的年纪，还是这般的回眸顾影，卖弄风情，那里还像个人家人的样儿！"一面说着，马车已经来了，章秋谷等便各自登车回去。

到了明天，秋谷一早起来，坐了马车去拜了几个客。差不多九点多钟的时候，便到归仁里王公馆里。见了王太史弟兄两个，相让坐下，谈了一回，秋谷见他们十分关切，便把自己的家计也和他们弟兄说了。王子渊王太史便竭力劝他到上海来就馆，对他说道："像你这般的才干，就个每月一二百金的馆地手到擒来，有什么难处？那时就是同了宝眷住在上海，这几个钱也就差不多了。"王子深王太史接着说道："你若一时没有机会，总在愚弟兄两个人的身上和你推荐就是了。"秋谷听了他们这番说话，虽然不想他荐什么馆地，心上却狠有些儿感激，不免谢了几句。

又说到这一次赛珍会的事情来，王子渊王太史气忿忿的道："好好的一个慈善会，如今弄成了一个大台基，还不如不开这个会，还觉得干净些儿。"秋谷听了道："老伯这个意见却错了。这个赛珍会虽然被他们弄成了个大台基，却究竟那班饥民还得些实惠。"王子深王太史听了，摇一摇头道："照你这样的说起来，这些败坏风化的举动都是应该的了？据我看来，赈济饥民的事小，不过患在一时；败坏风化的事大，却是患在久远。两下里比较起来，究竟有些轻重的分别。"秋谷道："老伯的话自然不错，却又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上海这个地方本来是风俗狠坏的，就是没有这个赛珍会，依然也是这个样儿，并不是开了这个赛珍会方才败坏风化的。不开这个会，风俗未见得就会变好；开了这个会，却实实的在灾民身上有些益处。这样的比较起来，还是赈济饥民的事情来得重些。两位老伯以为何如？"王子渊和王子深两个人听了，低着头想了一想，觉得当真不错，也便点头称是。

一会儿端上菜来，清清疏疏的几样，却甚是精致。座中就是主客三个，不请别人。秋谷吃了几杯酒，有了几分酒意，不觉提起满腹的牢骚来。放下酒杯，叹一口气，霍地立起身来，口中高吟道："姮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吟罢，就不觉凄然欲涕。王子渊王太史听了，对着他兄弟叹道："古之伤心人！"说着，又把这两句诗在口中翻来覆去的念了两遍，击节叹赏道："好诗，好诗！"说着，又问秋谷道："是近作么？好像这两句诗在古人诗集上没有见过。"秋谷笑道："这两句是钱虞山的《秋兴》诗，是本朝乾嘉年间禁品，坊间没有刻本的。"王太史听了点一点头道："他的诗你还记得不记得？可好请抄写几首出来，也好叫我们见识见识？"秋谷听了，便向王太史索了纸笔，提起笔来，风雨一般的就写了二十余首。放下笔来道："还有一半没有写出来，却记忆不全了。"王太史接过来，高声朗诵了一遍。又递接他兄弟看了一遍，两个人都啧啧叹赏。秋谷道："他这个诗都是慷慨激烈之音，觉得比平常的诗要容易见长些。"王太史兄弟都点头称是。

秋谷又吃了几杯酒，王太史见秋谷酒量不差，叫换过大杯来，又灌了秋谷几杯。秋谷不觉有了七八分酒意。一眼看见壁上挂了一口古剑，便走过去取在手中，拔出鞘来看了一看，却是一口双剑，赞道："这把剑虽然算不得宝剑，却也狠有些儿身分。"一面回过头来对着王太史兄弟两个说道："小侄酒酣耳热，要大胆在两位老伯面前放肆一下，舞一回剑，和两位老伯佐饮何如？"王太史兄弟两个齐声说道："狠好，狠好！我们正要请教。"说着，便大家立起身来。秋谷早把身上衣服略略的结束了一下，仗着双剑走到院中，慢慢

的舞动起来。起初的时候，只见那剑光一闪一闪的耀得人眼光不定，还看得见人影儿。舞到后来，只见万道寒光高低驰骤，一团白气上下纵横，好似那大雪漫天，梨花乱落，看不见一些儿人影，锋芒四射，咄咄逼人。王太史看了，倒觉得有些胆寒起来。一会儿剑光一闪，用了一个金鸡独立的架势，收住剑法，露出一个人来，提着双剑走进屋中，把剑插入鞘内，面上微微的有些红影，向着王太史弟兄两个拱一拱手道："放肆，放肆。"

王太史携了秋谷的手，仔细端详了一回，口中说道："不想你竟有这般绝技！不枉了我那位老友一生忠厚，如今却留下你这般一个材兼文武的佳儿。"说到这里，不由得神色凄然。秋谷听得王太史提起他老太爷来，更觉衔哀欲涕。王太史见了，恐怕提起了秋谷心中伤感，便也把几句别的话儿岔了开去。秋谷心中暗想：如今的这般世界，这样的笃于友谊的人，也总算是难得的了。这般想着，便越发的心中感动起来，不免要把他们两个恭维几句，他们也不免要谦逊一番。吃过了饭，又谈了一回，方才别去。

过了两天，张园的赛珍会已经完了，辛修甫一定要邀着秋谷到他公馆里头去住，秋谷也便答应，辛修甫便把要娶苏青青的一层情节和他说了。秋谷在常熟的时候，已经接了辛修甫的信告诉他这件事情。又听了贡春树和刘仰正与他细说，早已知道这件事儿的根由始末。如今听了辛修甫的话，故意沉吟一会道："你当真要娶苏青青么？"辛修甫道："自然是当真的，难道我和你说谎不成？"秋谷摇一摇头道："你常说，将来娶妾，断不要堂子里头的倌人，怎么如今又要起倌人来？上海的倌人岂是可以娶得的么？"辛修甫道："你常

常说，真有良心的倌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如今我恰恰的遇着了这个苏青青，就和你的遇着陈文仙一般。”

秋谷不等他说下去，哼了一声道：“只怕没有这般凑巧罢!”修甫道：“这个人我狠信得过他，委实的真心向我，没有什么三心两意，我可以和他出得保结的。”秋谷哈哈的笑道：“万一个竟是假的便怎么样呢?”修甫道：“这个人我不但试过他一次，已经一连试过他三四次的了。”说着，便把几次试验的情形和秋谷说了一遍。秋谷听了，低着个头着实沉吟了一会，又细细的把那试验的情节一字不漏的问了一遍，又想了一回，方才对辛修甫笑道：“据我看起来，还是个假的。”辛修甫跳起来：“这件事情你却未免过虑了些。我这样破釜沉舟的试验他都试验不出来。他竟肯除了牌子同着我一起往日本去，那里还有什么虚假?你们要把这个虚假的道理说给我听听。”

秋谷笑道：“你不用这般乱跳，待我慢慢的和你讲就知道了。那班堂子里头的倌人，要是给客人一试就试出原形来的，本来是个不中用的饭桶。若是有些阅历的老辈，你那里试他得出?凭你去试他的人，口中说得怎样的危险、那般的紧急，他却不问你是真是假，先把你几句迷汤灌住了，再说别的。为什么呢?你的说话就使果然是真的，这个时候也还不知道究竟怎样。果然到了那个时间，见了实在的情形，当真的要他怎样怎样起来，他再借个缘由，翻转脸来，和你做一个决绝，也还不迟。这个时候和你说几句好话，灌几句迷汤，却是他的本等家园货，又不要花钱置买。就是白丢掉了，也没有什么稀罕。若是你的话儿果然是假的，他就更加的‘得其所哉，得其所哉’了。你想他们那班倌人，要是听

了你们这班客人的话儿，一时间就冒冒失失的翻转脸皮吵闹一阵，要万一个是假的，不但客人脸上过不去，将来这个没良心的声名传说出来，他那里还好做什么生意？你想我的话儿可是不是？”

修甫听了，想了一想道：“你的话儿却狠不错，我也狠佩服你的见识。但是这些说话，你也不过是揣度之词，没有什么实在的凭据，你又究竟怎样知道他是假的呢？”秋谷笑道：“这个狠容易明白的。你想，他既是和你恩深义重，发誓不嫁别人，听了这样至危极险、性命交关的话儿，该应二十四分的着急才是，那里还有工夫来指驳你的说话？如今，你只看他知道了这个信息，全没有一些儿张皇迫切的神情，却一味软款缠绵的把你哄住，说了许多深恩厚爱的话儿。照这般的样儿，不是假的难道倒是真的？”

修甫听了，侧着头踌躇了好一刻，方才说道：“据你这般说来，要怎么一个样儿才是真的呢？”秋谷道：“这也不难。只要他果然除了牌子跟你到日本去，到了日本的船上，那就是真的了。”修甫叹一口气道：“这是我自家性急了些，没有隐藏到底。如今何不我们同去，请你细细的评理他一下，看看他究竟是真是假。”正是：

十年载酒，魂迷照玉之屏；一枕惊秋，梦断鲛红之被。

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二回

阻星期曲房惊好梦
行酒令东阁宴嘉宾

且说辛修甫要章秋谷同到苏青青那里去，看看他的真假何如。章秋谷连忙摇手道："如今的时候，就是我亲去试验他，也试验不出来的了。你若就是这样不问真假，糊里糊涂的把他娶了回去，便也不必去说他。若真个的要试验他的真心，我却有一个主意在这里。这个时候却不能和他见面，只要你肯割爱就是了。"辛修甫听了，不懂他是什么意思，眼睁睁的看着他。

秋谷见他不懂，便又和他说道："你们这位贵相好，如今既然除了牌子想要嫁你，自然是不接别人的了。"修甫听了，点一点头。秋谷道："如今的时候，要试倌人的真假，只有一个法儿。两个要好的朋友大家预先约齐了，去同做一个倌人，却只作大家不认得的一般。又故意的大家赌气吃醋，你骂我，我骂你的，听那倌人的口气怎么样。虽然堂子里头的规矩，对着姓张的照例要骂姓李的，对着姓李的又照例要骂姓张的，却是那里头的轻重情形总有些看得出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两个人约齐了，大家当着那倌人的面前说出真情来，把那些背后的话儿，都一古脑儿讲得个明明白白。虽然计策来得毒些，却除了这个法儿，再没有第二个法儿了。”

辛修甫听了，拍手称是道：“这个主意果然来得十分挖掐。”说到这里，忽然顿了一顿道：“但是他如今是不接客人、不做生意的了，却怎样的再去试他?”秋谷微笑道：“只要你不要掀翻醋罐，我自然有个法儿去算计他。”辛修甫想了一想，奋然说道：“罢了，被你这般的一说，把我说得果然疑惑起来，只得要凭你去把他怎样的了。”秋谷道：“既然如此，明天你就和他坐马车到张园去。到了张园，你只推说有紧要的事情先要回去，那时你便坐了马车先走，只说等一会儿再打发马车来接他。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交代给我，不用管，我自然有我的法儿。”修甫叹了一口气道：“也只得如此的了。”

到了明日，果然辛修甫如法泡制的同着苏青青到张园去。进了安垲第，就在进去的地方拣张桌子，泡一碗茶。刚刚坐下，早见那位章秋谷换了一身衣服，刺斜里劈面走过来。那时四月中旬天气，章秋谷穿着一件白纺绸长衫，衬着一件玄色外国纱马褂，丰裁朗朗，仪表亭亭，翩翩潘玉之姿，濯濯王恭之度，眉稍敛意，眼角含情，面白颐丰，神清气爽。辛修甫见了，觉得眼光一动，便故意别转头去，只作没有看见。章秋谷走近身来，恰恰的和苏青青打个照面。苏青青忽然抬起头来，见了章秋谷，不由得呆了一呆。那一对秋波，就不知不觉的射到章秋谷身上来。章秋谷见了，知道有些意思，便软软的飞了一个眼风，苏青青回头一笑。秋谷

又把手中的一方丝巾对着苏青青扬了一扬，苏青青把头一低。章秋谷便急急的走了过去，偷眼看辛修甫时，只见他呆着个脸儿，正把眼睛注在那边桌子上一班倌人的身上。秋谷暗想：装得狠是相像。便故意去各处兜了一趟。

慢慢的走回来，果然辛修甫已经走了，苏青青一个人坐在那里，手托香腮，呆呆的在那里出神。见了章秋谷走过来，便有意无意的瞟他一眼。章秋谷微微的笑着，索性立到苏青青对面去，上上下下的仔细打量。看得个苏青青不好意思起来，不觉"嗤"的一笑，对着秋谷把头略略的摇了一摇。秋谷索性走近一步，对着苏青青笑道："我们两个人面熟得狠，好像是认得的。请问可是前年在西鼎丰的苏青青么？"苏青青听了，粲然一笑道："倪正是苏青青，格位大少贵姓？"秋谷道："原来果然是青青先生，我的眼力果然不错。你可还记得那个时候在你房里头借干铺的章二少么？"原来章秋谷以前本来没有做过苏青青，明欺他们做倌人的张三李四，身上的客人多得狠，那里记得出来？当下苏青青听了，想了一回，想不起来，只得笑道："二少，对勿住，隔仔几年，倪直头忘记脱格哉。"秋谷一面和他说话，一面故意把眼光只顾向他身上溜来。苏青青见了，心上甚是高兴，便指着旁边一张椅子道："二少，耐请坐哩。"秋谷便也软绵绵的坐了下来。两个人谈了一回，谈得十分密切。秋谷一面和他讲话，那桌子底下的脚未免要不规矩起来。苏青青只是微微的笑，不说什么。

秋谷正和苏青青讲话，忽然叫了一声"呵呀"道："我听人说，你就要恭喜嫁人，可是真的么？"苏青青斜了他一眼，并不开口。秋谷叹一口气道："那个娶你回去的客人，

也不知是那一世里修来的福气。”苏青青故意嗔道：“耐勿要来浪瞎三话四哉。”说着，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秋谷趁势低低的附耳说道：“等回儿请你到一品香去，不知你肯赏光不肯赏光?”苏青青不答，只略略的点一点头。秋谷便又向苏青青耳旁说了几句，苏青青不觉脸上一红，呸了秋谷一口道：“勿要来浪像煞有介事!”一会儿，苏青青的马车来了。苏青青便立起身来，把秋谷瞟了一眼，往外便走。秋谷会意，连忙随后走出安垲第，坐上自己的马车，紧紧的跟着苏青青的马车。一路上追风逐电的跑到一品香门口停下，两个人一同下车进去。

自这一天起，章秋谷放出全付的工夫笼络那苏青青。当日晚上，就和苏青青有了交情。辛修甫得了这个信息，虽然心上有些酸气，却也无可如何，只得依着秋谷的分付。到了明天一早，便赶到永吉里来。进了永吉里的弄口转一个弯，只见一家门首写着“姑苏归公馆”的五个字儿，暗想这里是了。便一一依着秋谷的话儿，推门进去。见秋谷的车夫站在门内，见了辛修甫，把手招招，又往屏门背后一指。修甫会意，轻轻的转进屏门，走上楼去。见上首的一间房门，果然房门虚掩，便站在门外，轻轻的咳嗽一声。只听得房内也是轻轻的一声咳嗽。修甫得了秋谷的暗号，方才放大了胆一脚跨进房去。只见银钩不动，锦帐低垂，宝鸭沉沉，房栊寂寂。修甫抢进两步，揭开帐子。章秋谷已经坐起身来，见了修甫倒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只把一只手指着里床。修甫举眼往床里看时，果然见一个少年女子，侧着身体向外睡着，星眸不起，宝靥微红，剩粉未销，残指犹腻，两只玉臂双双的抛在床外，一头黑发软软的堆在枕边。原来不是别

人，果然就是他那位现在情人、将来爱宠的苏青青。

辛修甫见了又好笑，又好气，不由分说赶过去扯着苏青青的一只手，把他拉了起来，口中大声喝道：“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干得好事！”苏青青正在香梦迷离、春情撩乱的时候，忽然被修甫扯了起来，又是这样的大声一喝，早把个苏青青在睡中惊醒，大吃一惊，直吓出一身香汗。连忙开眼看时，一眼光见了辛修甫对着他怒气冲冲的，口中不知在那里说些什么。又见章秋谷也在那里嘻嘻的看着他笑。这一来，只把个苏青青搅得心上糊涂起来，好像是做梦的一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一句话也说不出。

修甫又向他喝道：“你已经收了我的定钱，除了牌子，怎么如今又和别人吊起膀子来？”苏青青听了还是摸不着头脑。看着章秋谷立在床前，好似没事人儿的一般。苏青青心上越发的不得明白起来，呆呆的坐在床上，一言不发。

章秋谷见了，便走过来对着苏青青打了一拱，口中说道：“一切事情都是我的不是，你不要生气。”苏青青听了这几句话儿，又见章秋谷得意扬扬的对着辛修甫只是笑，想了一想，心上方才恍然大悟，彻底澄清，知道是他们两个人串合了做弄他的。到了这个时候，凭你苏青青的脸皮再厚些儿，也由不得满面上涨得通红，低下头去。辛修甫又大声问道：“你以前和我讲的话儿是怎么讲的，如今又怎么平空的变起卦来，这是个什么道理？”苏青青听了，顿了一顿，一时回答不出，只好低着个头，嘿然不语。辛修甫冷笑道：“你装聋做哑的，难道罢了不成？”

苏青青到了这个时候，明知道事情已经决裂，心上便定了主意，挽一挽头发，跨下床来对着辛修甫道：“辛老，耐

末也勿要动气，听倪好好里搭耐说。格件事体是倪自家勿好，对耐勿起。故歇事体已经弄到仔实梗格样式，也勿必再去说俚。格辰光倪搭耐两家头格闲话，赛过勿曾说，黑板浪写白字，揩脱。下转耐肯照应倪格，请到倪小地方去坐坐，请请客，碰碰和，绷绷倪场面，格是再好勿有。耐真正勿肯照应倪格，倪也叫呒说法。不过格个辰光，端午节要到快哉，倪末探脱仔牌子预备嫁人，勿做生意，故歇再要挂仔牌子做起生意来，格末真正尴尬头。"

说到这里，章秋谷不觉喝一声采道："好得狠！这几句话儿，真是说得道地——"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早被苏青青一把拉住了道："耐到好格，倪搭耐啥呒拨啥冤家，啥事体耐要搭倪实梗混俏？倪末总算上仔耐格当哉，耐倒底打算那哼？"说着，又走到辛修甫身畔，握着他的手，亲亲切切的说道："辛老，倪末总算上仔别人家格当，对耐勿起。耐也勿作兴格嘘！耐自家想想看，阿有点心浪意勿过？上海滩浪好好里格人家人，上别人当格多熬来浪，勿要说啥堂子里向格倌人哉。倪老实搭耐说仔，故歇辰光倪就懊悔勿转格哉。不过嫁人是嫁人，要好是要好，嫁人格事体勿成功，倪两家头要好是 呒啥勿成功碗。"

辛修甫起先只说苏青青一定要扭结固结的和他不肯开交，预备着许多决绝的话儿，要燥燥他的脾。不想苏青青不等他开口，先自大大方方的讲出这样一番说话来，心上也暗暗的赞他，倒不好再说什么。如今又听了这几句话儿，只觉得心上非但并不恨他，倒像觉得自己真个有些不是的一般。推开了苏青青的手，微微笑道："算了罢，不用再提了。我们从此不提今天的事情。"苏青青回过身来，指着秋谷，把

金莲在地下一顿道："才是耐勿好！"秋谷不去理会他的话儿，却对着他把一个大指一伸道："真正利害，不愧是个头等名角！"

苏青青想了一想，倒笑起来，口中说道："唔笃格两个人，直头是少有出见格，阿有啥两家头串通仔合着一只靴子。"苏青青说到这里，面上也红了一红，顿住了口不说下去。章秋谷和辛修甫听了，都笑起来。秋谷笑着走过去，拍一拍苏青青的肩头道："这样说起来，你这个靴子定是内城定造的上等京靴了。"苏青青听了，忍不住"扑嗤"一笑。自此以后，苏青青要嫁辛修甫的这件事儿，虽然被这位章秋谷平空打散，辛修甫同着章秋谷两个却依然在他院中走动。

一言表过不提。只说章秋谷在上海住了几天，把汇丰银行里头的存款，果然一古脑儿提了出来，回到常熟去，存在一个大昌当铺里头。把家事布置了一番，便又到上海来。原来辛修甫见章秋谷到了上海，便再三再四的邀他仍到书局里头去，章秋谷便也答应。此番再到上海，却和以前在上海的时候大不相同，陆丽娟和梁绿珠都不知到那里去了，习凿齿再到襄阳，桓司马重来灞水，摇落江潭之柳，凄凉湘水之波，狠有些儿沧海桑田的感慨。更兼看着自己这般境遇，椿萱凋谢，朋旧销沉，十年湖海之游，一霎邯郸之梦，司勋落魄，阮籍猖狂，感身世之无聊，抚头颅之如许，便不知不觉的郁郁不乐，黯然神伤。

就是这样的过了几个月。忽然东方小松从广东解饷回来，一到上海，便先去看章秋谷。章秋谷见了方小松，不觉心中大喜。良朋久别，知己重逢，自然有一番款曲。两个人畅叙了十多天。方小松见秋谷郁郁不快，怀着一肚子的牢

骚，便劝他同到广东去顽一趟。秋谷也为着广东地方是个最先通商的口岸，又是南洋群岛的门户，本来心上狠想去游历一趟。听了方小松邀他同去，心上十分高兴，便一口答应。又和辛修甫说了要告几个月假到广东去。辛修甫挽留不住，只得由他自去。章秋谷又荐了贡春树暂时代理书局里头的事情，自己便同着方小松到广东来。

到了广东地方，休息了几天，方小松备酒和他接风。席间的陪客除了几个同乡候补官之外，有一个实缺潮州府知府程梅谷程太守，现充法政学堂监督，是个进士出身，和方小松是极要好的朋友。久已听得方小松说起这位章秋谷先生的大名，和秋谷谈得十分合式。秋谷看了这位程太守生得丰裁出众，气概非常，两只眼睛炯炯的光芒直射，知道不是个寻常人物，便也肃然起敬。

到了明天，程太守便托了方小松致意，要请章秋谷当个总教习。章秋谷起先不肯，只说我是到这里来游历一下的，至多不过几个月的勾留，何必多此一举。当不起程太守再三再四的敦请，方小松又劝他道："你就借着这个机会到学界里头去阅历一下也好。到了要回去的时候，你只顾辞了馆地回去，他也决不能勉强留你。"秋谷听了，一想不错，便也点头答应。自此以后。秋谷便把行李搬到法政学堂去，每天三四点钟的课程倒也不觉得辛苦。

这一天，秋谷方才完了课程，正要想到方小松那里去，忽然家人传进一个帖子，说水师提督黎绳甫黎军门来拜。秋谷听了，心上觉得诧异。接过帖子来看了一看，心上想道："这位黎军门听说在广东声名狠好，虽然和我同乡，曾有一面之识，却向来没有什么来往，怎么忽然纡尊降贵的拜起我

来？这是什么原故？”想着，便叫那家人出去请黎军门在花厅上坐，自己换了衣服，立刻出来见了那位黎军门，不免大家要说几句套话。

原来这位黎军门知道章秋谷是个江南名士，所以先来拜会。章秋谷一面和黎军门说话，一面细细的打量这位黎军门时，只见这位黎军门生得虎头燕额，猿背狼腰，声若洪钟，目如闪电，真是个桓桓名将，矫矫虎臣。那谈吐举止，更是高华名贵，俊雅无俦。秋谷看了，心上暗暗的赞叹。更兼这位黎军门没有一些儿官场里头的习气，也不摆什么架子，和秋谷谈了一回，觉得甚是契合。直谈了一点多钟，方才走了。隔了一天，秋谷少不得要去回拜。黎军门接着，又谈了好一回，便约秋谷明天在他衙门里头吃饭，秋谷应了别去。

到了明天，差不多十点钟还没有到，黎军门便来催请。秋谷到了那里看时，见方小松也在坐中，其余的客也都是些素来相识的同乡。一个姓杨的杨安之，也是个江南名士，书画俱精，却是黎军门那里的文案。有两个姓江的，却是同胞兄弟，一个叫江伯临，一个叫江仲吉，都是广东候补知府，也都少年英俊，倜傥不群。还有一个姓陆的陆善卿，也是江苏人。只有一个姓戚的戚珍三，却是个四川人。当下大众寒暄了一阵，相让坐下。黎军门讲起他自己平生的战绩来，如何如何的冲锋打仗，如何如何的运筹克敌。讲到紧要的时候，讲得意气飞扬，须眉欲动。大家都不觉叹羡一回，黎军门也谦逊几句。

一会儿酒菜排齐，大家入席。黎军门的厨夫是广东全省第一个烹调名手，烹调出来的肴馔十分精致。大家吃着，一个个都赞赏不置。

一会儿酒过三巡，食供五套，江仲吉便道："闷酒无味，我们何不行过酒令消遣呢?"秋谷道："我的性情素来不爱行什么酒令。你想好好的吃酒，何必要来呕什么心血，绞什么脑汁？还是拇战觉得爽快些儿。"说着，黎军门点头称是。大家拇战了一回。江仲吉定要行令，便行了一回席上生风的射覆，大家吃了几杯酒。

黎军门道："我们如今把射覆的字儿分作上下两截，须要依着上下的次序，不准颠倒，还觉得耐些寻味。"大家听了，都点头称是。方小松便说一个"布"字、一个"沙"字。杨安之想了一回，一眼看见江伯临面前有一盘彩蛋，心上便明白了，便射了一个底下的"达"字。方小松点一点头，大家一笑。戚珍三和陆善卿听了，不懂他们说些什么，便问道："你们覆的覆，射的射，可好讲给我们听听么?"方小松道："我是把一个'蛋'字分作两截，一个'疋'字，一个'虫'字，上面的'布'字是布疋，下面的'虫'字是虫沙，他射的下面一个'达'字，是虫达，汉高祖功臣中之一。"说到这里，江仲吉便道："我给一个你射，看你射得着射不着我的上下两个字儿，就是那京戏《翠屏山》里头'杀山'两个字儿。"方小松听了想了一回，却想不出。江仲吉道："你吃一杯酒，我和你说了罢。"方小松果然干了一杯。江仲吉把手指着案上一盘芥酱道："上面是霜华杀草的'杀草'两个字，下面是'介山'两个字，是个'芥'字。"方小松听了，便忙忙斟了两杯酒，放在江仲吉面前道："你先吃了我一杯酒，再罚了一杯酒，我再和你讲话。"江仲吉那里肯吃，嚷道："难道我这个覆得错了么？你先讲出我的错处来，我再吃酒不迟。"方小松道："你这个'杀草'的两个

字虽然的可以用得，但是这个‘芥’字拆了开来，上面的草头不是成字的。我早已想到这个‘芥’字，为着不妥当，所以没有说出来。快快的把这两杯酒给我吃下去！”江仲吉起先还不肯吃，只说：“这个草字头是‘草’字的古体。”小松道：“我们是在这里射覆，不是在这里考据古学。你抬出古体字来也不中用。”江仲吉说他不过，只得一口气把两杯酒灌了下去。第三个就轮着章秋谷。秋谷却低着头，好似想什么心思一般。直至小松叫他，方才抬起头来，随口说了一下，却被黎军门射着。接着，大家都轮了一次。

杨安之道：“这个令也没趣得狠。”秋谷道：“你们要行有趣的酒令，我倒带着一付酒筹在这里。本来是一个朋友托我作的，后来这个人到关东去了。这付酒筹刚刚带在这里，行起来却狠有些味儿。”众人听了，便问是什么酒筹。秋谷道：“这付筹上都刻着《石头记》的人名，下面刻着四六评话，应贺应罚，也都注在上面。”众人听了都大喜道：“你快去取来，我们行个新酒令也好。”秋谷听了，便叫家人回去，把箱子里头的一付竹筹立刻取来。

家人去不多时，果然取来送上。大家争着看时，只见一个大大的竹筒，装着满满的一筒竹筹，虽然是竹的，却雕得十分工致。众人要去拔出筹来看时，秋谷拦住道：“预先看过了没有什么趣味，我们慢慢的抽就是了。只是你们既要行这个令，却要推我做个令官，大家都听我的号令行事。”众人道：“这个自然。”秋谷便把这个竹筒放在中间，口中便道：“我是令官，该应自令官左首的人行起。”

方小松正坐在秋谷左首，便揎拳掳袖的掣了一枝出来，口中说道：“要掣一个好的，不要受罚才好！”大家争着看

时，只见筹上刻着几行字道：

史湘云　豪情弱质，侠骨柔肠，楚山缥缈之云，湘水潆洄之恨。玉山颓倒，香留芍药之茵；宝月温存，春入衡芜之梦。　得史湘云者，合席皆贺两杯，自饮两杯。量洪者与湘云对饮一杯。如座有宝玉，宝玉应为湘云斟酒；除贺酒外，再与湘云对饮一杯。遇宝钗、黛玉，与湘云对饮一杯。

秋谷看了笑道："你抽着了史湘云，却没有什么累赘，不过吃几杯酒就是了。"方小松道："这个时候横竖没有宝玉在这里，我吃过了三杯令就是了。"秋谷连忙道："这个不能，要等大家抽齐了才算的。如若不然，那先抽的人岂不是占了便宜，迟抽的人岂不是吃了亏么?"大家听了，都点一点头。

第二个便是杨安之，也抽出一枝筹来。众人大家看时，只见刻着道：

薛蝌　千里京华，三年荆棘。花空散雨，絮不沾泥。裙布钗荆，宜室宜家之梦；吹箫引凤，式金式玉之音。　得薛蝌者，合席皆贺一杯，自饮一杯。遇薛蟠，亦与薛蝌对饮一杯。如座中有夏金桂，作怒容，不饮。

第三个便是戚珍三，恰恰掣着了薛蟠，上面刻着道：

霸王雅号，壮士雄风。河东之狮吼无常，郭外

之南风不竞。貂裘走马，章台杨柳之云；鸳锦缠头，绮阁湘桃之月。 得薛蟠者，合席不贺，自饮一杯。惧内者与薛蟠对饮一杯。遇宝钗、宝玉，对饮一杯。遇夏金桂，当低眉承睫，亲敬三杯，薛蟠自陪一杯。如遇柳湘莲，应饮酱油一杯，并受打三拳。

戚珍三道："这个虽然累赘，只要座中没有柳湘莲、夏金桂就是了。但是这个吃的一杯酱油，是个什么道理？"秋谷笑道："这个酱油，是那苇根下泥水的替代品，你难道不知道么？"众人都哄然笑起来，都说这个替代品想得狠好。

第四个就是主人黎军门，伸手掣了一枝筹出来。戚珍三一眼看见，便嚷道："完了！完了！"众人大家连忙看时，原来奇巧不奇巧的，黎军门刚刚掣着了柳湘莲，众人都不觉哈哈大笑。只见上面刻着道：

酒人唐突，怒挥子路之拳；凤女离魂，愁洒荀郎之泪。高情照日，侠气凌云。万金宝刃，纵横秋水之光；满马春愁，撩乱绣鞍之影。 得柳湘莲者，合席皆贺两杯，自饮一杯。习武者与湘莲对饮一杯。遇宝玉、秦钟，对饮一杯。遇尤三姐，受罚一杯。

黎军门看了笑道："这倒很爽快。"

第五个便是陆善卿，刚刚掣了一枝出来，自己一看，便"呸"了一口，要仍旧放进筒去。早被黎军门一把抢了过来，

大家看了一看，不觉又笑起来。原来这个陆善卿刚刚掣着了个夏金桂，上面刻的按语道：

香囊叩叩，未销真个之魂；鸳梦沉沉，推出窗前之月。芳心无主，春色难销。薰衣理鬓，长窥宋玉之墙；撩雨拨云，愿作陈平之嫂。　得夏金桂者，合席不饮，夏金桂受罚一杯。有外遇者，与金桂对饮一杯。遇薛蟠者，作怒容，嘿饮三杯。遇宝玉，作媚态，对饮一杯。遇薛蝌，作媚态，牵衣握手，亲敬三杯，薛蝌不饮，金桂作眉语自饮。

大家看了，都笑道："这个令儿狠有趣味，今天我们倒要看看陆善翁的媚态如何？"陆善卿和戚三珍都发急道："怎么今天这个令儿专专的和我们两个人作对？这是个什么道理？"大家听了，又笑个不住。

第六、第七就是江伯临、江仲吉兄弟两个。江伯临掣着了李绮，是大家公贺一杯，自饮一杯。遇李纨、李纹、邢岫烟、薛宝琴，各对饮一杯。江仲吉掣着了柳五儿，是大家公贺一杯，自饮一杯。遇宝玉、芳官，对饮一杯。遇林之孝家的，当受罚一杯，俯首低眉，安坐不动。江仲吉看了笑道："只要巴着章秋谷不是林之孝家的，我就不怕了。"

临了儿，秋谷吃了一杯令酒，伸手掣了一枝出来。大家看时，只见刻着道：

探春　轻盈二八，正当瓜字之年；霹雳一声，飞出巨灵之掌。明明如月，婉婉当春。东风红杏，

移来上苑之花；凤阁鸾台，嫁得金龟之婿。得探春者，公贺两杯，自饮一杯。有功名者，与探春对饮一杯。官至一二品者，与探春对饮合卺双杯。遇宝玉、宝钗、黛玉，对饮一杯。

秋谷看了笑道："这真真是作法自毙了。"座中的几个客人，刚刚的都是广东候补官，黎军门又恰恰是水师提督，秩居一品。秋谷只得和众人对饮一杯，又和黎军门对饮两杯，笑道："这个令官吃亏得狠。"

秋谷过了令，便是方小松的史湘云，座中止有章秋谷和黎军门两个酒量大些，便三个人大家照了一杯。又轮着杨安之的薛蝌，大家公推黎军门和方小松两个是有贤内助的，两个人便吃了一杯。第四个戚珍三的薛蟠，大家说杨安之和江伯临有些惧内，要他们两个人吃酒。他们不肯吃，便也只得罢了。秋谷便拿起席上的酱油碟子来，倒了满满的一酒杯要戚珍三吃。大家都望着他笑。戚珍三皱着眉头勉强吃一口，几乎要吐出来，便道："我情愿多罚几杯酒罢，这酱油委实的难吃。"大家听了，又都笑起来。秋谷那里肯依，道："酒令严如军令。你一个人不遵令，别人就都要不服令官的号令了。"戚珍三没奈何，只得咽着气，把一杯酱油吃了下去，众人看着笑个不住。第五个黎军门的柳湘莲，习武的人止有秋谷一个，便吃了一杯。黎军门又走过去，把戚珍三背上轻轻的打了三下。第六个轮着陆善卿的夏金桂，大家都知道章秋谷和杨安之、方小松三个都是有外遇的，派着他们都吃了一杯。戚珍三便走过来，恭恭敬敬的敬了陆善卿三杯。陆善卿笑了一笑，被章秋谷罚了一杯，说要作怒容，不准嘻笑。

戚珍三的酒敬过了，便该陆善卿去敬杨安之。陆善卿作难了一回，知道强不过去，只得斟了三杯酒，笑盈盈的走到杨安之身旁，拉着他的手，把酒杯放在杨安之唇边。杨安之果然作出怒容，推开不饮。陆善卿又把第二杯酒送过来，斜着眼睛钉了他一眼。杨安之只不开口，坐着不动。陆善卿便取过酒杯，刚要吃时，秋谷在旁说道："你这个眉语要好好的做，做得不好是要罚的。"陆善卿把双眉一动，望着杨安之把眼睛飞了一转。秋谷看了，不觉喝一声彩，大家也都叫起好来。

这一席酒只吃到日色平西，这个酒令直行了四五转，行出许多笑话来。大觉都十分高兴，尽欢而散。章秋谷同着方小松一同回去，方小松便问他道："你既然不爱酒令，为什么今天这般高兴起来。"秋谷笑道："这里却有一个道理，万一个将来有人把我们的事情编成小说，这个酒令的一门却是少不得的。我不过和那做书的人预备一个地位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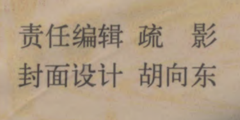
隔了几天，又有几个同乡公请章秋谷在紫洞艇上和他接风。这个紫洞艇差不多就是西湖的游船一般，里面却是一色紫榆嵌螺甸的桌椅，锦帏绣幔布置得簇簇生新。又叫了许多广东本地倌人和几个外省马班子里头的姑娘前来陪酒。秋谷看那些广东倌人时，只见一个个都是宽衣博袖，大脚花鞋，面上搽得雪白的一脸铅粉，连嘴唇都搽得白了，却没有一些儿胭脂，好像《三上吊》里头的缢鬼一般；更兼体态生硬，身段倔强，见了人理都不理。秋谷见了，把舌头伸了一伸。又看那班马班子的姑娘时，见虽然有一两个略略生得好些，却没有一些儿身段架子，比起上海的倌人，大不相同。正是：

烟波万重，苍茫海上之槎；风月清宵，惆怅江南之客。

自此以后，章秋谷便暂住在广东。还有些广东的官场笑柄、嫖界奇闻，在下做书的也来不及一一登载，这部《九尾龟》小说，却就在这里算个总结的了。


逐炎涼
晉昌唐寅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104-01287-7/I · 516
全100卷 定价：8800.00元